

龙须山》卷一 第一章

肖君和

早上9点钟左右。龙腾庄的村中大路上。龙亢然带着他家的长工韩水生、刘小山去韩家村运猪回来了。韩水生推着鸡公车。刘小山抓住车把，帮助韩水生推车。鸡公车的两边木板上，各捆着1头“哼哼”叫着的粉白色肥猪。走在鸡公车前面的龙亢然，隔不了多久又回过头来，皱着漆黑的浓眉瞥一眼肥猪，烦恼地想：我的心思都被这两头畜牲的“哼哼”声搅乱了！

其实，即便肥猪不“哼哼”叫，即便没有按照父亲龙秉先的吩咐去韩家村运猪，龙亢然的心思也很乱。

龙家世世代代都是脸朝田土背朝天的作田人，到龙秉先才有所改变。他把有点姿色的女儿龙亢英嫁给敦厚镇赵家公子赵云祥为妻。接着就以亲家名义，问有钱有势的赵老太爷借了臭钱，在村里做起了小本生意。先开糟房店，取名“吉顺”，专门蒸酒卖。几年后，又增加杀猪卖肉业务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只杀自己利用酒糟喂大的猪，后来又到其他村子贩猪来屠宰。龙秉先深知文化知识的重要性，有了点

钱财之后，就送自己的儿子亢然去念书。亢然也不负父望，勤奋好学。不管是在曲泾小学堂，还是在庐陵中学堂，成绩都在班上的前三名之列。中学毕业后，亢然在城里没有找到事做，秉先就叫他回来帮助做生意，管管账，搞搞采购。

昨天上午，亢然的两个中学堂同学路过龙腾庄，告诉他：两个月以后，南京优级师范学堂要来庐陵城招考学生。只要考上，入校读书不用自己掏钱，吃住全包，还要发统一的制服。这两个同学还异口同声地对他说：“听人讲，优级学堂是我们大清国的高等学府，如果能在那里毕业，就跟当了进士差不多。我们都准备去考！”……

两位同学离开后，亢然的心思就开始烦乱了：去不去报考呢？我从庐陵中学堂毕业后，虽然没有在城里找到事做，可帮助爸爸做生意，天天和妻女在一起，享受着天伦之乐，也挺舒心惬意呵！又何必费力费神去考呢？再说，离考试时间只有两个多月了，从中学堂出来到现在，我所学的东西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，能够在短短的两个多月把所学到的知识都捡回来吗？能够如愿以偿，考入优级学堂吗？考不上的话，人家不会笑我临急抱佛脚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？但是，人家都说我在中学堂毕了业，

就相当于中了举，我中过举却不去考进士，岂不太吃亏了？以前是没机会，现在南京的优级学堂来招考，就是一个大好的机会，你为什么不利用呢？……

这样想有道理，那样想也有道理。去报考有道理，不去报考也有道理。昨天的中午饭、晚饭，亢然吃不香。昨夜的觉，亢然睡不着，在床上辗转反侧到天亮。一直到现在，和韩水生、刘小山去韩家村贩猪回来，龙亢然脑袋瓜里想着的，还是去不去报考？……

6个挑夫和4抬轿子从后面撵上来了。6个挑夫和8个抬着轿子的轿夫都跟韩水生、刘小山一样，穿着短衫、草鞋，裤脚挽得高高的。走在前头的6个挑夫，分别挑着擦起的长方形红木箱子和6边形朱漆礼品盒。赶后的4个挑夫则分别抬着一块门板大的用红布包好的匾。

第一抬轿子擦过龙亢然后，突然从轿子里传出“歇一歇”的响亮的叫声。紧接着，4抬轿子以及走在轿子前头的轿夫们都停下来。一个身着藏青色毛哔叽西装，头戴高筒绅士帽，打着鲜红领带的青年人，从第一抬轿子里走出来。他走到停下来看轿子的亢然身边，微笑着叫唤：“老庚！”望着这个中等个子，四方脸庞，浓眉大眼，风度翩翩的年青人，亢然满

目疑惑。“咦，你认不出我啦！再认认看！”年青人边说着边把绅士帽摘下。亢然仔细端详了一会，就惊喜地说：“你是一耿人，李耿人！”两个人情不自禁地拥抱在一起。

其他三抬轿子上的人都下来了。他们是李耿人的妻子须从凤、易知县、朱大人。秀发盘成高髻的须从凤，有着一张漂亮的鹅蛋形脸和一对楚楚动人的大眼睛。和丈夫一样，她的衣着打扮也是洋式的：一袭米黄色的洋裙穿在颇显丰满的身子上，一串粉白色的珍珠项链挂在白皙的脖子上，项链的中段还有一颗鲜红闪亮的心形坠子。易知县是泸水县的知县，朱大人是湖广总督府派来的代表，他俩都是四十来岁的中年男人，因为此行是代表官府的，所以都穿着朝廷规定的礼服：凉帽、花衣、补子。

李耿人对须从凤、易知县、朱大人说：“他叫龙亢然，我和他都是光绪戊子年生的，从小就是好朋友。”李耿人反过来给亢然介绍过从凤、易知县和朱大人之后，就笑着对他说：“我和他们都是去祝贺我老丈人须玉成七十大寿的。亢然，你也和我去玩一趟吧！你我有六、七年没见面了，今天有幸碰头，得找个机会好好聊聊。怎么样，答应我吧？”耿人话毕，亢然就思忖起来。他想，须玉成是官居一品的

荣禄大夫，远近闻名，我却沒有见过他，不如趁这个机会去见一见。出去走一走，说不定还能排遣排遣自己心中的烦闷！这么想着他就说：“好吧。耿人，我回去换件衣服来。”

亢然转过身，嘱咐韩水生、刘小山把猪运去店里后，就拔腿往家里跑去。

不到一刻钟的功夫，亢然便穿着天蓝色的川绸长袍回来了。李耿人连忙招呼他：“亢然，坐到我的轿子上来！”亢然说：“好吧，坐一段路的轿子，和你聊聊。到了龙须山脚，我就下来走。不然，抬轿的师傅吃不消。”

龙须山的山坳上，三尺宽窄的山路由东南向西北延伸着。路的两旁伫立着许多自然生长的有人的胳膊粗的松树。松树上的松针在阳光的照耀下青翠欲滴。松树下的野草丰茂繁盛，野草中间伸出许多红的、蓝的、黄的、白的小野花。李耿人和龙亢然一起走在轿子的前面。李耿人望了望万里无云的天空之后，就叫大家休息一下再走。易知县和朱大人走出轿子后，躲到松树下面的绿荫里乘凉。朱大人四下张望后，情不自禁地伸手向天，大声赞叹起来：“好美呵，这座山真美！”赞过后，他又对李耿人笑着说：“李老板，你家乡的这座山这么美，能不能给

我介绍介绍？”耿人调过头来，央求亢然：“老庚，我少小离家外出，偶尔回来探亲祭祖，也是匆匆来匆匆去的，对这座龙须山的情况不熟，就麻烦你给朱大人讲讲吧！”亢然一听，爽朗道：“其他什么事情，我可讲不来。龙须山嘛，我从小就跟它打交道，还晓得一些。那我就试着讲一讲。”亢然把朱大人以及跟着过来的易知县、耿人、从凤，引到一棵大松树的树荫下，就比手划脚地讲开了。

“朱大人，我们脚下的这座山叫做龙须山。从东南到西北，它有 30 多里长。龙腾庄在山的东南面，我们现在要去的须扬村在山的西北面。我们刚才从龙腾庄出来后，远远望见的一座佛寺叫做资国寺。从资国寺走上去，个把两个小时后，就可以到龙须山的顶峰。顶峰很高。站在那里向东望，可以看到庐陵城和赣江。当然，在那里看到的庐陵城只有几个巴掌大，赣江就像是根闪光的白带子。

“龙须山的顶峰上面，有个法云观，很高很大，拱形的观门有尺把厚。观门前有一大片翠竹，气势磅礴。山风吹来，沙沙作响，给人美妙的感觉。一进观门，扑面而来的是赵公明元帅，他黑面浓须，头戴铁冠，身跨黑虎，高举着长长的铁鞭。里面的一间大厅里，屹立着十大雷将。另外一间是什么王

老爷。十大雷将和王老爷都塑造得维妙维肖，活灵活现。

“就因为观里供着能驱雷役电，除瘟禳灾，主持公道，被道教尊为‘正一玄坛元帅’的赵公明财神菩萨，所以乡民们经常去那里朝拜，祈祷，烧文书，敲锣打鼓，猛吹喇叭，锣声鼓声喇叭声响彻云霄，都希望通过烧香敬神，能消灾祸，保丰收，保安康。不过，去山顶法云观烧香敬神的人毕竟是少数，更多的人去龙须山上，是为着砍柴、打猎。我小时候就和村里的小伙伴们一起到龙须山上砍过好多次柴，去县城中学堂读书之前，也跟大人们去那里打过好几次猎。有人在那里打到过豺狼、老虎，可我们打到的都是一些野猪、山鸡……”讲到这里，亢然微微喘着气不吭声了。过了好一会，朱大人突然问：“这座龙须山上有蛇吗？”“有，蛇有的是！有些蛇还好大！”亢然用双手比划着回答朱大人：“我们有一次去砍柴，就看到过这么粗的大蛇！唉，可把我和小伙伴们吓死了！”亢然讲完，就朝着朱大人歉意地笑笑，似乎想说“我该歇歇了”。

可是，朱大人还是发问了。不过，他这次不问龙亢然而问易知县：“易大人，您是这里的知县，肯定知道这龙须山的来历，能否说说？”易知县思忖了

一会儿，慢声慢气地回答：“下官看过一些方志，说相传唐代宗时，一个道长来这座山上住过后，认为这座山有灵气，就劝富翁锡龙须捐款建了刚才讲到的法云观。人们为了感谢锡龙须，就用他的名字给这座山命名。”

不料，易知县刚答完，龙亢然就微笑着说：“易大人的回答是对的，不过，关于这龙须山的来历，我小时候听到我婆婆讲的一个传说，似乎更有意思，更神奇，更符合龙须山的实际。”朱大人、易知县、耿人夫妇，以及过来听故事的挑夫、轿夫听到龙亢然这么一讲，就都激动起来，要他赶紧把传说讲来听听。亢然边答应边道：“我记得这里有泉水……你们等一下……”亢然三转两转就在附近的一块大石头旁边找到了泉水。他蹲下身子，用双手掬着喝了好几口，就走到众人中间讲开了传说。

“很久很久以前，这里并没有山，只有两条河，一条叫做泸水河，一条叫做禾水河。泸水河里住着一一条大黑蛇，禾水河里住着一一条小金龙。有一天，小金龙顺流而下，经过曲泾，摇头摆尾地游到了泸水河里。大黑蛇生性凶残，它认为小金龙侵犯了自己的领地，就不问青红皂白，把小金龙咬住东甩西甩，企图置小金龙于死地。小金龙被咬得血流如注，

痛得昏死过去。大黑蛇以为它已经死了，就把它甩在泸水河岸上。第二天，农夫们发现了奄奄一息的小金龙，他们想到小金龙平时总给百姓呼风唤雨，消灾除祸做好事，于是小心地把它抬回村里，找来草药给它包扎好。小金龙苏醒过来后，好心的农夫们又给它喂汤、喂饭、喂药。十多天后，小金龙的伤势慢慢好了，农夫们才用担架把它抬回禾水河。分别时，小金龙硬是依依不舍，不愿离开农夫们。过了一支香的时间，才一步一回头地慢慢游向河中间。

“小金龙伤好回禾水后，大黑蛇打听到是农夫们救了小金龙，就怀恨在心，寻机报复。只要有会，它就爬上岸来，把农夫们喂的猪呀，羊呀，牛呀，咬伤，咬死，甚至活生生吞掉。后来，它还不断袭击没有防备的农夫、村妇、村姑、村童，把他们咬伤，咬死，吃进它那贪婪的肚子里。农夫们没有办法，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，只好扶老携幼，成群结队，到禾水河边向越来越大的金龙哭诉。金龙听完农夫们的哭诉后，恨得咬牙切齿，马上腾云驾雾，飞向泸水河，去找罪大恶极的黑蛇算账。

“金龙还没有飞到泸水河边，就望见刚刚吞掉一头牛的大黑蛇正躺在田里睡大觉。”仇敌相见，分外

眼红’，金龙马上舒展利爪，从空中扑向黑蛇。谁不知黑蛇猛然惊醒，马上开溜。金龙扑了个空之后，立刻一跃而起，飞过去堵住黑蛇溜回泸水河的路。黑蛇只好抬起头应战，只见它张开血盆大口，一边喷着乌黑腥臭的毒液，一边在田地里盘旋，躲避金龙舞动着的利爪。金龙等它把毒液喷完后，寻机俯冲下来，用尖利的钢爪把它提到空中，并且，4把钢爪同时用，瞬间把黑蛇的肚皮撕开了一个大口。黑蛇又痛又恨，瞪大眼睛，瞅个空儿反转身，把金龙的一条龙须从龙头处咬断。随着闪耀金光的龙须飘落大野，金龙痛得失手放开了黑蛇。黑蛇疼痛的身躯弯曲成S形，刹那间它又拉直身体，腾空而起，准备飞回泸水河。金龙想，’决不能让它飞回泸水河。它一飞回泸水河，潜入河底，就很难抓到它了！必须马上把它抓住，搞死它！’于是它一个翻身堵住了黑蛇的去路。黑蛇吞了一头牛，肚皮又被金龙撕裂，正在不停地淌血，所以腾起后，飞得非常慢。金龙看到它那副鬼样子，心里一阵高兴，就迅速飞到黑蛇上面，看准蛇头的七寸处，用钢爪死死掐住它。遭到这一致命打击后，黑蛇无还手之力，便像堆长长的烂泥，掉落到泸水河边。金龙乘胜追击，很快就把凶残的黑蛇打死了。为解心头之恨，闻讯赶来

的农夫们又用斧头、柴刀把黑蛇的身子砍成骨屑肉泥，抛进泸水河里。

“在万众的欢呼中，金龙又飞到它的那根断须上空，不顾大战后的疲惫不堪，硬是不断地向断须吹气。随着金龙的频频吹气，它的那根断了的龙须竟神奇地长大起来，成了一座绵延三十多里的大山。金龙在万里晴空中频频向人们点头，盘旋了几转后就飞回禾水去了。它没有说什么，但是，在人们心目中，这座龙须山就是金龙留给百姓们的屏障和靠山……。我想，这才是老百姓把这座山叫做龙须山的真正原因。”讲到这里，龙亢然指指自己有点沙哑的嗓子，朝大家笑笑，径直走向泉水处，用双手掬起泉水喝了几口。喝过水后，大概是兴之所至，不吐不快的缘故吧，红光满面的亢然又主动地对大家说：“我再讲讲龙腾庄和须扬村的来历好不好？”朱大人忙说“好，好”。朱大人一带头，其他人马上响应。于是，亢然又讲开了：

“龙腾庄和须扬村的来历，都跟龙须山有关。这一带本来没有姓‘龙’的人家，后来因为知道龙须山的来历，知道龙须山是金龙留给老百姓的屏障和靠山，有了这个屏障，子孙后代就安全；有了这个靠山，子孙后代就能够发，一支姓龙的人家，便千里

迢迢地从河北、山东一带迁来，定居在龙须山的东南面，建了个‘龙家村’。以后，以龙家村为中心的这块地方，子孙后代果然发了，‘科第连绵，簪缨相继，诗礼传家’，涌现了一大批名儒显官，成了许多大大小小的腾飞的‘龙’。这么一来，父老乡亲们一致要求把以龙家村为中心的这片地方，叫做‘龙腾庄’。须扬村的来历跟龙腾庄差不多。据说，须氏人家大多生活在山东东南部，因为打听到龙须山是个与‘须’相联、相关的宝山，背靠它，子孙后代容易发，所以，有一支须氏人家从山东迁来龙须山的西北方，建了‘须家村’。龙家村一带改称‘龙腾庄’后，须家村的人，不管是不是姓须，都要求把村名改成‘须扬村’。大家说，龙一腾，它的须就会扬。我们想的就是山东南山西北，龙腾飞扬，一起走向发达，走向辉煌。”

满头热汗，可目光如炬，神采飞扬的亢然，终于以高亢的语调，结束了关于自己家乡的介绍。大家沉浸在他发散出来的激情中，一时都默默无语。过了好一会儿，还是朱大人打破沉默：“龙老弟，既然龙须山来源于金龙的龙须，既然金龙对这方土地、百姓的功劳这么大，为什么不建个金龙庙来纪念它？为什么人们建的是什么法云观呢？”面对朱大

人的诘问，亢然双手一摊，表示无可奉告。看到朱大人失望的神色，他微微一笑：“对于朱大人提出的问题，我相信，我们的子孙后代会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。”

须扬村地处一块小盆地的田地中央，西北望、北望、南望都是青幽幽的高山。西北山下是段村，东北山下是常村，东南山下则是垆旁村。段村、常村、垆旁村都是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子。它们像众星拱月似的拱卫着须扬村。须扬村的正东面则是一条南北长约一里多，东西宽约五、六丈的只有几尺高的土垄。土垄上面屹立着由许多高高的栗子树、柏树组成的栗柏树林。土垄从中拦腰分成南、北两大段，豁口铺着一条从东向西的大路。人们下了龙须山，望见土垄中段的豁口，就仿佛望见须扬村的敞开着的的大门。前年，亢然帮爸爸收购生猪时到过须扬村，对这个大门似的豁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所以，轿子刚从龙须山麓的前李村边林中小路钻出来，亢然就指着还有一两里路的栗柏树林，兴高采烈地对坐在他旁边的耿人嚷道：

“喏，耿人，前面就是须扬村了！”亢然话刚落音，走在前头的挑夫也兴高采烈地喊起来：“快到了！快到了！”听到挑夫的喊声，坐在轿子里的从凤、易

知县和朱大人，都情不自禁地将目光投向远方的一抹树林。不等李耿人吩咐，轿夫们都加快了前进的步伐……

还没走拢须扬村“敞开的大门”，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就响起来了。李耿人、龙亢然、须从凤、易知县和朱大人马上叫轿夫停下来，走出轿子。一个三十出头的男子从“大门”迎上来。他穿着白洋布长衫，个子中等，国字脸庞，目光里透出灵气。耿人跟他打过招呼后，就侧过身子，把易知县、朱大人和龙亢然介绍给他。他马上拱手作揖说：“敝人是须玉成的儿子须从峦，我代表家父欢迎诸位光临！”紧接着，他对身旁的一个穿蓝色短衫的汉子说：“你引他们去吧。”这个汉子也是三十出头，他身材高大，酱红色的方脸庞轮廓分明，粗黑眉毛下的眼睛目光明亮。听到须从峦的吩咐后，他麻利地用手持的竹竿，挑起另外一只手上拿着的鞭炮，掏出衣兜里的洋火燃点后，就大声地叫大家跟他走。指着他的背影，耿人告诉亢然：“他叫肖汉民，虽然只是个长工，可是因为忠厚耿直，精明能干，办事牢靠，我丈人非常信任他！记得几年前，我从汉口来庐陵城办事，就是他护送我丈人来城里找我的。”

半把里路一下子就走完了。只见一个老者伫立

在路的尽头，他穿一件白府绸长袍，着一双蓝面千层底布鞋，虽然须发斑白，可是，身子笔挺，满面红光，给人以健康硬朗的感觉。耿人悄声对亢然说：“他就是我的老丈人须玉成。我和我太太先去见他。”说完，他拉着从凤的手，跑向须玉成。

“岳父！”“爸爸！”，喊声刚落，耿人、从凤已经站在须玉成跟前了。他看着女儿、女婿的装束打扮，情不自禁地一愣，旋即又露出慈祥的笑容，理解地喃喃自语：“洋装？……好，好，好！”耿人得到须玉成的称赞后，情绪更加高涨了，就大声地对他说：“岳父，您老写信叫我办的事，我办好了！”须玉成忙问：“东西带来了？”耿人用颇有几分得意的口气答道：“带来了，您老看了，肯定满意！”须玉成右手一扬，朗笑道：“好，等一下拿出来给大家看看！”

正说着，易知县、朱大人、龙亢然和挑抬着东西的挑夫们过来了。耿人忙向须玉成介绍他们。易知县、朱大人与须玉成的目光一对接，马上止步，整理官服顶戴，准备下跪叩拜。须玉成见状，立刻摇手制止：“不要！不要！不一一要！”又提高嗓门高声道：“玉成虽然蒙皇上施恩，授以一品荣禄大夫，然早已归隐田园，成为村夫野老了……”易知县、朱

大人还是坚持要跪，须玉成马上走到他俩跟前，和李耿人一起，扶住他俩的臂膀，硬是不让他们下跪。须玉成又给不知道是不是跪好的龙亢然打招呼，说：“后生，你也不要跪了！耿人说你是他小时候的好朋友，那你们今天好好聊聊，叙叙旧情。”

易知县、朱大人向须玉成拱手作揖，致以道贺后，又车转身走到抬匾的挑夫身旁，叫他们把包在匾上红布拆开。然后，又叫他们把衣服的纽扣扣好，把高挽的裤脚放下来，两人一左一右地抬起匾来，准备向须家门口走去。须玉成马上叫站在附近的肖汉民，把高挂在须家门边的长有三四丈的巨型鞭炮点燃起来。鞭炮一响，站在路旁的锣鼓队也赶忙动作起来。顿时，火光闪闪，硝烟弥漫，红红黄黄的纸屑，伴随着惊天动地的鞭炮声、锣鼓声，在空中飘扬。易知县引领两个挑夫抬着第一块匾上来了。门板大的匾是金边红底，庄重遒劲四个斗大的金色楷字，凝结着泸水百姓和衙门对须大夫的赞颂：“泸水之光”。用眼睛扫了一下匾，须玉成忙躬身抱拳致谢，连声：“不敢当，不敢当！”肖汉民领着挑夫把匾抬进屋里去。易知县在须玉成左边站定后，朱大人就引领挑夫抬着第二块匾上来。这块朱边金底的匾比前一块稍窄稍长，四个朱红凝重的魏碑大字

寄托着湖广总督和衙门对须大夫的评价：“士林楷模”。须玉成抱拳致谢，连声：“有愧，有愧！”易知县和朱大人引领挑夫献匾时，龙亢然一直在屏心静气地看。他不由的想：这个须老者到底做了什么事，教衙门和百姓如此敬重他？

易知县、朱大人送匾的时候，李耿人和须从凤打开了挑夫挑来的一口红漆木箱，将中间放的用破棉絮固定好了的红布包抱出来，又小心翼翼把红布包拆开，露出了须玉成要的“东西”——金玉混雕“鲤跃龙须”。送完匾的朱大人在须玉成的右边站定后，耿人就在从凤的陪同下，双手捧着它，神色庄重地缓步走向须玉成。此时，挂在门口的巨型鞭炮早已放完，受到耿人夫妇举动的吸引，锣鼓队也不敲锣打鼓了，万籁俱寂，人们的目光都集中在耿人捧着的宝物上。耿人夫妇走到须玉成和易知县、朱大人身旁，让他们仔细察看。片刻，须玉成的眼角、嘴角都露出了满意的笑纹，他轻轻地拍拍耿人的肩膀，豪爽地说：“有美同赏，转过身，举起来，给众人看看！”在老丈人的鼓励下，李耿人马上转身，将“鲤跃龙须”高举起来。这个时候，大家才看到了它精美绝伦的真面目：两三寸厚的汉白玉底座上，一条尺多长、两手指粗的，在阳光的照耀下光芒四射

的金龙盘旋升空；它姿势优雅地弯下身，喜悦地看着一条拇指大的金光闪耀，浑身是劲，非常可爱的小鲤鱼，跃到了它飘动的龙须上空，似乎小鲤鱼把那根龙须当成了龙门，正在练习顽强向上，准备一举跳过龙门的功夫！……几分钟过去，人群中响起了啧啧的称赞声、热烈的鼓掌声。亢然也和大家一起鼓掌。他边鼓掌边想，这玩意是什么做的，有什么用，得找个机会问问耿人。

吃过午饭，客人们到预先准备好的房屋里小憩。小憩半个时辰后，须玉成命须从峦领客人去参观。须玉成对陆续汇拢到荣禄大夫宅第里的客人说：

“老夫在被皇上施恩，诰封为一品荣禄大夫，诏举为‘孝廉方正’之后，采纳汉口同仁和泸水父老的建议，援例在须扬村置地建宅，以耀乡梓。现在就叫犬子从峦带大家去看看，以请诸位指导指导。承蒙朝廷施恩，犬子三年前被封为五品‘奉政大夫’、‘候补知县’，本该去湖北等候，可是，老夫决定援例建宅后，他就留下来，当了老夫的‘工程总管’。从峦，你熟悉建宅情况，就给大家好好介绍介绍。”话毕，须玉成牵着他身旁的一个伢崽俚就要走。看起来，这个伢崽俚有两岁多三岁，黑黑的短头发，红红的长圆脸，乌黑闪亮的大眼睛里，透出一股聪明

伶俐劲。伢崽俚说：“爷爷，我想跟爸爸去看。”须玉成想了想，说：“也好，小道厚，那你好好拉着你爸爸的衣服走。”小道厚答应后，就跑过去，伸出小手，紧紧地拽住他爸爸从峦的衣角，生怕这衣角会从他的小手里溜掉。客人们见状，都笑起来。亢然也笑起来，心想，这伢崽挺机灵，挺听话。

须玉成告辞外出后，须从峦客套了几句，就遵照父命，开始履行向导和讲解员的职责。

“家父是一品荣禄大夫；家母亦被皇上封为‘一品夫人’。因此，按照朝廷的建筑规矩，家父、家母住的这栋房子的结构是门三进，厅堂五间九架。家父讲究‘耕读传家’，‘耕’字不能丢，所以，从大门到二门，留空来放农具。家父说，外出要正衣冠，因此，他老人家要求二门的屏风，南面必须是玻璃镜子。从二门到客厅门，天井两旁的房间采用的是格子窗和格子门，这也是按照家父的要求做的，因为他老人家说，‘耕读传家’，‘读’字更不能丢，这两边光明亮堂的房间要留给子孙后代读书用。……”从峦边讲边领客人们看了朱红厚重的大门，左右两大立柱构成的二门，顶部檐下横着精致垂花的厅堂门，两排满是雕花饰纹的格子门窗。面对1人多高，同时可以照见四、五个人的巨型玻璃镜子，客人们

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：又是在镜子边留连徘徊，又是面对镜子扯抻衣服，挠理头发。不过，易知县、朱大人和龙亢然对这些不怎么感兴趣。他仨感兴趣的是屋主手写的字幅和所看的书。看，易知县正在注视和默念左边墙上的字幅：“富与贵，是人之所欲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处也；贫与贱，是人之所恶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去也。君子去仁，恶乎成名？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，造次必于是，颠沛必于是。”朱大人来自湖广总督府，对香帅张之洞非常佩服，乍一看到右边墙上有香帅的话，他就眼睛发亮，驻脚不移：“一、知耻……二、知惧……三、知变……四、知要……五、知本……”亢然则从桌子上拿起封面上写有“须玉成敬读”五个字的《劝学篇》来翻。只见许多字的旁边加了红的圆圈，有些页的空白地方还加了批语。例如，在“学术造人才，人才维国势”这10个字的旁边就加了10个红圈，并在附近的空白处加了“至理”二字。亢然心头一热，止不住想：须老者这么大的年纪，读书还这般认真，真是难能可贵，令人敬佩呵！

从峦引领客人看完他父亲的荣禄大夫宅第，以及分给他二妈、三妈等人住的5栋新屋后，又把大家引到新建的须玉成家的私家祠堂“崇德堂”里。崇

德堂是承袭古制而建的一个明堂，结构格局上跟泸水县的其他祠堂没有什么不同：悬山屋顶，马头防火墙，几柱几间的厅堂。可是，它也有自己的特点。筹建“崇德堂”时，须玉成说：“建大点，可以让须扬村以及附近村子的男男女女、老老少少，千多两千人都在里面看大戏。”因此，比村里的须氏宗祠、肖氏宗祠都要大就是它的首要特点。

此刻，10多个帮工正在摆餐桌，拉凳子，搭建戏台，准备今晚在这里开宴、唱戏。由于声音嘈杂，从峦就没有讲解，而任由大家自己观看。龙亢然跟着易大人、朱大人，登上刚搭好的戏台。只见戏台后面的墙上，有一个箩筐大的红“福”字，“福”字外面是一个金色的大圆圈。“福”字两旁是红底金字楷书对联。右联为“孝友渊源传作家政”，左联为“诗书根柢蔚为国华”。横批为四个箩筐大的字“受天之祐”。抱着小道厚上了戏台，走到三人背后的从峦说：“这副对联是家父拟好后写上墙的。”易知县于是恭维说：“‘家政’对‘国华’，好，好！令尊把‘家’、‘国’放在一起看，不忘国家，真不愧是泸水之光，百姓楷模呵！”易知县讲完，朱大人和龙亢然马上鼓掌。

出了新建的崇德堂的侧门，跨过巷子，就到达新建的须韵园的侧门。从峦把大家带进这孔侧门后，

先给大家介绍须韵园的来历。原来须韵园是须玉成10多年前，就看中了的一块约有两亩大的菜园。年迈返乡长住后，他花钱买下旁边的地，辟作菜园，又建围墙将原来的菜园围起，建成取名为“须韵园”的花园。这个须韵园呈长方形。大门在北边，但不经常开。经常开的是侧门，或曰“旁门”，因为从侧门一进来，就是两层结构的人们经常去的“阅楼”。按照园主须玉成的想法，在“阅楼”上可以“阅花”、“阅书”、“阅世”。“阅花”就是在楼上，特别是在第二层楼上，能阅到、看到须韵园里所有的花草树木。“阅书”就是阅读书本，坐在楼上可以在清风吹拂，鸟语花香，心情舒畅中读书，从而收到好的读书效果。须玉成还说过，“等小道厚再大一点，就请个私塾先生来阅楼上给他发蒙！”“阅世”则是在这个楼上远望，可以望到须扬村村前大路上来来往往的人马，可以看到不断变幻的世事风云。

从峦讲完须韵园的来历后，就叫大家分散游玩去。他自己则牵着他的小道厚往阅楼方向走去。亢然先和几个客人走向园中央的圆形小池塘。池塘中碧绿的荷叶，荷叶下摇头摆尾游着的各种鱼儿，以它们的勃勃生机吸引住了亢然的目光。突然，他听到朱大人对易知县说：“嘿，这池塘中的假山，还真

像苏州留园中的冠云峰，只不过冠云峰比它大得多！

“亢然抬头一看，假山像一朵巨大的蘑菇，蘑菇盖像一团飘动着的云，真美！看完池塘后，亢然穿过两旁长着月月红、鸡冠花、指甲花、绣球花的花径，去到园北的缠绕着紫藤和金银花的竹子架下。留连片刻后，他又拐向左边，穿过好多棵桂花树、枇杷树、石榴树组成的树丛，回到园南，登上阅楼。只见易知县、朱大人他们已经聚集在那里，听手指前方的须家“工程总管”须从峦，讲授他的“建筑学问”：

“大人们还记得王羲之在《兰亭集序》中，是这样描述‘兰亭’周围的环境，抒发他的观景兴致吧，‘此地有崇山峻岭，茂林修竹，又有清流激湍，映带左右’，‘是日也，天朗气清，惠风和畅，仰观宇宙之大，俯察品类之盛，所以游目骋怀，足以极视听之娱，信可乐也’。我们这座阅楼就有点兰亭的味道。从这里向北看，可以由近而远，看到须韵园的园景，望见园外村边明镜似的池塘，由龙须镇去观田的黄土大道，大片大片的绿色农田，淡蓝色的远山武华山。如果我们转过身子，站在两榭拱形窗子边，又可以由近而远，看到大片的农田，连绵不断的碧绿的龙须山……人们观赏到了这么多的景物、景色，准会像王羲之先生那样，仰观了宇宙之大，俯察了

品类之盛，从而游目骋怀，极视听之娱……”

客人们都被须从峦的精彩讲述吸引住了，除了从峦的话，再也听不到其他声音。亢然不仅被从峦吸引住，还被小道厚吸引住，因为小道厚的小手还紧紧地拽着他父亲的衣角。亢然心想，这伢崽俚真有性子！我们在他家里呆了不少时间。从他家里出来后，又参观了5栋新屋、崇德堂，以及须韵园。少说也用了—个钟头的时间，走了里把路。在这—个钟头里，小道厚—直听他爷爷的话，拽着他爸爸的衣角，听他爸爸讲那些两岁多的孩子不可能听懂的东西。—个只有两岁多三岁的伢崽能这样做，还真不简单！想到这里，他的头脑里突然掠过女儿明惠的可爱的身影。他想，小道厚是两岁多三岁，小明惠是岁多两岁，如果能给他们订上娃娃亲就好了！可没过—会，他又在心里嘲笑自己：亏你还是读过中学堂的人，脑袋瓜里也会钻出这么—些陈旧的想法来！……

和客人们—起离开须韵园，快回到荣禄大夫宅第时，亢然遇到了耿人，就和他边走边聊起来。亢然问：“耿人，你刚才为什么不和大家—起去参观？”耿人答：“我丈人回家乡定居时，将在汉口的崇义钱庄、八大商铺交给我打理。刚才，我丈人就叫我

去问钱庄、商铺的经营情况，以及‘鲤跃龙须’的打制情况。”亢然接过耿人的话茬问：“咋个叫做‘鲤跃龙须’？”耿人说：“就是我丈人叫我举起来，拿给大家看的那座雕像。”亢然说：“呵，就是那座漂亮的雕像。它是怎么打制出来的？”耿人说：“我按照丈人画好的图样和要求，找人打制出来的。用了2斤玉石做底座，8斤金子做龙身……”亢然脱口而出：“8斤金子？这么贵重！”耿人说：“8斤金子算什么！真正贵重的是钻石，钻石比金子贵重得多，值钱得多！而这座雕塑中的鲤鱼眼珠是蓝色钻石做的，龙嘴噙着的宝珠是红色钻石做的，龙眼珠是粉色钻石做的……”亢然又问：“这么贵重的东西，用来做什么？”耿人马上回答：“用来做传家宝物！我丈人说，要不惜代价打制一件既贵重又有深义的宝物，一代代的传下去。金玉混雕的‘鲤跃龙须’，就是这么一件可以传家的宝物。”亢然再问：“耿人，你刚才说，传家宝物要有深义，那么，‘鲤跃龙须’上面有什么深义？”耿人笑道：“按照我丈人的意思，金龙噙珠，弯下身子深情地看着小鲤鱼，就好比我们的先人、家族、国家，正在看着我们，希望我们和子孙后代像小鲤鱼一样，顽强向上，跳过龙门，成为新的金龙，成为新的人才！从另外一个角度看，小鲤鱼正

在奋力向上跳的形象，又象征着我们和子孙后代，一定不会辜负先人和家国的希望，一定会奋勇向上！”亢然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：“深刻，这个意思真深刻！”他头脑里掠过一个想法：我也要像小鲤鱼那样向上！可他来不及深思，思路就被耿人的招呼声打断。

“三妈！虔姨！”耿人清脆的招呼声，是冲着迎面而来的两个女人喊的。年纪大的那个看样子快到三十了，身段适中，上身淡红绸衫，下身深紫缎裙，乌黑发亮的长发，在脑后盘成高髻，高髻上醒目地插着一支闪亮的玉簪。她有着一张漂亮的方脸盘，脸盘上的那对大大的杏眼，尤其引人注目。年纪比她小几个岁的那个穿浅蓝短衫，系一方酱红色围腰，长圆形的丰腴的脸蛋泛出健康的红色，不大也不小的眼睛里闪出机灵的亮光。

两个女人客气地答应耿人后，匆匆擦身而过。看到亢然疑惑的神色，耿人便主动地指着她俩的背影对亢然说：“年纪稍大的那个是我丈人的三房太太，人们都简称她为‘须三太’。她的真名叫林碧青，我和从凤是小辈，就叫她三妈。三妈看起来还不到三十，其实已经三十七八了。她出身庐陵城里的书香门第，上过几年学堂。由于知书达理，精明能干，

她深得我丈人的信任。家务事情都交给她管。我丈人还叫她和虔姨一起到汉口住过一些日子。所以，我很清楚。今晚的寿宴，就由她操持。那个年纪小一点的就是虔姨。她的真名叫林桂枝。林桂枝原来是我丈母安秀德手下的一个丫环。由于她做事虔诚、尽心，我丈母就叫她‘虔姑娘’，其他人晓得后，就相应地叫她‘虔娘娘’。大概是想跟三妈搞好关系吧，我丈母把虔娘娘给了三妈。我三妈呢，一听说虔娘娘也姓林，竟和她结拜为姐妹。三妈和她结拜为姐妹后，又叫我们小辈喊她‘虔姨’。从那以后，三妈就把她看作自己的助手，做什么事都叫上她一起做。你知道吧，今天晚上的施义饭，我丈人说了，就由兄长从峦和虔姨、肖汉民来主持。”

听到“施义饭”三个字，亢然顿感新奇，就问：“施义饭是咋个？”耿人笑了笑，就说：“施义饭是我丈人提出来的，就是从今晚开始，让龙须山一带的叫化子，来吃 10 天好饭。”亢然赶忙追问：“你丈人咋个想到要施义饭？在哪里施？咋个施？”耿人说：“我丈人小时候当过叫化子。晓得挨饿的味道。据他说，当时他就发誓，只要时来运转，就要让化子兄弟们吃上几餐好饭。他说到做到。在汉口做六十大寿时，他就施过一次义饭。今天在家乡做七十

大寿，他当然要施义饭了。在哪里施？今晚的寿宴办在崇德堂，义饭则办在肖氏宗祠仁本堂。咋个施？你去看看就知道了。”停顿片刻，耿人用开玩笑的口气问，“亢然，莫非你想去领略一下，和化子们一起吃义饭的味道？”亢然笑道：“耿人，我还真的想去领略一下。”耿人说：“你去仁本堂吃义饭，就不能到崇德堂吃寿宴了，因为从仁本堂到崇德堂要走 10 来分钟的路，而寿宴和义饭是同时开始的。”亢然说：“那我就到义饭那边去。”耿人惊讶地问：“为什么？”亢然说：“我这一生吃过好多宴了，结婚宴，毕业宴，我爸爸的寿宴，……可就是没有和教化子们一起吃过义饭。”耿人想了一下，劝道：“亢然，还是和我们一起去崇德堂吃寿宴吧！我丈人的寿宴可不是一般的寿宴，菜肴的品种式样可多哩，我问过我三妈一下，有 18 个菜，其中有‘大烩海参’、‘三杯鸡’、‘八宝鸭’、‘翡翠虾仁’、‘红烧狮子头’、‘宫保鸡丁’、‘糖醋排骨’……”亢然摆手，打断耿人的话：“耿人，甬讲了！我主意已定。”又说，“耿人，万一你丈人问到我，你就说不知道他去哪里了。”思忖了一下，亢然又说：“不过，我这么一个小人物，你丈人肯定记不到。”

晚宴快开始了。龙亢然找到一根稻草绳子后，

就跑到村口栗柏树林里，把身上的长袍下摆翻上来，用草绳捆在腰间。然后，他又抓了一把泥土往自己脸上抹去，扮成脏兮兮的叫化子，折了两段树枝做成筷子，别在草绳捆着的腰间，就兴冲冲地往仁本堂走去。

肖氏宗祠“仁本堂”和它东侧的须氏宗祠一样，都是赣西乡间常见的公共建筑。它们的结构跟崇德堂差不多，不同的是门面。须氏宗祠的廊檐宽大，可以同时容纳二三十人在它的下面避风躲雨。仁本堂虽然没有廊檐，然门面比须氏宗祠别致得多。它有三道门，三道门的门楣上方都有好多幅艳丽的彩画。西侧门、东侧门的门楣上方分别书有“光风”、“霁月”字样。正门门楣上方的上中下三层，分别写有“相国第”（竖写的）、“开汉元勋”、“萧氏宗祠”字样。正门的两旁还有蕴涵着沉甸甸历史内容、文化传统的行书对联：“山列画屏云霞灿烂光祖庙”、“水横玉带蛟龙腾跃焕人文”。

仁本堂前的广场上，早就聚集着几百个叫化子。他们中间既有男的也有女的，既有老者者也有婆子俚，既有后生俚也有细伢俚。蓬头垢面、衣衫褴褛、双颊干瘪、两眼深陷是他们共同的特点。龙亢然一到仁本堂前，就走进他们中间。一股又酸又馊又臭

的气味立刻扑进亢然的鼻腔，使得他不由的一阵心翻想呕，可过不了多久，他就习惯了，不想呕了。叫化子们叫喊着，吵嚷着，喧闹着。几个受驻军参将之命来维持秩序的官兵，在广场边吼他们，警告他们：“不要吵！”“再吵就把你们赶出去！”……可是，一点效果也没有。叫喊声、吵嚷声、喧闹声依然响成一片，震耳欲聋。亢然心想，等一会儿，他们冲进仁本堂里吃饭，不踩倒踩伤几个人才怪哩！

夕阳的余辉映照着远山。村西头崇德堂方向传来噼噼啪啪的鞭炮声。满面红光的须从峦在虔娘娘和肖汉民的陪同下，出现在紧闭着的仁本堂前，他站在一张板凳上，简单地讲了讲施舍义饭的原由后，就代表他父亲高声宣布：“施义饭正式开始！”脸上扑满春风的肖汉民马上急步向前，用准备好了的火绳，点燃了挂在仁本堂门旁的三丈多长的鞭炮。须从峦下了板凳后，对肖汉民、虔娘娘嘱咐了几句，就回崇德堂那边去了。站在人群前面的一群年青的叫化子，见须从峦已经离开，就拿着自己的碗、钵、筷子，往仁本堂的大门冲去。肖汉民马上去拦。可是，虽然他才三十出头，年青力壮，身体也魁梧，却怎么拦也拦不住叫化子们。

“慢！”随着一声爆炸般的大吼，一个彪形大汉

跃上从峦刚站过的板凳。他虎头虎脑，双目圆睁，像是在喷火，连鬓络腮胡翘起，更显得威风凛凛。大汉站上板凳后，还有几个不明事理的叫化子想绕过板凳，去推开仁本堂的大门。大汉瞅准最“冲”的一个化子，扬起左手一抓，把他抓到跟前，再扬起右手，“啪”的一个巴掌下去，把他扇得踉跄后退，差点倒在地上。其他几个化子见状，吓得大气不敢出一声，愣着不敢动。

“谁敢再乱来，这小子就是他的榜样！”大汉吼过后，又用和缓的口气继续大声说道：“须大夫施义饭是给我们面子，给我们恩惠。我们这些人命不好，当了化子，可化子也是人。人就要有人样，不能人模狗样，不能像猪呀狗呀那样乱钻乱撞，一句话，不能乱来！”停顿了一下，他又扬起双手，比划出圆圈样子说：“我到这祠堂里看过，地面上用石灰画着40个圆圈，圈中有两大盆菜一坛酒，大家进去后，10个人围一圈喝酒吃菜，饭有饭桶，自家去舀，吃几多舀几多，不准带出去。喝酒可以猜拳行令，交杯换盏，可不准借酒发疯，乱哭乱闹！记住，不能乱来！谁敢乱来，我镇山虎就把你镇死在这里！”大汉说完话，跳下板凳，用双手推开祠堂门。众人便潮水般涌进去，发现每个圆圈中间，果真摆着一坛

酒两大盆菜。看到满盆的辣椒炒鸡块，满盆的红烧肉，闻到扑鼻而来的酒香，化子们马上笑逐颜开，10人围一圈10人围一圈地蹲着吃开了。虔娘娘、肖汉民和几个帮工的，则在祠堂侧门边备有酒菜的桌子旁坐下，笑谈饮食起来。整个仁本堂，充溢着觥筹交错，笑语喧哗的喜庆气氛。龙亢然在离镇山虎不远的一圈叫化子里蹲下来，边吃边和叫化子们交谈。通过交谈，他很快就知道大汉镇山虎的名子叫刘理大，是龙须山一带赫赫有名的丐帮首领。这个刘理大敢作敢为，又懂得一点拳脚功夫，没有几个化子不服他。通过交谈，他还知道，十几天以前，须三太在一个叫“肖承忠”的家里只有几亩地的穷拳师带领下，找到刘理大，请他出面管好来吃义饭的叫化子。刘理大满口答应。须三太给他几块大洋作为酬金，他却坚决不要，说：“太太你来找我，就是看得起我，抬举我！我知足了，你咋个讲，我都不会收你的钱？！”

半把个小时后，须大夫、须三太和须从峦的身影出现在仁本堂门口。虔娘娘和肖汉民马上迎上去，并把他们引荐给正在起劲猜拳的镇山虎刘理大。刘理大乍一见到官居一品，远近闻名的须大夫，愣了一下，马上低头作揖，左脚下跪，大声唱喏：“草民

刘理大拜见须大夫！”须玉成见状，不紧不慢地说：“起来，起来。”刘理大一站起身，马上机灵地拉着须玉成的袖子，大声武气地告诉正兴高采烈蹲着吃饭、喝酒的化子们：“这位就是须大夫须老爷，他老人家来看大家啦！”刘理大的话像一声春雷，在仁本堂闹哄哄的大厅里震响。一些人赶忙顺着声音，掉过头，伸长脖子张望；一些胆大的索性站起来看；一些望到了的马上脸朝须玉成，虔诚地叩头跪拜。“谢谢须大夫”，“谢谢须老爷”，“须老爷真是天下大好人”……感谢的声音，赞颂的声音，响成一片。突然，不知是谁大喊一声“须大夫万岁”，于是，许多人也跟着喊起来。“须大夫万岁”，“须老爷万岁”，“万岁”，“万岁”……此伏彼起，响个不停。须玉成闻声，赶忙挥手，高声制止：“喊不得！”，“喊不得！”，“不能喊万岁！”……。须玉成在须从峦、须三太的搀扶下，迅速离开仁本堂。不过，走到门口，须玉成又转过身子，表情激动地抱拳致意，口里喃喃道：“大家吃好！大家吃好！……”

须玉成等人一进仁本堂，龙亢然就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。听到刘理大讲话，尤其是听到叫化子们喊须玉成“万岁”，龙亢然的心里就激动得不得了。须玉成等人离开后，龙亢然的心情还是久久不能平

静。他想，须大夫真了不起，真得人心，我能像他这样就好了！他又想，须大夫的一生是怎么过来的呢？

夜晚8时正，大戏在崇德堂里开演。戏班子是须从峦花大钱从庐陵城请来的“全福祥”班。庐陵高腔“全福祥”班是红遍泸水、禾水一带的戏班子，今晚演的又是名剧《红梅阁》，所以，戏还没开演，崇德堂里就坐满了人。须玉成一家也陪同易知县、朱大人等客人去看戏。可是，龙亢然和李耿人没有去崇德堂里看戏，因为他们觉得，互相讲讲别后多年的经历，倾吐从童年、少年时代就建立起来的友情，比看戏更重要更来劲。

夜风轻拂，一片灰色透明的云，淡淡地遮住月光。整个田野，朦朦胧胧，既像被轻烟笼罩着，又像隐现在梦境中。李耿人和龙亢然在田野里徜徉了好久。远方传来的时断时续的锣鼓声和唱戏声，并没有使他们的交谈兴趣有所减弱。谈完了各自的情况后，耿人应亢然之请，讲到了他岳父的人生历程。

“我丈人小时候的家境还好，他父亲送他去读过两年家塾。后来他家的财产被土匪抢光了。他父母没有办法，只好叫一家人分头去讨饭。讨饭时，他经常到张秀才的家塾馆外，偷听张秀才教书。张秀

才发现后，很同情他，就让他坐在后头听。

“我丈人以叫化子身份在张秀才家塾馆里读了两年书后，家境又好转了。他便继续读书，通过科考，一步步晋身进士，官至盐运使。在几十年的仕途上，他仍然爱好读书。后来，他读了湖广总督张之洞张大人的一系列文章，深受张大人‘通商惠工’主张的影响，就走上休官经商，放款惠工的道路。

“几年内，我丈人把他通过崇义钱庄和几个商铺赚的钱，放款给了国人开办的煤矿、铁矿、铜矿、毛业制造所、机器榨油厂、机器堂厂、红毛泥厂等厂矿，还和别人一起开办了面粉厂、水果加工厂等厂，因而声名大振，口碑甚佳。大概是为着给商人、官员树个‘惠工’榜样吧，张大人在湖广总督衙门的松竹厅里接见了我丈人，又奏请老佛爷和皇上施恩于他。不久，我丈人就被诰封为从一品荣禄大夫，我丈母则被诰封为一品夫人。由于轻财重义，乐善好施，给家乡办了点好事，譬如说修庐陵五邑祠时，他独捐数百金，他在宣统元年时，又被诏举为‘孝廉方正’。”讲到这里，李耿人突然不讲话了。他把耳朵调向崇德堂方向，蹑着脚，屏住呼吸听了一会。听不到一点锣鼓声、唱戏声了，他就惊慌地说：“不好！我得马上回去给丈人拜寿！”看到亢然发愣的

样子，耿人又补充道：“三妈讲过，戏唱完后，由家人给我丈人拜寿。现在，戏已经唱完，我得赶紧回去拜寿了！”亢然说他还想在田野里呆一会，耿人就匆匆告别，拔腿向村里跑去。

李耿人走后，龙亢然伫立良久。到须扬村之后所见到的情景，杂沓纷纭地出现在他的眼前：“鲤跃龙须”；须大夫在《劝学篇》上加的红圆圈和批语；叫化子们呼喊“须大夫万岁”；李耿人讲述他丈人的人生道路……

扑面而来的清凉的夜风，使龙亢然从纷繁的印象中得到解脱。他双眉紧拧着思考了半天，才如释重负地自言自语：“我明天就去庐陵城报考南京优级师范学堂。报名后就全力以赴，非要考上它不可！须大夫能够成功的原因很多，可千条万条的第一条，就是从小爱读书，求上进，当了叫化子也不忘读书、上进。”……

第二天一早，龙亢然回到龙腾庄家里，把南京优级师范学堂招考学生的消息，以及自己的报考决定告诉了他父亲龙秉先。龙秉先一听，马上裂嘴笑道：“读书不用自家掏钱，还管吃住，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啊！儿子，你尽管去报考！”得到父亲的支持后，龙亢然立刻风风火火地去庐陵城的南京优级师范学

堂招生处报了名。

从城里回来后，龙亢然按照他父亲的指示，不再管账，不再搞采购，全力以赴地复习功课，准备考试。

两个半月后，龙亢然到设在庐陵中学堂里的南京优级师范学堂考点，参加了考试。

又过了半个多月，龙亢然如愿以偿，收到了南京优级师范学堂的录取通知书。通知书要求新生：必须在8月28、29、30日这3天里来校报到。

《龙须山》卷一 第二章

肖君和

第一声鸡鸣在夜空中回荡。灰白的曙色从一人多高的小窗口透进来。在闷热中昏睡了半夜的龙亢然醒过来了，宜人的凉意使他每个细胞都活跃起来。他感到妻子韩秀莲的发香和肉香扑鼻，就情不自禁侧转身子，只见她高高隆起的胸脯在曙色中依稀可见。龙亢然抬起右手，摸索着解开她的汗衫衣扣，用他宽大厚实的手掌罩住其中的一只乳房。乳房的温热、丰满和富有弹性使他浑身的血液，突然沸腾起来。他感到妻子的身子动弹了一下，于是，他的嘴轻轻地吻住她的嘴。似乎是无意的，她光滑圆润

的膀子搭在了他的脖颈上。妻子无声的动作使亢然得到鼓舞，他年青的强壮有力的身躯，马上翻爬过去，覆盖到妻子的身上……

云雨过后，妻子枕着他的臂膀，偎靠在他的身边。片刻后，妻子的悄声打破了曙色中的寂静：

“老公，你这次去南京读书，要多久才能回来？过年能够回来吗？”

“过年肯定回不来。到底要多久回来，我也说不准。家里拿得出钱给我买船票，一年后我就回来度暑假，看看你和明惠，看看爸爸妈妈，拿不出钱的话，只好等到几年后，毕业了才回来。”

“那我一有空就去龙须山砍柴，多砍点柴多卖点钱，让你一年后买船票回来。”

“南京离我们泸水有好多好远的路，要好多好多的钱才能买到回来的船票！……我看哪，秀莲，你在家主要是要带好明惠！上山砍柴这类事情，还是少搞点好！”

“我会带好明惠。不过，只怕我怎么做，姆妈和姐姐都不会说我好！她们总是嫌弃我，说我是下人、贱人。”

“她们乱说！你都当了我们的儿媳妇，怎么会是下人、贱人？……不过，我不在家的时候，你

最好还是忍耐点，‘好汉不吃眼前亏’嘛，实在不行的话就去告我爸！我想，他是会主持公道的。我到南京后，一定会写信给他，请他关照你……”

“老公，你出去后，也要好好保重自己。在外面不比在家里方便。在外面会碰到好多难事。……你一定要注意保重自己，平时不要太节省，该吃的就要吃，有病一定要找郎中，不要硬撑！”秀莲讲到这里，突然听到岁多两岁的女儿明惠在蚊帐外边的摇篮里喊“姆妈，我要屙尿”。秀莲答应女儿后，边穿衣裤边对睡在身旁的亢然说：“哟，老公，我忘了讲，你把鸭绒被子带去，我昨晚给你捆好了。”亢然说道：“还是留给你和明惠用吧！”秀莲答道：

“我不是说过吗，在外面不比在家里方便。我们在家里，随便加盖点夹被、棉絮都可以抗寒抵冷。你在外面就不行了，冷天一个人盖被子冷。用鸭绒被子盖就要暖和点，还是你拿去吧！”亢然听完她的话，心里一阵热，感激地看着爱妻，不再说话了。

秀莲穿好衣服后，揭开摇篮蚊帐，把她的女崽明惠抱到尿桶上屙了尿。

抬头望望朦胧地透出亮光的小窗口，秀莲把明惠交给亢然，说：“天还早，你带她再睡一会儿，我要去扫地挑水了。”说罢，秀莲开门出去了。不多一

会儿，她扫地的声音就从掩着的门缝里传进来。明惠偎在她爸爸的身旁，很快就闭眼睡着了。亢然听着秀莲沙沙扫地的声音，想着她俏丽健壮的胴体，以及她对自己的种种关切，就情不自禁地喃喃自语道：“不管怎么说，秀莲都是我的好妻子，我找她是找对了！”喃喃自语后，他又回味起那不知回味了多少遍的酸甜苦辣的往事。

3年前，7月上旬的一天上午，龙亢然从庐陵中学堂放暑假回来。过了泸水河半把个钟头后，他走进一座风雨亭。亭里紧贴墙壁，是一周青砖砌的长条凳。他一屁股坐在其中的一段长条凳上，摘下头上的草帽，拿它当作扇子扇风。原先坐着的几个高声嚷嚷的男女，先后起身走了，只有一个女子在对面砖凳上坐着。他一抬头，发现那女子有着非同一般的漂亮：近乎圆形的方脸盘上，一对乌黑的大眼闪亮放光；细细的刘海，整整齐齐地垂在前额的正中；她并不白皙，可铜色透红的脸庞又给人新鲜、健壮的感觉。亢然和女子的目光一接触，女子马上羞涩地把头低下。紧接着，她左手把垂在胸前的乌黑粗大的辫子往脑后一甩，又拿起搁在身边的小斗笠戴到头上；右手则抓起支在砖凳上的竹扁担，把满满的一挑木柴放在肩上。女子挺身起步的一刹那，

亢然陡的发觉她凹凸有致的中等身段，由于系了一条火红色的围腰，胸脯隆起得更加迷人好看。她穿着蓝底小白花短衫，青色裤子的背影，已经消失在路的尽头了，可亢然还目不转睛地朝她消失的方向望着。

回到龙腾庄，亢然脑袋瓜里全是那女子的俊俏模样！白天，他茶饭不思；夜晚，他睡觉不宁。一个礼拜后，他暗下决心要找到她。于是他走了一个多小时的路，去那个风雨亭候那个女子。可是第一天候不到，第二天候不到。第三天虽然候到了，可是，还没有说上一句话，她就挑着柴逃也似地走了。第四天和第三天差不多，那女子还是不跟他讲一句话。不过，他第五天又去那个风雨亭候，事情就有了转机，因为那个女子告诉他，她是附近韩家村的，名叫“韩秀莲”。

龙秉先的长工中，有一个叫“韩水生”的是韩家村人。龙亢然一回到家里，马上向他打听，得知韩秀莲只比自己小一岁，是韩家村一带出名的美女子，好多后生都在打她的主意。

“打主意归打主意，韩秀莲是个正派女子，不和男人鬼扯，而且她成天去打柴，攀山爬岩，炼得一付好身手，村里的浪荡仔、短命鬼都打不赢她，就

不敢对她动手动脚，只有‘馋’的命！”韩水生的这番话，使龙亢然对韩秀莲更加梦寐以求，心向往之。

第二天，亢然就请韩水生去打听，看韩秀莲有无意中人，愿不愿意见他。韩水生是热心人，当晚就赶回韩家村，找到韩秀莲，并且第二天就捎来回话，说韩秀莲愿意见他。

在韩水生家，龙亢然见到了他朝思暮想的韩秀莲。待韩水生和他的父母走开后，龙亢然就期期艾艾地说要娶她。秀莲“咕”的一声笑了，虽然羞得满脸通红，可还是抬起头，大大方方地对他说：“小女子我三天两头担柴到庐陵城卖，见的人不算少，自信看人还有点眼力。那天在亭子里第一次见到你，我就知道你对我……”秀莲低眉思忖了一下又说：“在亭子里几次见到你，我看你举动像个正派的读书人。水生兄弟也讲了你和你父母好多好话。不过，只怕我不是你想要的人。”紧接着秀莲就讲到她从小父母双亡，挨着舅舅长大，舅舅给人家当长工，他的工钱养不活他的一家子人，于是，秀莲很小就经常跟着舅母一起去讨饭，长大了便打柴卖柴，给人家挑水扫地……。

不等秀莲把话讲完，亢然就抢白道：“我才不管你做过什么事！我想的是你这个人！”

见亢然想娶她的态度很坚决，秀莲跟她舅母商量过后，便对她说：“我们家虽然穷，可做人做事规规矩矩。你实在要娶我，就要你父母找媒人来，明媒正娶。”

龙亢然兴高采烈回到家。可是，他刚对父母说起想娶韩秀莲为妻一事，父母就坚决不同意。母亲钱兰芝尖刻地问他：“然崽，你怎么好找不找，要找一个讨饭妹、打柴女当老婆！？”钱兰芝还说：“韩家村是龙腾庄的邻村，你说的韩秀莲，我们一清二楚。”父亲龙秉先严肃地说：“从古到今，谈婚论嫁，都讲究个‘门当户对’。你姐姐亢英嫁给赵云祥就是门当户对的。赵家有钱有势。我们家虽然不如他们家，可也不赖。怎么说也有十几亩土地，一家商店呀！……”钱兰芝抢着说：“韩秀莲有什么？除了脸盘子好看一点，她什么也没有！要父母没父母。跟着舅公长大，可舅公又是个穷光蛋。谁不知道这个韩秀莲曾经下贱得沿街讨饭，现在又天天上山砍柴！……不管你咋个说，我也不准你把她娶进家来！”

于是，整个暑假就变成了抗争的暑假。父亲读过几天私塾，闲来爱看点小说听点戏，亢然就天天缠着他，给他讲西施、李娃之类古小说、古戏中的

人物，说“韩秀莲打柴卖柴又怎么了？西施还不是个打柴女、卖柴女！韩秀莲讨过饭又怎么了？李娃当过妓女，比她下贱十倍！”父亲经不起缠，同意了。可母亲的态度非常顽固，横说直说都说不通，亢然只好绝食。绝食了一天，母亲若无其事。绝食了两天、三天，母亲还是不同意。绝食到第五天，母亲的态度松动了。绝食到第六天，无可奈何的母亲只好同意了。

可是，虽然同意了这门婚事，母亲对秀莲却一直怀恨在心，把她看作是挤进龙家来的丧门星。秀莲嫁过来后，甚至到她生下女儿，女儿又长到岁多两岁了，母亲都没有给过秀莲一回好脸。

……

“老公，怎么还不起来？！早饭都快好了！你不想今天去南京啦？”秀莲的话将亢然从酸甜苦辣的回味中，拉回到即将分离的现实里来。他突然意识到马上就要跟爱妻分开好长时间了，就忘情地翻身下床，不顾一切地把秀莲拥进怀中，紧紧地抱住，又佝下头，激动地亲吻着她的头发、额头、脸蛋、耳朵、鼻子、脖子、嘴唇、胸脯……秀莲也忘情地紧紧抱住丈夫，闪亮的泪水从她闭着的眼睛里汨汨流下。

龙腾庄分成东西两大块。两大块都以两棵大树为支柱。龙腾庄东部那块呈长条木排形状，“木排”东端有棵据说有一两百年树龄的大樟树。老百姓都叫它“吊码桩”。有了这个巨大的“吊码桩”，住着百多户人家的“木排”就被系稳了，不管风怎么吹，雨怎么打，它都稳如泰山。尽管“木排”上的人家不同姓，有姓李的、姓刘的、姓戴的，还有姓其他的，可都能不分彼此，同舟共济，和睦相处，而不会同室操戈，自毁“木排”。所以众人说，多亏有了作为“吊码桩”的大樟树。众人还说，大樟树是上天赐给的神树，有了这棵神树的保佑，龙腾庄东部人家就能“发”。从南宋中期到现今，李氏后裔有六七十人中了举，成了进士，当了七品以上的官，就是明证。房长李德大的儿子李耿人娶了荣禄大夫须玉成的女儿为妻，成了武汉三镇商界无人不知的后起之秀，也是明证。

龙腾庄西部那块呈正方形，中央偏西北，有棵大枫树。四五个人手拉手，也不能把这棵大枫树的树干围住。树干的底部有一个挺大的树洞，一些胆大的小伢崽经常从树洞口钻进去，顺着半边空洞的树心，攀爬到几丈高的粗大遒劲的树枝上。大枫树据说有两百多年的树龄了，虽然树心成了空洞，可

还是枝繁叶茂，像一个绿色的巨人屹立在龙腾庄的大地上，人们老远老远就可以望到它。从大枫树往西北走去，是一个长约两里，宽约半里的山冈。山冈西北的山脚下，十几棵苍柏构成了一道绿色的长堤。山冈的顶部，成片大大小小的松树青翠欲滴。山冈东面的山坡上，住着属于“龙山公”派的几十户人家。从大枫树向东走去则是一片方圆好几里的平原，平原上住着属于“龙水公”派的百多户人家。龙山公、龙水公原本是好朋友，因为把房屋建在哪里而发生了争执，并导致两大宗派的产生。拥戴龙山公把房屋建在山坡上的人家，成了简称为“山派”的龙山公派。拥戴龙水公把房屋建在平原上的人家，成了简称为“水派”的龙水公派。

虽然分成山、水两派，可由于都姓龙，都是原龙家村的一部分，两派人家长期以来还是和睦相处着的。近几十年来，水派发展得比较快，人多了，钱多了，当官的人多了，特别是出了龙启家那样的豪强大户，山派人家就经常受到排挤打击。由于被排挤打击，作为山派房长之一的龙秉先，看到儿子龙亢然从小聪慧过人，就省吃俭用，培养他读书，望他给山派撑脸出气。龙亢然呢？也不负父望，家里有钱供他读书的时候，他就拚命读书，学业成绩

一直优秀。中学毕业后，停学一段时间的他，又考上不要自家拿钱的优级师范学堂了。因此，今天最高兴，最感到脸上有光的还不是龙亢然，而是在酒桌边坐着的亢然的父亲龙秉先。

“亢然！亢然！快来上桌！”龙秉先敞开喉咙喊道，嗓音之高使人不相信他是一个年近花甲的老汉。

“来啦！”亢然边答应父亲，边牵着明惠进屋来。他跟龙秉先一样，中等偏高的个子，额头稍宽，下巴稍窄，鼻直口阔的长方脸上，有着两道英气的剑眉，剑眉下的大眼炯炯有神，闪闪发亮。跨过门槛，亢然把明惠交给韩秀莲，就径直走到父亲跟前。龙秉先把进到屋里来的亢然的母亲钱兰芝、亢然的姐姐龙亢英，都叫过来上桌。他见韩秀莲牵着明惠站在一旁，就指着亢英旁边的空位说：“秀莲，今天你也来坐，就坐那边。”秀莲正要坐过去，突然发现家婆钱兰芝正瞪着眼睛，用眼色不让她落坐，就放开牵着明惠的手，借故要去厨房端菜而走开。龙秉先见亢英招呼小明惠坐在她身边后，就命亢然坐在自己旁边的首席上。亢然忙摆手谦让：“不，不，那是爸爸的位置！”龙秉先亲切而又严肃地对亢然说道：“平时是我的位置，今天则是你的位置！”龙秉先说完话，就把亢然按在首席，亦即上席左边的位置上

坐下。

接着，龙秉先提起摆在桌上的锡酒壶，筛了两碗水酒，一碗递给亢然，一碗留给自己，庄重而又亲切地说：“然崽，来，干了这一碗！”父亲敬酒，令儿子万分激动，亢然马上站起来，恭恭敬敬地用双手捧起酒碗，头一仰，酒就咕噜噜地下肚了。龙秉先满意地看到儿子把酒喝完，也一仰脖把自己碗中的酒干了。大概是呛到吧，龙秉先咳了好几声，才捋着自己花白的八字胡，断断续续地说：“爸爸老了，不中用了……不过，我今天特别高兴……几十年来，水派、龙启家一直欺侮我们，挤对我们……原因多，可主要的一点，就是欺我们山派这几十户人家没人……”。停顿了一会，咳了两声，气舒过来后，龙秉先讲得就顺畅了：“欺我们山派这几十户人家没出过能人、大人、在朝廷做大官的人。然崽，我打探了一下，你这次考上优级学堂，就是以往的中了举；你再在优级学堂读出来，就是当上了进士。然崽，你去南京后要好好读，发奋读，几年后当上进士，成为能人、大人，在朝廷做个几品大官，水派龙启家那些人就不敢欺侮我们，挤对我们。为父我这次就看你了！看你能不能读成功，几年后回来给我们家，给我们山派撑脸出气！”

听父亲讲罢，亢然就站起来，发誓般地对父亲龙秉先，对母亲钱兰芝以及在场的亲人说道：“我一定不会辜负爸爸、姆妈和大家的希望，一定好好读，发愤读，把学堂读出来！”不过，龙亢然的这番话，并没有完全响应他爸针对水派人家的说法。因为他的脑袋瓜里，还装着庐陵中学堂国文教员张先生对他讲的话。张先生多次告诉亢然，东洋鬼子、西洋鬼子正在我们中国作威作福，横行霸道，东洋鬼子还把我们的台湾省霸占去了，可是，朝廷无能，只晓得割地求和……张先生每次讲完话，都要长叹一声：“呜呼，中国其将亡矣！”所以此刻，亢然心里想的是，爸爸要我读出来，成为能人、大人，为家里和山派撑脸出气，爸爸讲得有道理；张先生暗示我好好读书，掌握本领，有本事拯救中国，张先生讲得更有道理。唉，不管从哪方面来说，我龙亢然这次去到南京优级师范学堂，都要发愤攻读呵！……

在灶房和韩秀莲一起吃过早饭的韩水生，按照龙老伯的吩咐来给亢然挑行李了。扣好白竹布短衫扣子，背上金黄色笠篋，满面春风的亢然，在家门口或握手或作揖，一一与父亲、母亲、姐姐道别。调脸一看，秀莲背着小明惠正站在他背后。秀莲小声说：“我送你一程。”亢然笑了：“好！”可是刚起

步，钱兰芝就威严地吼起来：“秀莲你回来！”听到吼声，亢然、秀莲和水生都收住脚步，站定。

亢然转过脸说：“姆妈，我要秀莲再送我一程。”

“有什么好送的，要她回来！”钱兰芝板着脸，厉声说道。

“姆妈——”，亢然用乞求的眼光盯住她的家婆。

“不行！”钱兰芝的声音依然严厉。

小明惠在秀莲的背上“哇”的一声哭起来了，嚷道“我要跟爸爸去！我要跟爸爸去！……”

秀莲慢慢转过身来，她嘴唇紧闭，圆瞪的双目中满是怒火。

龙秉先见状赶忙打圆场：“别闹了，别闹了，老婆送老公，人之常情，秀莲，你去，你去，送到村口吊码桩就回来！”

钱兰芝白了龙秉先一眼，说：“好人都是你做！”径自忿忿地转身回屋去了。

亢然谢过父亲，再次与父母亲、姐姐道别后，就与韩秀莲、韩水生一起往山下走去。

一会儿是亢然叮嘱秀莲要带好女儿，保重自己；一会儿是秀莲叮嘱亢然要注意安全，注意冷暖，早日回来；一会儿又是共同回忆三四年中间的夫妻生

活……亢然和秀莲在呢喃细语，絮絮叨叨中，不知不觉地下了山冈，过了大枫树，过了山水两派人家，过了“木排”，几里路走过了，“吊码桩”到了！

待走到大樟树的浓荫下，亢然叫住水生，又打断秀莲还在不断讲着的话，说：“好了，秀莲，甬讲了。送君千里，终有一别，就按爸爸说的，送到这里吧！”秀莲顿时愣住了，睫毛长长的大眼里很快就闪出了晶莹的泪光。亢然心一热，鼻一酸，忙别转脸，弯身把小明惠抱过来，亲吻她那红扑扑的小脸蛋和亮晶晶的大眼睛，说“我走了以后，你一定要听你姆妈的话”。小明惠懂事地点着头说：“爸爸，我会听。”放下明惠，亢然看见秀莲的泪水已经流出来了，便从裤袋里掏出手巾替她把泪水揩掉，信誓旦旦地说：“一年后，我一定想办法回来过暑假，看你们！”听到亢然这样表示，秀莲破涕为笑：“那我多砍点柴，多卖点钱，交给爸爸，让爸爸多寄点钱给你买船票。”

看到妻子心情转好，亢然马上叫水生起步。秀莲忙说：“老公，到了南京后，马上给公公和我们写信！”小明惠见她爸爸要离开了，马上哭起来，边哭边叫：“爸爸不要走——”……

走出几十步路后，亢然下意识回头，望见秀莲

牵着明惠正在向他挥手。……

走出几百步路，亢然又一回头，望见秀莲和明惠的身影像两个“点”，钉在绿盖擎天的“吊码桩”大樟树下。……

宽阔的赣江江面象乳白色的巨幅绸缎在微微地抖动。偶而有船从旁边经过，把这巨幅绸缎划开，然而，船过去不久，划破的口子又会自动地合拢。行驶在江面上的这艘双桅帆船，小小的红色三角旗在桅顶上轻快地飘动，桅杆上的米白色大帆已经被开始有点热意的江风鼓涨起来了。

亢然登船后，把行李放在船舱里的铺位上，就站到甲板上来，扶着船的栏杆四处眺望。不管是东岸还是西岸，都是稻田组成的无边无际的绿色海洋。在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的照耀下，荡漾着的绿色微波泛出迷人的闪闪金光。两边堤岸上，还不时出现亭亭的绿树，被农夫们、牧童们或牵着、或赶着、或骑着的慢慢悠悠的牛儿。亢然望着赣江两岸的明媚风光，顿感自己置身在一幅美好的画图中。他陡地又想起张先生愤慨激昂的话，不由得自言自语：这么美好的画图，决不能让东洋鬼子、西洋鬼子玷污。

回到船舱，他把秀莲捆好的被包，放在右舷舷

窗旁边。又从挎包里掏出严几道翻译的《天演论》，背靠被包读起来。这本书，是他一年半以前在庐陵城的一个小书摊上买到的。当时，他翻了一下，对书中“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”的观点十分感兴趣，觉得人要“与天争胜”，中国也要“与天争胜”，才不会像张先生说的那样将要灭亡。但是，因为既要帮助爸爸打理商店，又要备考优级师范学堂，他没有空闲把这本书读完。现在就是读完它的时候了。

但是，亢然才读了几页书，就被对面铺位上的两父子吸引住了。当父亲的像个私塾先生，他约摸三十出头，着白府绸长袖衫，脸色苍白，没有一点血色，架着一付银边眼镜，显得文质彬彬而又体质虚弱。他的儿子则是一个虎头虎脑的胖小子，这个胖小子约有四五岁，着一件米黄色的小褂子，红红的小圆脸，黑黑的大眼睛，手拿着一把小木刀东指西挥，嘴里还念念有词：“兵官拿着指挥刀，小兵放枪炮”。

胖小子发现亢然正在注视他，就一个箭步“杀”过来，调皮地举起小木刀，把亢然手中的书挑落地。亢然不介意地拾起书本，问胖小子：“多大啦？”

胖小子抬起空着的左手，先伸出四个指头，后

又换成五个指头。亢然“咕”的一声笑起来，故作不解：“到底多大啦？”

对面铺位上传来他父亲有气无力的声音：“四岁多，不到五岁。”

亢然又问：“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肖、文、斌。”这次胖小子回答清清楚楚的了。

“文化的文，文武斌的斌。”他父亲还怕亢然不清楚，又补充道。

亢然突然想起，“兵官拿着指挥刀，小兵放枪炮”是学堂乐歌《体操》中的两句，就试探着问胖小子：“你会唱《体操》吗？”

“……”胖小子低着头，两只小手盘弄着木刀，不吭声。

“你把姆妈教你的，唱给叔叔听呀。”胖小子的父亲催他。

“……”胖小子还是不吭声。

作父亲的显然有些急了：“胖胖，你平时唱得几好，现在怎么唱不出来？来，我给你起头，‘5566553’，‘男儿第一志气高’，预备——唱！”

在他父亲的启发和引导下，胖小子终于鼓起勇气，挺起胸膛，涨红着小脸，张开小嘴，大声地唱起来：

男儿第一志气高，年纪不妨小。
哥哥弟弟手相招，来做兵队操。
长官拿着指挥刀，小兵放枪炮。
龙旗一面飘飘，铜鼓咚咚咚咚敲。
一操再操日日操，操得身体好。
将来打仗立功劳，男儿志气高。

清脆悦耳的歌声刚停，亢然和围着听唱的旅客们马上热烈地鼓起掌来，大家还七言八语地夸胖小子“聪明”、“勇敢”、“不简单”。

胖小子才四五岁，就把《体操》的歌词唱全了，他为什么这样聪明？于是，好奇的亢然和胖小子的爸爸攀谈起来。通过攀谈，亢然知道：胖小子的小名就叫“胖胖”。他的父母都是庐陵地界一所初级学堂的教员，胖胖的爸爸教“国文”，胖胖的妈妈教“乐歌”。胖胖爸是本地人，胖胖妈是安徽安庆人。两人的家境都比较贫寒，从小营养差，体弱多病。所以，他们一有点好东西，就给儿子吃，让儿子成了个小胖子。胖胖从小聪明，三岁多一点，就向爸爸学认字，向妈妈学唱歌。现在已经学会了好多字，学会了好多歌。前不久，胖胖妈因病去世。伤心的外婆就托人带信来，要把胖胖接去由她带。胖胖爸与他父母商量了半天，决定由他乘船把胖胖送去安

庆，让他外婆带几年。……听完胖胖爸的讲述，亢然沉默了半天，心里嗟叹：真想不到，这个健壮、活泼的伢崽，恁小就经历了人生的变故！……

第二天，船经过鄱阳湖驶入了长江。在长江上行驶了许久，天空还像昨天一样晶蓝晶蓝的。可是，“七八月的天娃娃脸，说变就变”，天色突然变了。先是昏黄，后是晦暗，空气也变得阴森森，凉幽幽。天空中陡然生出一大块铁青色的云，雪亮的电光在云端疾走，震天动地的雷声猛的炸响。随着电闪雷鸣的到来，狂风猛地刮起，雨点也象冰雹似地打下来了。平静的江面马上象开了锅的水，霎时浪花飞溅，汹涌澎湃，卷起千堆雪。

桅工们早就把帆放下来了，舵把子也在岗位上冒死把着舵，可是，由于风浪太大，船只能在江中或飘荡或打转或左右摇荡。船头一下子陡竖到高空，一下子又猛栽进深潭，一个个浪头猛击舱顶，一股股江水涌进船舱。被颠簸得天旋地转的脸色死白的旅客们，胆战心惊地倾听舱外的风雨怒吼、江涛轰鸣，双手紧紧抓住船舷和横档，任由几个提包、行李卷在舱内翻滚、飘荡，而不敢松开手把它们抓住。

船舱里的积水已经有尺多深了。船舱在风雨的肆虐中又一次剧烈地摇晃，压在亢然背后的被包掉

入水中，飘向舱口。”包里有秀莲特别给的鸭绒被！可不能让它飘走！”亢然边想边不顾一切地扑上去，要把被包抢回来。可是，被包被扑中，沉入水里后，没过一会它又浮上来。此情此景使亢然猛地想到，鸭子能浮水，鸭绒做的被子说不定也能浮水！万一船沉，鸭绒被包说不定能起到洋船上的救生圈的作用！……这种想法使略懂游泳的亢然受到极大的鼓舞，他把被包抢回来后，就迅速解开捆被包的绳子，用它将被包捆牢在自己的右肩上。

人高马大却满脸愁容的船老板，带着几个拿着斧头、砍刀、铁棍的船工摇摇晃晃、踉踉跄跄地走进船舱。他拉开喉咙大声吼道：“各位，我们倒霉了！船快要沉了！大家赶忙收拾东西，准备逃命！我们把舱板拗起来，给你们每人一块，好抱着逃命！”吼毕，他叫船工们斧砍、刀砍、铁棍撬，把舱板拗起来，扯起来，一块又一块地扔给惊慌失措，准备逃命的旅客们。……

乱成一团的船舱里，充斥着叫喊声、哭嚎声、刀砍斧劈声、男人的怒骂声、女人绝望的尖叫声。……

拿到舱板的人，挤在舱口，不敢跃进还没道道闪电照亮的翻腾泡哮的浪涛中去。没拿到的人还在

紧张地等待。……

最后，不管是男的、女的，还是大人、小孩，每个旅客都抱到了一块舱板。……

船老板又指挥船工们用斧头砍，用砍刀砍，用铁棍捅，把舱盖搞开，任狂风把它刮走。……

水很快就淹到每个人的胸前了。雪亮的闪电光中，船老板和船工们大声吼：“跟着我们游呀！逃命呀！”吼叫声中，舵老板和船工们跃进了惊涛骇浪，旅客们也卷进了惊涛骇浪。

卷进惊涛骇浪的时候，亢然是和小胖胖父子在一起的。他也拿到了一块一人多长，两个巴掌多宽，两三尺厚的舱板。胖胖爸的那块和亢然差不多。胖胖抱着的那块要小一点。胖胖爸一手抱着舱板，一手抱着胖胖，大声说：“胖胖，抱紧舱板！不要放手！”胖胖爸的声音还没落，一个巨大的波浪就盖头而来。亢然眼前一黑，耳朵嗡嗡作响，只觉得自己被砸进深潭，很快又被抛向空中，落到水面。亢然腾出左手，抹了一下满脸的水，强睁眼睛，发现小胖胖恐惧的小脸在面前一晃，就沉到水中去了，只见到两只小手臂在空中乱摇。

“不好，胖胖危险！”亢然脑中闪过这几个字，就拼命蹬水过去，找到胖胖，用左手把他托出水面。

睁不开眼睛的胖胖，大喊一声“爸爸”，便乱抓一气；一抓到亢然的头发，就猛地倒过来把他的脖子箍住，箍得他喘不过气来。亢然掰开胖胖一只手，可他的另外一只手把亢然箍得更紧了。亢然忍住憋气的痛苦，心想再怎么也不能丢下小胖胖，再怎么着也得把他救起来。这么想着，亢然就咬紧牙关，用两只手来掰小胖箍他的手。然而，就在这当儿，亢然一不小心，右手抱着的舱板就波涛卷走。

舱板被卷走后，亢然一惊，可很快他就感觉到没有一点下沉的征兆。于是，一个念头掠过脑际：“呵，鸭绒起作用了！”在这个念头的激励下，亢然大喊：“胖胖，放开手，有叔叔在你就没事！胖胖，快放手！”胖胖睁开惊恐的眼睛，看到是亢然，就信赖地放开双手，任由他抱住。……亢然用右手抱紧胖胖，用左手奋力划水，经过跟风浪的许久搏斗，终于在快要精疲力尽的时候到达岸边，被先期上岸的两个船工救起。

胖胖爸在亢然、胖胖到达之前，就被善于泅水的船老板从河中救上岸来了。被救上岸时，他已经昏迷不醒，喝了不少水的肚子胀鼓鼓的。船老板和船工们赶忙急救他。他终于死而复生，肚子里的水倒出了一大滩。一睁开眼睛，他就问：“我的儿子呢？”

“见没有人回答他，就硬撑起身子来找，可摇摇摆摆没走出几步，又昏倒在地上。

亢然和胖胖刚被救上岸，不知为什么，胖胖爸马上又醒过来了。他踉踉跄跄走过来，扑倒在儿子身上。

胖胖醒转来了，他指指正挣扎着站起来的亢然，说：“叔叔救了我。”胖胖爸连声称谢，“咚”的一声跪倒在亢然跟前。……

不久，雨住风停。船老板求过路的船只，分别把劫后余生的旅客带往他们的目的地。

临别时，胖胖爸小心翼翼地拆开缝好的裤袋，摸出5个银元，捧给龙亢然，以谢他救儿之恩。亢然坚决拒收，诚恳地说：“救人是做人的本份，再说，我的钱也缝好了，没失掉一个。”胖胖死劲地搂住他的救命恩人不放，亢然弯下身子去抱他的时候，清楚地看到小胖胖的右耳后边，有一小块黄豆大小的淡紫色胎记。

告别了，胖胖爸对小胖胖说：“快跪下，谢谢你亢然叔叔！”乖巧机灵的胖胖马上跪倒在亢然跟前，边说“谢叔叔谢叔叔”，边频频磕头。

亢然见状，将胖胖一把抱起来，笑说“甭谢甭谢”，思忖了一会，又一字一句地说：“如果要谢就谢

一个阿姨，她叫韩一一秀一一莲一一”。接着，亢然对胖胖父子以及围拢来的人，讲了一下妻子要他带鸭绒被，给他捆好鸭绒被包，以及鸭绒被包刚才如何起了作用等等情况。众人听了，赞叹不已，都说“阴差阳错，女人的贤惠救了小胖子的命！”

南京比泸水、庐陵要大得多，又有举世闻名的六朝胜迹。所以，尽管天气非常炎热，人们成天汗流浹背，在优级师范学堂报过到的龙亢然，还是利用开学前的短暂时间，兴致勃勃地游览了曾经是水师训练基地的玄武湖，以莫愁女传说著称的“金陵第一名湖”莫愁湖，从六朝到现今都是繁华之地的秦淮河畔夫子庙……游览的时间虽然短，可亢然顿感自己眼界大开了。

开学后的功课不重，亢然就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空余时间读书，他先认认真真的把《天演论》读完，以后又到图书馆借阅书报。在所读到的书中，他认为《警世钟》和《世界英雄豪杰传》最好。他把《警世钟》的下面这段话背熟了：“洋兵不来便罢，洋兵若来，奉劝各人把胆子放大，全不要怕他。读书的放了笔，耕田的放了犁耙，做生意的放了职事，做手艺的放了器具，齐把刀子磨快，子弹上足，同饮一杯血酒，呼的呼，喊的喊，万众直前！”他认为

当今中国，最需要有《世界英雄豪杰传》里讲到的拿破仑、华盛顿、林肯，如果中国的拿破仑、华盛顿、林肯出现了，他愿意和中国民众一起，跟着他们把刀子磨快，把子弹上足，同饮一杯血酒，朝着黑暗的清王朝，朝着想灭亡中国的洋鬼子呼呀，喊呀，冲呀，杀呀！

寒风劲吹，雪花飞扬，池塘的水面上弥漫着冰冷的雾气。树叶早就落光了，只剩下光秃秃的或大或小的树枝、树干还在校园里索索发抖地站立着。走在通往教室路上的男同学、女同学，都穿着棉衣、棉裤，围着围巾，戴着棉帽，好些人还穿着棉袍，把双手拢在袖筒里。……南京的严冬是够冷的，位于市中心的优级师范学堂也不例外。但是，龙亢然却不感到冷！因为推翻黑暗的清王朝的枪声早在两个多月以前就响过了，因为中国的拿破仑、华盛顿、林肯一一为推翻清王朝而百折不挠的革命领袖孙中山就要来南京了。“我也可以见到这位万众传诵的领袖人物了”，龙亢然一想到这点就高兴，就满腔的热血上涨、沸腾，当然就不会感到冷了。

龙亢然盼望的这一天终于到来了。

1912年1月1日，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公历元旦。天气像往常一样寒冷。下午3时多，龙亢然

穿着秀莲跟他分别前，一针针一线线缝制出来的新的青色棉衣，和优级师范学堂的部分同学一起，经过下关火车站站前广场，来到车站月台上。站前广场和月台上拥挤着四五万来欢迎孙中山的人。着鲜艳礼服的乐队站在月台的前面，乐队后面是一群衣冠楚楚的文武官员和来自各省的代表。学生们站在官员和各省代表的后面。龙亢然有幸被指定站在学生队伍的前排。作为中华民国国旗的五色旗，作为陆军旗的十八星旗，作为海军旗的青天白日旗在站前广场和月台上迎风飘扬。学生们人手1面旗，有的拿五色旗，有的拿十八星旗，有的拿青天白日旗，亢然拿到的是1面小五色旗。拿到这面由红黄蓝白黑5个色条并列组成的五色旗时，亢然心里涌出一股热流，他激动地想：代表黑暗清王朝的龙旗，不可一世地飘扬了两三百年时间，谁也不敢动它一下，可现终于被寓义“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，乃至整个中华民族共和、团结”的五色旗所代替，这不就说明有了孙中山和革命党的领导，在大众手里，没有什么事情是办不成的！

下午5时。“来了，来了”，官员和代表中传来了人们急盼的消息。刹那间，礼炮轰鸣，乐队高奏起昂扬的进行曲。披红挂彩的火车徐徐驶进车站，

停在月台上。顿时，雷鸣般的欢呼声响起，亢然和几个同学立刻见缝插针往前面拱，拱到官员们的前面。只见1扇车厢门打开，亢然在报纸上见到过的孙中山出现在车门口。他挥动着右手步下火车，背后跟着他的战友们和朋友们。在那些人中间，亢然只认出1个，那就是留着八字胡，身体看来挺敦实魁梧的黄兴将军。在震天动地的欢呼声中，孙中山走过来了。他身穿黄色呢子军服，戴军帽，唇上的一字胡使他显得非常庄严威武，眼角、嘴角的笑纹和慈祥的目光又使他显得非常可亲可爱。看到频频挥手走近自己身边的微微笑着的孙中山，亢然激动得喜泪直冒。

待孙中山和他的随从、警卫们走过后，亢然马上向后转，左拱右拱地拱出人群，跑到前面去；又拱进人群，左拱右拱地拱到人群的前边来，等候孙中山，再次见到孙中山。……

就这样，亢然一直尾随孙中山到了欢声雷动，彩旗翻飞，波澜壮阔的站前广场。在那里，孙中山登上一辆披着天蓝色绣花彩绸的马车。由雄纠纠气昂昂的马队为先导，在卫队的保护下，孙中山乘坐的马车慢慢驶向长街。亢然见状，又钻出欢迎的人群而往前赶去，他要再一、再二、再三地不断地见

到自己无比崇敬的孙中山，让孙中山的形象清晰、牢固地留在自己脑际，永远不忘！

第二天一早，龙亢然顶着凛冽的寒风，跑到街上买了几张《民立报》。

摊开《民立报》，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誓词跃入眼帘：“倾覆满洲政府，巩固中华民国，图谋民生幸福，此国民之公意。文实遵之，以忠于国，为众服务。至专制政府既倒，国内无变乱，民国卓立于世界，为列邦公认，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。谨以此誓于国民。中华民国元年元旦。孙文。”

读完孙大总统的誓词，亢然直感到自己胸膛里热烘烘的。他不由自主地想：满洲政府，以及统治我们中国几千年的其他黑暗王朝，从来就不把黎民百姓放在眼里，从来就不理睬民生幸福和国民公意，而现在孙中山的誓词，这样重视“民生幸福”、“国民公意”，公开宣布要“为众服务”，这可真是盘古开天地以来都没有过的事情呵！看来，在我们中国的拿破仑、华盛顿、林肯——伟大的孙中山以及其他将要出现的领袖人物的带领下，变黑暗为光明，变鱼肉百姓为“图谋民生幸福”的翻天覆地的时代风雨真的要到来了，这时代风雨肯定要比我去年8月来

南京时，在长江遇到的那场暴风雨大十倍、百倍、千倍，时间要持续十年八年、几十年上百年。这个时代风雨肯定会驱除笼罩在我们中国大地上的千百年黑暗，会使得中华民族儿女堂堂正正地站立在世界上，生活得自由幸福，再也不会被人欺侮压迫！
好呵！好呵！！好呵！！！！

突然，“栉风沐雨”这个成语掠过他的心头，他情不自禁地想，在这伟大的时代风雨中，我就是要“栉疾风”，“沐甚雨”，不怕泥泞坎坷、奔波劳累，永远勇往直前……

在难抑的喜悦中，龙亢然跑到邮局，买了信封，写上家里的地址和父亲的名字，把一张《民立报》摺好，装进信封寄走。但愿父亲看得懂，并且让秀莲知道，——他想。

《龙须山》卷一 第三章

肖君和

7月上旬的一天午休过后。晴空万里，骄阳似火。在太阳光的炙烤下，田里的还没有完全熟透的稻穗，都无精打采地低垂着头。不过，龙腾庄的“吊码桩”大樟树还像往常一样，朝气蓬勃地向四面伸张着粗壮的枝丫和浓密的树叶，知了们则在它如同

绿色云团的枝叶间聒噪不停。一部二人抬的轿子走近大樟树，后面跟着三个分别提着锣，背着鼓，拿着钹的后生。韩水生走在最后，他挑着龙亢然的行李一一一个被包和一只小藤箱。进到大樟树的树荫里，韩水生叫轿夫和锣鼓手们停下来歇脚乘凉。

从轿子里走出来的龙亢然，样子和以前差不多。不过，他的目光里增添了深邃，举动上增添了稳重。从他的面部表情，特别是嘴唇紧闭的表情上，可以读出他对未来的自信。“呵，4年了！”亢然两手高举，两掌平伸，仰望蓝天背景下的樟树枝丫和樟树叶子，4年前与妻子在这里作别的依依不舍的情景，又历历在目。4年以前，在这棵大樟树下，亢然曾经信誓旦旦地对妻子说，“一年后，我一定想办法回来过暑假，看你们”。确实，亢然很想在一年后看到妻女和父母。奈何家乡遭到旱灾，谷物歉收，父亲拿不出供亢然回来息假的旅费。再说，为了赚点生活费，亢然也不想放弃利用假期给人教私塾、当帮工的机会。所以，一年拖一年，拖到现在毕业才回来。4年来，每到寒假、暑假，家境好，抑或家在南京附近的同学，兴高采烈回家去的时候，亢然就会远远地躲开同学们，因为他怕触景生情，又想起自己的爱妻和女儿，弄得“肝肠寸断”，好多天心

情都恢复不过来，什么事情都干不了。……”如今可好了，再也不离开她们了！”亢然想着想着，情不自禁地自言自语起来。在树下转了几圈，他见大家歇得差不多了，就对水生等说，“走吧！”

一起轿，早就盼望这一时刻的锣鼓队后生们，就起劲地敲起了锣，打起了鼓，把钹拍得震天响。他们这样做，秉承的是族里的意思。因为4天前，打听到龙亢然学成返乡的确切日子后，德高望重的族长、85岁的三叔公就对房长龙秉先说：“然伢崽这次从优级学堂毕业，就是当了进士。族里要依祖制，派锣鼓队到庐陵码头接他。亢然下船时，要敲锣打鼓放鞭炮；进村后，更要锣鼓喧天……就是要让水派龙启家他们看看，我们山派又出人了！”

龙三叔公的愿望达到了。龙亢然一行经过水派人家聚居的地方时，锣鼓声引出了不少人。多数站在自己的家门口看看就进屋去，也有一些人跑到路边去，边看边问。龙启家的小儿子龙承才听到锣鼓声后，就跑到路边去看。这个比龙亢然小两岁的人长得牛高马大、肥头大耳，满是横肉的脸上有一对透出凶光的圆眼。他从小就有淫心，喜欢拈花惹草，19岁那年他强吻一个漂亮的烈性女子，被该女撕破了他的右边半边脸，寸把长的抓痕现在还依稀可见。

不仅如此，龙承才从小爱搞歪门邪道，只读过几年义塾就被赶出来了。有一天上午，蒙馆师老刘老夫子正在摇头晃脑，眯着双眼，起劲地解释“何谓‘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’”，他却偷偷跑出去，在外面水沟里抓了条小水蛇溜回书馆，悄悄放进邻座龙小毛的颈根里，把龙小毛吓得又哭又叫的。刘老夫子要他认错，他拒不认错。刘老夫子用戒尺打他的巴掌，他却把刘老夫子的戒尺缴了。刘老夫子气得抚胸捶背，硬是把他从书馆里赶出去了。龙启家龙大爷亲自登门求饶，好话讲了几大箩，刘老夫子也不收回成命。万般无奈，龙启家只好送他去“讲武堂”学武。不过，龙承才学文不行，学武倒还可以。花了几年时间，他练就一身功夫。为显示自己有功夫，他请人在他的左臂、右臂上分别纹了一个张牙舞爪的老虎头。后来，他仗势自己有功夫，擒三个打五个，欺男霸女，真的成了一条横行乡里的恶虎。现在，这条恶虎来到路边时，恰好挑行李的韩水生从他身边一晃而过，他伸手把韩水生肩上的扁担拽住，问敲锣打鼓的原由是什么。韩水生答曰：“龙亢然从优级学堂毕业回来，族里迎接他。”龙承才听了一怔，随后“呸”的一声骂出口：“什么鸟学堂毕业？！凭什么要敲锣打鼓接他？乱来！”龙承才回家说给他爸爸

龙启家听，八十好几的龙启家认真听过后，却厉声告戒他：“你可不能乱来！优级学堂毕业就是当了进士……”龙启家猛咳了好几声，喘过气后又忧心忡忡地自言自语：“唉，他们山派还真个越来越有人，越来越强了？”

轿子还没停稳，悬挂在龙秉先家门口的鞭炮就被点燃。刹那间，劈哩啪啦的鞭炮声和比先前更响的锣鼓声、钹击声混合成一种罕见的强烈的声音，震天动地。在这震天动地的强烈的声音中，龙亢然从轿子里出来，穿过弥漫的金黄色的硝烟、闪闪的火光、飞舞的红红绿绿的纸屑，进到家里。又在人们的围观下，拜见了端坐在八仙桌两旁太师椅上的父母亲。拜见过后，心情激动的龙秉先猛咳了几声，端起桌上的茶，喝了一大口，待缓过气后，就弯下腰，拍拍站在自己身边的一个小女孩的头，指着亢然说：“明惠，叫你爸爸。”小女孩穿一件红底白点的短衫，整齐的刘海垂在额前，她瞪着漂亮的大眼睛，两只小手互相盘弄着，就是不吭一声。“叫呀！”众人笑着催她。她仰起红彤彤的鹅蛋形脸蛋，不解地看着龙秉先。龙秉先又指着龙亢然对她说：“他是你爸爸，快叫他爸爸！”小女孩这才怯生生地看着亢然，小声地叫了一声“爸爸”。“哎”，亢然边答应边

把小明惠抱起来，亲了亲她的小脸蛋。

龙亢然在小明惠的带领下，去两里外的坑后禾田里找秀莲。其实，几天以前，秀莲就知道亢然今天下午会回来。4年来，她每一天、每一夜都在想念亢然。所以，一听到亢然要回来，她就高兴得跳起来，巴望亢然一回到家，就可以看到他，就可以扑到他的怀中去，任他抱，任他亲。可是，刚从田里回来午休，家婆钱兰芝就对她说：“下午你去坑后禾田里薅草！”家婆的话就是命令，谁敢违抗它？于是，她怏怏不乐地来到坑后，脱下鞋子，下到微微发烫的禾田里。这时，远处隐隐约约地传来鞭炮和锣鼓的响声。乍一听到，秀莲的心就激动得直想蹦出胸膛！不过，激动过后，她还是掀起衣服下摆，揩去夺眶而出的百感交集的泪水，兀自佝下身子薅起草来。……

突然，秀莲脑子里掠过一个念头：老公定会来田里找我。抬头一看，远处竟然有个人影像是老公。近了，近了，果然是老公和明惠！秀莲马上跃上田坎，朝亢然那边跑去。亢然发现秀莲后，也撒开脚步往秀莲这边跑过来。

“老公！”，“秀莲！”，两人跑拢，看看周围没外人，就情不自禁地拥抱在一起，两双眼睛的泪水

汇流在一起。

“姆妈、爸爸”，小明惠的叫唤使亢然和秀莲破涕为笑，同时放开拥抱对方的手。

亢然端详秀莲，发现4年过去，她黑多了，瘦多了，她的实际年龄是二十四五岁，可看起来已经有二十八九了，本来亮晶晶的眼睛失去了原有的光泽，郁悒的眼神里似乎藏有许多苦涩的东西。亢然问秀莲：“4年是怎么过来的？”秀莲说：“人家怎么过，我就怎么过。”亢然问：“姆妈对你怎样？”秀莲不答，闪亮的泪水却漾满眼眶。亢然再问，秀莲说：“现在不讲了，以后你会晓得的。”

.....

深夜，月光照到龙亢然的床头。亢然突然醒过来，望着窗外高空中的将圆未圆的明月，以及月亮旁边的淡淡的云丝，他又回想起今夜入睡前的一幕。

秀莲提着洋油马灯来给亢然理好床，扇走蚊子，放下蚊帐。小明惠扑闪着眼睛，看着她姆妈。花白头发绾成髻，凸颧骨，薄嘴唇，一手叉腰一手扇着蒲扇的家婆钱兰芝突然出现在门口，冷冷地说：“理完床，回去！”秀莲磨蹭着不说话。

亢然不解地看着母亲：“要她到哪里去？”

“她有她的房间”，钱兰芝答道，又紧盯着秀莲

狠狠地说：“还不快走？！”

秀莲紧闭着嘴，牵着小明惠就急步往外走，经过门前的小院和院子外面的小巷，走进柴房里。亢然跟过去，发现秀莲和明惠就睡在柴房里。颇为宽敞的柴房已经一分为二：靠门边堆满了柴，里边小窗下摊着秀莲母女的床。秀莲一到她们的床边，就给明惠解衣扣，安排她上床睡觉。

亢然问：“我走这4年，你们俩一直在这里睡？！”

“一直。”秀莲答道。

“为什么这样？”，亢然盯着问。

“你去问你姆妈。老公，快走！不然，她要来这里骂我！”秀莲边说边把亢然推到门口，又从里边把门拴上。

回到厅堂后，亢然问母亲，母亲的答复令他心寒：“你的老婆是下人、贱人，只能住在那里！”又说，“你已经是进士了，更不能让她来你屋里睡！下人、贱人咋个能和进士睡一屋？”亢然深知母亲的德性和为人，要马上说服她是不可能的，再说，一天劳累，眼皮已经在打架了，就没有跟她论理了。……

亢然一觉醒来，就辗转反侧地怎么也睡不着了。他心想：“我既然已经回来了，就不能让秀莲伤心！”

“这么想着，他就翻身下床。站在马桶边拉完尿，便披上短袖衬衫，轻手轻脚地把房门、大门拉开，又轻手轻脚地把房门、大门掩上，走过小院，走向柴房。

月光如水，静静地泻在碎石铺成的小巷地面上和柴房的泥砖墙上。四周非常寂静，只有远方偶而传来几声狗吠声。亢然左右张望了一下，迅速溜到柴房门口。轻轻一敲门，就听到里面传来脚步声。门轻轻一拉开，亢然就闪进去，并顺手把门拴上。

“我就知道你要来……一个晚上都在等你……”秀莲边悄声说道，边扑在亢然的怀抱中。亢然没有回答，只是把妻子散发着温热的丰满而富有弹性的胴体紧紧搂抱住，并腾出右手来解开衣扣，轻轻地对它进行抚摸。待到发现妻子的胴体正在软软地往下滑时，亢然猛的把它抱起来，向月光下依稀可见的床边走去。秀莲赶紧小声说，“不要吵醒女儿，地下有床。”亢然这才发现，床边地下，有样“床”形东西。待把妻子的胴体放在它的上面后，一摸，方知是床被单，它的下面是厚厚的一层柴草。亢然心想，“爱妻想得真周到”

……鸡鸣声声，灰白色的曙光从床头上方的小窗中射进来。秀莲推醒亢然，叫他快回卧室去。亢

然狠声道：“不走了！我们是夫妻，怕什么！”秀莲赶忙“嘘”的一声，用手掌蒙住亢然的嘴巴，又把嘴贴近他的耳朵，轻轻地柔声道：“老公，还是先回去，他们都说你是进士了，可不要让人家笑话你。”亢然一想，秀莲的话有理，就说：“那好，我就先回去。”过了一会，他边穿衣裤边小声而坚决地说：“要不了多久，我就要把姆妈的这一套推翻，打倒！”离开柴房时，亢然还激愤地想着：早在一百多年以前，从法国开始的世界大潮，就主张“博爱、平等、自由”，“人人都是自由平等的”；姆妈的这一套违背世界大潮，我非要把它推翻、打倒不可！

经过一个礼拜的忙碌，为庆祝龙亢然优级学堂毕业而办的“功名酒”，今天终于要在大枫树附近的五房宗祠开张了。早上9点钟左右，金灿灿的阳光照在祠堂门前的两根玉色方柱上，使方柱上的红字对联显得更加鲜艳夺目：“永壮鸿图秀挹西山朝金龙”，“思宏骏业辉连东海护银鳌”。祠堂正厅供奉着的列祖显考显妣的神位，已经被揩拭一新。

一袭白府绸长衫的龙亢然陪着穿蓝色府绸长衫的父亲龙秉先，检查完酒席的桌椅摆设情况之后，从祠堂大门步出来。

“人逢喜事精神爽”。已经有痲病缠身，成天咳

咳吭吭，有气无力的龙秉先今天却精神抖擞，容光焕发，眉舒眼展，仿佛什么病也没有，而且年轻了许多岁。他迈着方步在祠堂门口走了一转，咳了几声后，深情地望着亢然说道：“老子无能儿子能，今天我高兴呵！”又咳咳吭吭地叮嘱亢然：“今天你姐夫要来，三叔公要来，连从来不正眼看……咳、咳、咳……看我们的龙启家也答应要来……咳、咳、咳……你可要给我撑脸，一举一动都要做好……咳、咳、咳……不得闪失！”亢然给父亲捶了捶背，然后面露笑容，似乎很高兴地说道：“我一定做好，不会有闪失，爸爸你尽管放心好了。”

其实，今天亢然并不高兴。第一，毕业之前就在报上看到，东洋鬼子的“二十一条”是要灭亡我们中国的“二十一条”，不知怎么搞的，袁大总统竟然答应了！虽说国家的事情，是大人物管的，我们平民百姓插不上手，可是，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，只要想到，心里就烦！第二，今后干什么，怎么报效国家，还没确定。第三嘛，就发生在今天一大早，思想顽固，总是跟秀莲作对的母亲要秀莲带上干粮去龙须山砍柴，直接挑去泸水县城卖，中间不准回来。母亲说，今天这么多有头有脸的大人物要来，秀莲小时候讨过饭，是个下人、贱人，让他们发现，

就要丢我们龙家的脸！亢然反对母亲的做法，要求秀莲留下来，可东说西说，横说竖说，母亲硬是不准。亢然也想请父亲出面制止母亲的无理做法，但是，父亲痲病在身，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，怎么能出这个面呢？如果父亲有魄力有能力制止母亲的无理做法，秀莲母女也不会一直睡柴房了！……看到秀莲背着斗笠，扛上扁担麻绳，脚蹬草鞋，满脸愁容，含泪离村的样子，亢然辛酸得真想大哭一场，难过得如同怒火焚胸，他怎么高兴得起呢？”不过，不高兴归不高兴。功名酒是父亲费了很大劲，花了好多钱为我办的，我是个孝子，怎么着也应该配合父亲把这台酒办好！”——这么一想，亢然就把各种忧愁烦恼暂抛脑后，全力配合父亲的行动。

从上午 10 点钟到 12 点钟，迎接宾客的鞭炮断断续续地响着，燃放鞭炮的方柱边堆了尺把厚的红红绿绿的鞭炮纸屑。大枫树旁边的空地上停满了宾客坐的轿子。在德高望重的长者中，族长三叔公是第一个到达的。谁也想不到的，有钱有势的龙启家龙大爷竟然第二个到达。和他一起来的是他的长子龙承德，一个比龙亢然年长十多岁的面貌白白净净，举动斯斯文文的前清举人。龙亢然的姐姐龙亢英、姐夫赵云祥也来得比较早。赵云祥是泸水县的

副知事，他们夫妻是从泸水县城坐轿子来的。快到开宴的时候，已经请过的龙腾庄，以及邻近的刘村、韩家村的有头有脸的人物都到场了。令龙秉先意想不到的是名声很大的商界新秀李耿人夫妇不请自到，他俩刚从武汉三镇回乡办事，听到村里出的新能人是童年时代的好友，几年前一起去过须扬村的龙亢然，有着浓厚桑梓观念并且十分看重童年友情的李耿人非常高兴，就和他的妻子须从凤一起来了。当然，也有一些有头有脸的人物没有到，龙承才就是其中的一个。他接到红底金字的请帖后，掠一眼就把它撕了，并且，“呸”的一声，说：“老子才不希罕去！”

从12点钟开始，功名酒的第一场进行了一个多两个小时。作为功名酒的“序曲”，客人们吃了以“状元红”为主，以瓜子、花生、水果为辅的茶点。正餐的菜肴不仅有庐陵风味的“炖鸡块”、“冬笋红烧肉”、“米粉蒸肉”、“芋俚扣肉”、“红烧鲤鱼”、“糯米丸子”，还有名贵的“大烩海参”。酒则是龙秉先窖了多年的老酒。觥筹交错中，客人们纷纷翘起大拇指，赞扬这台酒席“不简单”，赞扬龙秉先“舍得花钱”。不过，对于龙秉先来说，这场功名酒的高潮，还是领着儿子亢然到20张酒桌前敬酒，听到了对自己和

儿子的各种各样的恭维言词。在这个高潮中，让龙秉先永远不会忘记的是，儿子成功地露了一手，而且这一手得到了包括龙启家在内的宾客们的承认和称赞。所谓的“露了一手”，指的是亢然对李耿人、赵云祥等宾客，阐述了他对自己“将要去做什么事”这个问题的思考。

与亢然同桌的除了父亲之外，都是今天到场的最重要的大人物：族长三叔公、龙腾庄的首富和有权有势的龙启家、商界新秀李耿人，前清举人龙承德，以及姐夫、副知事赵云祥等。酒过多巡后，因为龙承德问及，李耿人讲到他管的崇义钱庄和几大商铺生意兴隆的情况，话锋一转，热情直爽的他突然调过脸对亢然说：

“亢然兄，干脆你和我一起来搞工商业！世界闻名的前朝重臣张之洞曾经说过，工业是‘养民之大经，富国之妙术’，‘欲养穷民，查荒地不如劝百工；欲塞漏卮，拒外人不如造土货。富民富国，确实可凭。’张之洞张大人的话是对的。我从湖北来，坐火车。你从南京来，搭轮船。城里点的电灯，用的洋火……没有一样不是工业结的果子。搞工业要钱买原料，要把生产出来的东西卖出去，所以又要商业。我这不是‘王婆卖瓜，自卖自夸’，搞到工商业就说

工商业好。实实在在的，这个世界要发展，就离不开工商业！亢然，你我都来自大都市，应该看到这一点。怎么样？和我一起来搞工商业吧。”

亢然认真地听完李耿人的建议后，站起身来，向他作了一个揖，然后坐回原位，诚恳地对耿人说道：“耿人兄讲的都很在理。工业商业确实是富民富国之必需。4年前，我坐双桅帆船去南京上学，船票又贵又不安全。到长江不久，狂风暴雨把船打翻，20多个乘客死了好几个，我都差点葬身鱼腹！这次回了来坐火轮就不同了。船票比上次坐帆船便宜，遇到狂风暴雨时稳如泰山。这就是工业发展的好处。所以，耿人兄的建议很让我心动，亢然非常感谢耿人兄。不过，俗话说‘看菜吃饭，量体裁衣’，亢然学的不是‘工’，不是‘商’，对耿人兄搞的工商行当，一窍不通。所以，耿人兄的美意，我还不能贸然接受。”亢然话毕，再次给耿人作了个揖，表示歉意。耿人则微微一笑，表示理解、谅解龙亢然的话。

“亢然，我问你，你这次从优级学堂毕业，成绩怎样？有几门功课的成绩是优等的？”姐夫赵云祥突然插嘴问。

“每门功课的成绩都是优等的。姐夫你问这个做咋个？”

“孔夫子说‘学而优则仕’，你的学习成绩是优等的，就应该和我一样，从政，当官。”

“姐夫，我学的不是怎么从政、当官的学问，我学的是师范，怎么当好老师的学问。”

“学什么的都可以从政，当官。我学的是建筑，你看，现在不是从政、当官了？”亢然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话来回答，赵云样以为他被说服了，就微笑着继续说下去：“其实，亢然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于公于私，从政、做官都是最好的选择。先从公的角度来看。我记得曹孟德在《短歌行》一诗中这样写过，‘呦呦鹿鸣，食野之苹。我有嘉宾，鼓瑟吹笙。明明如月，何时可掇？忧从中来，不可断绝。越陌度阡，枉用相存。契阔谈宴，心念旧恩。月明星稀，乌鹊南飞，绕树三匝，何枝可依？山不厌高，海不厌深，同公吐哺，天下归心’，曹孟德的诗说明，不管是哪一朝哪一代，明君圣主，各级官员都求贤若渴，希望有人从政当官，帮助他，辅佐他。现在而今也不例外。我们县政府就需要人材来从政，干事，亢然你何不顺其势，到我们县政府来从政，干事？如果亢然你有此心愿，我身为副知事可以保举你。”讲到这里，李耿人突然插进话来问道：“赵知事，您讲了这么久的‘于公’，‘于私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？”

”于私’嘛，说的就是从政、当官的俸禄高，生活好过。当然比不上你们商贾大人，腰缠万贯，可以花天酒地，然与一般平民百姓相比，那就好多了，哈哈，这就用不着我细说了。”赵副知事不再说下去，可是，李耿人不饶他，硬要略含讥讽地代他说下去：“锦衣玉食，灯红酒绿，这在官场可不是秘密呀！民脂民膏，源源不断有的是，亢然，还是赵副知事讲得对，你应该去从政，当官！”。

“你，你……”赵副知事听出李耿人在讥讽他，正要反驳，亢然马上站起来，表态般地说：

“姐夫，你讲得对，‘学而优则仕’，成绩优秀的应该从政、当官。因为从政、当官，手中就会有权，有权就能当好百姓的父母，为百姓造福。江万里之所以能创立白鹭洲书院，让一代代的百姓、学子受益，就因为他是吉州太守，是手中有权的大官。由于有权，他一见到白鹭洲幽静怡人，就可以随心所欲，组织人们出资出劳在那里建楼舍，设书院，相反，如果他只是一介书生，不是官，没有权，想要组织人们去建书院那就难啰！所以，姐夫讲的在理，我应该去从政，去当官。不过，而今眼下我又不想去从政当官。姐夫您肯定已经知道，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目的是要独吞我们中国，可袁大总统承认了

它，令全国民众万分愤怒。上梁不正下梁歪，再扶也很难正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从政、当官就不可能有所作为。因此，感谢姐夫的好意、美意，我不想去从政当官，起码现在不想去从政当官！”亢然话刚落音，赵云祥、李耿人异口同声问他：“那你打算干什么？”亢然站起身，分别向赵云祥、李耿人作了一个揖，诚恳地说：“非常感谢姐夫和耿人兄对我的关切！我想，我还是去搞我学的行当：教育。耿人兄刚才不是讲到张之洞老先生吗？其实，他不仅主张发展工商业，还非常主张发展教育，兴学育才。记得他这么说过‘夫立国由于人才，人才出于立学，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’；还认为‘学术造人才，人才维国势’。教育既然如此之重要，我在优级师范学堂学的又是教育，因而，对于我来说，搞教育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”停顿了一下，又说：“省立鹭洲中学是我们庐陵的名牌学校，教出了好多经天纬地的人才，过几天，我想去那里碰碰运气，看它收不收我。”

亢然讲完后，李耿人友好地拍拍他的肩膀：“我赞成你的选择，我们都按照张之洞老先生的教导办事，今后得多联系。”赵副知事则大声说道：“我认得鹭洲中学的副校长，回泸水县城后，我就去他那里举荐你。”龙启家龙大爷抖动着连鬓白胡子，对

他的长子龙承德说：“然伢崽说得头头是道，有理有据，张弛有度，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材，你要多和他交往，学学他。”三叔公捋着自己白色的八字胡子，目光炯炯有神地对龙秉先讲：“然伢崽行呵，今后我们就靠他了！”听完众人的话，特别是听完三叔公和龙启家龙大爷的话，龙秉先心里甜丝丝的，说不出有多高兴。

在姐夫赵云祥的帮助下，龙亢然被省立鹭洲中学聘为博物教员。亢然从姐夫手中拿到聘书后，马上去了一趟鹭洲中学。

鹭洲中学的前身就是江万里太守创立的白鹭洲书院。它位于庐陵城东面，赣江中间的一个绿洲上。这个绿洲多栖白鹭，就以李白诗句“三山半落青天外，二水中分白鹭洲”而得名。亢然走进形状如梭，清流环绕，白沙芳草，林茂竹翠的白鹭洲后，通过古朴凝重的云章阁，登上砖木结构，三层重檐，翘角凌空，四面花窗，傲然矗立在洲头绿树之中的风月楼。凭窗远眺，望着群山拱卫，气势浩大，一泻千里的赣江，亢然热血沸腾，情不自禁地吟诵“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”的名句，而想到了白鹭洲书院培育出来的民族英雄文天祥，爱国词人刘辰翁等俊士。他默默地对自己说：“我在这里一定要好好干，决不

辱没‘白鹭洲’这个美好、光荣而神圣的名字！”

但是，由于刚开学，校方来不及安排“博物”课程的讲授工作，比较轻闲的亢然决定参观、考察过福主朝拜活动的全过程后，才去鹭洲中学授课。在龙腾庄百姓的心目中，最神圣的菩萨是福主菩萨。因之，在龙腾庄，最大规模也最精采的朝拜活动，就是福主朝拜活动。龙亢然从小就对福主朝拜活动之类民俗感兴趣。南京4年中，以“民俗、博物”为个人研习方向的他，经常梦到福主朝拜活动的进行。今年回到家乡来了，他当然不愿放弃这个跟研习“民俗、博物”相关的参观、考察机会。

作为参观、考察福主朝拜活动的第一步，亢然先去参观刚刚维修过的福主祠。龙腾庄的福主祠也在大枫树附近，距离“五房宗祠”不怎么远。福主祠的结构、样子跟一般的祠堂差不多，不同的在于福主祠的正门上方，有一个长约两丈、高约七八尺的“冠”，这个很像官帽的“冠”，两端又成为栩栩如生的飞檐，给人以既活泼又威严的感觉。福主祠的“冠”下是一个宽有好几尺的骑楼，骑楼的正中是两个巨大的红色圆柱，圆柱上书有魏碑金字对联。左联为“福星高照人杰地灵家园无限好”，右联为“神恩广泽风调雨顺溪水永长流”，横批为“光庇一方”。龙亢然

在对联前沉思了片刻，心想这付对联概括了龙腾庄老百姓的内心愿望和对家乡的热爱，确乎不错。亢然边想边踱进祠内，只见栩栩如生的金刚、天王、地藏王等许多罗汉、菩萨拱卫着七八尺高的福主菩萨，他满脸通红，怒睁圆眼，身体微微前倾，保持着随时可以出动的姿态，似乎为惩治腐恶，他招之即去，绝不拖延。龙亢然知道，关于福主的真实身份有多种说法。有人说，福主菩萨是曾经出生入死，征战西部边陲，为保卫大唐江山而屡建奇功的西平王李晟。还有人说，福主菩萨是为唐朝的安邦定国出过大力康王康老爷。亢然仰望福主菩萨的崇高形象，心想不管是西平王李晟，还是康王康老爷，他们的特点都是为国为民，出生入死，作出过巨大贡献。看来，黎民百姓是有眼睛的，只要你为他们的福祉奋斗，建过功勋，他们就会念记你，把你变成神灵而世代代祭拜你。

其实，在亢然去福主祠参观之前，福主朝拜活动已经开始了。8月17日，亦即阴历7月初7，亢然正在庐陵城内为进鹭洲中学而奔忙，龙腾庄的福主朝拜活动正式启动。那天一早，负责朝拜活动具体事务的“香头公”龙二伯就请来了一位道士。接着，他吩咐道士作“礼生”去泸水河边“请水”，也就是去

几里以外的泸水河中舀一壶水。水舀来后，几个后生和道士一起，给过“7月7”生日的福主抹干净身子，上好新的油漆。上好新油漆之后，龙二伯“卜卦问菩萨”，把武华山、马鞍山、佑华山等山名写在竹签上，点香燃炮竹向福主磕过头，卜卦摇签筒，抽出一支最突出的竹签，一看是“武华山”。他当即向围观的人们宣布：“今年去武华山朝拜，按照老规矩，每户出一个男丁帮我做事，每房出四个人来扛菩萨，记住，每房还要出一付鼓乐，天气不好的话，提前到7月20日上山，21日回来；天气好就21日上山，当天去当天回。”

阴历7月21日清早。晨雾散去，旭日东升，阳光给每幢房屋的飞檐都涂上金黄的喜庆的颜色。龙亢然匆吃过早饭，就往福主祠走去。还没走出几步，就听到福主祠那边响起了锣鼓声。走近福主祠一看，已经有几十百把个男女聚集在那里，好奇地观看着，愉快地谈笑着。亢然赶忙挤进人群，仔细地观察起来。

福主菩萨早已被人们从祠堂里抬出来，固定在一部门帘敞开的轿子里。威风凛凛的龙二伯站在轿子旁边，他左手高举的小黄旗一挥，吼道：“起轿！”霎时，鞭炮声、锣鼓声、钹击声骤起，四个身强力

壮的小伙子抬起福主坐着的轿子便向前走。然而，轿子只在这一行人的中间：走在最前面的人撑着写有“福主”两个大字的大幡，大幡后面的人则举着一把“万民伞”，它用各色布条缝成，花花绿绿煞是好看！走在轿子后面的则是8支锣鼓喧天的鼓乐队。一些善男信女也跟在鼓乐队后面。

好奇的亢然一会儿置身于善男信女中间，一会儿又跑到轿子旁边去替换轿夫抬轿子。到武华山半山腰时，有个轿夫说：“怪了，上山还比在平地上轻，福主菩萨显灵了！”亢然马上把他换下来，自己去抬了一段路，也有比在平地上轻的感觉。“这到底为什么呢？我在优级学堂学过科学，不相信菩萨显灵的说法。可事实如此，又该怎么解释才好？”亢然边想边跟大家上了武华山。

在武华山上的庙前，道士作过法事，念过请神、祈福、保民经后，经过半天时间的回程，大家又在天黑前，把福主菩萨抬回龙腾庄，让他在“吊码桩”大樟树附近一间屋子里小憩，这间屋子是专门建给他老人家小憩用的。

如果说阴历7月21日是福主菩萨外出汲取新鲜营养的日子，那么第二天，7月22日就是福主菩萨接受龙腾庄男男女女、老老少少朝拜的日子。大清

早，“香头公”龙二伯就指挥昨天的抬轿队和鼓乐队，从“吊码桩”附近的福主小憩屋内把福主菩萨请出来。然后，抬着经过“吊码桩”系着的“木排”，经过龙家水派、山派分别聚居的地方，在各姓、各房、各派、各门的祠堂前停留一些时间，让众人百姓都能就近朝拜他老人家，感受他老人家惩恶扬善的决心、威严和力量。

龙亢然是个有性子的人，不管做什么事，要么不做，要做就做到底。今天，他的“性子”得到了充分的表现：从大清早到晌午过后，福主菩萨到哪里，他就到哪里，一处也不拉下。把福主菩萨送回福主祠后，他迈着沉重的脚步，慢慢走回家时，虽然身体感到疲累，头脑却相当兴奋。他一会儿想，“这福主朝拜活动多像南京那边的庙会，福主祠前，竟然摆着好多卖花生、米果和各种物品的摊挡”；一会儿想，“这福主朝拜活动多像城里的文艺汇演，各姓、各房的文艺团体在福主菩萨和众人百姓面前的表演多精采呀，孙悟空、猪八戒、十八罗汉、八仙过海、刘关张桃园结义，叫人忘不了”；一会儿又想，“一个福主菩萨，把龙腾庄百多两百户人家的心，都拉在一起了，可为什么还要分这样‘门’，那样‘派’呢？为什么一家人里面，还要你整我、我整你的？”……

龙亢然回到家里时，秀莲正在厨房和韩水生、小明惠一起做新米米果。韩水生用小石磨把白生生的新米磨成白雪雪的米粉。小明惠把一块木模板，摆放在平时搁菜的小矮桌上。木模板上有4个底部刻着菩萨像的3指大的凹孔。秀莲从磨子嘴下端来盛满米粉的团箕。往米粉里加了适量的水后，秀莲就边拌边揉，将米粉捏成小米团，压入模板凹孔内。翻过模板，轻轻一磕，一个个印有菩萨像的准备放进甑子里蒸的米果就出来了。……

秀莲见到亢然回来，忙说：“我去给你把饭菜端来。”亢然答：“我在外面吃过晌午饭了。”秀莲又说：“那一甑米果该起甑了，你稍等一下，吃几个米果尝新！”说着说着，秀莲就去灶旁把甑子端起来，放在灶台上。她揭开甑盖，浓烈的乳白色蒸汽马上喷涌出来，弥漫在厨房的空气中，厨房腾的变热了。蒸汽还未散尽，秀莲把右手手指放在冷水盆里过一下，就从甑子里拽出一块又一块模板，放在甑子旁边的簸箕里。片刻后，秀莲拿起稍为冷了一点模板，正面向下匍在灶台另外一边的木盆里，模板一起，一个个玉白色的晶莹透亮的米果就出来了。秀莲拿起一个，对着厨房门口的阳光一看：“呵，这个是观音菩萨，谁吃？”小明惠忙扬起双手：“我要吃，我要

吃观音菩萨！”秀莲拿了一个给明惠，又抓了几个分给亢然和水生：“要吃甜的，糖罐里有片糖粉，自己去蘸。”稍停，又说：“等会我把糖粉搅在米浆里，蒸点甜米果。”淡米果是用新的粳米做，吃起来有点糯和回甜的味道，亢然从小就喜欢吃妈做的米果。今天，第一次吃到妻子做的米果，感到别有一番情意在里面。心头一高兴，竟然连吃了七八个。

吃过晚饭，龙秉先揣上烟杆烟袋，去三叔公家谈房里的事情，钱兰芝叫上专门来朝拜福主菩萨的女儿亢英，以及两个龙亢英的叔伯姐妹龙瑞芬、龙凤英，在厅堂里打起了麻将。趁妈妈自顾不暇，没办法盯这管那，亢然到柴房叫上秀莲、明惠，提着小木凳一起去看大戏。戏场设在大枫树和福主祠、五房宗祠之间的空地上。用木板搭在空地西边的戏台，由于顶棚上挂着好几盏汽灯而通明透亮。今晚，族里出资请来的是吉安采茶戏班，演的戏目是《孟姜女》。亢然和秀莲、明惠去到戏场时，已经人山人海。他们刚找到一处空地摆凳坐下，戏就开始了。孟姜女和万喜良的悲剧故事，深深地打动了有着悲惨遭遇的秀莲，她噙着泪水，全神贯注于演员的表演，而在整个看戏过程中没有问过亢然一句话，只是散场后才提出问题来：

“老公，秦始皇、赵高那么残暴那么坏，为什么除暴安良的福主菩萨不去杀他们？”

“秀莲，福主菩萨在秦始皇、赵高死了八百三十多年之后才出世，怎么去杀他们？！”

“老公，福主菩萨当真能够除暴安良，救苦救难？”

“当真。”福主菩萨只是泥塑的没有生命的东西，怎么能够除暴安良，救苦救难？可这个道理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。为了安慰善良的妻子，亢良只好这样回答。

福主菩萨朝拜是每年一次小朝，朝拜日是阴历7月22日；每3年一次大朝，一般是从7月21日开始，进行3天，甚至5天、7天。今年轮到大朝，7月23日开始，除了不再抬福主菩萨到各处接受朝拜，其他各种活动，譬如说摆开摊档进行买卖、文艺表演、走亲访友、演大戏等等，都照7月22日的样子继续进行。今年7月22日恰好是阳历的开学日——9月1日。”省立鹭洲中学和全国各类学校一样开学了，虽说校方没有安排我的‘博物’授课工作，可是，有没有其他工作需要我先干着呢？”这个念头使亢然心里忐忑不安，所以7月23日一早，他便赶回鹭洲中学去问。谁不知他走后，就发生了一件不

怎么大，可也不怎么小，却让龙腾庄百姓每到朝拜福主菩萨的时候都会想起的事情。

晌午都过了，从清早开始的麻将大战还在进行。面对“麻友”、女儿龙亢英和龙亢英的叔伯姐妹瑞芬、凤英，钱兰芝越来越心烦意乱了：今天怎么搞的？手气这么不好！拿来的铜元、银元都快要打完了，怎么还不胡牌？！正在头脑发胀，火冒金星的档口，她的眼睛突然一亮：哈哈，这手牌胡定了！这种牌都不胡的话，那简直是撞到鬼了！两手牌已经下叫了，清一色的筒子，而且胡的还是三张宽牌：一、四、七、筒！……轮到对家出牌了，“一筒”！钱兰芝激动得心都要跳到嗓子眼上面来了，却故作镇静，不紧不慢地说：“胡了！”并且，洋洋得意地迅速把牌推倒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如雷轰顶的一声“胡”，从上家、龙亢英的口中炸响。钱兰芝瞪大眼睛一看，傻了！原来“楼上有客”，天外还有天！

“韩秀莲，给我倒茶来！”气得七窍生烟的钱兰芝把身后龕桌上的茶杯抓过来一看，没茶了，就朝厨房吼起来。

韩秀莲听到家婆的喊声，三步并作两步进到厅堂来，提起白瓷蓝花茶壶的壶把，往家婆的蓝底白花金边茶杯里筛茶，可壶嘴里只有一、两滴茶滴出。

她见壶中也没茶了，就提着茶壶往厨房走去。

“死人，怎么还不拿茶来？！”把一个银元给过龙亢英的钱兰芝，一边洗牌一边又吼叫起来。

钱兰芝的吼叫声还在厅堂里回荡，韩秀莲就一手提壶把一手托壶底进来了。她拿起韩秀莲的茶杯，筛了茶，又小心翼翼地端给她。钱兰芝接过茶杯，呷了一口，突然脸色一变，眉一竖，眼一瞪，抬手把茶水往秀莲的脸上泼去，吼道：“烫死我了，换冷的来！”满脸茶叶、茶水的秀莲看了家婆一眼，嘴唇动了动，嗫嚅着，似乎想要说什么，可到底还是没说出来，只是默默地抬起手，用衣袖揩去脸上的茶叶、茶水，又默默地抱起茶壶往厨房走去。不一会儿，秀莲又端着茶壶进来了。她给韩秀莲筛了茶，端起茶杯，恭恭敬敬地递过去，声音颤抖着：“姆、姆妈，你的茶……”

听到茶来了，钱兰芝一手撮紧牌审着，一手漫不经心地伸出去接茶杯。茶杯没接稳，“啪啦”一声掉到地下，碎成好几片，茶叶、茶水向4面淌开去。秀莲一愣怔，醒过神后，马上弯下腰杆去捡碎瓷片。可是，她刚捡起两块瓷片，就被婆婆一个猛推。秀莲双手后撑，才未倒在地，可是，攥着瓷片的两只手都被瓷片割破，沁出了鲜红的血水。秀莲努力挣

扎着，正要站起来。然而，气急败坏的钱兰芝又拉开椅子迈过去，抬起右脚把她蹬倒在地下。

看到韩秀莲倒在地下半天起不来，发狂的钱兰芝又揪住秀莲的头发把她拖起来，歇斯底里般地吼道：“你，你给我跪下！”待秀莲跪好后，钱兰芝又用手指猛戳秀莲的额头，边戳边说：“你，你，你这个丧门星，就是你害得我牌都胡不起，现在又故意把我的茶杯打破！”

“你晓得吗？姆妈用的茶杯是从景德镇买来的，好贵好贵，你韩秀莲死了都赔不起！”一直嫌弃秀莲，总觉得秀莲是下人、贱人，天生低人一等，绝对不能和她们平起平坐的副知事太太龙亢英，跳出来给她母亲帮腔了。

“不是我打破的。”秀莲怯生生地轻声为自己辩护。

“不是你打破的，那么，是哪个打破的？”龙亢英听到秀莲居然还为自己辩护，就紧盯着她问。

“……”秀莲不吭声。

“你话呀，不是你打破的，难道是我姆妈打破的？你话呀，你话呀……”看到秀莲不吭气，龙亢英就越逼越紧。

“是姆妈接茶杯时，没接稳打破的。”面对龙亢

英越来越紧的逼问，秀莲只好道破事情的真相。

“啪！”、“啪！”秀莲的话刚落音，钱兰芝就双手左右开弓，狠狠地扇了她两个嘴巴，“好啊，你敢诬赖我！”

“就是你没接稳打破的！”秀莲双手摸着自己的已经发烫的两边腮帮，回答家婆的声音反而提高了。“好啊，你敢嘴犟，看我不把你的嘴撕了！”说着，钱兰芝就扑上去，要撕秀莲的嘴巴。秀莲左捂右挡，拼命抵挡。

“甬打了，姆妈！打了她还伤了你的手，等亢然回来，要他写一纸休书，把这个坏女客休了！”亢英边拉钱兰芝边说。

“好，我要亢然把你休了！”顺着龙亢英的话，钱兰芝指着秀莲，狠狠地说。

听到钱兰芝母女的唱和，秀莲愣住了，她失神地想着，家婆和姑姑太狠毒了，不仅栽诬我，踢我，打我，还要老公丢弃我，老公是孝子，不可能不听她妈的话，难道，难道我就没有路可走了……不，不，就是要死也不能死在她们面前！——这么想着，秀莲的眼里虽然冒出了辛酸的泪水，可不知从哪里涌出一股力量，促使她霍地站起来，冲向门外。

冲到门外后，秀莲突然想到，老公昨夜讲过，

福主菩萨专门除暴安良，救苦救难，我该去求他老人家。于是，跌跌撞撞，踉踉跄跄的秀莲跑进福主祠，跪在福主菩萨的跟前，泪水像决堤的河水一样泻下，嚎淘大哭声迅速响彻了福主祠的大堂。她边哭边诉，哭泣声和控诉声从福主祠内传到福主祠外，引来了越来越多围观的人。

“福主菩萨呵，我的老公说你专门除暴安良，救苦救难，那你老人家显显灵，显显灵，救救我韩秀莲吧！呜呜……”

“福主菩萨，我嫁到这里7年多，虽然老公对我好，可是家婆和姑姑没有一天把我当人看。她们成天骂我、打我，要我扫地、挑水、砍柴、卖柴，我肚里怀着明惠时，家婆还逼我上龙须山砍柴，挑到镇里、城里去卖。

“福主菩萨，哪家用泥巴砖建的柴房都是用来堆放柴草的，根本不能睡人。可是，4年前，我的老公去南京读书时，明惠才岁把两岁，家婆就逼我和小明惠睡到堆满了柴草的柴房里去。4年来，我们母女俩天天睡柴房。春天，柴房的地下湿得很；夏天，柴房堆了柴草，热得很；冬天，柴房到处都透风，冷得很，可她都不准我们母女俩搬回屋里睡。呜呜……”

“福主菩萨呵，老公学成回家来，公公给他办功名酒，家婆硬是不准我参加。晚上，家婆还不准我们夫妻同房，叫我们夫妻不像夫妻的。老公对家婆讲过好多次，说我们是夫妻，就应该让我们像夫妻一样生活，可是，狠心的家婆就是不准。

“福主菩萨呵，你心明眼亮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晓，你该看到今天的茶杯就是家婆自己没接稳，掉到地下打碎的吧！可家婆和姑姑硬说是我打破的，又是骂又是打，逼我承认……她们还想要我老公把我休了，呜呜，主持公道的福主菩萨，你帮我主持一下公道吧！救苦救难的福主菩萨，你就救救我吧！呜呜呜……”

……面对着福主菩萨，韩秀莲哭了又哭，诉了又诉，一直停不下来。似乎她要把几年来积存下来的眼泪都哭干，似乎她要把几年来受到的委屈、辛酸、苦痛都倒出来。

龙亢然去到鹭洲中学，找到陈副校长一问，暂时没什么工作要他搞。于是，他马上回龙腾庄。走到半路，他忽然觉得自己等的右眼皮跳得厉害。俗话说“左眼跳财，右眼跳灾”，这民间流传的说法，不可全信，也不可不信。亢然这么想着，就加快了回家的步伐。快走到福主祠了，几个前天一起上武

华山的后生对他说：“快去，你老婆在福主祠里哭求福主菩萨！”

福主祠大堂里挤满了人。亢然不想让乡亲们认出自己，就用草帽把脸遮住，试着往人群中挤，可怎么也挤不进去。于是他放弃挤进去的念头，平心静气地仔细听起来。听了一会，他就清楚了：确实是妻子在哭诉姆妈虐待她，事情的起因好像是姆妈错怪她打破茶杯。那么，茶杯到底是谁打破的呢？得先回家去问问。这么一想，他就迅速往家里跑去。边跑边想，要弄清事实真相必须先做点调查研究，不能贸然行动。

亢然进家之前，看见小明惠在柴房里。亢然进去问小明惠，知道水生带她去一房那边看踩高跷刚回来，爷爷在后屋睡觉，婆婆和3个姑姑在厅堂里打麻将。亢然就叫明惠去把正在打麻将的瑞芬姑姑喊出来，并扎乎明惠不要说他从庐陵城回来了。明惠照办，把瑞芬姑姑引到柴房里来了。龙亢然问过瑞芬，知道秀莲在福主祠哭诉的情况没有半点假，姆妈喜欢的茶杯确实是她自己没接稳打破的。问明情况后，亢然叫她们继续回去打麻将，自己则忖量起来。忖量了一会儿，他竟然高兴起来：推翻、打倒姆妈那套的时机到了！接着，他按捺住激动的心

情，思考出了一套“方案”，并且马上按照方案行动起来。

亢然牵着明惠，把爸爸叫到厅堂里，又对正在进行麻将大战的姆妈、姐姐等人大声说：“韩秀莲正在福主祠里哭着求福主菩萨，经过了解，韩秀莲是对的，我决定去支持她！”说罢，径自背起小明惠就往外走。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丢下一句话：“现在福主祠里挤满了听韩秀莲哭诉的人，我们家的家丑就不怕外扬？！”亢然的话和行动使全屋的人都愣住了。等他们清醒过来后，亢然和明惠早就不见了。

把秀莲围了个水泄不通的人，见是秀莲的老公和女儿到了，马上自动让开了一条路，使他们得以迅速去到秀莲身边。亢然到了秀莲身边，马上挨着她跪下。懂事的小明惠看到爸爸、姆妈都跪下了，她也挨着爸爸跪下。

秀莲跪了一两个小时，断断续续哭诉了一两个小时，神志早已不清了，喉咙早已沙哑了。见到老公从天而降，并且和女儿一起陪她下跪，她心头一阵惊喜，掠过一个念头，“莫非是福主菩萨显灵，把老公叫回来帮我？”这么一想，她身上顿时来了力气，又继续向福主菩萨哭诉……

“啊哈，今年龙腾庄出新事了，新进士陪老婆下

跪了！”看热闹看了半天的龙承才，幸灾乐祸地眉开眼笑大嚷起来。龙承才一开头，各种各样的说法就都出来了。这些说法让从家里赶过来的龙秉才脸红筋胀，不知所措；也让跟着老公从家里赶出来的钱兰芝脸色发白，心里发毛：“啧啧，睡柴房4年多！”、“我家再没钱，都不会叫媳妇去睡柴房！”、“五岁多六岁的女崽也睡了4年柴房！”、“办功名酒不准媳妇到场，怪事！”、“打破一个茶杯把人家打成这个样子，好狠心哟！”、“还不是她打破的呢！”、“嘿，不让进士和老婆睡觉，就是不让进士搞他的老婆……”、“莫非要逼进士老婆去和别的男人乱搞？”、“这样的家婆、姑姑，呸！”、“听说当姑姑的还是什么副知事的老婆，呸！还不如我老婆懂事……”、“丢你们山派的脸哪！”、“岂止山派？全龙腾庄的脸都给丢了！”……

听说有这么一件事情后，德高望重的族长龙三叔公也从家里颤巍巍地撑着手杖来了。他支棱着耳朵听了一会，就把龙秉先叫到一旁，说：“秉先哪，老朽我听了半天，听出名堂来了，我看哪，是你老婆惹的祸，不怪然伢崽两公婆！”又说，“家有家法，族有族规，你一个男子汉大丈夫，行使一次家法吧，老朽我支持你！”盯着龙秉先的眼睛看了好一会，龙

三叔公又用手杖重重地点着地，一字一顿地说：“不、要、让、水、派、看、我、们、的、笑、话！”

在众人的注视下，巴不得地下裂出一条缝好钻进去的龙秉先，得到族长的支持后，马上把老婆钱兰芝拉到龙亢然夫妻和小明惠跟前，大声说道：“按族长三叔公的意思，我以一家之主的名义宣布：第一、龙钱氏要向儿媳龙韩氏赔不是，今后婆媳要和好。第二、从今晚起，儿媳龙韩氏和孙女明惠搬回家里来睡。”

脸一阵红、一阵白、一阵青的钱兰芝磨蹭了半天，还是吞吞吐吐地向韩秀莲赔了个不是。然后，用衣袖掩面逃出福主祠。

当天晚上，秀莲母女搬回原本属于亢然、秀莲的卧室。秀莲夫妇在他们的大床旁边加了一张小床，让小明惠睡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龙亢英就悄悄离开家里，雇轿子回庐陵城去了。

龙亢英走后，钱兰芝大病了一场。

《龙须山》卷一 第四章

肖君和

光阴荏苒，转瞬 7 载过去。7 年中，龙亢然的父母先后病故。姐夫赵云祥只在本县当了两年的副知事，就调往外省。姐姐龙亢英随夫前往后，再无消息。龙亢然热心教育事业，勤勉工作，逐渐成为人们说起都会翘大拇指的名师老。他的家还安在龙腾庄，因为目不识丁，但长于稼穡，喜爱稼穡的妻子韩秀莲坚决要求留在乡下。她在长工韩水生的帮助下，很好地经营着公公龙秉先传下来的十二、三亩地。7 年过去后，小明惠在她父母的精心培育下，长成了一个脸庞红润亮丽，声音清新悦耳，有了几分成人模样的俊俏少女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远近闻名的裴裁缝突然心急火燎地来找龙亢然，说是要替须玉成的孙子须道厚提亲。裴裁缝之所以心急火燎地来提亲，得从须道厚的爸爸一一须从峦的 10 余年辛苦遭逢说起。

10 余年前的壬子年 2 月。挟着春的气息的东南风轻轻吹来，三两只报春的燕子在空中往来梭巡，石子路的两旁长满了嫩绿的小草，伫立在小草中间的杨柳，软软地摇摆着它们纤纤的柔条。1 辆马拉的轿车在石子路上行驶，它漆得锃明瓦亮，后边和左右两边都有玻璃小窗。车轱辘挺大，几乎比驾车的把式还要高。曳车的是 1 匹浑身雪白，没有 1 根

杂毛的大白马，它从头到尾约有1丈长短，从蹄到背约有七八尺高，眼如铜铃，蹄圆胸阔，煞是健壮。驾车的把式一身小打扮，显得干净利落。坐在车厢里的须从峦，今天的心情挺好，他一会儿看看左边的风景，一会儿又看看右边的风景，小声地自言自语道：“唉，大半年的坎坷，很快就要过去了！”

在过去的大半年中，须从峦确实经历过名符其实的坎坷。去年6月多，父亲须玉成的七十大寿庆寿活动搞过后，须从峦就告别家人，乘船去武昌。到武昌后，他作为已经出过钱，指分湖北的候补知县，径自去湖广总督署，询问捐纳知县有无缺可补。总督署一官员脸上露出明显的鄙薄神情，阴阳怪气说：“呵，又一个用钱买官的酒囊饭袋！过几天再来看吧。”此话让须从峦好生难过，心想：这官员太小看人了！我读了几年学塾后，又读过中学堂。早在读经馆时，学塾先生就夸我的作文写得好。读中学堂时，我的作文经常被先生当作范文，在课堂上朗诵，或者贴在教室墙上。不是因为科举被废，不能走科举入仕之路了，我还不会让父亲为我捐巨款，走捐纳入仕之路呢！这官员太小看我了，得让他知道我才不是酒囊饭袋！这么想着，须从峦回江西会馆后，就写了篇《论酒囊饭袋——兼论察人之一律

化》，几天后呈交该官员。该官员阅后，脸上有了笑意，就开函叫须从峦去京接受引见。

通过引见，须从峦朝拜过小皇帝宣统而回省择县赴任时，却来了不测风云：革命军攻占总督署。不久，革命军与清军在武汉地区激烈交战。大势未定，一切工作停摆，从峦只好请耿人、从凤代他打探消息，自己则回乡等待。……

几个月后，耿人来信，称“民国成立，清帝退位，大势已定，都督府要人手”。接到信后，从峦马上动身。赶到过去的总督署而今的都督府，他领到了盖着“中华民国湖北省都督府”大印的派遣书。在耿人家歇了一夜，他就赶往指派的地方麦城。

须从峦乘坐的马拉轿车天蒙蒙亮出发，经过将近1天的时间，终于在麦城停下了。此“麦城”不是关云长败走麦城的那个麦城，而是湖北省管辖的位于湘鄂赣3省交界处的1个小山城。与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殉难地一一九宫山相联的幕阜山，横贯在麦城的南部和东南；发源于幕阜山的陆水，经过麦城西部而逶迤地向北流去。须从峦一下车，就看到了屋顶上飘扬着五色旗的麦城县政府。他一手提着皮箱，一手提着行李卷进了县政府。找到年约四十二三，穿蓝色长袍紫色马褂，戴紫色瓜皮帽

的县知事黄正北。黄知事问明了事由，察看了他的派遣书，就露出无奈的表情说道：“我们这里的知事无缺可补，您只能以差委对待。再说，我们这里和许多地方一样，已经实行自治，上面来的指派，我们可以听从也可以不听从。”稍停片刻，见从峦的神情有点不悦，就用商量的口吻继续说：“人出来都想做点事，我看您也不例外。是否就留在本府做点事呢？”从峦肯定地点了点头。看到从峦已经同意留下来做事，黄知事的脸上绽出了微笑，进一步说道：“本府设民事、财政、司法、实业四课，现民事、财政、实业三课都有人了，就差司法课没人。您来当司法课长吧。”从峦面露得难神色：“我没学过司法啊！”黄知事鼓励他：“现学啊！您年青，学什么都容易！虽说司法课得掌管治安、诉讼、审判、监狱，可在我们这个小地方，主要就是管管治安。而且，管治安的还有县警察分署，署长何松带过兵，打过仗，人也厚道，依靠他，何愁管不好治安？！”在黄知事的鼓励下，须从峦当上了司法课的课长。

没过两天，须从峦就了解到，“司法课没人”的原因是没人愿意到司法课工作。之所以没有人愿意到司法课工作，是因为幕阜山出了一伙以郑阎王郑起雄为首的强人，时不时会来麦城滋扰，甚至明火

执仗，打家劫舍。在那伙强人面前，何松手下那几个警察，那几杆“汉阳造”，只有挨打之命，没有还手之力，治安怎么能够搞好？！……了解到这些情况后，从峦曾经想打退堂鼓，辞职不干，可是，进一步的了解又使他知道，郑阎王也不是那种无端滋事，什么理也不讲的人，相反，他有点像泸水一带的丐帮头子镇山虎刘理大，既豪强霸道，又好讲个这样那样的“理”。既然如此，对付郑阎王的办法还是有的，跟他讲道理，以理让他心服就是一种办法。这么一想，须从峦便打消了辞职不干的念头。

须从峦出任司法课课长还没满一个月，麦城县就出大事了：趁裕记杂货店老板何志裕去武昌办货未归，郑阎王带人把何老板的老婆何太太，以及5个未成年的子女，掳到他的山寨去了。临走时，在店门上贴一字条：“拾天内拿壹千两黄金来赎，否则撕票”。何老板从武昌一回来，就面如死灰，气急败坏地来报官，哭求黄知事救他一家大小，说：“我就是倾家荡产也拿不出1百两黄金，怎么出得起1千两黄金？！只有求父母官相救了！”黄知事马上把何署长和须课长找拢来商量，看怎么办。何署长两手一摊：“我没有办法，我手下只有几个人几杆枪，怎么也打不赢郑阎王！”黄知事把眼光移到须从峦身

上。须从峦感受到了，却没有说话，他思忖着：父亲总是告诫我，要当好一方父母官，为黎民百姓做点好事，现在正是给百姓做好事的时候了；我这次不出面的话，黄知事肯定会看不起我，而且，他会说我无用，撵我走。我可不同于何署长，他是这里的老熟人，熟人熟事好说话，拿不出办法也无所谓，我是新来的就不同了，得挺身而出才行！……然而，如果郑阎王不像传说的那样好讲个理，如果他一味蛮横胡来，那可就危险了，说不定会把命搭上！”

须课长，你有办法吧，讲讲看。”黄知事见他蹙眉思索在想事，就点将了。这“点将”之言，在须从峦看来就是一种激励，他心头一热，决定豁出去：“黄知事，听说郑阎王做坏事也要找理由，好讲这样那样的‘理’，我就去他的山寨一趟，看能否说动他，使他回心转意……”。

两个警察陪须从峦到了郑阎王的山寨门口。须从峦嘱咐好警察在这里等候他，就径直向山寨大门走去。说明来意后，两个强人用黑布条把他的眼睛包扎好，领他经过七弯八拐的山路，进入郑阎王的议事厅。强人把他眼睛上的黑布条解开后，从峦惊奇地发现，坐在他对面太师椅上的，是个一生长袍马褂的白面书生。初看起来，这个白面书生与一般

白面书生无异，但是，只要稍为留意一下，就可以发现他的目光是何等地飘忽不定，变幻莫测：一会儿阴森，一会儿明朗，一会儿凶狠，一会儿又透出几丝善良。白面书生叫须从峦在他对面的一张太师椅上坐下，又盯着须从峦看了半天之后，就自我介绍他是人称“郑阎王”的郑起雄，原为穷秀才，后因时运不济，落草为寇多年。须从峦也礼尚往来，作了自我介绍。

自我介绍后，须从峦就单刀直入地问“郑阎王”郑起雄：“郑先生，您与何志裕何老板有仇吗？”郑起雄眯起眼睛看了须从峦一会，微微一笑：“呵，官府的人称我为‘先生’，我很高兴。这么着，我也称您为‘先生’”，稍停，他就正式开始回答：“须先生，我郑重地告诉您，我与何老板没有仇。”须从峦问：“您与何老板没有仇，那您为什么要绑架他的老婆和儿女？”郑起雄回答：“要钱，我的百把号人马要吃要喝要乐就要钱！”须从峦说：“据我了解，何老板至多只拿得出二、三十两银子。”郑起雄笑答：“那就叫他拿 30 两银子来好了。”须从峦问：“那你为什么漫天要价？1 千两黄金与 30 两银子，可是一个在天一个在地，相差 10 万 8 千里！”郑起雄的回答叫须从峦吃惊：“我要 1 千两黄金，其实是冲着你来的！”

“须从峦赶紧问：“说具体点。”郑起雄的回答却慢条斯理：“叫他拿出 30 两银子，他就不会报官了。他不报官的话，你这个司法课长就不会来了。”须从峦又问：“那你叫我来干什么？”郑起雄笑答：“接受我的修理。”须从峦迷惑不解：“为什么要修理我？”郑起雄收起了笑容：“任何一个外来的官都要接受我的修理！因为我恨当官的！”紧接着，郑起雄摆谈了自己的遭遇。

原来他有一个美貌恩爱的妻子，县太爷趁他赴考未归，将他妻子强奸。蒙辱的妻子留下用血泪写成的遗书自尽了。他回来后，在堂兄的帮助下把县太爷杀掉。报仇雪恨后，又经过几番曲折，才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落草了。……

听完郑起雄的讲述后，须从峦说：“我对郑先生的遭遇深表同情。可是，你夫人的死与我有何干系？”郑起雄答：“夫人死去十多年了，与后来到任的官员确实没有什么干系。不过，天下乌鸦一般黑，当官的大同小异差不多，不加以修理就不行。”须从峦微笑着问：“那你准备怎样修理我？”郑起雄于是似笑非笑地对须从峦说：“我要让你这个当官的知道，人家叫我‘郑阎王’，是因为我对为富不仁的富豪和残害百姓的官们，心狠人更狠。”郑起雄霍地站起来，

用阴森森的目光逼视着须从峦，大声武气地说道：“凡是被我修理过的官们都不敢再害百姓，黄知事是这样，何署长是这样，但愿你须课长也是这样。”不等须从峦回答，他就拍了 3 下手掌。

掌声未落，就有十多个人高马大的壮汉涌入这间议事厅，并整齐地站在郑起雄的两旁。郑起雄指着须从峦，对站在左边第一个位置上的大汉说：“洪哥，按老规矩，你替我修理他！”顿时，议事厅一片欢腾。“修理！”，“修理！”……议事厅在欢呼“修理”的声浪中摇晃。须从峦还没回过神来，就被洪哥一拳打翻在地，眼前一黑，便什么都不知道了。

须从峦醒过来的时候，已经是在自己的床上了。他感到自己右边胸脯，传来一阵阵的隐痛。坐在床边的黄知事告诉他，他的两根肋骨被打断了，千万不能乱动。黄知事又告诉他，是郑阎王郑起雄的人把他包扎好，用担架抬出山寨的。黄知事还说，他的伤处包了郑阎王给的跌打接骨草药，这种跌打接骨草药十分灵验，包上它，不出一个月，伤就会好。

第二天，郑阎王的人来麦城收了何志裕老板 30 两银子，便把他的妻子儿女放回家来。何老板知道是须课长用身体作代价，换得自己妻儿的被释放后，就三番五次地看望须从峦，千恩万谢，磕头作揖，

送东送西，使须从峦感受到了一种因为做过好事，而得到人家感激、酬谢的快感。

1个多月后，须从峦的伤好了，虽说气候变换时，胸脯还会隐隐作痛。伤好以后，他就努力配合黄知事以及其他同事工作，赢得了黄知事和同事们的良好感和赞扬。他有时也会百感交集地忆起郑阎王郑起雄，甚至还想再见见他，和他深入交谈一下，当然，不是让他再来“修理”自己。可是，不知是什么原因，郑阎王和他的人马一直没有再出现，有人说他已经移师到九宫山那边去了，有人又说他和他的的人马已经被革命军收编了……

4年后，针对官产、商产不分，不少官员借政局混乱而化官产为商产、私产的现象，都督府成立省清理官产处，对官产进行清理，登记在册，加以保护。通过李耿人的政界朋友的举荐，须从峦被调到清理官产处任登记员。

经过一天的马车颠簸，须从峦在傍晚时分到达武昌。初上的华灯把大街照得通明透亮；各种颜色、型号的汽车高鸣着喇叭，在大街上缓缓移动着；穿着长袍马褂、长袍马甲、西装革履、中山制服、各款旗袍……一言以蔽之，穿着各式服装的男男女女或匆忙或悠闲地过来过去；人力车、黄包车被车夫

们拉着，灵活地在车队、人流中穿行。看到久违的大都市夜景，想到昨夜还在只有三两盏暗淡街灯的小山城，须从峦满心高兴，又满腹感慨：经过4个年头才有今天，不容易呵！

搭火轮过长江后，须从峦雇了一辆黄包车。按照所给的地址，黄包车夫很快就把他拉到了李耿人家门口。李耿人夫妇与须从峦这位兄长寒暄过后，就把他领到马路对面的一家小馆子里吃晚饭。须从凤负责点菜，她点的四菜一汤都很合哥哥的口味：鲜笋炒腊肉、清蒸武昌鱼、荷叶粉蒸肉、宫保鸡丁、清炖肚子汤。李耿人要了一瓶红葡萄酒。酒过三巡，话匣子就拉开了。从峦把他这几年在麦城的经历，特别是被郑阎王“修理”，闹得旧伤在身，不时复发的情况，向妹妹、妹夫倾诉了一番。从峦的倾诉引起了耿人夫妇的注意。耿人边劝菜边说：“省城不会有郑阎王郑起雄那样的，咋个说呢，土匪？杆子？绿林好汉？但是，省城的复杂绝不亚于麦城，依我看，可能比麦城那个小山城复杂得多！特别是现在官场……我没在官场混过，可听人讲得多，人说‘官场险恶’，我看不会是空穴来风，得注意呵！”从凤也说：“哥，在官场，脑袋瓜得灵活一点，可不能太实心眼！”。耿人还接着从凤的话茬，半开玩笑半

认真地说：“峦哥，太实心眼了，还会有人’修理’你！”。

第二天一早，在耿人家吃过早餐后，须从峦带上行李，雇了辆人力车，去省清理官产处报道上班。

省清理官产处在汉正街一栋小楼的二楼上，有多间挂着标牌的办公室。须从峦径直敲门进了处长室。这间处长室四壁雪白，窗明几净，但陈设简单，只有一套黄色办公桌椅和两张可以坐四五个人的长条木椅。正在伏案写东西的处长，看了须从峦双手呈上来的调函后，自我介绍他姓胡，然后站起来把他带到“工业室”。工业室此处长室要大一点，有五张办公桌和五张办靠背木椅，还有一张可坐四五个人的长条木椅。胡处长把他介绍给工业室室主任姚齐生之后，就回处长室去了。着一身灰中山服的姚主任，年龄跟胡处长差不多，四十出头。他个子魁伟，长方脸轮廓分明，浓眉，大眼，眼珠黑得发亮，目光锐利逼人。把须从峦引到一张空的办公桌旁，姚主任对他作了简短的工作交代：“须先生，今后你就用这张办公桌。不过，搞我们这种工作，坐办公室、用办公桌的时候不是很多。我们的工作主要是下到工矿企业去，先调查了解，确定这家企业是官产还是商产，再对官产进行登记，登记过后便上报

都督府。”讲到这里，姚主任的语调越来越严肃：“现在有些人利用一段时间的政局混乱，化官产为商产、私产，把一些属于官产的工矿企业变成他们的商产、私产，所以，我们调查登记时，一定要实事求是地把官产和商产、私产分开来，既不能把商产、私产登记为官产，更不能把官产登记为商产、私产，让国家受损失。”

调查，登记，上报；调查，登记，上报……须从峦跟随着姚主任等同行，日复一日，月复一月地做着这些工作。一个季度过去了，大半年过去了，都没有出现什么异常现象。须从峦心想，耿人说“官场险恶”，姚主任说有人“化官产为商产、私产”，看来都是多虑的想法，用不着太在意了。然而，就在从峦产生这类想法之后，没过几天事情便发生了。

下班好一会儿了，家在武汉的同事们都匆匆忙忙走了。须从峦像往常一样，仔细地把调查材料、官产私产登记册收拾好，锁进抽屉里。然后，拖着疲乏的双脚，慢吞吞地走出省清理官产处的大门，走到街上来。当他走到一棵法国梧桐树下，停在那里的一辆黑色轿车，突然车门大开。两个黑衫敞开，露出白内衣的大汉钻出车门，一个推一个拉地把从峦弄上车。……

轿车在一家大酒楼门外停下。两个大汉把从峦推下车，又一左一右地把他押进这家灯火通明，金碧辉煌的酒楼，去到2楼的一个名叫“楚秀”的包房里。

一进包房，就有一个戴着金边眼镜的文质彬彬的中年人迎上来，自报家门姓廖，是鸿福机器制造厂的管事。又说他今晚奉王厂长之命，来请须从峦须先生吃晚饭。须从峦一看，一桌丰盛的酒菜已经摆好了。须从峦早就饿了，也不客气，就上桌和廖管事，以及那两个敞开黑衫的大汉喝起来，吃起来。看吃喝得差不多了，廖管事就开始“管事”了。他掏出手帕揩了揩满是油腻的嘴巴，又清了清嗓子，这才直奔主题说开来：“我们王厂长委派我找您须先生商量件事情。”

“廖先生请说。”来省城半年多，须从峦早就知道“求办事，请吃饭”的规矩，便随口讲道。于是，廖管事作为要求方，须从峦作为答复方进行了对答式谈话。

“昨天，你不该把鹏举人力车制造所登记为官产，更不该马上拿去上报。因为鹏举所是我们王厂长私人拿钱办的，应该是商产、私产，而不是官产。”

“鹏举所是官产的结论，是姚主任带人调查核实后得出的，而且，经过胡处长批准才上报，不会有错。”

“好了，好了，鹏举所的问题不讲了，错也罢，不错也罢，你都登记上报了。我今天代表王厂长来找你，是要求你须先生明天在鸿福机器制造厂的问题上帮个忙。”

“咋个帮呢？廖先生。”

“很简单：不管你们姚主任把鸿福机器制造厂定成‘官产’，还是定成‘商产’、‘私产’，你都给我们登记成‘商产’、‘私产’，而且悄悄地盖上省清理官产处的大印就上报。”

“咋个要这样做？……廖先生，这里没有其他什么人，你就讲干脆点。”

“好，就干脆点讲，鸿福机器制造厂是从汉阳炼铁厂属下的造铁货厂分出来的，本属官产。我们王厂长六十好几，不能当厂长了。他体魄好，精力旺，不当官府的厂长后还可以继续干，于是，他想把鸿福厂拉出来，成为商产而自己干。”

“这就是说，要我帮你们把属于官产的鸿福机器制造厂，变成王厂长的商产、私产。”

“可以这样说。须先生，怎么样？愿意帮我们王

厂长吧？”

“对不起，廖先生，我不能帮你们王厂长的这个忙。”

“这么容易的忙都不肯帮，为什么？”

“第一、我不能对不起政府……”

“什么对不起政府！如今掌控政府的王督军是我们厂长的堂伯父。管治这一方的道尹也是我们厂长的亲戚。老实告诉你，把鸿福厂拿过来的这件事情，王厂长早就对王督军和道尹讲过了，没有他们的同意或者默认，我们王厂长敢吗？……什么对不起政府！王督军和道尹就是我们的政府！你就不要杞人忧天了！”

“我，我怕姚主任和胡处长……”

“我已经说过，你悄悄把鸿福厂登记为我们王厂长的商产，悄悄盖上章去上报，不要让他们知道。万一被他们发现，我们会有办法对付。你尽可以按照我们说的去办，不要怕！”说到这里，廖管事从提包里取出一包银元，塞给须从峦，口里还说“事成之后，另有重赏”。须从峦坚决不收钱，并起身离席。廖管事和两位黑衫大汉马上拦住他。廖管事凶相毕露，恶狠狠威胁着说：“我们去麦城县了解过，听说你被一个叫郑阎王的修理过，你就不怕我们来修理

你、收拾你？！”两个大汉甚至攥紧拳头，摆出大打出手的架式。从峦见状，只好说“我回去考虑考虑”。

其实，从峦说“回去考虑考虑”的时候，已经决定不对廖管事、王厂长他们妥协。他心想：爸爸多次说过，学塾先生、中学老师也多次说过，打从大宋文丞相开始，庐陵人最讲究的是要有正气，不做亏心事。我是庐陵人，怎么能听从廖管事、王厂长他们，丢掉正气而去做亏心事？！那样一来，我这颗心一辈子都安宁不了呵！要“修理”我？“收拾”我？了不起把我打一顿！不过，只要我上下班注意和同事们一起走，你们就抓不到我，打不到我！

第二天，按照原定的工作计划，姚主任带领须从峦等人，到位于汉阳的鸿福机器制造厂进行调查，并根据它的历史沿革、投资情况等，确定它是官产企业。须从峦据实作了登记，并于次日上报省都督府。接着，须从峦把廖管事对自己的威胁，向姚主任、胡处长作了汇报。由于没有证人、证据，姚主任、胡处长只是叫他“小心注意”、“多加防范”，而没有把它作为问题公开提出来，更没有去警告鸿福机器制造厂厂方。

时间一天天过去，快一个月了，还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。须从峦头脑里紧绷着的弦开始松了。

可就在这时，出事了。

下班了，同事们刚走。须从峦也起身准备走。突然，办公室的门被轻轻推开，闪进一个人，又一个人。从峦还未回过神来，嘴巴就被闪进来的人用毛巾堵住，双手也被反扭到背后。原来是廖管事手下的那两个黑衫大汉！把门关好后，关门的黑衫大汉压低声音，恶狠狠地说：“你小子敬酒不吃吃罚酒，老子们今天就来收拾你！”反扭他双手的黑衫大汉则狞笑着说：“你以为没事了，账记着哩，今天就来算账！”两个家伙一边说一边就动手了。关门的大汉挥起双拳，对准从峦的胸脯就是一阵打鼓似的猛击，从峦立即软瘫下来。反扭他双手的大汉把从峦仰面放倒在地上，就抬起右脚，对准胸脯、腹都，不停地踩，不停地踢……昏迷后的从峦慢慢醒转过来，恍惚中他听到廖管事的声音：“别打了！留着他，今后还要他给我们办事！”……廖管事和两个黑衫大汉走后，须从峦感到剧烈地胸闷、胸痛、喉热，他艰难地用右手把堵嘴的毛巾拉开，一股鲜红的热血就汨汨地淌出来。须从峦再一次昏迷过去了……

来办公室加班的姚主任发现了受伤的须从峦，立即把他送往医院急救。须从峦的肋骨断了根，内伤严重，心肝肺均受损，医师鉴定为“重伤”。尽管

如此，有着非同一般的生命力的他又艰难地站起来了。不过，他没有再去省清理官产处上班，而是以“家务繁冗”为由辞职回乡。当然，“家务繁冗”只是个借口，真正的原因是：从峦在省级机构办公室被殴打重伤，事情非同小可，采访此事的记者接踵而来，可胡处长以“没有第三方在场”，“弄不好会影响各方关系”为理由，硬是不准从峦把真相告诉记者，连“鸿福机器制造厂”这七个字都不能出现在报纸上。有话无处讲，有苦无处诉，怒火焚胸的从峦只能萌生去意。廖管事说“留着吧，今后还要他给我们办事”，就意味着他们还要来“要求”，来“麻烦”，来“修理”，来“收拾”，一言以蔽之，来要我的命！……从峦把自己的想法对耿人夫妇一讲，就得到他俩的理解和支持。耿人说：“从峦兄，我早说过‘官场险恶’，现在该证实了吧！”又说：“你受的是心肝肺方面的内伤，不容易好全，得好好疗养，养好伤后随便找个事做，最好别去官场。”从凤说：“哥啊，你太实心眼了，没有去官场上混的命！”

因为耿人的商务事忙，抽不出身来，就由从凤陪同从峦乘船回到庐陵城，再换轿回到须扬村。

从峦的媳妇黄元秀看到从峦青白得的没有一点血色的面孔，虚弱得似乎风一刮就会吹倒的身体，

听到从峦的情况介绍，禁不住失声哭起来。须玉成大声训斥道：“哭，哭什么哭！人生总有倒霉的时候！再说，从峦做得对。换到我，也会像他那样做！”

转眼间，须从峦回到须扬村又有四五年了。在这四五年里，他得到父亲须玉成、妻子黄元秀、儿子须道厚以及须家其他成员的无微不至的照料，吃了不知多少副药，可是，他的健康一直没有恢复，身体总是时好时坏的。究其原因，一来，正如李耿人所说，心肝肺方面的内伤不容易好。而且，同一个部位，被郑阎王的打手洪哥“修理”过之后，又被廖管事的打手“收拾”，反复受伤，更难复原。二来，俗话说“忧则伤肝”。须从峦从武汉回来后，一直忧郁寡欢，闷闷不乐。因为即使离开了清理官产处，回到了世外桃源般的须扬村，从峦每每想到自己的挨打受辱，以及挨打受辱后的有话无处讲，有苦无处诉，就激愤难抑，觉得胸膛要炸开似的。而且，从峦还经常怀念当司法课课长，当官产登记员时的火热的入世生活，那些老百姓对你倾吐衷情时的信任的目光呵，那些完成任务后和同事“干杯”痛饮时的高兴劲头呵，……总是浮现在从峦的眼前，而与乡间单调冷清的生活形成鲜明的使从峦郁闷的对照。从峦甚至这样想过：即使是被郑阎王的人“修理

”，被廖管事等人“收拾”，也比现在这种无所事事，单调冷清强。

从峦的忧郁寡欢，闷闷不乐，阅历丰富的须玉成早就注意到了。他多次找从峦谈话，想引导从峦从忧郁寡欢的精神状态中解脱出来，可是几年来，收效甚微。不过，须扬村最近出的一桩事情，却引起了从峦的注意，改变了从峦的生活态度。

“春伢崽和德伢崽去大屏岭放牛时，被段村人打伤了！”

“段村人不准我们须扬村人去大屏岭放牛、砍柴，还插了告示牌哩！”

“那——我们须扬村人去哪里放牛？去哪里砍柴？”

“他妈的，段村人要我们须扬村人的命啦！”

“拿起防土匪的刀枪跟他们干去，须扬村人可不是好欺的！”……

消息、传言，以及越来越激烈的议论，把须扬村老老少少的心都搅动了。八月份的天气非常炎热，可人们的心比天气还热！有些人家已经从夹墙里取出了防土匪的火铳，有些人家在擦拭梭镖，有些人家的后生已经在磨刀……

崇德堂里，族长、房长联席会议已经到了结束

阶段。经过1个多小时的争论，须扬村须、肖两姓的族长、房长一致赞成须玉成的提议：“第一、不搞械斗，不先动手打段村人，更不准先用刀枪对付段村人。第二、派人去调查，看看春伢崽、德伢崽为什么被段村人打，段村人为什么不准我们去大屏岭放牛、砍柴？第三、用调解方式解决问题，实在不行的话，就打官司。”紧接着，族长、房长们又就“谁来承头处理”这个问题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。有人提议须玉成，理由是“须大夫德高望重，一开口讲话别人就会听”。须玉成坚决“不承这个头”，理由是自己“已经八十开外，行动不便；而且，不能拿声望去压人家”。有人提议须、肖二姓的族长来承头，可大家也认为他俩都八十多了，和须玉成一样行动不便。也有人提出其他一些人的名字，可很快又被人驳倒。……就在族长、房长们争论得不可开交的关头，须从峦推门走进祠堂来。大家都掉过头来看他，须从峦迎着众人的目光，从容镇静地说：“各位尊敬的族长、房长，您们争论的声音很大，我经过祠堂门口时都听到了。现在，我来个毛遂自荐。让我来承这个头吧。”听了须从峦的自荐，还是他的父亲须大夫须玉成先反应过来：“你给各位父老，讲讲你自荐的理由吧。”从峦不加思考，马上便说：“第一，我

在湖北清理官产处工作时，经常搞调查，经常与各种单位打交道，我在这些方面的经验，会告诉我怎么去调查，怎么去与段村人打交道。第二，我在麦城当过司法课长，管过打官司方面的事。今后，万一要打官司，我也懂得打。”从峦的话一说完，族长、房长们就异口同声说：“就是你了。”

儿子想做点事的心情，须玉成是理解的，所以，在族长房长会议上，他没有提及儿子身体是否胜任的问题。然而，回到家里，他还是把儿子叫到厅堂，认真地问他：“从峦，你给我说实话，这次承头处理和段村的纠纷，要去段村，要上大屏岭，你身体吃得消？！”从峦也认真地回答：“吃得消。爸爸你放心好了！”须玉成接着他的话茬说：“吃得消就好。不过，我还是不太放心。这样吧，我把肖汉民交给你，去段村、大屏岭，他跟你去，护着你，你有什么事要办，就叫他帮你办。”

第二天，吃过早餐。长工肖汉民带着轿子、轿夫来了。须从峦告别来送他的族长须二叔公、父亲须玉成，径直上了轿子，在肖汉民的带领下，直奔段村而去。段村就在大屏岭西边的山脚下，不到半个时辰，须从峦等人就到了。轿子停在段氏宗祠门口。对段村情况非常熟悉的肖汉民，赶忙进村去找

人。不多一会儿，他不仅找来了段村的段姓族长段族长，还找来了被春伢崽、德伢崽打伤的段二毛。进到段氏宗祠坐下后，段二毛就指着用白布包扎着，吊在脖子上的右臂，愤怒地控诉春伢崽、德伢崽。原来段二毛和春伢崽（须辉春）、德伢崽（须天德）的年龄差不多，都是十四五岁，脾气都比较火爆，以前就为小事吵过多次。前天上午，段二毛赶牛到大屏岭来放。先到大屏岭放牛的春伢崽、德伢崽，说“大屏岭是须扬村的，不是须扬村的人就不准到大屏岭来放牛”，硬是要把他赶走。他坚决不走，春伢崽、德伢崽就二打一，把他的右臂打成重伤。他痛得大哭起来，哭声引起后来上山的段村人的注意。大家边打边把春伢崽、德伢崽赶下山，又针对春伢崽、德伢崽的话插出告示牌。段二毛讲完后，段族长强调大屏岭就在他们段村旁边，自然是属于段村的。段二毛和段族长的话，使从峦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。

次日清早，晴空万里，猛烈的阳光洒向大地，很快便把晶莹的露珠吸收干净。知了一早就在村口大路两旁的高树上聒噪喧闹着，让人听得心烦。”今天又是炎热难耐的一天呵，得早点上山早点回来！”——这么想着，须从峦一早起床，胡乱地吃了点昨

夜煮好的稀饭，就坐上轿子，赶往大屏岭。

轿子在大屏岭的山脚下停住，一步之外的地上，果然插着一块箩筐大的木牌，上书几个大黑字：“禁止须扬村人上山放牛砍柴！”。肖汉民、须祖德就要去拔掉它。从峦说：“现在不忙拔，调查清楚后再拔也不迟！”讲罢，从峦就迈开脚步往山上走去。因为一看就知道，这么既陡又窄的山路，轿子是上不去的，而且，许多地方根本就看不到路。留下老一点的轿夫看轿子，年青轿夫须祖德就陪须从峦和肖汉民上山。肖汉民拿着柴刀在前头开路：在他的大刀阔斧的砍伐下，拦住人们脚步的荆柴、柈杞、狗辣、米辣、辣篷、长杆茅草，纷纷倒下，并被扔到路的两旁。尽管如此，不多一会儿，须从峦的千层底黑白布鞋和蓝绸子裤脚，就被茅草、辣条打湿了。再过了不多一会儿，虽然须从峦戴着草帽，又有须祖德的不时的搀扶，可他还是满头大汗，脸色发白，嘴唇发乌，白府绸衬衫被汗湿透而沾在背脊上了。即使是须祖德用双手搀扶着，须从峦也走不动了。肖汉民只好喊“歇歇再走！”……就这样的向上走一段，歇一会；再向上走一段，再歇一会儿；再向上走一段……一连走走歇歇地歇了十多二十次，用了一个多时辰才上到大屏岭的顶部。须从峦

再也支持不住了，他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张开口，不断地喘气；又接过汉民递过来的装满水的葫芦，一猛喝了几口，就仰面倒地，昏迷过去。有经验的汉民拿起从峦的右手，摸了摸脉，说声“不要紧”，就和祖德一起把从峦抬到一棵松树树荫下，又折下小段满是松针的松枝，当扇子给从峦扇风。

在汉民和祖德的悉心照料下，从峦慢慢苏醒了，精神也慢慢好转了。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然后用右手支撑着地站起来，戴上草帽，慢慢地踱步，慢慢地察看，又前后左右，由近而远地眺望，再眺望。忽然，他眼睛一亮，情不自禁地自言自语起来：“不能失，决不能失掉大屏岭！”原来，他登高望远发现，向东看，须扬村通过几个波浪般起伏相连的小山包，而与大屏岭紧紧相连；向南看，大屏岭又与龙须山连成一体。从这个发现出发，从峦又想到，风水先生认为一村“生气”的来源，在于村落所倚之山应该来脉悠远，起伏蜿蜒。根据风水先生的这个说法，我们须扬村“生气”的来源就是大屏岭，以及与大屏岭连成一体的龙须山。如果失掉大屏岭，我们须扬村就不可能与“来脉悠远，起伏蜿蜒”的龙须山相连接，就不可能倚靠它的“来脉悠远，起伏蜿蜒”而具有永远不断、不尽的生气。所以，我们须扬村

决不能失掉大屏岭！

从峦把目光从须扬村、龙须山，收回到大屏岭上。突然他发现：由于大屏岭与龙须山连成一体，所以它本身也起伏连绵，既像是自天而降，又像是万马奔腾，形成了一种气势庞大的来龙之势。而且，与强大龙势同在的不是峦嶂的杂陈，而是层峦叠嶂，罗列有致，层层屏帐护卫着的又恰正是强龙主脉。从峦顿时想到他从麦城黄知县那里借来看过的《葬书》。眼前大屏岭的景况，多么符合晋朝人郭璞在《葬书》中说明的葬地风水特点呵，“来龙有势，发脉悠远”，“屏帐罗列，远近有致”，“土高水深，郁草茂林”……记得《葬书》中有这么一句：“人受体于父母，本骸得气，遗体受荫。”如果爸爸和我百年之后葬于此大屏岭，我们的骸骨就能得到生气，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就能得到荫佑！唉呀，于公于私，大屏岭都不能丢失！虽然段村就在大屏岭的西边山脚下，我们也要想办法把它夺过来！从峦一高兴，甚至对汉民说：“我多想百年后歇在此地呵！”

就在从峦为自己的发现感到无比高兴时，天色陡变。乌云从四面八方翻滚而来，太阳被迅速堆积起来的灰黑色的云团、云块、云片埋葬了。狂风把周围的小松树吹得东摇西晃，把地上已经枯萎的杂

草吹得漫天飞舞，也把从峦戴着的草帽“呼”的一下吹走了。一道雪亮的电光在墨黑的天上闪了一下，一个烈雷在头顶的空中炸响，紧接着大雨倾盆而下。从峦、汉民和祖德先是佝在松树底下躲雨。后来，汉民提醒，“在树下躲雨，会遭雷劈电打”，3个人就转移到又矮又密的丛林中去。可是，荆柴、辣篷、茅草之类组成的丛林怎么能避雨呢？他们3人很快就成了“落汤鸡”！从头到脚都湿透了！肖汉民、须祖德是经常风里来雨里去的人。对于他俩来说，这场雨只是“小意思”。可对于从峦这个时好时坏的“老病号”来说，就不是什么“小意思”了。因为淋了这么久的他，身上已经开始发冷了！然而，祸不单行，倒霉的事还在后面。

雨停了，雨水冲洗过的下山路，滑溜溜的。有些石头，它们底下的泥沙已经被山上下来的水流冲擦一空，成了虚摆在山路上的“隐患”。从峦就遭遇到了这种“隐患”：他下山下到半山腰时，脚不小心踩在这么一块“隐患”石头上；石头“哗啦”一声顺着山路滚落下去，他也一趔趄摔倒在地，骨碌碌地跟着石头滚下山去。汉民、祖德在一条山沟里找到了从峦。这个时候，衣服被划出几大个口子，胳膊正在淌血的他已经昏迷不醒了。

须从峦因为去大屏岭调查而受伤的消息，很快就传遍了须扬村。族长，房长，许多叫得出名字或叫不出名字的父老乡亲都来看望他。在乡亲们的看望中，从峦醒过来了。他讲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不能失掉大屏岭！”众人离去后，从峦又兴奋地对父亲讲到他在大屏岭上的发现，以及不能失去大屏岭的理由。须玉成仔细听过后，默默地点头，再点头。

几天后，须扬村再一次在崇德堂里召开族长、房长联席会议。在会上，还没有完全复原的须从峦，向族长、房长们作了汇报，并就“与西村人的关系”，“大屏岭的归属”等问题谈了他的3点看法：第一点，春伢崽、德伢崽先欺侮、先打伤人家段村的段二毛，因此，春伢崽和德伢崽要向段二毛赔礼道不是。我们须扬村人不要不分是非，一味地帮春伢崽、德伢崽讲话。第二点，段村人说大屏岭挨近他们村就是他们的，这一点我们不能同意。大屏岭关乎我们须扬村“生气”的来源，关乎我们须扬村子孙后代的发展，我们要通过官府，把大屏岭要过来。第三点，段村挨近大屏岭，段村人也离不开大屏岭，这一点我们要看到，并且要体谅人家。因此，决不能不准段村人上大屏岭放牛、砍柴。从峦详细解释了他的三点看法之后，族长、房长们就一致表示同意，并

且委托从峦就“大屏岭归属”问题，去与官府交涉。

会后，须从峦陷入到深深的思考中。他知道，“大屏岭是须扬村‘生气’的来源”之类说法，只是民间的风水先生主张的说法。它们是上不了官方的议事桌面的。为了说明大屏岭是属于须扬村的，应该另外找到一些理由才行。那么，这些理由是什么呢？从峦绞尽脑汁终于想到了三条：第一、须扬村是由东南西北四方山岭自然围成的地理单元，大屏岭是四方山岭中的西方山岭，因此大屏岭是须扬村这个地理单元的一部分。第二、自古以来，大屏岭就是须扬村的牧场，须扬村的牧童都是在那里牧牛的。第三、须扬村的耕牛养得好，就使得须扬村的田作得好。须扬村的稻谷生产在泸水县享有盛誉，这与大屏岭作为须扬村的一部分是分不开的。正因为如此，如果失去了大屏岭，须扬村稻谷生产就上不去，官府的税收就会受到影响。想好理由后，从峦就兴高采烈地叫儿子道厚把墨磨好，自己则去厢房内找来毛笔和宣纸。坐定，蘸墨，挥笔，不到半个时辰，一篇请求明示“大屏岭属须扬村”的《须扬村呈泸水县政府文》便写好了。

须玉成以及一些族长、房长传阅过《须扬村呈泸水县政府文》之后，都说这篇呈文写得好，没有

需要修改的地方。第二天，须从峦就在肖汉民的陪同下，坐上轿子，去县府交了呈文。本来，须玉成认为他的身体没有好，不让他去县府，可是他坚持要去，说“如果见到张知事，我就当面讲一下再交”，这么一来，作父亲的也便不好阻挡了。

在此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，从峦不顾自己身体状况的越来越差，又风尘仆仆地去过5次泸水县府，包括3次当面向县里张知事详细陈述。

中秋节刚过不久的一天中午，泸水县府终于差人送来了认定“大屏岭属于须扬村”的公文。族长须二叔公接到公文后，马上拿来给须玉成、须从峦父子看。须玉成让儿子先看。从峦眯起眼睛，定定地看了公文半天，就惨然一笑，嘴里说着“终于成功了”，身体却一偏一晃地栽倒在地上。

须从峦这次倒下后，就再也没有从床上起来了。他成天的萎靡不振，面色青白，气短口渴，心烦意乱。有时还神志昏迷，四肢厥冷，冷汗淋漓，气息微弱，嘴唇发乌，指甲发紫。更有甚的是，间或大口大口地吐血，夹杂着粉色泡沫、痰液的鲜血，殷红殷红的，好叫人胆颤心抖！……须玉成托人请了好多个郎中来诊治，开了好多付药吃，都没有明显的效果。最后，须玉成出重金，将泸水西医诊所的

名医曾大夫请来，可他用听诊器叩诊了半天之后，还是轻轻摇头，自言自语：“积重难返，无力回天……”。须玉成听到后，忙问：“为何这样说？”曾大夫连答带问：“病人多次内伤，历经多年未愈，近来又受重挫，可是这样？”曾大夫对从峦的病因、病况洞若观火，须玉成无言以对，整个人都泄气了。

曾大夫走后，族长须二叔公来找须玉成，避开从峦才开口：“老朽有个建议，马上给从峦的崽娶亲，一来冲喜，冲掉从峦身上的鬼气。即便没有用，也使从峦了却一桩大的心事……”。族长的话还没说完，须玉成就拍着自己的脑袋：“嘿！这么重要的事我都没想到！”须师老一离开，须玉成马上叫肖汉民去泸水县电报局，给女儿、女婿发电报。

收到电报后，耿人因商务缠身走不脱，从凤便急如星火地赶回泸水须扬村。见到女儿后，须玉成三言两语把情况介绍完，便开门见山，要见多识广的女儿给侄儿道厚相个媳妇。从凤略加思考，就笑着说：“爸爸，这好办。把我们龙腾庄的龙明惠娶过来就行了！”接着，从凤详细介绍了明惠的爸爸龙亢然和龙明惠的情况：龙亢然是李耿人少年时代的朋友；他从有名的南京优级学堂毕业，现在是泸水一带的名师老；龙亢然夫妇正派贤惠，教出来的女儿

也正派贤惠；龙明惠才貌过人……从凤一番话，把她父亲说得眉开眼笑。须玉成边笑边说：“从凤呀，听说龙须镇街上的裴裁缝是有名的‘七十二餐半’，快成‘活菩萨’了，是不是请他做媒？”从凤像突然想到似的问：“爸爸，这事要不要给哥哥和姆妈、二妈、三妈说说？”须玉成依然笑着说：“不用了，我定的事情，他们都不会有意见。”停顿了一下，他又说：“就去请裴裁缝做媒吧，不过，这种事情最好由你三妈和林桂枝出面。”从凤把爸爸的想法对三妈须三太、虔娘娘林桂枝一说，她们欣然同意。

第二天，须三太、须从凤和林桂枝一起去龙须镇找到裴裁缝。裴裁缝一听说是给远近闻名的须大夫家做媒，顿时笑逐颜开，马上答应，说：“明天是礼拜天，我去走一趟龙腾庄！”

《龙须山》卷一 第五章

肖君和

在龙须山一带，众人百姓都把媒人叫做“七十二餐半”，意思是说，媒人做媒期间，要同男女双方人家多次接触，要吃多达七十二餐的饭，才能成事。“半餐”则是在成事之后的迎亲时，媒人再喝一碗茶，吃三个熟鸡蛋就得返回来。一碗茶，三个鸡蛋不能

算一餐，只能算半餐。加上成事之前的七十二餐就是“七十二餐半”了。在龙须山一带，众人百姓还把有名的媒人叫做“活菩萨”，意思是说，这个媒人已经成功地做了二十八次媒，已经成事了二十八次，去世后就可以成为菩萨。

裴裁缝生性热情，热心于婚龄男女之间的牵线撮合，加上他已经五十出头，举止沉稳耐心，为促成一桩婚事，往往会在男女双方之间走串十多二十次。所以，老表们都说他最称职的媒人。他口齿伶俐，善于根据男女之间的不同情况而因势利导，因而，他一当媒人就后来居上，短短的几年内，便促使 27 对男女青年走进了婚姻殿堂，成就了百年之好。所以，老表们都说他快成“活菩萨”了。须三太、须从凤和林桂枝来请这个快成“活菩萨”的人做媒时，他特别高兴。他想，须玉成和龙亢然都是龙须山一带最有名的人，由我把他们两人撮合成亲家，我的名声必然大振，我的第 28 次媒就不是一般的第 28 次媒了，我这个“活菩萨”就不是一般的“活菩萨”了，嘿，做成这次媒之后，说不定龙须山一带的媒人、媒婆，都要听我的！我就是这个行业的头儿！

可是这一次，裴裁缝的种种愿望没有实现。

裴裁缝讲到他是来给须玉成的孙子须道厚做媒

时，龙亢然心里咯噔了一下，头脑里电光石火般地掠过十多年前，小道厚久久地拽着父亲衣角的情景，甚至忆起他一度产生的要给道厚、明惠订“娃娃亲”的想法。可是，尽管这样，他还是微笑地拒绝裴裁缝的做媒要求：“谢谢您的好意。不过，我女崽才十三四岁，还没到谈婚论嫁的年龄。”裴裁缝不死心，说：“龙师老，十三四岁是小了点，可是，也不是不能出嫁啊！龙须镇的刘家福、韩家村的韩天虎就由我做媒，把他们刚到十二岁的女崽嫁出去了。关键要看嫁到什么人家。女崽嫁到好的人家，就会早嫁早享福啊！龙师老，我介绍你女崽嫁过去的须家，可不是一般的人家！须家的老者须玉成是前朝的荣禄大夫，官居一品哪！须家还好有钱，你晓得吗，庐陵府九邑祠修复时，须玉成一个人就捐助了几百两黄金！……”碍于面子，龙亢然耐着性子听裴裁缝的胡扯，可听到后来他还是忍不住打断他的话：“裴师傅，你甭讲了，我们平民百姓高攀不了达官贵人！”稍停，他又扳着脸说：“我们不是趋炎附势、追金逐银的人，官位、爵位越高，钱越多，我们越不感兴趣！裴师傅，你找错人了！”亢然一讲完，又做出了送客的姿势。裴裁缝只好快快离开龙亢然家。

以后，不灰心的裴裁缝又找了龙亢然几次。可

是，亢然一点也不买他的账，甚至让他吃闭门羹！

裴裁缝失败后，须玉成又叫他女儿出面去说服龙家。须从凤接到父亲交给的任务后，先去龙须镇，就“龙亢然怎么拒绝须家提亲”这个问题，详细请教了裴裁缝。然后，她回龙腾庄，在老屋住下来。住下来后，又向邻居打听龙亢然家的情况。经过周密的思考，她决定“迂回前进”，先接触龙亢然的媳妇韩秀莲。

须从凤着了一身素洁的淡蓝色旗袍，提了一盒红纸包好的糕点，悄然来到龙亢然家。只见农妇打扮的韩秀莲正在屋前的小菜园里种菜，一个看来有四五岁的女崽则在菜园旁边的一张竹席里哭闹着。“表嫂，我来看你啦。”从凤说着，把糕点放在屋前的一张小石桌上，把哭闹着的女崽抱起来：“这是明惠的妹妹吧？叫咋个名字？”秀莲顺口答道：“她是明惠的妹妹，叫明恕。”答完后又怔怔地看着从凤：“你是？……”。“表嫂，你忘啦？我是李耿人的老婆须从凤呀！”须从凤一讲，韩秀莲就记起来了。紧接着，两个女人就从龙明惠在鹭洲中学读初中一年级，须道厚高小毕业后准备去汉口当学徒谈起，一直谈到前两天裴裁缝做媒不成功。须从凤相机问韩秀莲：“为什么龙师老没有详细了解，就把裴裁缝

撵走？”韩秀莲答：“我老公从小贫苦，我也是，小时候还讨过饭，裴裁缝却在咱们面前大谈你家老者‘官居一品’，‘捐过几百两黄金’，我老公就认为，咱们家和你们家不是一类人，打不了堆……”听到韩秀莲这样讲，须从凤果断地打断她的话：“其实，裴裁缝没讲全，我家原先也很苦，我爸爸小时候也和你一样，当过叫化子，讨过饭。”韩秀莲惊喜地问：“真的？！”须从凤说：“当然是真的。须扬村的老者们都知道。”听完须从凤的话，心直口快的韩秀莲马上说：“等我老公礼拜六回来，我就对他讲。我老公也不是死心眼……”须从凤笑笑，说：“表嫂，那我下个礼拜再来，听你的好消息。”

过了一个礼拜后，须从凤准时来找韩秀莲。韩秀莲不好意思地说：“妹侄，我给我老公说了。他的心眼有点动了……不过，他又要你哥亲自来。他，他讲什么‘那是咱们两个男人之间的事情’……”须从凤犹豫道：“家兄早就重病在床，他咋个来得了？”韩秀莲听了，不知道怎么回答，只好默不作声。

须从凤对他父亲一说，须玉成想也不想，就接着从凤的话说：“从峦不能去，我去！”须从凤又赶回龙腾庄，把她父亲要来的消息告说韩秀莲。韩秀莲说：“明惠和她爸爸每个礼拜天都在家里过，礼拜

天来碰得到。”

听到须玉成要来的消息，龙亢然有点震惊。这倒不是因为须玉成是荣禄大夫，曾经“官居一品”，也不是因为须玉成在汉口开了几个大商铺，富甲泸水，乃至庐陵。官高又怎么样？在亢然看来，官民都是平等的，更何况，现在早已是民国了，清朝时代的官位、爵位都作废了。钱多又怎么样？在亢然看来，丰衣足食就行了，大可不必“富甲一方”。龙亢然震惊的是，龙须山一带的人都知道，须玉成已经是八十二、三的人了，为着孙子的婚姻，他竟然亲自出马！这件事情的本身就令人感动！——龙亢然这么一想，就叫韩秀莲和明惠把厅堂里的桌椅板凳抹一下，把茶水准备好。

龙亢然和韩秀莲已经在大枫树下等了一个多小时了。忽然，从福主祠那边来了一付轿子。轿子旁边走着的须从凤，已经发现并招呼龙亢然和韩秀莲了。轿子走到大枫树下停住了。须玉成掀开轿帘，走出轿子。他着蓝色皮袍紫缎子马褂，戴黑缎子瓜皮帽，虽然动作有点迟缓，须发眉毛已经灰白，但他清癯严肃的面容，炯炯有神的目光，还透出一种不服年老的英气。不待从凤介绍，一身蓝布长衫的龙亢然就迎上去。两人抱拳作揖后，就在亢然的引

领下向前走去，从凤则紧走几步，上来搀扶住父亲。

来到亢然家里，坐定，呷茶，寒暄了几句之后，急性子的须玉成就开门见山谈“正题”了。亢然的对答也不“跑题”。韩秀莲听他俩交谈了几句，就拍拍从凤的肩膀，邀她到厢房里去闲聊。

“龙师老，不好意思了，本来您要犬子来，……可是，来的却是老朽，他的父亲……”

“听说令郎病了？什么病？”

“说来话长”，须玉成开了头之后，就把须从峦怎么被郑阎王“修理”，怎么被廖管事“收拾”，怎么又在大屏岭跌伤等等事情，详详细细地告诉龙亢然，末了他这样说：“犬子须从峦得的是死脑筋不转弯的病，您看是不？”

“那一——令郎的病与您老要给孙子娶媳妇，这两件事有什么关系呢？”

“我请过好几个郎中给犬子看病，他们都说犬子积重难返，病入膏肓，不久于人世了。有人就对我说，给你孙子结婚，冲个喜，你儿子的病就会好。犬子也对我说，他最大的也是最后的愿望，就是看到他的独子道厚，能够在他闭眼西去之前娶亲。……冲喜之说，我才不信！不过，犬子的话说到我的心上了。因为犬子的愿望也就是老朽我的愿望，我过

年就是八十三岁了，哪有不盼望孙子结婚之理？……”

“须老伯，那您咋个找我家？咋个找我家明惠？”

“龙师老，俗话说‘鱼找鱼，虾找虾，乌龟我找王八’，我们两家很相同嘛。我祖上都是作田的，我自己小的时候还讨过饭。以后才时来运转，有番新景象。我的小女从凤早些年嫁到你们龙腾庄，姑丈就是你少小时节的朋友李耿人。他们两个经常讲到您龙师老一家，说我们两家很像，有缘分。他们还说到，龙师老您的姑娘明惠和我的小孙子道厚有缘分。”

“从哪些地方看出有缘分？须老伯，您说说看。”

“据老朽所知，第一，他们两个年龄上投缘，您的小女明惠生于己酉年间，我的小孙道厚生于戊申年间，‘男大一发’嘛，正好。第二，您的小女明惠正读中学堂一年级，我的小孙道厚高小学堂毕业，准备去汉口跟他姑父学财会，两人文化上相近。第三，我的小孙道厚就像他的名字一样，厚道，本分，脾性好，哪个女崽俚都会跟他合得来……龙师老，您看，这些都是有缘分的表现。”

“须老伯真会说话！看来，令孙道厚和小女明惠确有不少地方相像……”龙亢然正说到这里，清脆悦耳但又几分恼怒意味的声音从门外传来，把他的话打断：“爸，你又在和人谈论我！”话未落音，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崽儿牵着一个看来只有三四岁的小女崽，跨过门槛进来。女崽儿一身典型的城市女学生打扮：上穿白竹布夹袄，下穿黑色短裙，脚上是白绒线长袜。刘海垂在前额的正中，鹅蛋形的脸庞泛着淡淡的红晕，乌黑的眼睛里闪射出动人的光辉。龙亢然忙指着两个女崽儿向须玉成介绍：“这就是小女明惠和她的妹妹明恕。”龙明惠忙向须玉成点头致意：“爷爷您好！”须玉成睁大眼睛，仔细看了明惠几眼，含意深长地颌首微笑：“好，好，你也好！”

“爸爸，你和这位爷爷谈我什么？我在门外都听到了……”明惠调过脸，继续追问她爸爸。龙亢然灵机一动，给须玉成递过一个眼色后，这样回答明惠：“须爷爷想认你当他的干孙女，他有一个小孙子叫须道厚，就是没有孙女。”须玉成领会龙亢然递过来的眼色，马上配合亢然问明惠：“小明惠，你来做我的干孙女，好吗？”明惠瞪大眼睛，看看一脸慈祥的须玉成，双手一拍，笑着说：“好啊！爷爷，我什么时候到你家去玩？”须玉成半闭着眼睛，思忖了一会，

微笑着说：“就下个礼拜天，要你爸爸带你来，爷爷我叫轿子来接你们，好吗？”明惠的双手又一拍，大声说道：“好啊！”又盯着亢然问：“爸爸，你有空去吧？”得到亢然肯定的答复后，明惠跳跳蹦蹦地去找她妈：“姆妈，姆妈，我要去须爷爷家玩！”

目送着明惠进了韩秀莲、须从凤在的厢房后，龙亢然连忙压低嗓音对须玉成说：“须老伯，我对令郎的遭遇非常同情。我对您要找孙媳妇的心情非常理解。不过，现在早就是民国时代了，而且，北京、上海、南京、武汉，好多城市出的报纸都说要反封建。父母包办儿女婚姻也是封建呵，我是当老师的，为人师表，更不敢包办女儿婚事，……这样吧，下个礼拜天，让小道厚和小女处处看，看他们处不处得来，投不投缘？如果处得来，投缘，我们再说下一步的话。”须玉成觉得龙亢然讲的在理，亦表同意。

回到须扬村后，须玉成把去龙亢然家的情况对须从峦讲了，须从峦很高兴，说：“多谢爸爸了！”他思忖了一下，又说：“爸爸，麻烦您给道厚也讲一下。他还是个细伢俚，不醒事。”正说着，道厚进来了。他快到十五了，个子不算高，可也不算矮，一张古铜色的长圆脸，两道粗细合度的黑眉毛，乌黑的眼睛里闪出沉思的、略带悲伤的眼光。须玉成叫

住他，对他说：“道厚，你爸爸病重，很想看到你成人成家。所以，爷爷给你在龙腾庄找了个女崽俚。下个礼拜天，那个女崽俚和他爸爸一起来，你要对她好。”道厚想了想，答道：“爷爷，你放心，我会把她当妹俚看。”……

6天时间一晃就过，又到礼拜天了。还没升到天穹中部的太阳，冷冷地照着须扬村的大地。收完了稻子的田野里，堆放着一垛垛灰黄色的稻草。寒风吹来，稻草发出沙沙沙的响声，让人感到萧索苍凉。这个时候，两部轿子过了栗柏树林，又经过曲折相连的田埂，到达须玉成家门口。轿子还没停稳，等候在家门口的须道厚便点燃了迎客鞭炮。

劈哩啪啦的鞭炮声中，道厚看见先到的轿子里，三婆婆牵着一个穿白衣黑裙的靓丽的女崽俚走出来，“这就是爷爷给我找的女崽俚了”，道厚的头脑里闪过这个念想，脸腾地一下红起来了。明惠也发现了那位一身蓝袍，文质彬彬地站在门口迎接他们的少年，就拉拉须三太的衣袖，指指道厚问：“婆婆，那个伢崽俚就是须道厚哥哥吧”。须三太微微一笑，马上怂恿她：“是呀！你快喊他道厚哥哥！”明惠想也不想一下，马上喊着“道厚哥哥”，径直向须道厚走过去。已经走出轿子的龙亢然，走到女儿的表现，

情不自禁地笑起来了。

“龙师老，您好呵！”循着问候的声音，亢然看见须玉成一边作揖，一边从门口那边向他走过来。他马上抱拳回礼。

须玉成、须道厚引龙亢然父女到隔壁的一栋房屋里，与须从峦见面。刚进厅堂，一股浓烈的中药气味就扑鼻而来。龙亢然眼一瞥，就发现神龕下面的条桌上，放着两个药罐和几个有三、四个拳头大的中药包。

须从峦住的厢房光线暗淡。道厚妈黄元秀点上洋油马灯，大家才看得清楚彼此的面貌。脸色青白，两眼无神，瘦得只剩皮包骨头的须从峦躺在床上。见人们来了，他费力地坐起来，任由黄元秀把青色棉衣披在肩上，尔后半躺在床头上。听父亲须玉成介绍过龙亢然和龙明惠之后，须从峦睁大眼睛，仔细地看了看龙明惠，又仔细地看了看龙亢然，然后把拳头抱过头顶，用微弱的声音喃喃道：“从峦拜托你们了！”对于眼前的病人的拜托，龙明惠这个尚不谙世情的女崽只有愕然；龙亢然则懂得“拜托”的全部含意，于是，他默默拿起须从峦的没有热气的左手，默默摸了好久的脉搏，又默默把它送回被子里。亢然想，从峦的父亲讲的没错，他确实不行了。他

想在临终前见到儿子娶妻的愿望，实在值得我们同情。

看望须从峦之后，须玉成提着手杖，邀请龙亢然去须扬村各处遛达。行前，他没忘提醒道厚：“领你妹侄去看看你的书房。”

遵照爷爷的吩咐，道厚带明惠到他的书房里去。道厚的书房是天井右边的一个房间。推开深红色的格子门进去，只见明亮的房间里只有一张书桌两张凳子，书桌的一边整整齐齐地码着一摞书。明惠走过去翻了翻，除了高小课本之外就是女孩并不感兴趣的《水浒传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三国演义》。突然，明惠惊喜地发现深红色的格子窗下，挂着一把棕黄色二胡和一把黑漆算盘。她乌黑闪亮的眸子一转，笑嘻嘻地说：“道厚哥，拉二胡听听！”道厚把二胡拿到手上，正准备坐到凳子上去拉，突然又改变主意：“在屋里拉不好，二婆婆、三婆婆会说。快吃午饭了，吃完饭，我带你去须韵园拉！”明惠又指着格子窗下的算盘说：“你们学堂教珠算？”道厚说：“我们学堂只教一点，主要是爷爷教我。”接着，须道厚告诉龙明惠，爷爷的算盘打得好；爷爷在汉口开了好几家大商店，赚了好多钱；本来爷爷要爸爸替他去管店，可爸爸从小就不喜欢打算盘，爷爷只

好叫大姑公去管店；爷爷要我学好打算盘，过完年先去汉口给大姑公当学徒，以后再去学管店……就在道厚神采飞扬地谈汉口，谈未来的时候，虔娘娘在门口叫吃午饭。

吃过午饭后，须三太安排龙亢然到一间厢房里小憩，须道厚则拿上二胡，邀龙明惠到须韵园去玩。

虽然已是初冬时节，园里青砖路两旁的青草已经枯黄，枇杷树、石榴树的叶子已经在凋落，竹子架上缠绕着也只是一些枯藤，而不见一片绿叶；但是，园中池子里玲珑多姿的假山，还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；十几条黑色、、红色、银白色、金黄色的鱼儿，还在清澈的池水中追逐嬉戏；一畦畦怒放着的菊花，就像一幅幅金色、银色的绸缎，在清冷的风中泛着微波浅浪，因此，和道厚在园中徜徉的明惠不断地啧啧称赞：“还漂亮呵！”，“嘿，小山村里有这么好的花园！”，“我们龙腾庄就没有这么好的花园！”……

“阅楼到了，我们去阅楼上面拉胡琴，唱歌！”道厚边说边拉拉明惠的手，朝阅楼走去。他们在一楼随便逛了逛，便上到二楼去。二楼也有几张桌子几张凳子。道厚笑对明惠说：“这里以前当过义塾教室，义塾张师老在这里教过我和几个细伢俚的书，

后来，我们到龙须镇小学读高小，张师老也就回家去了。”明惠问：“以后，这里做咋个用呢？”道厚说：“我爷爷经常来这里看书，我爸爸身体好的时候也来，不过，来得最多的还是我和肖为民、肖继民、须志洪。”略停一下，道厚又补充说道：“肖为民、肖继民是我家长工肖汉民的儿子，须志洪是低我两班的同学。肖为民也和我同过几天学。”明惠又好奇地问：“你们也来看书？”道厚笑着回答：“有时也看看书，不过，多半是来玩，拉二胡，吹笛子，唱歌……”明惠双手一拍：“唉呀，讲了这么多，该听你拉二胡了。”道厚拉过一张凳子坐下，一边“叽嘎”、“叽嘎”地调二胡，一边微笑地对明惠说：“我拉琴，你来唱，好吗？”明惠又一拍双手，脸上绽出灿烂的笑容：“好啊，你会拉音乐课教的《燕燕》吗？”道厚一面回答“会”，一面拉出了《燕燕》开头的曲调，明惠马上随着曲调，快乐而激动地唱开了：

燕燕！燕燕！别来又一年。

飞来！飞来！借与你两三椽。

你旧巢门户零零落落不完全，

快去衔土，快去衔草，修补趁晴天……

明惠唱罢，道厚放下二胡，为她鼓掌：“唱得好，唱得好！”明惠涨红着脸，羞涩地说：“你乱说，我

唱得不好！”道厚笑着说：“不是我夸你，你真唱得好，咋个，再来一支？”说着，摆开拉二胡，伴奏的姿势。明惠下意识地用右手拂了一下垂在前额的刘海，待心情稍为平静后问道：“现在很多学生都会唱李叔同先生写的《送别》，你会唱吗？”道厚说“会”，明惠马上建议：“那我们一起来唱吧！”明惠的建议得到了道厚的积极响应。于是，在道厚的二胡伴奏，明惠的打拍子指挥下，两人的青春友情和热情，化作高亢的充满深情的歌声，在阅楼，在须韵园里萦回、飘荡：

长亭外，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。

晚风拂柳笛声残，夕阳山外山。

天之涯，地之角，知交半零落。

一瓢浊酒尽余欢，今宵别梦寒。

长亭外，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。

晚风拂柳笛声残，夕阳山外山。

道厚和明惠一支歌接一支歌地拉着、唱着，真可谓“尽兴了”。道厚收拾好二胡，往楼下走去。可明惠还恋恋不舍地从楼的这一头，走到楼的那一头；望望这边，又望望那边，好像要把须韵园内外的美好景色都收入眼底，装进心里才罢休。”走啰，明惠！”道厚在楼下楼梯口喊了，明惠才急急忙忙走下楼梯

来。快下完楼梯了。情急之下的她，不小心踩空梯板，“哇”的叫了一声，整个人便往下倾倒过来。说时迟那时快，正在楼梯口等候明惠的道厚，把胡琴往地下一甩，张开两手就把明惠迎面抱在怀里。明惠吓得脸色发白，气喘吁吁。可是，当发现道厚的嘴巴恰好对着她的嘴色时，她的脸蛋马上变得通红，双手本能似的用劲把道厚推开。道厚一趔趄，摔倒在地下。看到道厚从地下爬起来，脸红筋涨，像做错了什么似地低眉嗒眼，明惠禁不住“扑哧”一声笑了。……

告别须玉成、须从峦、须三太等人，龙亢然、龙明惠父女坐着一部轿子回龙腾庄。龙亢然车转脸问龙明惠：“须扬村不错吧？”明惠略一思忖，笑着回答：“不错，特别是须韵园，好漂亮，好玩。”龙亢然又问：“须爷爷一家好不？”明惠不加思索，马上回答：“好啊！”龙亢然盯着明惠明亮的眼睛，再问：“须道厚呢？”明惠还是不加思索地马上回答：“好啊！”龙亢然眼睛一眨，又盯着明惠问：“好，咋个好法？”

明惠于是认认真真地回答：“须道厚好，他二胡拉得好，歌唱得好。还有，他人好，像大哥哥一样待我……”忽然，她似乎意识到有什么不对劲，马上

反问她爸爸：“爸，你不断地问我，要做咋个？”女儿的反问使龙亢然下了说出事情真相的决心，于是他轻言细语，字斟句酌地把须从峦病重；他父亲须玉成希望通过给孙子道厚娶媳妇的“冲喜”方法，来挽救须从峦；即使“冲喜”不成，也让须从峦死前看到儿子已经娶亲，心灵上得到安慰；因此，找到我们家，想把明惠你娶去给道厚当媳妇。明惠耐心地听完爸爸的讲述，脸庞羞得通红，不吭一声，过了好久才冒出一串“连珠炮”：“我还小！我要读书！！我不离开爸爸！！！”明惠说完就侧过身扑向她爸爸，把脸伏在她爸爸的膝盖上，不再说话。

亢然爱怜地轻轻抚摸着女儿乌黑柔顺的头发，虽然他没有说一句话，脑海里却是波涛翻滚，汹涌澎湃：女儿才十三四岁，确实小呵！这么小就结婚行房，岂不毁了她？再说，女儿正在鹭洲中学读一年级，如果嫁到须扬村去，她咋个读下去呢？女儿在鹭洲中学读书，都是和我住在一起，她不想离开爸爸的想法当然很自然。……但是，须从峦做事正派而反复受到伤害，不久于人世的遭遇也真令人同情；须玉成想让他看到儿子娶亲才去世的想法，其实是人的一种很自然的愿望，如果有条件的话就应该尽量满足它；须玉成虽然当过“官贵一品”的荣禄

大夫，可一点架子都没有，唔，这一家人看起来都是正派人；须道厚这伢崽看起来也还不错，明惠和他相处一天，就觉得他人好，……他的大姑公李耿人和我从小是朋友，耿人很有本事，道厚很快就要去当他的学徒，今后肯定会有出息，明惠跟道厚是不会吃亏的……唉呀，咋个办？咋个才能既答应须家的娶亲要求，又不影响明惠的正常生活，让她继续留在我的身边读书学习？咋个才能两全其美？……

龙亢然皱紧眉头想呀想呀，突然灵机一动，想出了两全其美的办法：同意须家求亲的要求，让明惠正式嫁过去当道厚的媳妇，从而满足须玉成、须从峦父子的愿望，但是，要等到“二八”佳龄之后才能圆房，在此之前，明惠住在娘家，继续跟我去学校读书。……

须玉成是那种老当益壮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人。才过了一个礼拜，他又坐上轿子找到龙亢然。龙亢然将他的想法一说，须玉成便把手往自己的大腿上重重地一拍，豪爽地表示“全部同意”。接着，须玉成眉头皱了一皱，用征询的口吻对龙亢然说：“龙师老，你看到过的，小儿从峦病成那个样子，只怕等不及，看不到他的儿子成亲了。所以，能否搞

快一点，‘对八字’，写庚书，订婚，都免了，就直接成亲，行吗？”龙亢然颌首微笑，表示赞同。须玉成看到龙亢然赞同了，就笑逐颜开，爽朗地说：“至于定‘礼单’，你写我定的那一套，麻烦得很，我看也免了，过几天，我叫我家的长工肖汉民挑一担金银来。”说到这里，须玉成亮开手掌，逐个弯着手指算了算：“明年年初八结亲，咋个样？‘八’者，‘发’也。给道厚、明惠带个利兆。”见龙亢然点头答应，须玉成又若有所思地说：

“自家有喜事，也要给乡亲一点喜气。我被封为‘荣禄大夫’时，拿钱给龙须镇造了一座石桥；被举为‘孝廉方正’时，给九邑祠的修整捐了几百金；配合这次我们两家结亲的大喜事，我准备拿钱把龙腾庄到须扬村的路修一修，再多建它五个风雨亭！明惠坐花轿来，也可以在新路上坐得安稳一点，还可以看看新的风雨亭。”

龙亢然听完须玉成的这番话，马上翘着大拇指说：“好，好，须大夫的想法好！这不仅能为我们两家的亲事添光添彩，还能给下田、赶路的父老乡亲，添多几个遮风躲雨、歇脚透气的好去处。”龙亢然差点要说，他对建风雨亭特别感兴趣，因为他和爱妻秀莲是在风雨亭中认识的，为了再碰见秀莲，他来

过好多次风雨亭！没有风雨亭就没有他和秀莲的爱情，也没有作为这一爱情结晶的女儿明惠呵！但是，对风雨亭的深情只是亢然内心深处的不必为他人所知的东西，……他想了想还是忍着没有说出来。

送走须玉成之后，龙亢然把他起先想出，现在又得到须玉成认同的“两全其美办法”，绕山绕水地委婉地告诉明惠。他讲话之前，就做好了接受明惠新的“连珠炮”的准备，可是，出乎他的预料，明惠听完后不仅没有大吵大闹放“连珠炮”，还笑嘻嘻地说：“去须道厚哥哥那里玩几天就回家来，我没意见。”……

说干就干是须玉成最突出的特点。回到须扬村后，他叫虔娘娘林桂枝、长工肖汉民马上出动，去龙腾庄到须杨村这段路中的几个稍大的村子，请有威望的族长动员他们的族人来修路、建风雨亭。须大夫本来就“气量宽宏”、“轻财重义”、“好善乐施”，闻名于龙须山一带，所从，一听说他又要做善事，出钱修路建亭，人们就纷纷响应，踊跃报名参加。钱一到手，不出三天，各个村子就在自己所辖的路段上开工了。不到一个月，两个长亭、三个短亭就屹立在各段的路上，路也快修好了。……

出嫁的日子越来越近了。韩秀莲问明惠穿什么

嫁衣，明惠说要穿报上登的西式白色婚纱礼服。亢然听说后，却加以阻止，要明惠穿中式的出嫁衣：衣裤均大红并以红布遮面。亢然说：“女崽，西式白色婚纱礼服是城里人穿的，我们住在乡村，只能入乡随俗，按乡下传统的方式办。”明惠说：“爸，我都在鹭洲中学读书，平时又住在学校，当然是城里人了。”亢然说：“你是城里人也得穿我们乡下的出嫁衣。”明惠翘起小嘴巴：“我们乡下的嫁衣土，难看。”亢然瞥了她一眼：“红色避邪，有什么土？！有什么难看？！”明惠拉着亢然的袖子，乞求道：“爸，你还是让我穿西式的吧，不然，同学都要取笑我。”亢然反驳她：“你出嫁是从龙腾庄到须扬村，你的同学都在庐陵城里，他们都不知道，咋个会取笑你？！其实，就是他们知道了，笑你，你也甭怕。”明惠眼里冒出泪花：“爸，我不穿乡下的……”亢然瞪了她一眼，马上打断她的话：“甭啰嗦！叫你咋个穿，你就咋个穿！”明惠淌着眼泪跑进闺房，闺房里传来了她的哭声。

正月初八清晨。冷风卷着雪花刮了一夜，到拂晓时分住了。龙亢然家后面山冈上的松树林，披上了雪花铺成的闪闪发光的白衣。这披上闪光白衣的松树林，跟东边五彩缤纷的朝霞相映衬，龙腾庄的

天上地下变得比色彩斑斓的锦绣还要鲜艳和秀美。

从小勤快的韩秀莲把屋前的雪扫在小院的一角，堆成了一个小小的闪着银光的雪山，又在小院中间放上两张准备“开面”用的方凳。当伴娘的李妈风风火火来了，她拿着两根红丝线，站在方凳旁边大喊：“明惠，快出来！”明惠牵着小明恕慢吞吞地从闺房经过厅堂走出来，她看到放在厅堂八仙桌上，要她等会儿穿起的中式大红嫁衣，心里就不舒服。李妈让小明恕在一旁看着，就拉明惠在方凳上坐下，并对拿着鞭炮站在门口的帮工韩水生打了个眼色，韩水生马上把鞭炮点燃。在噼哩叭啦的鞭炮声中，李妈把明惠的脸拨向东方，边说“小娘面朝东，出门认祖宗”，边给今天出嫁时要称作“小娘”的明惠“开面”：先把两根红丝线重叠在一起，用嘴咬住红丝线的一头，再用双手各拉着一根红丝线的另外一头，在明惠的脸上交叉绞3次，然后又细心地拔下明惠的3根眉毛。开完面之后，李妈把明惠拉回闺房，先给明惠梳头，再把放在厅堂的大红嫁衣——红绸子衣裤拿进来，给十分不情愿穿的明惠穿上。穿上嫁衣，或者说穿上结婚礼服后，临时请来的厨娘用盘子端来早饭让明惠吃。

吃过早饭后，李妈牵引“小娘”明惠来厅堂里”

辞堂”。这时，龙亢然夫妇早就落坐在厅堂的两边。李妈叫明惠在红蒲团旁边站好，然后，在她的吆喝指挥下，明惠先拜了天地，再拜了祖宗，后拜了父母。拜父亲的时候，明惠因为对他还有气，只是随便把膝部弯一下，算是跪拜了。可是，当接触到父亲慈祥的目光，听到父亲悄声说“不要生爸爸的气，爸爸是为你好”，明惠的心猛地颤抖一下，泪水就汨汨地流出来。明惠脚一软，重新给父亲拜了几拜。拜到母亲时，明惠竟情不自禁地和扶她起来的母亲哭泣着抱成一团。

“须扬村接亲的花轿来了，在五房宗祠门口等，他们按规矩带来一些礼品，叫龙师老去检查、接轿。”在大枫树下等候迎亲队伍的韩水生气喘吁吁地进来说。

“水生，你带个话去，就说‘不检查了，礼品等一下来取’。另外，你代我们去放鞭炮接轿。”龙亢然说着，拿了一付大的鞭炮递给他。水生答应后，马上车转身往外跑去。

韩水生走后，龙家厅堂里的人就忙开了。负责抬“暖轿”的两个后生，赶忙把简易竹轿做的“暖轿”抬到厅堂里来。按照“娘家财气不带走”、“脚不沾灰”的风俗，明惠“辞堂”后一直不自由地坐在椅子上，

穿红绣鞋的脚也一直不自由地搁在矮板凳上，这时，她感到要恢复自由了，脸上漾出了笑容。

明惠确实要恢复自由了，因为离开娘家的最后一个项目“祝愿新娘”开始了：伴娘李妈拿出胭脂盒，在“小娘”明惠的脸上点胭脂，边点边祝赞：“一点天长地久，二点早生贵子，三点夫妇齐眉，四点五世其昌……”点完胭脂后，爆竹响起。在爆竹声中，同族的龙三伯将“小娘”明惠抱入“暖轿”。

踩着还没融化完的白雪，两个后生在伴娘李妈等人的护送下，小心翼翼地把“暖轿”抬下山坡，抬进五房宗祠。在五房祠内，李妈又引导明惠向龙氏祖先三跪九拜。拜毕，李妈引明惠上了停在祠堂内的花轿，又给明惠盖上火红色的遮面巾。顿时，鼓乐声、鞭炮声震响。在鼓乐鞭炮声中，代表须家来接亲的肖汉民向李妈、韩水生等人道别后，挥手叫抬花轿的轿夫启程。出祠堂时，李妈把预先准备好的一把米撮在花轿上，又大声说：“鬼要吃米就快吃，不要跟随‘小娘’走！”。

坐在花轿里面的明惠摘下红遮面巾，把花轿门帘拨开一条小缝，透过小缝看到欢送人群的热闹劲头，她实在不解：“过两天我就要回来，而且回来后就不走了，咋会还要有这么多的名堂？！……到须

扬村是不是还有这么多的名堂？！”

走了一段路后，迎亲队伍到达一个新建的风雨亭，肖汉民叫大家停一下。花轿停定后，肖汉民掀开帘子，请明惠出来：“须太老爷吩咐，请新娘子观赏为您和须少爷结婚建的第一座风雨亭。”明惠赶忙出轿，伸展手脚，浅笑着跟随肖汉民参观风雨亭。肖汉民指着亭门上“月圆亭”三个大金字说：“这第一座新的风雨亭叫‘月圆亭’，取自‘花好月圆’。”看明惠注意听，肖汉民就详细告诉她，后面还有4座新风雨亭，叫“良缘亭”、“同心亭”、“恩爱亭”、“偕老亭”，分别取自“喜结良缘”、“夫妇同心”、“夫妻恩爱”、“白头偕老”。对于肖汉民的讲解，明惠有些听得懂，有些听不懂，而最不懂的是“我和须道厚结亲，咋个还要建5个新的风雨亭”，明惠问肖汉民，肖汉民答：“你去问你公公。”明惠又问：“公公是哪一个？”肖汉民笑了：“须道厚须少爷的爸爸须从峦老爷。要不，去问你老公公须太老爷。”

3个多钟头后，经过在白雪覆盖的道路上的走走停停、停停走走，热情依然高涨的迎亲队伍终于回到了须扬村。明惠透过花轿帘缝看到外面又是人头攒动的景象后，迅速把红遮面巾，盖到自己头上。她忐忑不安地想：“等着我的还有什么名堂？……”

花轿在村前积雪尚未融化的须氏宗祠门前停了十几分钟，花轿里面的明惠等得窝了一肚子的火，心想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其实，这也是一种明惠所说的“名堂”：有意晾新娘子一趟，让她坐坐“冷板凳”，消消心中的傲气，领略领略名门望族的凛凛威风。

就在新娘被晾的当儿，须氏宗族的鼓乐队已经敲锣打鼓去“引郎”——接新郎到须氏宗祠门前来。也是在这个新娘子被晾的当儿，虔娘娘林桂枝和须二伢、须三崽来了。一身新装的虔娘娘来是因为须玉成、须三太叫她当“引娘”。二伢、三崽换了一身新衣来，是因为须三太给他们的父母讲，要他们出来帮着“拜轿”。

锣鼓喧天的鼓乐队把须从厚“引”到须氏宗祠门口来了。一身崭新的海蓝色棉袍，玄青色马褂，黑棉鞋，中分头发梳得油光发亮的他，面对围着观看的大人小孩，直感到手足无措，尴尬万分，只好把傻乎乎的笑容僵硬地挂在脸上。看到新郎已到，虔娘娘宣布“拜轿”开始，二伢、三崽马上手牵中间吊着黄历和装有茶叶的葫芦的红绸，规规矩矩地跪在花轿前。紧接着虔娘娘掀开轿帘，把盖着红色遮面巾的新娘明惠牵出花轿。二伢、三崽马上按照虔娘

娘起先的吩咐，跳起来，挥动拳头，假装要打新娘子。“假装打”过后，二伢、三崽就跳跳蹦蹦地牵着红绸在前面引路。

为了驱走跟随新娘来的鬼怪，须氏宗祠门前放着青油灯和盖着米筛的铜盆。虔娘娘牵着明惠的右手跨过它们，就进到须氏宗祠里来了。这时，锣鼓声、鞭炮声大作。在锣鼓鞭炮声中，族长须二叔公威严而又慈祥叫还盖着红遮面巾的明惠，和跟着明惠进来的道厚双双站好，又叫他俩在红蒲团上跪拜天地，跪拜须氏祖宗。拜完天地和祖宗后，两个轿夫用“暖轿”把新娘抬到须家，虔娘娘又把她牵进温暖的新房。

拜堂仪式就要开始了。须家正厅堂，亦即荣禄大夫宅第厅堂上的“天地君亲师”牌位，已经擦拭得干干净净的，厅堂的两扇门和两面墙上，分别贴着大红“囍”字；上席桌前屹立着一对正在熊熊燃烧的，桌子高、饭碗大的大红蜡烛。两个跪拜用的大红蒲团放在厅堂中央的地上。须玉成和原配安夫人、二房周夫人、须三太、须从凤分别端坐在厅堂两旁的黑漆雕花椅子上，等待着新人的跪拜。须从峦夫妇没有到场，因为须玉成和须三太、须从峦商量好了，道厚、明惠在这里拜完后，再到须从峦病榻前给从

峦夫妇跪拜。须玉成看大家都坐好了，就叫在厅堂伺候的肖汉民，去把引娘和新郎、新娘喊过来。

等肖汉民、须道厚、虔娘娘和盖着红面巾的明惠来后，须玉成就宣布“拜堂”开始。虔娘娘于是牵引道厚和明惠先跪拜天地，后跪拜祖宗，再按照顺序跪拜老公公须玉成、大婆婆安夫人、二婆婆周夫人、三婆婆须三太，姑妈须从凤并一一接受了老公公、大婆婆等人表示谢意的“封拜钱”。

拜毕，须玉成突然让出他坐的椅子，既严肃又亲切地说：“道厚、明惠，汉民、桂枝来我们家十多二十年了，大事小事都尽心尽力干，早就已经成为我们一家的人，成为你们的长辈。他们现在轮流坐在我的椅子上，接受你们的跪拜。”须玉成的话，使肖汉民、虔娘娘感动得不知怎么是好，呆呆地站立在他们原来站的位置上，没有挪动一步。须玉成朗声催促：“咋个不动啦？来，肖汉民先来坐，林桂枝赶后坐。”于是，他们俩轮流坐到须玉成的椅子上，接受了道厚和明惠的跪拜。因为事出突然，没做给“封拜钱”的准备，所以，他们两个都不好意思地分别说：“以后再给封拜钱谢你们”。

众人离坐，正要往外走。突然，黄元秀搀扶着须从峦偏偏倒倒地走进来，须从峦苍白瘦削的脸上

现出一点血色，口还在不断喘气。众人皆惊讶。须玉成问：“咋个啦，不是讲好要道厚、明惠去你们床前拜吗？”从峦青白无血的嘴唇蠕动着，似乎想要说话但又说不出来。黄元秀见状马上讲：“他说，想来想去，儿子儿媳拜堂是大事，一定要在天地祖宗和爸爸妈妈面前，正正规规地接受他们拜。”肖从峦还是艰难地吐出了几个字：“就是……要……正规……”肖汉民见状，马上替下黄元秀，扶着肖从峦，让他坐在上席桌左旁的黑漆雕花太师椅上，黄元秀则到上席桌右旁的太师椅上落坐。虔娘娘赶紧把红蒲团摆在厅堂中央，引道厚和明惠跪拜父母一一须从峦和黄元秀。接受儿子儿媳跪拜前，从峦艰难地把肖汉民轻轻推开，然后令人不敢相信地正襟危坐起来。跪拜开始，他无力半闭的眼睛突然睁开，放射出灼灼的光采。人们可以在他脸上读到的，是“神圣”两个大字。须三太把一杯泡好的茶递给作为“家婆”出现的黄元秀，黄元秀马上起坐离席，把这杯茶端给新娘明惠，明惠傻呆呆地站着不知所措。牵着明惠的虔娘娘马上对明惠说：“这是家婆给你的茶，快跪下，接住，喝。”

明惠照办了。可是她不知道，这也是她心里说的“名堂”（实即民俗）之一，因为须扬村的人说，

儿媳一生一世只能喝家婆这次泡的茶，以后就是儿媳泡茶给家婆喝了。

黄元秀刚把“封拜钱”递给道厚、明惠，就传来肖汉民的惊呼：“须老爷倒地了！”大家回头一看，须从峦已经倒在地上，十几张“封拜钱”钞票散落在他的身旁。须玉成马上走过去，蹲下摸了摸从峦的脉，又用劲地按了按“人中”，大声说：“汉民把他背回去！”紧接着又说：“其他……继续进行！”

虔娘娘把道厚、明惠拉成面对面，叫：“夫妻对拜。”两人就相对跪拜起来。拜过后，虔娘娘引他们进入洞房，指着桌子上的酒壶、酒杯和饭菜说：“下面，你们自己喝交杯酒、吃鸡头米饭。我去看看从峦老爷。”说完就急匆匆离开了。

虔娘娘一走，明惠就把盖住自己头和脸的红遮面巾摘下来，扔在床框上贴着大红“囍”字的床上，两手往上一伸，深深呼吸了一次，高兴地说：“呵，自由了！”道厚惊喜地发现明惠竟是如此的漂亮：乌黑发亮的刘海短发从额头披下来，显得鹅蛋形的有些许胭脂痕的脸孔更加红润，黑白分明的眸子闪着机灵的亮光，笔直的鼻梁，鲜艳的红唇更加引人注目。陡然，道厚心里腾起了想重新抱她一下的愿望，自从上次在须韵园阅楼楼梯口，无意中抱到过明惠

后，道厚就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自己想再抱她一次！

但是，道厚马上又想起，爷爷前几天对他的关于“龙明惠结完婚就要回龙腾庄去，一切恢复正常”的谈话，于是忍下来，把明惠轻轻拉到桌子边。道厚提起小锡酒壶，筛了两白瓷杯酒。然后，他递给明惠一杯，自己也端起一杯，庄重地说：“妹俚，我们来喝交杯酒。”明惠却把酒杯放回桌上：“我从来没有喝过酒。”道厚说：“今天不比往天，我爸爸、我爷爷都说过，一定要喝交杯酒。”明惠还是不喝，道厚只好再把酒端起来递给她，又哄又劝：“好妹俚，来喝，只喝一点就行，剩下的我来喝。”明惠只好把酒杯接过来，听任道厚教她怎么把端酒的手交叉，怎么喝酒，并且喝了一小口酒。喝完交杯酒后，开始吃“鸡头米饭”。明惠在龙腾庄娘家只吃了几口早饭，到现在，肚子早就咕咕叫了，所以，端起一碗有鸡肉、精肉的饭就吃，吃得狼吞虎咽，不断掉饭掉菜。道厚看了，情不自禁地笑起来。明惠白了他一眼，边吃边问：“你笑咋个？”道厚边剥熟红鸡蛋壳边委婉地说：“妹俚，哪里像你这样吃鸡头米饭，太不斯文了。”剥好蛋，吃了一口又说：“我们这里做鸡头米饭，好讲究，吃起来也应该讲究，应该斯文。”明惠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：“哥哥，那你说说做

鸡头米饭，咋个讲究法。”道厚吃完那个鸡蛋，又扒了几大口饭，才应明惠的要求，慢条斯理地讲起来：“我问过度婆婆，她告诉我，鸡头米饭是这样做和吃的。煮鸡头米饭时，要点上蜡烛，烧起香。先由一个命好的妇人抓4手香米，放在小甑中蒸成香喷喷的饭。再杀羽毛红色的鸡，斩成8块煮熟，再加两块熟精肉、4个涂红的鸡蛋，一齐放在新房里让新郎新娘吃。吃不完的话，只能给长辈吃。”明惠听罢，伸伸舌头：“唉呀，这么多名堂……我们吃完它……”

扒在窗台上看清楚道厚、明惠吃完了鸡头米饭的舂伢崽、德伢崽和几个后生，撞开闭着的门，说是要闹洞房。紧跟在他们后面，又来了要闹洞房的人，一下子就把新房挤满了。肖为民、肖继民、须志洪他们也来了。

道厚忙把嘴对着明惠的耳朵悄声说：“你要下跪感谢所有来闹洞房，讲好话的人。”明惠侧转脸：“咋个？”道厚急急地小声回答：“这是我们村的规矩，你一定要跪才行。”道厚话刚落音，须志洪就一本正经地对道厚、明惠说：“祝您们恩恩爱爱！”明惠听到后，十分不情愿地跪倒在地下。伢崽、后生们看到新娘子跪下了，情绪立即在哄堂大笑中高涨起来，许多或文雅或粗俗的祝赞顺口溜，如泉涌而出：“

祝举案齐眉，百年合好”，“祝早生贵子，龙凤呈祥”，
“祝夫妻恩爱，比翼双飞”，“祝贺新人眼珠光，眼珠
就像灯笼样”，“贺喜新人脚板光，双脚忙忙走四方
”……

时间在快乐的打趣、哄笑中过去，明惠支持不
住了，偏偏倒倒，摇摇晃晃的，后生、伢崽们见状，
更是兴高采烈，劲头十足，哄笑取闹得更加厉害
了。……

须玉成柱着手杖走过来，他抖动着白胡子说：“
让我进去看看！”他进去后，盯着孙媳妇明惠看了一
会，慈祥而不失威严地甩下一句话，就轻轻地拨开
人群走了：“她还小，放过她。”众人听了，马上退
出洞房。道厚忙把明惠扶起来，拍拍她膝盖上的灰，
让她坐在床沿上休息。明惠心想：道厚的爷爷真好！
就在这个时候，肖汉民心急火燎地跑进来，大喊一
声：

“须少爷，你爸爸过世了！”

龙须山》卷一 第六章

肖君和

停了一天一夜的雪又开始下了，象铺天盖地的
鹅毛，象漫天飞舞的柳絮。须氏宗祠和仁本堂前的

广场上，又象铺上了一层厚厚的白被子；须氏宗祠内大堂中央则摆着 5 盆彤红的木炭火。这 5 盆彤红的木炭火放射着明亮的红光，发散着炙人的热气，温暖着出席须氏宗族族长房长紧急扩大会议的族长房长们。

紧急扩大会议已经开了半个多时辰，除了须玉成之外，须氏宗族的房长们都发了言，被特别邀请到会的肖氏宗族族长肖大叔公，以及许多肖姓房长也发了言。当过前清举人的须氏族长须二叔公正了正他的老花银边眼镜，“咳咳”了几声，然后慢条斯理地作总结发言：

“各位讲了很多，讲得很透，很好！老朽我其实没有什么可说的了。不过，从峦的事冲撞到祖制，影响会大，而且，我们要面对须扬村须、肖二姓的祖宗先人，让祖宗先人不管是在九天之上，还是在九泉之下，都对我们的决定没有话讲。是的，我们须扬村，甚至龙须山一带的村庄，都有这种祖制：村上年龄没有满‘花甲子’，60 岁去世的，都叫做‘短命鬼’；在外去世的，叫做‘野死鬼’。这两种死者，安葬时都不得进入祠堂举行葬礼，只能在祠堂外的空地上搭个棚子举办葬礼。从峦今年才四十二岁，年龄只有他老者须大夫一半大。按说他去世后是进

不得祠堂的。不论是须氏宗祠，还是须大夫建的私家祠堂崇德堂都进不得。

“不过嘛，刚才各位都讲得好，而今眼下，前清朝代早就变成民国时代了，国家祖制都变得，我们这个村制、乡制为什么变不得？而且，刚才各位也讲到，从峦是为众人百姓死的，为我们须扬村死的。他在湖北麦城当司法课长被打伤的事，在湖北清理官产处当登记员再被打伤的事，各位都听到过，上大屏岭又受重伤，伤好一点，又给我们须扬村争得大屏岭，这些，各位都亲眼看到过。从峦是旧伤没好完，新伤又来，积伤成患而死的，是为众人百姓死的，是为我们村死的。须家三房房长、肖家四房房长讲得好，’从峦的命不短，在我们心中，他的命长着哩，长过 60 岁哩’。所以，各位说不要把从峦看做’短命鬼’，说他的葬礼可以在祠堂里办，把他抬进祠堂后在祠堂里办。这种说法我完全同意。”

须二叔公讲到这里，族长房长们热烈地鼓起了手掌。掌声住后，须二叔公又明确说：“允许把从峦抬进祠堂里来办葬礼，这是须氏宗族的一致决定，也是须扬村人的一致决定。咳咳咳……”咳完后，须二叔公问须玉成有什么话要讲？

须玉成目闪泪光，双手抱拳，激动地作过长揖

后说：“变动祖制，不把小犬从峦看做‘短命鬼’，同意把他抬进祠堂来办葬礼，这是需要勇气才能做出的了不起的决定。我须某人多谢大家！”又说，“考虑到不要麻烦村人、族人，也不要惊动、打扰我们须家的列祖列宗，我想，从小犬从峦开始，我家的葬礼就在崇德堂办好了。”

.....

须从峦屋厅堂的香炉里插着 10 几支燃着的香，8 个锡制烛台里插着燃烧着的白蜡烛，几张尚未没烧尽的金黄色钱纸散落在还有火星的寸把厚的灰堆上。一身素色孝衣的道厚、明惠跪在放着从峦遗体的门板前。明惠心想，真倒霉，一来须扬村就给什么“公公”跪这么久！道厚则十分悔恨，悔恨爸爸辞世时自己不在场，没能给命苦的爸爸送终。虔娘娘扶着满面泪痕的须从凤站在一旁。昨晚，从凤亲眼看到从小和自己好的哥哥突然挣扎、断气，就已经哭了很久，直到把眼泪哭干。一脸悲悯神色的须三太走进来，她招呼肖汉民和几个临时找来的后生，将已经仔细抹过，穿好寿衣的从峦尸身，用早就准备好的白绫层层裹住，又用香火在从峦的五官处燃上小洞以透气。从峦的尸体装殓完毕，须三太又去找来 3 个房亲，要他们和肖汉民一起把尸体抬去崇

德堂入棺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须玉成手杖戳地，带着一阵冷风寒气，慢慢走进屋里来。他微微颤抖的右手从马褂口袋里抽出一张纸条，声音沙哑地说：“汉民，这是我拟好的电报词，把从峦抬到崇德堂后，你赶紧去一趟庐陵城，到电报局拍加急电报，叫耿人明天一定回来！拍完电报后，去高峰坡，把我小女从霞叫回来。”停顿了一下，又说：“回村时，绕到龙腾庄把亲家龙亢然也请来。”汉民双手接过电报纸，虔诚地答应马上去。须玉成抬眼望了望屋外狂暴的风雪，抬手拍拍他的肩膀，带有感情的声调说：“风雪这么大，还要你去这么多的地方，难为你了！走路注意安全！”

肖汉民他们抬从峦的遗体出门了。须玉成把须三太叫回来，嘱咐道：“你料理一下这摊事，我想回去歇歇。”须玉成回到荣禄大夫宅第厅堂后，拿起银白色的长嘴水烟壶，用洋火点着装在烟嘴里的烟丝，咕嘟嘟地抽了几大口水烟。然后，劝慰满脸悲哀站在身旁的原配安夫人须安氏：“我们的儿子去了，这是没办法的事，好在孙孙道厚结婚了，亲家又好……”又对同样满脸悲哀站在一旁的二房须周氏说：“你也要想开点。”须安氏、须周氏异口同声：“

老爷，你也要想开呵！”须玉成又对她俩说：“你们俩去劝慰劝慰元秀，我太困了，回房里躺躺去。”

为了给孙子娶媳妇，为了“冲喜”，须玉成以80多岁的身体，东奔西闯，紧接着又遭受到老年丧子，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沉重打击，须玉成确实太困了，甚至可以说是心力交瘁了，因此他和衣倒在床上，沉重的眼皮一合上，就睡着了。……

几个身上乌黑发绿，牛头马面，又爆出獠牙的妖怪，从村口栗柏树林中的“镇邪塔”底偷偷钻出来，用毛茸茸的长着钩样利爪的手，撕扯着没有一点血色的从峦，企图把他拖进像风一样旋转着的黑乎乎的深渊。惊恐万状的须从峦，声嘶力竭大喊起来：“爸爸，爸爸，爸爸救我一救一一我一一”……这撕心裂肺般的喊声使须玉成从噩梦中惊醒过来，他陡地坐起来，揉揉眼皮，边回忆梦景边喃喃自语：“呵，崽，我可怜的崽正在受苦受难哩！他孤立无援，要我救他哩！”“崽托梦给我了，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！”……

须玉成坐在床上痛苦地思考了许久，许久。终于，他做出了一个庄严的决定……

中午过后，下了半天多的大雪住了。天也放晴了。房屋、树木、山川都笼罩着一层白茫茫的厚雪，

太阳照在这白茫茫的厚雪上，就闪射出柔和的迷人的银色光辉。宽敞的崇德堂里，在雪光的映照下，装着从柩尸身的漆黑的棺材，也泛出幽幽的光泽。须三太、黄元秀、虔娘娘、须道厚、龙明惠等人，围坐在棺材边的火盆旁守灵。一身皮袍马褂、皮帽棉鞋，神色庄重严肃的须玉成，用手杖戳地走进来。守灵的人们“呼”地站起恭立。须三太走过来问：“老爷，有什么吩咐？”须玉成说：“我想看看从柩。”须三太叫两个后生抬开棺材盖，须玉成默默地盯着从柩似乎睡着了的安详的面容看了许久，一颗不经意的泪珠从他并不昏花的老眼里滚落下来。他蠕动着嘴唇自言自语，声音小到只有他自己听到：“崽，你等着，等着……”须玉成迈过门槛，走进雪地。须三太紧跟上来，关切地问：“老爷，你去哪里？我跟你去？”须玉成回答：“我到处走走，散散心，你事情恁多，就别跟我去了。”须三太听了，就又关切地说：“那老爷您走慢点，当心跌跤！”

须玉成先到他最喜爱的须韵园，手杖戳地，慢慢地在园内走着，又小心翼翼地爬上阅楼，在一张赭色木凳上坐了下来，动情地抚摸着 he 坐着的赭色凳子和配套的赭色桌子，喃喃道：“伙计，你陪过我好久……你今后还要好好陪我的子孙后代，让他们

好好读书、做人……”离开须韵园后，须玉成又去到
他出钱，并且指挥人挖出的村前大池塘。望着在阳
光的映照下，有点金晃晃的浮动着的冰块和水面，
须玉成动情地说：“池塘呵，把你挖成，费了好大的
劲，你可得继续造福我的子孙、乡里……”当年挖塘
的泥土堆在村口栗树柏树林里，须玉成又沿着运土
的路线，进了栗柏树林。他让手杖靠在一棵栗子树
上，蹲下来，拨开雪团和败叶，拾起一颗收栗子时
漏捡的栗子，深情地看了它好一会，然后，用牙齿
咬开壳，剥出栗子肉，放在嘴里津津有味地咀嚼起
来，好像它一点也不苦涩。走到他一出崇德堂就想
去的“镇邪塔”旁，须玉成绕塔一圈，用手杖狠狠地
戳着地皮，不断地吼叫着：“镇邪塔不准你们到阳间
害人，你们就在阴间撕扯我的崽？！……我须大夫
来了，你们在阴间也休想横行！……”

须玉成继续北向彳亍而行，到了成弧形流过须
扬村外的小河沟。暗绿色的河水淌过白雪覆盖的两
岸，水面上飘着许多白蘑菇似的雪团、雪块，煞是
好看。须玉成收住脚步，柱着他那酱红色的手杖，
朝河沟，河沟里的雪团、雪块痴痴地望了好久，又
继续傍河而行。很快，他到了西边的小石桥旁。他
再次收住脚步，伫立远望蓝天下放射出银光的大屏

岭，顿觉心旷神怡，不由得眉舒眼展，朗声道：“从峦讲得对，那可是个好去处！”须玉成沿着小河沟，戳着手杖拐向南，约摸一壶烟的功夫，就到了与大屏岭相连的龙须山脚。他先看着小河沟神奇地经过一个深潭，变成从龙须山上流淌下来的淙淙小溪；继而又抬眼仰望银白苍莽的龙须山。须玉成和须扬村的老老少少一样，都视龙须山为他们的“母亲山”，因此，他仰望了一会儿，就觉得自己胸中翻滚起了，甚至要涌上喉咙的热浪。于是，他不自禁地两手向外向上，尽情舒展，默默地在心底里叨念：母亲呵，我就要来了，就要来了……

第二天，正月初十，亲家龙亢然，小女儿从霞先后来了。是夜，须玉成和龙亢然作了长谈。谈毕，头遍鸡叫响起。李耿人收到加急电报后，马上找各店的管事开会，安排好了店务，便急如星火乘火车、汽车赶回来。无奈长沙一带风雪太大，影响铁路交通，直到正月十一接近中午时分，才风尘仆仆地到达须扬村。须玉成也不问为何迟到，就叫须三太通知大家，吃过中午饭后，都到荣禄大夫宅第厅堂里聚聚，他有话要讲。须玉成还特别嘱咐肖汉民、虔娘娘林桂枝和孙儿道厚、孙媳明惠要到。

屋外阳光灿烂。虽然隆冬时节的太阳热不起什

么，它的光线却使得厅堂一片明亮。由于通明透亮，厅堂中间两个火盆中的木炭火，就不显得有多彤红鲜亮，可是它们依然热得炙面。须周氏、须三太、李耿人、龙亢然、黄元秀、须从凤、须从霞、须道厚、龙明惠、虔娘娘林桂枝和肖汉民坐在火盆周围。须玉成按惯例端坐在贴紧神龕的八仙桌左边紫檀木太师椅上。从峦的母亲、原配安夫人须安氏则坐在八仙桌的右边紫檀木太师椅上。挨近须玉成和须安氏的桌面上，分别放着一只比海碗小的球形空花铜烘炉，供他们随时伸手出来取暖。须玉成今天的装束是经常穿着的蓝长棉袍，黑缎马褂，深玄色瓜皮帽，瓜皮帽正面镶着一块长方形的玉牌。玉牌的银白色与须玉成须发眉毛的银白色互相映衬，令人注目。他眼皮浮肿，一脸倦容，但目光依然灵活，炯炯有神。须玉成先把两张摺好的纸条，压在桌上的茶杯底，再伸出两个巴掌，挨拢烘炉取了取暖；端起桌子上的茶杯，呷了一大口茶，又扫了在座人员一眼，这才抬起头，慢条斯里地开口讲话：

“自以为己这把老骨头还有劲，回须扬村居住十多年来，我一直没有闲过。从峦回来养伤，请郎中，寻偏方，找药材，耗去了我好多心血。最近，为道厚娶亲，我没少费心思。从峦没救，是在我意

料之中的。什么‘冲喜’，那是扯淡，我才不信。不过，让从峦闭眼前看到他儿子娶亲，是为父我给他着想、谋划的。人之常情，为父焉能不想到？！唉，不曾想到的是，从峦这么不中用，一高兴就走了……”讲到这里，须玉成讲不下去了。呷了口茶，缓了缓气，他又继续说下去：

“说实在的，我确实累了，这把老骨头确实不中用了！今天借给从峦办丧事的机会，我想说的就是我老了，累了，不中用了，该去休息了，各种大小事情得拜托大家了。”紧接着，须玉成强调从峦的丧事，各种家务事要以碧青打头，汉民、桂枝辅助，大家帮助的方式来办；强调亲家龙亢然不简单，能明断是非，做事有魄力，须家有什么事情断不了，就找他来谋划、定夺；嘱咐耿人在张之洞大人指出的“通商惠工”的“阜民之道”上，走得更稳更快；嘱咐大家要把长工肖汉民、虔娘娘林桂枝看作我们家的自家人，道厚、明惠要把他俩看作自己的老辈子；嘱咐道厚走“吃苦成人”的道路，去汉口当学徒，学吃苦。……唠唠叨叨地讲完这一切后，须玉成已经红脸通红，额头冒汗了。他抱瓜皮帽摘下，甩在桌上，呷了一口茶之后，又大声说：

“记得我过七十生日时说过，《鲤跃龙须》是我

们家的传家宝物，我们要世代保护它。现在，我在这里再说一句，要世世代代的像保护身家性命一样保护它。记得我当时还说过，我们须家的子孙后代，不管遭到多大的难，都要像《鲤跃龙须》中的小鲤鱼一样，顽强向上……这可是我们须家的精气神呵，我们要让子孙后代记在心里，传下去！”须玉成的手掌像年青人似的用劲一挥，暂时结束了他激动的谈话。虽然，厅堂里的温度并不高，可是，这时的须玉成已经感到浑身是热，他解开马褂的扣子，呷了一大口茶，又朗声讲下去：

“除了向上，还要忠厚。从峦就是既向上又忠厚的人。十多年里，从峦不断遭难，又不断地向前，向上，从不气馁。在湖北清理官产处当登记员时，他忠诚老实，坚决不做损害公产，损害国家的事情。处理大屏岭事件时，他厚道地认为，应该让段村的人继续上大屏岭放牛、砍柴。他平时待人诚恳，能宽容，不刻薄，也说明他是厚道的人，忠厚的人。……唉，这么好的崽，说去就去了，为父的我怎么想得通呢！”他说着说着，须玉成竟然“哇”的一声，像伤崽一样哭起来。须安氏马上站起身，隔着桌子劝他，叫他不要伤心，说“从峦是我生的崽，我都看得开，老爷你也要看得开”。须三太三步并作两步跑过来，

掏出自己的手巾递给他揩眼泪。众人全都离席，围上来，七嘴八舌地劝慰他。须玉成刹住嚎哭，又接过须三太递来的手巾，揩了揩眼泪，手一挥，示意大家回原位上去。

大家见状就退回原位坐好。脸红筋胀，不断喘气的须玉成抓过茶杯，仰脖把茶喝干，自己捶了捶胸口，又声音沙哑说下去：

“俗话说‘七十三，八十四，阎王不请自己去’，我都奔八十三了，可从峦只有我一半大！我这个八十三的白发人没去，他那个四十二的黑发人倒先去了，从峦的命实在苦呵！在阳间，他不断遭难，没过几天好日子；去到阴间，只怕他还要不断遭难。昨天晌午，我就梦到被镇邪塔镇住的妖怪，从塔底下偷跑出来，撕扯从峦，戕害从峦，我好气呵，就去村口镇邪塔旁警告那些妖怪，我说‘我须大夫来了，你们在阴间也休想横行’。”说时迟那时快，须玉成霍地站起来，把大手往桌面一拍。“啪”的一声，震得铜烘炉和茶杯都跳起来。伴随着铜烘炉和茶杯的蹦跳，是须玉成的震撼厅堂的大吼：“有我须大夫在，妖怪在阴间也休想横行！”吼声还在厅堂里回荡，须玉成却身子一摇，头一低，歪倒在太师椅上。

众人一拥而上，捶背的捶背，抚胸的抚胸，抱

头揉太阳穴的揉太阳穴。龙亢仁说声“我会医”，就拨开挡道的人，急步走到须玉成跟前。他卡卡须玉成的“人中”，摸摸须玉成的脉搏，再翻翻须玉成的眼皮看了又看，轻声说道：“他已经辞世了。”亢然突然发现茶杯旁有摺好的纸条，他立即展示给大家看。一张纸条写着“向上”，另外一张写着“忠厚”。

两张字条，4个遒劲的黑字，是逝者的洒泪交待和深情嘱咐！顿时，厅堂里哭声一片。须安氏昏倒在太师椅上，须周氏和须三太也昏倒在须玉成的脚下。耿人、汉民眼噙泪花去救她们3个人，同样眼噙泪花的亢然马上为她们把脉，说：“没事，过一下就会醒。”懂事的道厚马上边哭边拉吓得不知所措的明惠，一起跪在爷爷的脚跟前。从凤、从霞、桂枝早就跪在地下，哭得死去活来。肖汉民用手背把泪水抹去，跑到厅外拿来香烛钱纸和烛台、香炉，在须玉成跟前烧上香，点上烛，又开始烧钱纸。不一会儿，须三太苏醒过来。她看到从凤等人在哭叫，自己也跟着哭起来。可是，才哭了几声，她就想到老爷生前宠爱自己，信任自己，放手让自己做成了好多桩事情，现在可不能辜负老爷生前的信任和嘱托，于是她揩眼泪边叫桂枝去厨房剪个荷包蛋，好凉后封在老爷口上。在一旁的亢然听到，马上劝阻：

“‘封子口’的用意是，用鸡蛋封住去世的人的口，不让口中秽气出来。亲家刚才还讲得好好的，他无病辞世，口中不会有什么秽气，用不着封他老人家的口。”须三太听了，觉得在理，就表示愿意采纳：“你讲得对，不封了。不过，以后入殓、开灵、家祭、出葬，都按我们须扬村的老一套办。”亢然思忖着，点点头。须三太见亢然点了头，就把她对亢然说的话，再大声地向在场的老少人等说了一遍。大家都沉浸在悲痛的心情中，又觉得须玉成生前已经安排她处理治丧事务，就都用点头方式表示了对她的支持。

须三太把还在抽泣的从凤、从霞姐妹叫起来，要她俩去抚慰和照料安夫人须安氏、周夫人须周氏和从峦夫人黄元秀。接着，她叫龙亢然、李耿人和肖汉民把须玉成的遗体，抬到须玉成的厢房里，妥放在床上。然后，她又去厅堂里把也在痛哭的虔娘娘林桂枝叫进来，就直视着亢然、耿人、汉民和桂枝说，她的声音不高，但语气果断不容人分辩：“老爷去得突然，我只好勉为其难了，俗话说‘一个好汉三个帮’，请大家帮我这个妇道人家。事情急，闲话不讲了，我现在安排一下。亢然、耿人、汉民，你们3个男子先负责老爷入殓。过后，明天汉民去

一趟外面，先到庐陵城泸水县府报报官，看知事能不能来。如果找不到县知事，或者他有空不能来，就算了。再去通知从霞的男人王明兴和其他的亲朋好友。明早你走时，我把亲朋好友的名单给你。这次涉及到的文墨事宜，写挽联、挽幛等，由亢然、耿人负责办一下。办丧事要用到的东西，譬如香烛钱纸，由桂枝、汉民负责购买、分发。现在一时想不起要办的事，以后随时想到，再随时来找你们。”

须三太又把道厚和明惠叫到她住屋的厢房里，关心地问他俩“冷不冷”，“衣服穿够没有”，又令他俩坐在她的床沿上。须三太走到他俩面前，轻轻地摸摸明惠的头发，拍拍道厚的肩膀，正要开口说话，屋外传来肖汉民喊道厚的急迫的声音：“少爷，少爷，你在哪里？你大伯叫你去请水！”道厚抬起头问须三太：“我昨晚去过，咋个又要我去？”须三太回答：“你甭问了，先去请水，请完就回这里来。明惠也甭走了，就在这里等他。”须三太的话一讲完，道厚也不再问什么，马上出去，跟本房的须大伯到村前小河沟边，提了一茶壶清冽的小河沟水，交给肖汉民，又回到须三太屋的厢房里来。明惠一个人还呆呆地坐在床沿上。道厚正要问她三婆婆去哪里了，须三太就进来了。她待道厚在明惠身旁坐下后，就回答

道厚去“请水”之前提出的问题：“道厚哪，本来，须扬村的请水规矩是，本房长辈领死者的长子到小河沟打水，烧热后给死者抹身。昨晚，须大伯带你打水，给你爸爸抹了身。今天，本来不该你去请水，可是，你爷爷只有你爸爸一个独儿，你又没有一个兄弟。……只好叫你去了。”稍停，须三太又语带悲哀和同情说：“道厚，你真是个苦命的伢崽，一天之中，你爸爸走了，爷爷也走了。一下子，你肩膀上增加了多少重量呵！明惠，你也命苦，一嫁过我们须家来，就接连遇到……”唉了口气，须三太再讲下去：“不过，我们没办法，事情就是这么多，非要你们，特别是道厚来做。譬如说，道厚等一下就要和我去肖大叔公家，找他的么儿肖举人肖炳青当礼生。因为按规矩，请人当礼生，是一定要孝子、孝孙去才行的。又譬如说，开灵时，你要听礼生的叫唤，按照两轮 3 遍 4 次的规矩，在你爷爷的灵柩前跪 24 次；在你爷爷灵柩前跪过后，还要两轮 3 遍 4 次地跪 24 次，拢共要跪 48 次。……”须三太还没讲完，身披白布孝衣，脸上还有泪痕的道厚打断了她话：“三婆婆，不要讲了。就是要跪 100 次、200 次，我都会跪。有咋个要做，你喊我做就是了。我都快到 15 岁了，就是要学做事，学吃苦。爷爷不是说吃得

苦中苦才能成人吗？”明惠扑闪扑闪着眼睛，认真地听着道厚讲，须三太见状就对她说：“小明惠，知道吗？道厚是你的老公，你要对他好，帮他，有些事你也要学会办，譬如讲，家祭时，你也要跪，要行祭茶礼……你懂吗？”明惠扑闪扑闪着眼睛，似乎很懂地答道：“我懂。我会跪，会帮道厚哥哥，我爸爸也要我学吃苦……”须三太听了他们两个懂事的讲话后，情不自禁地把他俩的头拥在怀里。

夕阳照耀着肖大叔公家的黑漆木门，门上的两个铜环放射出金光。须三太领着道厚来到门口，叫披着孝衣的道厚下跪。道厚二话不说，就弯下脚跪在门槛边的青石板上。须三太这才用右手撩了一下被寒风吹乱了的头发，用左手轻轻地敲了几下门。不多一会儿，门“叽嘎”一声开了。开门的人正好是肖大叔公，他一看到须道厚跪在门槛边，就颤抖着手要把道厚扶起来，并真诚地说：“厚伢崽，你老者从峦过世，不仅是你们须氏宗族的损失，也是我们肖氏宗族的损失……”肖大叔公的话触到了道厚心灵上的痛苦，他又“哇”的一声哭起来，边哭边断断续续地说：“我爷爷……也去了！……”肖大叔公顿时怔住了，过了许久才冒出：“好人哪！须大夫好人哪！”把须三太和脱下孝衣的道厚牵进厅堂入座后，

肖大叔公急切地问：“今早我还见他好好的，咋个就去了？！”须三太呜咽着把须玉成辞世的经过述说了一番。肖大叔公边听边叹气：“唉，咋个我们村一老一少两个大好人，说去就都去了？！”叹完气后，以善解人意且乐于助人闻名的肖大叔公主动问：“你们想找我家炳青当礼生吧？”须三太正思谋着咋个开口请他儿子当礼生，一听肖大叔公主动问，马上频频点头：“是啊，是啊！”肖大叔公爽快地说：“好，炳青现在不在屋里，我叫他明早到崇德堂去找你们，看你们有咋个要求。”须三太说：“没咋个要求，就按成规办吧。”肖大叔公说：“那就更好了！炳青中举后，没做成官，就会给人家当点礼生什么的……”须三太忙对道厚说：“还不跪下谢肖爷爷！”道厚一听，马上“扑咚”一声跪下，连连磕头谢肖大叔公。肖大叔公说：“谢咋个？！你家名满泸水，要炳青当礼生，是在抬举炳青，抬举我家呵！”

第二天，天蒙蒙亮。肖汉民用腰带扎紧黑棉袄，就顶着砭骨的朔风出发去庐陵城。直到傍黑，他才精疲力竭地和从霞的男人王老板王明兴一道回来。他气喘吁吁地禀报须三太：“张知事说他这几天事忙，来不了。……”龙亢然在一旁听到，讥讽说：“他忙？！忙抱上个月才娶的第五房吧！”须三太也

是“当小”出身的，听到亢然这么说，有点不自在，就委婉道：“甬说他了。也可能他真的事情忙……”

龙亢然手一挥：“天知地知，他知，还有我知！张知县和我还算朋友，他的板眼我还不知道？！”李耿人加进嘴巴：“人在人情在，人走两分开嘛！”须三太摆摆手：“甬说了，管他是真是假，不来就算了！不过，我们还是不要去说他。他老人家毕竟三次接见从峦，把大屏岭给了我们村……”亢然还想说什么，耿人见状，马上重重地拍他一肩膀：“算了！”

次日上午，亲朋好友、各方人士陆陆续续从各地来吊唁。下午3时许，以慰逝者的7天“开灵”仪式开始举行。须玉成父子的灵柩并排停放在崇德堂中央。须玉成的在左边，须从峦的在右边。两口灵柩都是漆黑闪亮的，但须玉成的比他儿子须从峦的要大得多，高得多。两口灵柩前都摆了点着香烛的香案，并分别放上须玉成、须从峦的大幅炭画肖像。年过四十五，可看起来有五、六十岁的肖举人肖炳青步入崇德堂。他平时非常尊敬须玉成、须从峦父子，总觉得须玉成父子一生干成了几件大事，能死而无憾，不似自己中举后毫无作为，活得窝囊，所以，能为须氏父子的丧礼当“礼生”，他感到荣幸之至，感到脸上有光。这不，他今天换上了连到县城

当“礼生”都舍不得穿的玄青长袍，千层底玄色棉鞋，走路也特别严肃、庄重。肖炳青进入崇德堂后，先到摆有香案的盥洗处洗擦干净双手，再对候在一旁既是孝子又是孝孙的须道厚打过招呼，便大步走到须玉成灵柩前，清了清嗓子，分别隔一段时间喊做一件事：“燃香”，“祭酒”，“燃钱纸”。道厚便按肖炳青的指挥，在爷爷的灵柩前做3件事，每做完1件事就下跪4次。每做1件事之前，都起身到盥洗处洗1次手。洗1次手——做1件事——下跪4次后又回到香案前，循环往复，共跪24次。道厚下跪时，直系亲属从凤耿人夫妇、从霞明兴夫妇，以及明惠就在他的后面作揖以拜。炳青待道厚跪毕，立于灵柩旁，就用朗声高唱的方式宣布“开灵”过程正式开始：“祷告天地，我过须大夫须玉成，送礼七天，‘三五’开灵。”“开灵”开始了，喧腾的鼓乐转为幽幽的“小乐”，肖炳青在如泣似诉的“小乐”声中，半闭着眼睛，熟练地唱起了开灵文：“昊天不吊兮，爷云亡；抚我不孝兮，恩德难忘；讣吉开奠兮，家呈酒浆；大小稽首兮，泪水成行；哭其不昧兮，来格来堂。”接着便是杀猪祭奠：一个老练的杀猪匠走到一头捆好了的，并且被两个后生揪住猪耳的肥猪跟前。他叫后生把嚎叫着的猪的头抬高，正对灵柩。说时

迟那时快，只见他一刀下去，鲜红的猪血便喷在预先放置的钱纸上。见状，肖炳青马上又摇头晃脑高唱起“宰牲文”：“痛吾大夫，处赴冥郊；卜经开灵，悔无佳肴；兹购执牲，用执伦刀；以其启毛，取其血旁；敢造灵次，酌之用艳，作以频繁，聊表敬孝。”

接着，孝孙道厚执香火绕棺，礼生炳青唱绕棺首章文。

接着，孝孙道厚执蜡烛绕棺，礼生炳青唱绕棺次章文。

最后，孝孙道厚执燃着的钱纸绕棺，礼生炳青唱绕棺三章文。

须从风夫妇、须从霞夫妇等晚辈上香、祭酒……

须从风夫妇、须从霞夫妇等晚辈端上三牲祭奠，一个个轮流上香……

给爷爷须玉成开完灵之后，又给爸爸须从峦开灵。全套程序，逐项展开，一项也没有少。

清早开灵。晚饭后封灵。7天里开灵……封灵，周而复始。每天都要走完程序、过场，鼓乐不断，哀唱不息。

一天，一天，又一天……刚开始的一两天，道厚怀着对自己爷爷、父亲无比敬爱的心情，兴致勃

勃地做着“开灵”要求做的每一件事情，洗手呀，下跪呀，烧钱纸呀，绕棺呀……可是，他越到后来，就越感到乏味和疲倦了。肖炳青喊到他的时候，他只知道机械地重复前面做过的某些动作了。他头脑里不时掠过“咋个要跪哪么多”，“咋个要不断地重复做着同样的事”之类念头。可是，每掠过这么一个念头之后，他又惊恐自己、谴责自己、警告自己：“混蛋，你咋个不孝了？！你可不能背离孝道！”明惠看到道厚哥哥封灵后走向新房的脚步，一天比一天沉重、迟缓，眼睛一天比一天缺少光泽，面庞一天比一天瘦削，她的心里也一天比一天沉重。她多想对道厚说：“哥呵，你可得注意身体！”可是，不知道为什么，这话怎么也说不出口；往往到了嘴边，又把它吞回去。有点晚上，道厚封灵回到新房，精疲力竭地倒在床上，一会儿就睡着了。明惠看着他凹下去好多的脸颊，很想关切地轻轻抚摸一下，可是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手已经伸到道厚的脸旁，又把它缩回来。

第八天是家祭和出葬日。晴了几天的天又变了。灰色的阴云布满了天空，寒风呼呼地刮起，雪片又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来。道厚早就起床了，他把睡在另外一个被窝里的明惠叫起来：“快起来，今天要家

祭和出葬了！”明惠边穿外衣边问：“今天是最后一天累了？”道厚“唔”的一声作答。明惠的脸上立刻绽露出笑容，道厚发现，就马上制止：“快不要笑，三婆婆他们看见，要骂我们！”明惠收起笑容，穿好外衣。道厚、明惠去到厨房，胡乱吃了点东西后，就一齐跑去崇德堂里。

到崇德堂后，没过一会儿，家祭就开始。先祭须玉成。礼生肖炳青嘱咐过须道厚之后，就摇头晃脑，语气悲悯地唱第一遍、第二遍、第三遍的祭酒文：“世上花木有重开，人死何曾再转来；大限到来留不住，死生都是命安排”；“人在循环大快中，渺渺冥冥一般重；荣华富贵三更梦，英雄豪杰一阵风”；“山中已有千年树，世上难逢百岁人；自古有生必有死，至今有起必有因”。在肖炳青唱祭酒文的时候，作为孝孙的道厚像每天所做的那样，洗手，上香，祭酒，跪拜，每遍8拜，3遍共有24拜。道厚拜完后，肖炳青又叫须玉成的大女须从凤、大女婿李耿人、二女须从霞、二女婿王明兴、孙媳龙明惠，以及其他亲友，在喧腾的爆竹声和高亢、悲悯的鼓乐声中跪拜，祭奠。

家祭完爷爷须玉成之后，又在礼生肖炳青的引导和指挥下，作为孝子的道厚和其他亲友一起家祭

完爸爸须从峦。……

在礼生肖炳青的“起车文”诵唱声中，16名抬灵柩的“车夫”将须玉成的灵柩，抬到崇德堂外扎装抬杠；紧接着另外16名也将从峦的灵柩抬出来扎装抬杠。扎装抬杠完毕后，车夫们用大红缎子将两口灵柩盖住，用粗麻绳绑好抬灵柩的“龙杠”。两口灵柩的中央上方都捆着一只大公鸡，雄纠纠站立的大公鸡不时扇动翅膀，抖掉落在它身土上的雪花。

须三太在亲家龙亢然和虔娘娘的陪同下，巡弋检查着送葬队伍，看看还有谁没有到，还有什么东西忘了带。突然，她发现拳师肖承忠在和一个似曾见过的人交谈，就径直走过去。此人的着装跟众人一样，也是一身玄衣，腰系草绳，但是，他抬手举足都有点异样。此人是谁？须三太正想着，就见他急步过来，举手抱拳，头一低：“草民刘理大向太太请安！”呵，原来是丐帮首领镇山虎刘理大！须三太点头答应，又不经意地问：“你还跟以往一样？”刘理大低眉答：“回太太话，早就不一样了。”须三太有点好奇：“咋个不一样？”刘理大又答：“回太太话，几年前，我在龙承才老爷那里租了两亩地种。”龙亢然插上来：“是龙腾庄的龙承才？”刘理大抬眼一看：“回这位老爷话，是龙腾庄的龙承才老爷。”须三太

随意问：“你也来送葬？”刘理大一本正经地回答：“回夫人话，俗话说‘滴水之恩当泉涌回报’，草民刘理大忘不了须大夫须老爷的义饭恩德，就邀约一帮过往的化子弟兄，来给他老人家送行。”须三太环顾左右，果然有好多不曾见过的面孔，心里一热，就说：“难为你们这么久还记着我家老爷的……”又掉过脸对虔娘娘说：“快把所有的白布都拿出来，剪成布条给他们缠头！”

下了半天的雪，突然停了。须大叔公、肖大叔公等不能出村上山的耄耋老者，以及年老体弱的须安氏都来为须玉成父子送行了。肖炳青给他父亲打过招呼后，就悄声对车夫头说：“该出行了。”车夫头马上叫车夫们插短杠，准备出发。插完短杠后，在肖炳青的指挥下，32个车夫一齐起肩，一起开步。顿时大锣响起，万响爆竹轰鸣，震得地动天摇。前几天研究须氏父子安葬地点时，须三太说“老爷多次对我讲过，大屏岭是他老人家的归宿地”；肖汉民又进一步讲到他和从峦少爷上大屏岭时，说过“我多想百年后歇在此地”的话，前天又是他带人去挖的葬坑。所以，今天出葬，在前头手擎白幡引路的是肖汉民，他的儿子肖为民则在他老者的后头散发钱纸。须道厚既作为孝孙也作为孝子，端着灵牌跟随在为

民的后面，从凤、从霞姐妹按龙须山一带的规矩，在右边扶她们父亲的灵柩；明惠则作为儿媳扶须从峦的灵柩。道厚、从凤姐妹和小明惠都戴着竹札的上吊有籽棉球的白冠，身穿白麻布孝服，腰系草绳，手持哭丧棒。其他的送葬人都用白布裹头。

半个多时辰过去，送葬队伍到达大屏岭脚下。大屏岭已经被皑皑白雪盖严，上山的路也找不到了。肖汉民把引路白幡交给儿子肖为民保管，就把在送葬人群中的肖承忠喊到跟前，又对礼生肖炳青说：“举人，你领大家歇歇，我和承忠哥去探探路。”汉民和承忠各人在雪地里找了段枯树枝，就柱着往山上走去。肖炳青叫人把早已准备好的矮板凳摆好，搁住两付灵柩；又叫人把几束点燃的香插在地上，把鞭炮放起来，让孝孙兼孝子的道厚向着爷爷的灵柩跪拜，这才在寒风中唱起“路祭文”：“爷爷既逝兮，孙心悲伤。祖傍安厝，道阻且长。辆车既发，昌胜苍惶。兹当中道，酬酒敬浆。或饮或食，陡级高岗。履险如夷，灵魂安康。”在须玉成的灵柩边唱完，又叫道厚到他父亲灵柩边跪拜，他跟着过去唱：“父既逝兮，儿心悲伤。……”过了不久，肖承忠戳着树枝下山来了，他对肖炳青说：“汉民继续在前面探路，我们上山吧！”说罢，他从为民手中要过引路白幡，

沿着他和汉民踩出的上山路，领着送葬的队伍艰难地向山上走去。

龙亢然拄着从雪地捡来的树枝，跟着须从峦的灵柩来到了半山腰。他下意识地回头望了一下，只见从这里到山脚，从山脚又到大路上，曲曲直直的送葬队伍竟有里把两里路长。他心头一热：这么多乡里来送葬，须氏父子得人心啦！这么想着，他就对走在旁边的须三太说：“亲家婆婆，这么多人来送葬，须老爷了不得，须家了不得！”须三太听罢，也回头望了望，思忖了一下，就断断续续地说：“了不得是了不得……只怕是最后一次了……对于须家来说，这种大场面不会再有了……”亢然纳闷了：“亲家，何以见得？”须三太苦笑着指指前头两付灵柩：“扶灵柩的只有三个女崽……道厚又小……”亢然赶紧安慰她：“道厚十四、五了，也不是太小。我看，他跟他的名字一样，很厚道，人还聪明，做事也可以。再说，我家女崽明惠已经和他成一家……明惠小是小了点，可要不了几年她就会大，而且她从小就聪明伶俐……”须三太说：“我还是觉得他们小了点，嫩了点。”龙亢然又说：“还有耿人呀，须老爷不是很相信他，说他很有能力，撑起了你们须家在汉口的崇义钱庄和几大商铺吗？”须三太瞥了一眼

在后面一步远，正一手搀着须周氏，一手拉着黄元秀上山的李耿人，放低声音说：“看起来他对老爷是很忠诚的，只怕以后……”说完，须三太朝前看着正在艰难地抬灵柩上山，早已把棉衣、夹袄脱下，单衣也湿透的车夫们，轻轻地叹了一口气：“唉！”任亢然在一旁怎么说，她也不再答一句话。

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车夫们终于把两付灵柩抬上山，放在肖汉民指认的且已挖好墓穴的地方。望着大汗淋漓的车夫们，从凤、从霞赶紧掏出早就准备好的银票，作为俗话讲的应由死者女儿出的“解索礼”，送给车夫头。

要下葬了。道厚、从凤、从霞和明惠跪着大哭起来，他们的哭声引来了漫山遍野的哭声。在呼呼的寒风和响彻云霄的哭声中，礼生肖炳青淌着泪水，用早已沙哑的嗓子唱起了悲哀的“山文”：“哀哀祖父、父亲，忽然云亡。痛哭悲泣，养家情伤。吉地是卜，窖穴安藏。陈名肴酒，来格来尝。”车夫们用绳索将两付灵柩，同时徐徐地吊入放置了陪葬品的两个墓穴中。抽出绳索。鸣6遍“赶龙”大锣。覆上黄土。

道厚、从凤、从霞等人“兜金兜银”一一兜点墓上的黄土放入自己口袋。

道厚、从凤、从霞等人举魂幡和神主牌在前，车夫们抬“龙杠”行后，引亡灵回家。

须家各在荣禄大夫厅堂和从峦原住屋厅堂设一亡灵案祭祀。

原配须安氏、二房须周氏相继昏倒在亡夫的亡灵案前，从此卧在病榻上，年内相继随夫而去。不过，此乃后话。

出殡后的第三天，须玉成的女儿从凤、从霞姐妹和须从峦的儿媳明惠在虔娘娘的陪同下，按照龙须山一带的规矩去“封山”：到须氏父子的墓地祭奠，上供香烛钱纸和酒肉，祈祷山神保护须氏父子的亡灵。

出殡后的第七天，亦即“头七”那天，须三太指挥须家大小，再在须氏父子的亡灵案前，设酒献供，焚钱纸香烛祭奠。过后，须三太平静地对龙亢然、李耿人、王明兴等人说：“按说以后每7天要祭奠一次，直到七七四十九‘满七’那天为止。可是，你们都是在外边做事的人，事情多，我就不阻你们了。你们各家明天都走吧。’悼七’的其他事，有我和汉民、桂枝，你们就放心好了。’满七’那天，你们各家烧点香，燃点蜡烛，烧点钱纸给老爷和从峦就行了！按老爷生前所嘱，耿人、从凤把道厚带到汉口

去，道厚成不成得了人，就看你们的啦！亲家也把明惠带回去读书，今后逢礼拜、逢年节，我会隔三差五叫汉民来接她，……我想这个小孙媳呵，亲家，你跟亲家母讲一下，不要阻我。……从霞、明兴，你们也记着经常回来看看我们……你妈还在病床上呵！……”讲到这里，须三太讲不下去了，她伤感地掏出手绢掩脸，低声抽泣起来。不等大家来劝，她就挥手叫大家离去。

第二天一早，道厚就起床收拾行李。爸爸、爷爷同时去世的打击，近10天不断跪拜的生活，使他仿佛已经变成大人了。他一边收捡洗换衣服，折好，放进爸爸以前给他的藤皮木箱里，一边想“我一定要好好跟耿人姑公学，学得一身本事”、“我决不会辜负爸爸爸爸妈妈、爷爷婆婆的嘱咐”……。拿起黑漆算盘，他犹豫了好一会儿才放进箱子里。明惠见了，惊讶地问：“你咋个带算盘去？！你大姑公是开商店的，有的是算盘，还要你从这里带去？！”道厚瞥了明惠一眼，深沉地说：“这把算盘是爷爷教我打算盘时给我的……”明惠不吭声了，拿过案桌上的小圆镜子和木梳子，照着镜子梳起头发来。道厚收拾好衣服后，把挂在墙上的二胡拿下来，准备放进灰布做的胡琴背袋里。明惠见了，冲口而出：“哥，拉支’

长亭外，古道边’给我听，你那天在须韵园里拉得几好！”道厚说：“现在不行。”明惠翘起小嘴巴：“为什么？”道厚答：“现在都要走了，咋个来得赢？！再说，姆妈、三婆婆听到要骂我们。”明惠问：“那——什么时候拉？”道厚认真地说：“到了你家我再拉。”明惠笑问：“一定？”道厚说：“一定。”

5个人分乘3部轿子去龙腾庄。明惠要跟她爸爸乘一部轿子，亢然不准：“你今天’回门’，当然得和你男人道厚坐一部轿子！”明惠只好怏怏不乐地上了一道厚那部轿子。出发后，明惠在轿子里想跟道厚说话，可是，10多天的劳累，加上今天为收拾东西起得太早，道厚很快就睡着了。……到了龙腾庄，耿人夫妇约好次日来找他们一同去庐陵城，就回自己家里去了。亢然则带着明惠、道厚“回门”。韩秀莲见到女儿、姑丈，欢喜得不得了，马上接下道厚提着的行李卷和胡琴背袋，又是倒热茶，又是拿点心盒，洒泪抚慰了道厚一番，就去厨房忙饭菜了。亢然抱过、亲过二女儿明恕，招呼道厚、明惠坐下饮茶，吃点心，又和道厚寒暄了几句。然后，牵着蹦蹦跳跳，硬要爸爸带她出去玩的明恕，到雪后初晴的松树林里逛去了。

龙亢然带着明恕一出去，明惠就从椅子上跳起

来，笑着嚷嚷开了：“呵，自由了！好呵，自由了！不用下跪了！……”

明惠活蹦乱跳地在厅堂里东看看，西看看。然后，把木呆呆坐在椅上的道厚拖下来，拖去看她的闺房。一进房门，扑进道厚眼帘的是墙上的几张大幅西洋画，和明惠穿白色短洋裙，戴白色小洋帽照的大幅相片。道厚惊奇地瞪大了眼睛。明惠笑着问：“哥，稀奇吧？”道厚点点头。明惠说：“我就喜欢洋画洋装！”道厚默想了一下，突然笑嘻嘻问：“那你咋个不穿洋装出嫁？我在庐陵城的洋装店看过那种洋装，好漂亮！还有一些什么纱，披在头发上……”明惠讪笑他：“那叫婚纱！你真土，真蠢，连这都不懂！”道厚不好意思地嘿嘿一笑，可他还是追着问：“你还没讲，咋个不穿？”“咋个不穿？爸爸不准我穿！”明惠说完突然想起什么，就风风火火跑到厅堂里去；一眨眼，她又提着道厚的灰布胡琴背袋，风风火火地跑进来。明惠边把胡琴背袋递给道厚，边命令道：“给你，拉！”道厚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，愣住不动。明惠急了，娇嗔地用手指戳了戳他的额头：“咋个，忘记啦？你今天早上答应过，到我家就拉‘长亭外，古道边’！”道厚反应过来，下意识地摸摸额头，笑笑：“嘿，我咋个忘记了！”说着，接过

背袋，取出二胡，坐在床沿上“叭嘎，叭嘎”地调起音来。道厚边调音边抬头对明惠讲：“跟上次一样，我们一起来唱。”明惠娇媚一笑：“当然！”道厚调好音，拉开了前奏调子。

悠扬动听的琴声，把 10 多天来积压下来，还残存在明惠心中的腻味、烦恼和苦闷一扫而光，她感到了空前未有的轻松和舒畅，于是她放开喉咙，愉快地唱起来：“长亭外，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。晚风拂柳笛声残，夕阳山外山。天之涯，地之角，知交半零落。一瓢浊酒尽余欢，今宵别梦寒……”，唱着唱着，明惠突然感觉到道厚只是埋头拉琴，而没有唱了。

“喂，你咋个不唱了？”明惠收住歌喉问他。

道厚抬起头来。他眼泪汪汪，断断续续地呜咽着说：“爷爷、爸爸和我……也是……天之涯，地之角……今……今宵别……别……别梦寒……”

看到道厚泪汪汪的伤心模样，听到道厚呜咽地说出的似乎正滴着血的话语，想到道厚是那么老实、厚道，对自己又那么关心，明惠胸中涌出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热烘烘的感觉，这种感觉使她冲口而出：“哥，还有我和你在一起！”这种感觉竟然促使她像大人一样，张开双手扑上去，把道厚的头紧紧

地抱在胸前。道厚给闹了个大红脸，赶忙从她的搂抱中挣脱出来，又赶忙气喘吁吁地跑到厅堂里去。

次日一早，耿人夫妇到亢然家里来，吃了作为亲戚的第一餐饭。然后，5个人像昨天一样，雇了3部轿子去庐陵城。明惠还是按照爸爸的吩咐，和道厚坐一部轿。她这次一言不发，“老实”地倚靠在轿子的一边，和她的道厚哥保持着半个人的距离。5个人到了庐陵城后，耿人夫妇和道厚歇在高峰坡从霞家，亢然父女则回已经开学上课了的鹭洲中学歇。

第二天早上，亢然父女到码头上送别乘船去汉口的耿人夫妇和道厚。……

一个月后，龙亢然把须道厚寄来的信，交给早就等着道厚哥来信的明惠。这封不长的信是这样写的：

尊敬的岳父大人，并转明惠妹：小婿向岳父大人顿首，向明惠妹问安。小婿我想念岳父大人，想念明惠妹妹。我到汉口后，大姑公就把我交给前（钱）庄的管账先生甘师付（傅），叫我跟他学。如今天天练打算盘。有两件事顺告岳父大人并明惠妹。一件是到汉口一个里（礼）拜后，大姑公把崇义前（钱）庄改名叫做昌申（盛）前（钱）庄，把什么证书上的爷爷须玉成的名字，换成大姑公李耿人的名字。

大姑母不准大姑公换，还吵了三次。可后来还是换了。还有一件是现在汉口很斤（紧）张。不久前，这里江岸的工人巴（罢）工。一个叫林祥千（谦）的工人领袖被官兵绑在电线杆上。长官叫他命令巴（罢）工人复工，他却高乎（呼）“头可断，血可流，工不可复”。长官叫兵把他砍死了，工人和老百姓却很京（敬）培（佩）他。昨天清明节时，好多人肖肖（悄悄）举行义（仪）式记店（祭奠）他。我培（佩）服这个不怕死的工人领袖，也跟着人去记店（祭奠）他。岳父大人，明惠妹妹，汉口好大好票（漂）亮，为了在汉口站住脚，我会好好学习，不但要打熟算盘，还要学好文化，总之要向（像）爷爷讲的那样努力向上，向上。再向岳父大人叩首，向明惠妹问安。

小婿道厚于民国十二年公历四月七日（清明节后第二天）上

《龙须山》卷二（1） 第一章

肖君和

晴空万里，天上沒有一丝云，仲夏的太阳把翠绿的田野照得明晃晃的。通向龙须山的田间大路上，走着一个人骑马的军人和一个人挑着朱红色礼品盒的小

兵。骑马的军人是国军某部的军需官，姓庞，单名固。庞固今年三十七八，长相显老，额头上打着皱纹，眼角是明显的鱼尾纹，似乎有四十出头了。由于他相貌平常得不能再平常，且神情木纳，能力也不怎么样，所以在军界混了十多二十年，还是一个人们并不怎么瞧得起的军需官。就因为如此，他这么一把年纪了，也只能偶尔进进青楼，在妓女身上发泄发泄，而一直没有成家。

庞固的眼睛半睁半闭，一个礼拜以前的情景在他的脑海上盘旋着：

吴运发师长去资国寺看望玄明和尚，庞固作为随从人员一同前往。玄明和尚本名刘忠达，是吴师长的前任。1年半以前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他突然到龙须山麓的资国寺出家了。刘忠达当师长时，吴运发是他的副师长。刘忠达出家后，吴副师长就递补到了他的正师长位置上。刘、吴虽然对蒋委员长清剿苏区的做法有不同的看法，时有争论，但私交不错。所以，两人见面后，交谈甚久。一直到午时，住持弘本法师以素餐款待之后，吴师长才告别玄明和尚、弘本法师，和他的随从们一起缓缓下山。

走了一段路后，刚一拐弯，吴师长的眼睛突然亮起来，他勒住缰绳，飞身下马，盯住前面看。随

从们马上刹住脚步，顺着眼光向前看。只见一个姑娘挑着一副担子正迎面走过来。她身材苗条，上身穿着白色的短衫，腰间系着酱红色的围腰，下身是海蓝色的裤子。因为热的缘故，她的袖子和裤管都挽得高高的，使浑圆的膀子和壮实的腿肚子分外显眼。她走拢了，看见是几个驻脚不前的军人，便赶紧低头匆匆过去。可是，尽管如此，她微黑透红的脸庞，水汪汪的大眼睛，还有那对因为汗湿，布贴在胸脯上，而导致清晰可见的陡然隆起的乳峰，就牢牢地留在这几个军人的心坎上。

姑娘没走多少步路，便拐进一条伸进竹林的小路。军人们目送着她俏丽的背影，消失在青翠的竹林中。

回到驻地之后的次日，吴师长对他的马副官说：“你给我再去一趟资国寺，看看昨天下龙须山时碰到的那个女子是什么人。”马副官二话不说，立即策马前去。

半天后，马副官回来，当看庞固的面，禀报吴师长：“报告师座，那片竹林里面有个尼姑庵叫做竹月庵。竹月庵的住持至慈师太，让一母四女在她们庵里暂住。那一母是龙亢然的老婆，四女是他的女儿。那个女子是四个女儿中间的老大，名叫龙明恕，

今年十七岁。”吴师长听罢，马上问马副官：“那龙亢然又是什么人？”马副官答：“龙亢然是个判了10年徒刑的犯人，现在关在庐陵监狱中。”吴师长又问：“他犯的什么事？”马副官又答：“听说是共党的什么文教部长。”吴师长听了，高兴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，连声道：“好，好，这样的人家，不敢不答应我。”

思忖片刻之后，吴师长对马副官和庞军需官说：“你们给我准备点礼物。明天我们一起去提亲。”马副官小心翼翼地问：“师座，给哪个提亲？”吴师长像不认识他似的看了他一眼，睁大眼睛说：“给哪个提亲？给我吴某人提亲呀！”稍停，他又说，“我的元配，是父母包办娶的，比我吴某人还大三岁，只能供在老家了。二房、三房嘛，你们看到的，都娇滴滴的，怕打仗怕死，不愿意过军旅生活。二房我已经送回家乡去了，三房我也准备送回去。像我这样的男人身边，怎能没有女人呢？所以，早在一两个月以前，我就思谋着娶个四房，当我的战地夫人。奈何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。”抬头望望窗外的云天，他调过脸来，笑嘻嘻说：“还是老天爷有眼睛，给我送来了可以当战地夫人的人！老马、老庞，你们看，那女子的手膀子、腿肚子都很壮实，顶着那么大的太阳，挑着那么重的东西，肯定身强体壮，

吃苦耐劳，不怕和我们一起过军旅生活，而且她老者当过什么文教部长，就可以推知她读过书，懂文墨，在跟世人打交道时可以帮助我……总而言之，统而言之，我觉得她就是我心中的战地夫人。老马、老庞，你们二位的看法呢？”

吴师长讲完后，马副官马上附和、奉承起来：“师座有眼光，会看人尝美……”。庞固心里骂：妈的，老子三十七八了，还没结成一次婚，你吴师长有了3个老婆，还想讨个四房！人家姑娘才十七岁，你都五十三四，儿女一大堆了，还想要人家做你的小老婆，真他妈的不要脸！老牛想吃嫩草！……不过，庞固只敢在心里这么骂，嘴巴却跟在马副官的后面，开始附和吴师长的说法。当然，他的附和是勉强的。好在吴师长正喜上心头，一点也听不出庞固附和中的勉强味道。

吴师长以为一个犯人的老婆，乍一听到要和国军师长结亲，必定求之不得，满口答应。吴师长还以为一个犯人的女儿，乍一听到要成为师长太太，必定喜上心头，决不拒绝。

可是，出乎吴师长的预料，他和马副官、庞军需官，以及挑礼品的士兵到了竹月庵后，就遭到“犯人的老婆”、“犯人的女儿”拒绝。马副官一讲完给

吴师长提亲的话，“犯人的女儿”龙明恕马上涨红着脸，杏眼圆瞪地大吼起来：“姆妈，我还小，我不结婚！”“犯人的老婆”则韩秀莲对吴师长说：“师长大人这样看得起我的女儿，那真是我女儿的福份。不只我女儿，我们全家都三生有幸哪！……不过，还请师长大人体察、原谅，我们接受不了您要给的福份，因为她爷爷在祠堂里对全家讲过，我们龙家有个‘男不准纳妾，女不准当妾’的规矩和祖训，世世代代都不得违反，否则，要遭天打五雷轰！”。韩秀莲话刚落音，龙明恕立刻响应，她反反复复地说着两句话：“我不敢违犯爷爷的规矩和祖训！我怕遭到天打五雷轰！……”说着说着，明恕竟毫不顾忌地嚎啕大哭起来。

明恕的哭声惊动了竹月庵的住持至慈师太、惠心师父等尼姑，她们不约而同地走过来，把吴师长等人围在中间。她们沉默着没有说话。但是，她们眼神告诉人们，她们是非常同情韩秀莲和龙明恕的。感受到尼姑们目光中所传达出来的同情和支持，明恕突然用袖子揩掉泪水，对她姆妈大声喊道：“姆妈，干脆，我在这里出家好了！”……

韩秀莲、龙明恕的决绝态度和尼姑们的目光，使吴师长感到尴尬和难堪。他阴沉着脸，好半天，

才对随从们吐出两个字：“回去。”走了几步后，他又回过头来，压低声音，恶狠狠地对秀莲说：“这件事还没完！”

穿过两边都是竹树的石子路，庞固便看到竹月庵的浅灰色院墙，墙上有6个箩筐大的用白圆圈圈住的黑字：“南无阿弥陀佛”。走到竹月庵门口，庞固把他的大黑马拴在一棵足有膀子粗的竹树上。他掏出白手巾，揩了揩额头上、脖子上和脸上的黄澄澄的油汗，又用手扯了扯军装的下摆，这才带领挑着礼品盒的小兵走进大门敞开的竹月庵。

进入竹月庵后，庞固和他的小兵左转弯，径自通过“从修行路”，走到韩秀莲母女住的房门口。庞固轻轻敲了敲门，门很快就开了。出现在门口的是明恕。眼睛特尖的她，一见是一个礼拜以前来过的国民党军官，就把门“嘭”的一声关上。庞固轻轻敲了半天，叫了半天，门就是不开。庞固只好坐在门口等候。他想，你们家这么多人，总要开门、出门。

好在没过多久，韩秀莲拿着一把刚摘下的豆角回来了。她一见到庞固就说：“这位长官好面熟。”庞固便说：“我一个礼拜以前陪吴师长来过这里。”韩秀莲问：“你今天又来这干什么？”庞固故意大声地说：“我来救你们！”韩秀莲瞪大眼睛问：“我们

有什么危险，需要你来救？！”庞固说：“你叫你女儿开门，我到里面来讲。”

韩秀莲叫明恕开了门之后，就把庞固引进屋里，拉过一张板凳让他坐下。庞固一坐下，瞥了一眼正坐在旁边小凳上，低头搓草绳的明恕，不等韩秀莲发问，就侃侃地讲开了：

“大嫂、小妹，一个礼拜之前，你们拒绝了吴师长要小妹当他的老婆的要求。一个礼拜了，他没有再来惊扰你们。你们以为没事了，是吧？其实，你们的事情还在后头。实话告诉你们，吴师长一回去后，就对马副官说，我就是抢也要把那女子抢来当我的四房！他还对马副官说，我才不管他家有什么‘男不准纳妾，女不准当妾’的规矩和祖训！家里出了坐班房的犯人，还讲究什么规矩、祖训，真他妈的可笑！那末，为什么过了一个礼拜，吴师长还不来动你们呢？他到南京开会、考察去了。一个月以后才能回来。临走时，他还对马副官说，做好准备，待我一回来，你们就再去竹月庵，给我把那个女子搞过来。”稍停片刻，庞固又说，“吴师长可是个说一不二，说到做到的人。他的三姨太太本来不愿意嫁给他，他就命令马副官带上一个排的人，硬是把那女子抢过来，逼她拜了天地成了亲！所以我说，

你们的危险没有过，吴师长回来后，小妹还是要过去给他当妾，当小老婆！”听庞固这么一说，韩秀莲和龙明恕都紧张起来了，韩秀莲说：“那可咋个办？”龙明恕则说：“咋个办？马上出家，当尼姑！我现在就找至慈师太、惠心师父说去！”

庞固看了明恕一眼，微微一笑：“不到万不得已，还是不要出家，当尼姑！”又调过脸，对秀莲说：“办法还是有的。”秀莲赶紧问：“长官，有什么办法？”听秀莲这么一问，庞固却不说话了。他站起身，从荷包里掏出香烟、洋火。又划着洋火，点燃香烟，径自抽起烟来。灰白色的烟圈和淡淡的香烟气味，马上出现在这间小小的屋子里。他站在窗口，凝神外望，不断地抽烟，吐烟，可就是不说话。

“这位长官，有什么办法？你快说呀！”韩秀莲急了，就走到他的身边，催他讲话。他狠狠地吸了几口烟，把烟蒂扔在地下，用脚上的鞋子踩熄，然后说：“大嫂，你把她嫁给我，不就没事了。”秀莲听见了，可是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：“咋个？你再讲一遍。”庞固马上转过身来，指着明恕的背影，大声重复道：“你把她嫁给我，就没事了。”庞固停顿了一下，又说，“大嫂，趁吴师长没回来，你把你女儿嫁给我。生米做成了熟饭，吴师长就不会有话说了。

即使有话，他也不好说了！”

韩秀莲盯着庞固的脸看了好一会儿，遂问他：“这位长官，你今年多大啦？”庞固愣了一会，敏感到什么，就说：“三十七八，比起你女儿，肯定大好些，不过，比起吴师长，我可就小多啦！吴师长今年五十四五”，话到这里，他又笑嘻嘻地补一句，“大嫂，他比你大好些岁吧？”秀莲顺口应道：“是大我好些岁”，话锋一转，她指指明恕，又说，“不过，我女儿明恕小你小得太多了，你知道吧，她今年才十七岁呀！”庞固一听，马上把话头扭到一边说：“十七岁，不小呀！‘二八’可以成婚，她比‘二八’大一岁了，还小？……”秀莲不客气地打断他的话：“这位长官，你把我的话听错了。我是说你比我女儿明恕大得太多了！”庞固怔了一下，马上回答：“我大？我大就会像大哥哥一样对她好！”秀莲思忖了一会，又问：“这位长官，你到底结过婚没有？”庞固立刻赌咒发誓：“天地良心，我没结过婚！如果我讲的是假话，就会遭雷轰电打！”秀莲不理他如何赌咒发誓，继续不客气地问：“那你为什么到三十七八还没结婚成家？”庞固答：“在家的時候，我家穷，不能给我娶媳妇。到军队里混了十多二十年，我的命又不好，人家都找到老婆了，我就找不到……”

一直注意听秀莲和庞固交谈的明恕，突然放下草绳站起来，眉头紧锁，上齿咬着下唇，摆出一副豁出去的样子，对她母亲大声说：“姆妈，你别问了。只要他办成一件事，爸爸又没意见，我就依他。”庞固一听，大喜过望，马上笑咪咪地盯着她说：“妹子，别说一件，就是一百件，我也能够办成。么事？你说！”

明恕避开庞固紧盯着她看的眼光，低着头，小声说：“你想办法让我们搬回龙腾庄去住，把我们家的地给回我们，让水生叔叔像以前那样帮助我们家。”说罢，她抬起头来，接触到庞固满是不解和疑惑的目光后，就仔细解释道：“我家住在龙腾庄，有一栋砖屋三间柴房，有十几亩地，请韩家村的韩水生叔叔种。我妈和我四姐妹就靠这些房屋和田地为生。一年半以前，泸水县惩共清乡委员会封了我们家的门，把我们赶到这里来。到这里来之后，我妈和我们四姐妹打草鞋、搓草绳，由我挑到龙须镇和庐陵城去卖。这样做，我们才勉强活下来。现在，如果我依你，跟你走，那我妈我妹妹咋个办？哪个帮她们挑草鞋、草绳去镇上卖？没人挑草鞋、草绳去卖，她们咋个活得下去？”明恕讲急了，三步并作两步，走到屋角的水桶边，拿起木瓢，舀了几口水喝。喝

完又回来对庞固说，“你要我跟你走，你就得想办法，让我姆妈、我妹妹活下去；要让我姆妈、我妹妹活下去，就得想办法把我家的房子、田地要回来，让我们能够搬回去住，能够有地种。只要我们一家搬回去住了，重新由韩水生叔叔帮我家种地，照顾我姆妈、我妹妹了。我就可以依你，跟你走。”

庞固不动声色地听完明恕的讲话，偏着头想了想，又盯着她的已经由煞白转红润的好看的脸蛋看了看，才说：“我明天就去办！”又指指小兵挑来的礼品盒：“这些礼品你们先收下。”

话毕，庞固两脚并拢，向秀莲和明恕敬了个军礼，就转身走出房间，大步地向着竹月庵的大门走去。

通往安福的尘土飞扬的马路边，有一座两层楼的黄色小楼，“泸水县惩共清乡委员会”的白底黑字木牌，就挂在这座小楼的门口。早些年，“泸水县清乡办公室”就设在这座小楼里。红军西去后，“泸水县清乡办公室”改为“泸水县惩共清乡委员会”，它还是设在这座小楼里。

早上8时，金色的阳光刚照到这座黄色小楼的屋顶上，庞固就穿着一身笔挺的黄军装，怀端着1根金条，坐着黄包车，来到这里。“你们的黄成主任

来了没有？”庞固问正在门口站岗的卫兵。得到了卫兵的肯定的回答之后，庞固就噚噚噚地上了去二楼的木楼梯。他在主任办公室门口停下，敲门。“进来！”里面传来了一声男高音。庞固马上推门进去。一个穿灰中山装的瘦高个后生从办公桌后面站起来。

“你是？”瘦高个后生问。

“噢，黄主任，你不认得我啦？我们打过几次交道呀！”庞固笑着说。

黄成抬起手，拍了一下自己的脑壳，讪讪地说：“唉，你看我这个记性，连庞大军需官都记不起来了！真对不起，真对不起！”寒暄了几句之后，黄成就问他：“庞军需官，你有什么事找我？明说吧。看在你我都是老朋友的份上，我黄某人一定给你办好！”

面对黄成开门见山的问话和看起来非常坦诚的态度，庞固就把自己想娶龙亢然之女龙明恕为妻，以及龙明恕的要求，详细讲了一遍。末了，庞固这样央求黄成：“韩秀莲的房子是你们惩共清乡委员会封的，她的地也是你们收走的，求你黄老弟高抬贵手，把房子和田地给回她。她和她的女儿们的生活有了依靠，她就可以把她的龙明恕嫁给我！”

黄成双手交叉在胸前，眼睛一眨也不眨地认真听完了庞固的讲述。他不动声色地问：“庞兄，你多

大年纪啦？龙明恕又多大了年纪啦？”庞固想了一下，就老实作答：“我今年虚岁三十八，龙明恕十七。”黄成听后，没有马上说话，因为他在想，龙亢然的女儿要嫁给这么一个大她二十多岁的老男人做妻，这对于龙亢然来说，不啻是一次雪上加霜，一个新的打击，我应该促成这种雪上加霜和打击。可是，他转面一想，他妈的，三十八娶到一十七，老牛吃嫩草，太便宜这老家伙了，应该让他出点血！这么想定后，他就用为难的口气说：“庞兄，你这个事难办呀！”庞固马上问：“怎么难办？”黄成眨了眨眼睛，提高声调说：

“惩办共匪，是我们蒋总裁亲自定的大政方针。具体到龙亢然和他老婆韩秀莲的房屋、田地问题上，我黄某是不敢违犯的。庞兄，你大概还不知道，我和龙明恕的姐姐龙明惠是中学时的同班同学，她们的父亲龙亢然还给我们上过博物课，因此，我对龙亢然是非常熟悉的。早在民国十六年，他在这里任代县长时，就勾结共匪头目，发动反对我们的五月暴乱；民国十八年夏天，我把他抓住，关了他一年多，他不仅不吸取教训，反而变本加厉，最后又被我们抓住，判了个十年徒刑。对他这样的人，对他这样的人的家属就得惩办！”停顿了一会，他又说，

“封他的屋，收他的地，就是对他的一种惩办。跟判他的刑一样，都是一种惩办。既然是对共产党的一种惩办，我就不能把房屋、田地给回她。”讲到这里，他拍拍庞固的肩膀，微笑道，“所以说，庞兄，你的要求我实在难以满足。这就叫做爱莫能助，爱莫能助呵！”

庞固耷拉着眼皮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黄成看到他这副样子，就阴阳怪气地说：“庞兄，你别垂头丧气了！也不是说，一点办法就都没有了！”庞固一听，脸色马上阴转晴，赶紧问：“黄老弟，还有什么办法？快讲！”

黄成从办公桌上拿起一包香烟，抽出两支，一支递给庞固，一支留给他自己；又拿起一盒洋火，划燃一支，点着香烟，递给庞固，让庞固也把香烟点燃，两个人都抽起了烟。庞固抽了一会儿，又着急地问：“黄老弟，到底还有什么办法？”可是，庞固越急，黄成却越不急。他悠闲自得地抽着烟，吐着白色的烟圈，把个办公室弄得烟雾弥漫，才走近庞固说：“这个办法嘛，其实很简单，就看你是不是肯出点血？”

庞固看了黄成一眼，马上心领神会地从衣兜里掏出那根准备好的金条，递给他。黄成接过金条，

眼睛一亮，就仔细察看起来，看了半天后，他又把金条退回给庞固，说：“这金条倒是真的，可惜只有1根。我是不会要你一个毫子的，可是，我们县有两个头，一个是我们党的县党部书记长，一个是县长。两个我都得孝敬。孝敬了他们，让他们没话说，我才敢于按照你老兄的要求办事，把房屋、田地还给龙亢然的老婆。”庞固瞪大眼睛，看了庞固半天，眼睛里分明闪射着气愤的火花。黄成把脸掉到一边去，故意不看他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庞固在心里骂道：妈的，强龙斗不过地头蛇，只好认了！嘴里却说：“黄老弟你讲得在理。我明天就照你说的办，多拿一根金条来。”说罢，庞固就往回路上走。黄成望着庞固的背影，不禁轻轻骂道：呸，老牛想吃嫩草，还舍不得多出一点血！

第二天，庞固在他只有4根金条的积蓄里，再拿出1根金条，凑足两根，交给了黄成。黄成见钱眼开，立马满脸堆笑，说：“你明天来听消息吧，我今天就把这两根金条，分别给我们县的两个头送去，请他们成全你。”庞固以军人的干脆态度说声“是”，就满心高兴地回去了。

庞固走后，黄成马上将1根金条带回家中，交回他的老婆保管。然后，把另外1根金条拿到银行，

兑换成“袁大头”。下午，他走访了县党部胡书记长和李县长，各给了一半“袁大头”后，他转述了庞固的要求。两位县里的父母官得到意外之财后，都眉开眼笑。胡书记长说：“我同意成全这个庞军需官。”李县长说：“我同意启封。”

胡书记长和李县长的干脆态度使黄成吃惊，他打从内心里瞧不起他们：一见到钱，菩萨心肠就来了！一见到钱，“惩共”的责任心就丢到九霄云外去了！他在心里说：我就不和他们一样，我得了庞固的钱，也不能让龙亢然的老婆把房屋都要回去，不能让她们安逸！……眉头一皱，他的鬼点子就出来了。

于是，第二天一早，庞固一来到惩共清乡委员会，黄成马上对他说：“庞兄呀，我昨天找到了我们县的两个头，他们收了你送的金条后，都叫我代他们向你表示感谢。”庞固问：“那——我的要求咋个办？”黄成看了庞固一眼，就慢吞吞说：“你的要求嘛，我和他们两个研究过，大家都认为，因为冲撞了惩办共匪的大政方针，不好办，如果上方怪罪下来，我们都要吃不完兜着走。但是，得人钱财，替人消灾。他们都觉得得了你的钱财，就要替你消灾，替你办事。”庞固听他讲了那么多，都是自己不愿

意听的废话，便着急地催他：“黄老弟，我的要求到底咋个办？”黄成又看了他一眼，还是慢吞吞地说：“庞兄，你莫急嘛，我们研究了你的事情。我说，庞军需官年纪大了，急于满足女方要求，以便结婚生子，了其父母夙愿；再说，封龙亢然之屋，收龙亢然之地，已经一年半了，惩办的目的已经达到了。所以，我说，满足庞军需官的要求好了。可是，他们不同意我的说法。他们说，再咋个样，也要等省里有指示才行，不能随便便宜了共匪和共匪家属。我们争来争去，最后决定把田地和3间柴房给回韩秀莲一家。正屋嘛，暂时不给，继续封起来。万一上方问到，我们就说，正屋继续封存，说明我们还在贯彻执行惩共方针。”

听完黄成的话，庞固瞠目结舌，不知道说什么才好。黄成注意到庞固的表情，就安慰他：“我们这么决定，你未来的丈母娘肯定不会有意见。如果实在还有意见的话，你就再给她一点钱好了，……”还没听完黄成的话，庞固就不满地转身便走。黄成对着他的背影喊了声“你走好”，便鄙夷地朝他撇了撇嘴巴。

庞固离开黄成后，策马去到竹月庵。他把找黄成的过程，一五一十地对韩秀莲、龙明恕讲了一遍，

然后坦诚地说：“伯母、小妹，我只能做到这一步了，黄主任不把正屋给回你们，我也没有办法。你们就看着办吧！当然，如果小妹跟我走了，没人挑草鞋、草绳去卖，田里也不能马上就长出东西来，你们的生活会受到很大的影响，那我就再补 200 个大洋给你家，买点油盐柴米衣服鞋袜什么的。你们商量商量，看看我讲的实不实际，看看我这个人值不值得信赖，小妹能不能跟我去？……我明天再来听你们商量的结果。”说罢，他就迈开大步，向房门走去。

韩秀莲和明恕交换了一下眼色后，马上叫道：“你不忙走！”庞固马上止步，以标准的军人方式转身，用询问的眼光看着秀莲母女俩。秀莲说：“你在门外等一等，我们商量商量，过一会就把商量的结果告诉你。”

庞固出去后，秀莲和明恕就紧张地商量起来。不多一会儿，她们母女俩就得出这个庞固说话还实在，人看起来也不坏的结论。得出了这个结论后，韩秀莲就径直走出竹月庵，对等候在马旁的庞固说：“明天你来叫我们。我们一起去庐陵新甲监探监。只要明恕她爸同意，我们就在搬回龙腾庄后，把明恕嫁给你。”

韩秀莲的话还没说完，庞固就心花怒放，笑逐

颜开了。

龙亢然一早就被看守兵带到新甲监会议室，给金监长、彭看守长等监狱长官做推拿。又是滚、擦，又是揉、摩，又是拿、按，又是抹、摇，忙活了三个多钟头，才拖着疲软的身子回到他的小诊所里，准备休息一会儿之后，接着给犯人们看病。

饮了几口冷茶，自个儿拿捏了一下肌肉筋骨，龙亢然的精神又恢复过来了。往天，他给长官们做过推拿诊过病之后，总有好几个犯人来光顾他的小诊所，请他诊病治病；不知为什么，今天却没有犯人来。望着成品部犯人肩扛背驮货包，从小诊所旁过去，走向仓库的背影，他情不自禁地想起了他下监后的经历。

一年半以前，龙亢然一被判刑，就从专门关押未决人犯的新丁监，转押到关押已决犯人的新甲监。并且，被金监长带到监狱设的织巾工场成品部当苦力：把成品打成百斤重的货包，肩扛背驮地搬运到仓库里面去。每天肩扛背驮货包几十趟，回到监房后，整个躯体像散了架似的，一倒在通铺上就起不来……就这样干了整整1年，事情才有了转机。那天中午，龙亢然扛着一个货包走进仓库，突然见到堆成峭壁的货包垮下来，把绰号“白老鼠”的小白压

在几个摞起的货包下。龙亢然把肩上的货包往地下一掼，就和从后面上来的老皮一起，把压在小白身上的货包，一个个地抬起扔开。货包扔开后，他们发现面无人色的小白，已经断了气。龙亢然二话不说，马上把小白平放仰卧在地上，根据以前学过的急救知识，对他进行抢救。他先是坐在地上，用口对口吹气方法救小白，紧接着又把小白的上衣扒开，用心脏按摩法来救。反复多次后，小白竟然恢复呼吸了。

金监长听说龙亢然竟然把断了气的人救活，就找他谈话。谈话中龙亢然承认他在优级师范学堂读书时，自学过医学，懂得一些医术。金监长就叫他当医务犯，开个小诊所，专门给犯人看病。在金监长的帮助下，龙亢然到监狱图书馆借了《医宗金鉴》、《推拿指南》、《千金要方》、《千金翼方》、《本草纲目》、《西医诊病要领》、《伤寒标准疗法》等类医书来读，边学边干地开起了诊所。诊治好了不少犯人后，他名声大振，连监狱里的看守人员、官员也纷纷来找他看病。……想着想着，龙亢然脸上浮出了令人难以察觉的自得的微笑。

“龙亢然，出来！你老婆、女儿来看你了！”王看守在新甲监门口大喊。

龙亢然被判刑，到织巾工场成品部当苦力后，韩秀莲，或者龙明恕每个月都会来新甲监看望他一次。来的时候，她们总会带点吃的东西给亢然。有时候是竹月庵换下来的供品，米果、松糕之类；有时候是在街上买的便宜食品，馒头、麻糍之类。她们来的时候，亢然总是说，“别来了，你们借住竹月庵，靠打草鞋搓草绳为生，明慈、明恣、明忿，又一个比一个小，都要吃饭穿衣！你们够苦了！而且，从龙腾庄到这里要走四五个小时，够远了！所以，你们不要再来了！”

可是，每当她们想到龙亢然骨瘦如柴，吃东西狼吞虎咽，米果、麻糍掉到地上，粘满了灰土，他一捡起来就吃的“饿牢子”样子，她们又会不辞辛苦地跑来看望他，送东西给他吃。一直到3个月以前，龙亢然穿着狱方配给他的白大褂去接受韩秀莲的看望，并对她说：“秀莲，我现在当了医生，工作轻松，吃也吃得饱了，你和明恕带好明慈、明恣、明忿就行了，听话，不要再来了！”从那之后，秀莲、明恕就没有再来了。可是，今天她们又来看我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……亢然一路想着，很快就跟在王看守的后面，来到探监室。

亢然一走进探监室，就看见铁栅栏的那边，秀

莲居中，站在左边的明恕挽着秀莲的臂膀，一个年纪大的男人则站在秀莲的右边朝前看着。

亢然一走近铁栅栏，还等他发问，铁栅栏那边的韩秀莲就指着她右边的男人说：

“他叫庞固，今年三十八岁，是个军需官。他想娶我们明恕做老婆。”接着，她用胳膊肘轻轻推了推庞固，说：“你自己讲吧。”庞固两脚并拢，向亢然敬了一个军礼，然后把他看到五十四五岁的吴师长想强娶明恕为四房，而明恕不愿意，就对明恕进行追求，并且以两根金条为代价，说动县惩共清乡委员会的黄主任，使他同意归还柴房和田地，让秀莲母女搬回龙腾庄等情况，简明扼要地说了一遍，然后用发誓般的口气说道：

“龙伯伯，我是看到明恕不愿意当吴师长的四房姨太太，人品高，才决定追求她的。虽然我年龄比她大好些，可是我没有娶过妻子，我一定会对她好！您就同意她做我的新娘吧！”

龙亢然认真地听完庞固的话，就面无表情地对他说：“你先回避一下，等我问问明恕和她妈，再表态行吗？”庞固点点头，马上出去。

庞固出去后，秀莲马上对亢然说：“庞固讲的都是实话。那个吴师长临走，还恶狠狠地对我讲，’

这件事情还没完’。看来，庞固讲的对，他从南京回来后，是会来抢明恕的。老公，事不宜迟，是不是让明恕跟庞固走，你快点拿主张。”亢然听完秀莲的话后，把脸掉向明恕，目光炯炯地盯着她的眼睛问：“庞固这么大的年纪，比你爸爸我小不了几岁。明恕，给我讲实话，你到底愿不愿意嫁给他？”

明恕脱口而出：“不愿意！他这么大的年纪，我咋个愿意嫁给他？！”

亢然说：“那你直接对他讲好了，何必来这里找我，要我拿主张？”

明恕怒气冲冲地回答：“爸，我不嫁给他又咋个办？我妈不是对你讲过吗，那个比庞固还大十六七岁的吴师长，要抢我去给他当小老婆！”明恕换了口气，急切地问：“爸，你说，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既不嫁给庞固，更不嫁给那个鬼吴师长？”

亢然佝下头，双眉紧锁，想了好一会儿，还是低声道：“唉，关在这个里面，我也没有法子。”

“既然爸没有法子，我就只好嫁给庞固他了。嫁给庞固总比给那个吴师长当小老婆强！”明恕道，口气里透出怨恨和无奈的情绪。

亢然抬起头说：“女崽，爸对不起你了！”说着，豆大的蓄满辛酸的泪珠，从亢然的眼睛里冒出来，

闪着亮光，悄无声息地往下掉。

.....

龙亢然同意把明恕嫁给庞固后，庞固马上策马去泸水县惩共清乡委员会，找到黄成，问他要“同意将柴房和田地还给龙亢然、韩秀莲”的公函。黄成倒也信守诺言，爽快地把加盖了公章的公函开给了他。

第二天，庞固带着4个士兵和两部木板车，到了竹月庵，把龙家的破烂衣物和明恕的3个小妹妹运回龙腾庄。韩秀莲、龙明恕挥泪告别至慈师太和惠心师父等尼姑姐妹，也登上庞固雇来的轿子，一道回到龙腾庄。

到了龙腾庄之后，庞固叫看热闹的伢崽俚去找保长。龙承德匆匆而至。他说：“敝人是本村的保长，长官你有什么吩咐？”庞固把黄成开的公函交给他。他一看公函，马上说：“长官，我们一定协助。”遂叫他的儿子龙天仁、龙天义带士兵们去韩秀莲家的柴房，撕去贴在门上的封条，除掉悬挂在屋梁上、角落里的蜘蛛网，清理乱堆乱放在地上的柴草，扫去地上厚厚的尘灰，把板车上的衣物搬进屋里。.....

韩秀莲在看热闹的人群中，发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，就走过去问他：“你是龙三兄弟？”龙三笑答：“龙师母，六年没见面，你还记得我。”秀莲说：“

记得记得”，又说，“麻烦你给我把韩水生一家找回来，行吗？”龙三说声“行”，拔腿便走。不到一个小时，韩水生一家便回来了。……

搬家的事情基本搞完后，庞固征求韩秀莲、龙明恕的意见：“伯母、明恕，我三天后，就来接明恕，顺便把我答应过的两百块大洋交给伯母，行吗？”韩秀莲问：“何必这么快呢？”庞固答：“伯母，不快点不行。吴师长就要回来了。他一回来，事情就不好办了！”秀莲一想，有道理，也就不说什么了。庞固又问：“伯母，为了不要惊动吴师长的亲信们，横生枝节，造成麻烦，再说，现在政府提倡‘新生活运动’。我和明恕的婚礼准备按照新生活运动的要求，以西式婚礼的方式从简进行，行吗？”韩秀莲说：“我们乡下人不懂得咋个叫做‘新生活运动’，咋个叫做西式婚礼，你们看着，咋个方便就咋个办吧！简单一点也有咋个！”庞固跨出柴房，歪着脑袋想了一下，又回过头来对秀莲说：“伯母，西式婚礼要有一个证婚人，我想请黄成主任当，行不？”秀莲问：“咋个叫证婚人？”庞固说：“在婚礼上，给结婚当证明的人，能够当证婚人的，都是德高望重的人。”秀莲一听，马上摆手，愤怒地吼起来：“不能让那个黄成当证婚人，他抓过明恕他爸爸，坏透了！”庞固

就问：“那一一请谁当好呢？”秀莲想了一下，说：“就请龙承德好了，他当过举人，不害人。”

庞固当即去找龙承德。一说就成，龙承德愿当这个证婚人。

考虑到不要惊动吴师长的亲信们，庞固把他和龙明恕的婚礼放在远离师部的庐陵福星聚餐馆举行。

那天下午，跟庞固玩得来的二十多位军官、士兵，应庞固的秘密邀请，悄悄离开军营，聚集到福星聚餐馆的良缘厅。与此同时，庞固雇了两辆披红挂绿的马车，分别把龙明恕、龙承德从龙腾庄接到福星聚餐馆。尔后，庞固又把放在提包里的结婚礼服，递给明恕：“你去换衣间把它换上！”

参照上海举办集体婚礼时的服装格式，庞固脱下了他的军装，换上蓝袍、黑褂、蓝裤、白袜、黑缎鞋、白手套。明恕则穿着庞固提供的结婚礼服：短袖的淡红色长旗袍、同色长裤、同色缎鞋、肉色丝袜，头罩白纱，另外还戴着白手套，拿着一束鲜艳的花朵。

明恕离开母亲和3个年幼的妹妹时，想到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她们，更想到从今天开始，就要和一个年纪比自己大十多二十岁，自己根本不

爱的男人生活一辈子，就情不自禁地抱着母亲和妹妹们嚎啕大哭起来。离开家的时候，她眼里的泪水已经哭干了，可是，身上的每一个毛孔都在无声地继续颤抖着，哭泣着。到达福星聚餐馆时，她仍然满面愁容，双目失神。直到穿上结婚礼服，通过阔大的穿衣镜，看到了自己穿上新装的美丽仪态，她无精打采，憔悴不堪的样子才陡然消失。

婚礼在下午 5 时开始，庞固、明恕在司仪一一和庞固要好的一个连长的唱诺下，向挂在礼台正中的国父遗像三鞠躬，再夫妻相对二鞠躬，然后向证婚人龙承德一鞠躬。

简单的结婚仪式结束后，热闹的婚宴场面就出现了。

.....

送走了来看新房的客人之后，庞固把早就准备好的白被单铺在宽敞漂亮的婚床上，然后将紧张的新娘抱上床。就在明恕畏缩和不知所措的时候，庞固用熟练的动作，象剥香蕉皮似地把她脱得一丝不挂。望着明恕颤抖不已的鲜嫩的胴体，庞固没有像野兽那样乱抓乱箍乱抱。他不想让她的“初次”伴随着钻心的疼痛。他能办到这一点，因为他虽然没有正式结过婚，可是，他和众多的同事一样，出入过

青楼妓院而具有一定的云雨经验。于是，他克制着心中的欲念，轻轻地把明恕仰面放倒在白被单上，用嘴亲吻她光洁的额头、紧闭的眼睛、绯红的脸蛋、细嫩的脖子、湿润的嘴唇、变硬的乳头，用手抚摸她乌黑的秀发、浑圆的臂膀、隆起的乳房、富有弹性的腹部，以及那神圣隐秘的部位……在庞固的亲吻和抚摸下，从娘胎里生下来就没有享受过的来自异性的快感弥漫到明恕的全身，欲望的火焰也从明恕的心底升腾，她完全松弛下来，恐惧也忘得一干二净了。

庞固见机行事，立刻将自己裸露的躯体，覆盖在她的胴体上面，向她的女人特有的神秘领域发动冲击。……

望着明恕身子下面的大滩殷红血迹，兴奋的庞固紧紧抱住她，喃喃道：“你是我的女人！你是我的女人！你才是我的女人！……”

“庞军需官，吴师长找你。”马副官一路小跑过来，还没站定就气喘吁吁地对庞固说。

“师座找我？马副官，师座回来啦？什么时候回来的？”庞固惊愕而又故作镇定地问。

“回来啦，前天夜里就回来啦！”马副官回答着。

“马副官，师座找我有么事？”庞固又问。马副

官瞥了庞固一眼，就直截了当地对他说：

“可能是为你和龙明恕结婚的事情吧。昨天中午，师座一回到师部，就问龙明恕这段时间怎么了，大家照实说，她和你结婚了。”

马副官一讲完，庞固心里就发毛了。不过，他转而一想，我和明恕的婚事都办过了，就像生米已经做成熟饭了，你再怎么着，也拿我没办法了！庞固这么想着，就硬着头皮，和马副官一起来到了吴师长的办公室。

“报告师座！”庞固双脚并拢，行军礼。吴师长见庞固来了，就习惯性地朝马副官挥挥手。马副官见状，马上懂事地出去，并把门反掩上。

“怎么样，过足新郎瘾啦？”吴师长摸了摸修剪过的八字胡，讪笑道。

庞固垂手而立，低着头，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。

吴师长瞄了他几眼之后，突然扬起巴掌，往桌面上用劲拍去。“叭”的一声响起，一支红蓝铅笔从桌面上弹跳起来，滚落地下。他眼睛圆瞪，眉毛像剑一样竖起，大声怒斥道：“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抢我吴某看中的女人！”

看到吴师长发怒的样子，庞固不由的心惊肉跳起来，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吞吞吐吐地说：“师座，

你，你是知道的，她，她不愿当，当你的四房太太……”

“你还跟我犟嘴！她不愿当我的四房，就愿当你的老婆啦？你也不屙泡尿照照自己！三十七八的大男人，要相貌没相貌，要能耐没能耐，要不是我大力提拔，你这个军需官根本当不上！”沉默片刻后，吴师长又说，“我都调查好了，你是耍了些小花招，花了两百块大洋，才把她搞到手的！”听到吴师长的训斥，庞固的心儿突突地乱跳，眼皮直打哆嗦，脸发烧得象烤着火，两手发冷，两腿发软，如果脚底下有条裂缝有个洞，他真的想一头钻进去，永远不出来。

庞固惊慌和惶恐的样子，吴师长看在眼里喜在心上，他脑筋一转，就盯着庞固微微抖动的脸庞，皮笑肉不笑地说：“老庞呀，你也不用紧张。只要你下决心改正，就什么事情都不会有！”

庞固赶紧问道：“怎么改正？”

吴师长从衣兜里掏出香烟、洋火，抽出一支香烟，递给庞固，庞固摆摆手，说声“谢谢，不会”，吴师长就点燃香烟，径直抽起来。抽了几口烟之后，才嘿嘿一笑，若无其事地开门见山说：“你把龙明恕给我，我把你拿出去的两百块大洋还你。”

面对吴师长恬不知耻的态度，庞固惊讶得目瞪口呆。

“怎么样？我们成交吧！”过了一会儿，吴师长吸了一口烟后，又问。

庞固沉默不语。对于吴师长的心狠手辣，在他身边多年的庞固是清楚的，所以，此刻他只能选择沉默，沉默，再沉默……

可是，吴师长不让他沉默。经过三番五次的逼问后，吴师长眯起眼睛，凑拢他的脸庞，一字一顿地说：“你不讲话，就是默认。默认，就是同意。等一会，我就差人去你家，对龙明恕说。顺便把她带到我家去。”

庞固心乱如麻，两耳嗡嗡作响，手脚一阵热一阵凉的。他想，我这么大的年纪终于结婚，怎么着我都不能把妻子让给他！他想，明恕宁愿去当尼姑也不愿意去给他当四姨太，我就决不能违背妻子的心愿，决不能做对不起她的事情！他想，虽然我无权无势，但我也是个男子汉，也是个能够朝天屙尿的人，不是一个你想怎么捏就怎么捏的软蛋！……于是，庞固咬咬牙关说：“我不同意。”

吴师长不相信一向顺从他的庞固竟敢违拗他的意志，就说：“你再讲一遍！”

庞固心想：开弓没有回头箭，我豁出去了！于是，提高声调，大声武气地对吴师长说：“我不同意！”

吴师长把烟蒂砸在地上，用皮鞋踩碎，边鼓掌边说：“有种，有种，会说硬话了！”话锋一转，吴师长就声色俱厉说：“你现在就给我去当苦工修岗楼，什么时候你想通了，同意了，什么时候你就继续当军需官！”

庞固愣住了，他嘴唇动了动，似乎想说什么。吴师长察觉到了，就皮笑肉不笑地说：“你想说，我这样叫你去当苦工，理不直，言不顺，见不得天日，是不？老实告诉你，我已经收到了两封检举信，说你利用职权，盗卖军火……”庞固立刻大吼起来：“这是胡说八道，诬陷！我怎么会利用职权，盗卖军火呢？”吴师长反驳他：“你会趁我不在师里之机，夺我看中的女人，你又怎么不会违法乱纪，利用职权，盗卖军火呢？！”吴师长盯了他一眼，又皮笑肉不笑地对他说：“其实，是不是认定你盗卖军火，关键在我，我认为你是盗卖军火的人，你就是盗卖军人的人；我认为你不是盗卖军火的人，你就不是盗卖军人的人！怎么样？只要你听我的，把我看中的女人还我，我就不说你是盗卖军火的人！”

听完吴师长的分明带有威吓味道的话，庞固气得满脸通红，一直红到了发根，他额头上的静脉奋张，瞪得圆圆的眼睛里喷射怒火，牙齿咬得嘎嘣嘎嘣直响，两个拳头也捏得紧紧的……

吴师长瞥了庞固一眼，心里咯噔一下，旋即快步走到门边，拉开大门，大喊“马副官，马副官”。马副官闻声跑过来。吴师长指着庞固说：“有人来信检举庞军需官利用职权，盗卖军火，我刚才和他谈了很久，他不承认，只好暂停他的工作，叫他去工兵连当苦工，修岗楼。边当苦工，边反省。你现在就把他送过去！”

庞固走到门口了，吴师长又把他叫住，用鹰一样犀利的眼光盯住他：“庞固，你听好，我还会来找你谈。”又意味深长地说：“只要你反省交代得好，听我的，我随时都会赦免你！”

晴空万里。赣江在太阳的猛烈照射下，泛出明晃晃的白光。江岸上的沙土也反射出热辣辣的刺眼的光芒。两只拖出舌头的狗在江岸上转了转，就跑到几十米外的一棵大樟树下躲避酷热去了。

屹立在赣江边的岗楼将近有两层楼高了，但是，被罚作苦工的十多个国军官兵还在岗楼工地上忙碌着：挑砖，砌砖，搅拌洋灰沙浆，挑灰浆，……他

们浑身脱得只剩下一条短裤，可是，晶亮的汗水还是照样顺着他们黝黑闪亮的背脊，不停地直往下淌。正在挑砖的庞固也和大家一样，只穿着一条白色的短裤，大口大口地喘着气，十分艰难地往前走。

“庞固！庞固——”顺着这喊声看去，庞固发现马副官正向这边跑过来。

马副官一见到庞固，就拉着他往大樟树下走去。看管苦工的卫兵们见是师长的马副官，就放他俩过去。

到了大樟树下，马副官一站定，就气喘吁吁说：“老庞，你今晚赶紧和你的老婆一起跑，不然，到明天，你的命就没了！”马副官的话让庞固吓了一跳。他赶忙追问：“为什么？”马副官思忖片刻后，就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他。原来，吴师长找庞固谈了几次话之后，见庞固不肯就范，不肯答应他的要求，就秘密布置人，在明天之内，以特殊方式把庞固杀掉。庞固听罢，愤怒地说：“一师之长，还这么歹毒，真想不到！”又对马副官说：“马副官，我真不知道怎么谢你！我一直以为你是吴师长的人。所以，我和龙明恕结婚时，连酒都没有请你去吃。可你却来报信，救我！你真是我的大恩人，我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谢你才好！唉！”

马副官马上说：“老庞，你我同事这么多年，你本份，老好，从不起心害人，这些我都清楚。不救你我良心上过不去！”看到一个看管苦工的卫兵正往这边走过来，马副官急忙说道，“其他的什么话都不要讲了，你现在马上回去挑砖，边挑砖边想好，今晚怎么跑？跑到哪里去？我这就回城里通知你老婆，叫她做好和你一起跑的准备。”讲完这几句话后，马副官就告辞了。走出几步后，他又走过来，斗着庞固的耳朵嘱咐道：

“记住，今晚你们一定要跑！跑得越快越远越好！”

入夜，工兵连熄灯就寝后，庞固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兵营。

他一路狂跑，回到家里。一看，明恕得到马副官的通知后，已经收拾好了贵重衣物，用被单捆成两个包裹。他马上打开暗室，将放在里面3根金条百把块大洋，以及各种证明身份的文件取出来，放在一个皮制手提包里。

喝了几口冷开水后，庞固背起包裹，提起手提包，和背着包裹的明恕一起，急匆匆地离开住了不到半个月的新居，躲进郊区的一个朋友家里。

几天后，庞固和明恕又在朋友们的帮助下，上

了北去汉口的机帆船，找到明恕姐夫须道厚的家里。明恕、明惠两姐妹一见面，就抱头痛哭。道厚听到姨妹、姨妹夫的遭遇后，就大骂特骂吴师长吴运发。

在道厚家里住了几天之后，庞固说：“吴运发和我在汉口都有熟人，让他们认出来不好。我和明恕还是赶紧回孝感老家去。先在老家躲一段时间再说。”道厚想到岳父在这里被熟人认出，以至被抓的往事，就没有挽留庞固和明恕。

《龙须山》卷二（1） 第二章

肖君和

民国二十六年芒种，明恕在庞固家乡孝感县莲塘乡莲塘村，生下了一个男孩。因为是在芒种那天诞生的，庞固就以“芒种”给他命名。

庞芒种生下来的时候，跟其他婴儿没有什么大的不同：从娘肚子里出来时的“呱呱”声很响亮；脸上的些许血污被接生婆杨大妈轻轻一抹就没了；粉都都白嫩嫩的小圆脸泛出红润润的光泽，让人看着看着就想亲它一下……如果说有什么不足之处，那就是其他人家的孩子出生后，眼睛很快就睁开；有些孩子的眼珠还骨碌碌地转着，似乎他一到这个世界，就想看看这个世界是咋个样子的。可是，小芒

种的眼睛却闭着，似乎上下眼睑被什么粘液粘连在一起了。杨大妈拿来剥了壳的温热的鸡蛋，在小芒种的眼睛上滚了又滚，拿润湿的手巾在小芒种的眼睛上抹了又抹，可是，小芒种的眼睛睁开了一点点，很快又闭上，因为那些粘液怎么揩也揩不干。

对于小芒种眼睛的睁不开，沉浸在得子快乐中的庞固颇不以为然，他满不在乎地说：“只要会吃会拉会睡就行，眼睛嘛，就让他闭着歇歇吧，再过几天，十几天，他闭够了，歇够了，总会睁开的！”可是，20多天后，庞固就不再，也不敢说这种话了，因为小芒种的眼睛还是睁开了一点点就闭上。

小芒种满月时，大姨龙明惠、姨公须道厚专程从汉口来看望他。吃完“满月酒”后，道厚、明惠建议把小芒种抱到汉口去，找眼科医师诊治。明惠犹豫不决：“芒种刚刚满月，体质弱，去那么远，恐怕不太好。再说，路又不好走，颠颠簸簸的……”既然如此，道厚、明惠和庞固只好把小芒种带到孝感县城去找医生诊治。

东找西找，他们找到了名震孝感的号称“张一手”的张医师。张医师仔细察看过小芒种的眼睛之后说：“我不是眼科医生，不过，我可以想法子让他睁开眼睛。”得到庞固的同意后，张医师就用“一指禅

推法”等推拿方法来医治小芒种。张医师东推西抹，东摩西捏，经过1个小时的努力后，小芒种的上下眼睑之间慢慢虚开了一条小小的缝。张医师诚恳地说：“我只能医治到这种程度了。要彻底治好它，你们最好等小孩长大之后，带他到汉口大医院去请专门的眼科医师诊治。”庞固、须道厚、龙明惠觉得张医师讲的在理，付过酬金，道过谢之后，就轮流抱着小芒种回到莲塘村家里。

从孝感回到汉口后，明惠就到处打听，哪家医院有眼科医生，可以在小芒种长大一点之后，带他来这里诊治眼病。可是不久，局势发生大变化，明惠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，她就慢慢淡忘了这件事。

虽然“处暑”、“白露”早已过去，“秋分”节气已经到来，武汉城里的天气却依然闷热。太阳升到丈多高，人就感到汗腻的难受。中午，当空的烈日像个大火盆，没遮没拦地炙烤着一丝凉风也没有的大街小巷，使走在路上的人们纵然打着油纸伞，扇着扇子，也头脑发胀，气喘不已。满是绿树的龟山、蛇山，以及位于龟蛇二山中间的长江，都在阳光的照射下，显得明亮亮、白晃晃的刺眼。

新民小学的下课钟声响了。龙明惠叫学生们起立下课，然后，将四年级的国语课本放在提包里，

打着白洋布伞经过汉正街回家。

“卖报！卖报！有共产党中央的重要文章……”

一个光着上身，头戴草帽的报童从明惠身旁擦过。明惠马上把他叫住：“喂，卖报的！过来一下！”报童过来后，明惠买了一张《申报》，就边走边打开看起来。

明惠的眼光马上被报童所说的重要文章《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》吸引住了。她读着读着，不由的想起不久前报上登的好消息：8月21日，蒋介石正式宣布朱德、彭德怀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、副总指挥；8月25日，毛泽东、朱德、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和副主席的名义发布命令，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；9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电令，将第八路军番号改为第十八集团军，总指挥、副总指挥改称总司令、副总司令。……读着想着，明惠很快就到达家门口。

明惠登上楼梯，推开家门，一看，道厚在家里。“咦，你不是在公司吃午饭吗，怎么回来了？”明惠问道厚。道厚一眼看到明惠手上拿着的报纸，就说：“你也买了今天的报纸？我就是看到今天报纸上的消息才回来的。”明惠问：“什么消息值得你中午就赶回来？”道厚说：“什么消息？共产党中央为公布

国共合作发表宣言了。”明惠问：“这篇宣言我正在看，你把你的想法讲来听听。”道厚脱口而出：“公布国共合作说明国民党、共产党真的开始合作了！”明惠不屑地说：“这不是明摆着吗？咋个还要你说！”道厚继续说：“明惠，你知道吗？国共合作可重要呢！”明惠接着他的话茬问：“咋个重要法？你说说看。”道厚说：“国共合作，我国就不会亡了！”看到妻子在认真听，他就阐释道：“国共是我国的两大势力，他们合作了，不搞内耗，一致对外，就能打败东洋鬼子。而且，明惠，我们以前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干过，知道共产党员是忠诚爱国，不怕死，有办法的人，他们出来救国，就一定能成功！”明惠称赞道：“道厚，看不出，你还真会说呢！”

道厚没有理会妻子的称赞，继续说：“国共合作了，爸爸就有可能提前出狱！”明惠的眼睛一亮，急切地问：“为什么这样说？”道厚讪笑道：“亏你以前还当过红军学校的教员，连这点道理都看不出来！”明惠不语，道厚就继续说道：“爸爸是共产党那边的人，国民党都认为共产党是朋友，是合作者了，就不应该再关爸爸！”明惠反问：“照你这样讲，爸爸很快就会出来了？”道厚说：“道理倒是这么讲的，不过，事情恐怕不会那么简单，譬如说，蒋介石是

不是真正愿意和共产党合作，现在还很难讲，如果他嘴巴上讲‘合作’，实际上却不是这样，就不会同意释放爸爸他们。再说，我们庐陵是个小地方，爸爸关在那里，共产党那边清楚吗？”明惠冲口而出：“那我们找共产党的领导说去！反映去！”讲到这里，明惠突然举起右手，敲敲自己的额头，笑着说：“哟，我差点搞忘了！早几天报上说过，爸爸当代县长时，和他要好的邝建新将军，现在是共产党、八路军驻南京的一个领导，我今天就写信去找他！”

说干就干。经过下午的思想酝酿之后，一吃过晚饭，明惠就躲到蒸笼般闷热的小书房里，蘸墨挥毫写信。写到午夜时分，给邝建新将军的信终于写成。在这封信里，明惠叙述了父亲龙亢然因为参加土地革命，而在红军长征后，被国民党抓去判刑的详细经过，表达了希望邝将军能将他营救出狱的迫切心情。道厚读后，连连称赞：“写得好，写得好，不愧是教国语的老师！”。

经过几天的打听后，须道厚终于知道了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的地址。回家告诉明惠后，她立即按照这个地址，把给邝将军的信寄出去了。……

可是，一个多月后，道厚、明惠没有收到回信。

又发了一封内容相同的信，又等了一些日子，

还是没有回信来。

道厚、明惠不由得纳闷起来。

转眼间又到了初冬季节。寒冷的风在高天大地劲吹，街道上的灰沙随风飞扬，两旁的梧桐树叶就纷纷凋落，在半空中飞舞飘卷起来。风大的时候，一些枯干的树枝也伴随着树叶吹落在地上。人行道上只有不多的几个行人，他们用袖子遮住迎面吹过来的风沙，眯缝着眼睛匆匆前行。须道厚就是这些行人中的一个。不过，他的心里只有热乎乎的感觉，而没有半点寒意。

“明惠，告诉你一个消息！”一推开家里厚重结实的木门，道厚就高喉咙大嗓子地叫唤起来。

“什么消息呀？看你这么扎扎呼呼的！”明惠边说边从里屋走出来。知婧和知礼也跳跳蹦蹦地从里屋出来。

道厚站在门口，不断地用手拍打、抖掉他靛蓝色夹袍上的沙尘。看到沙尘抖干净了，他才大步跨进来，反手掩上家门，对明惠说道：“八路军办事处迁到武汉来了！”

“真的？！”明惠愣在客厅中央不动了。

“真的！”看到明惠这副样子，道厚又大声重复一遍，“八路军办事处迁到我们武汉来了！”

明惠醒过神了，赶紧问：“道厚，你知道八路军办事处设在哪里吗？”道厚想了一下，慢吞吞说：“听说是在大石洋行。”明惠立刻追问：“大石洋行又在哪里？”道厚答：“我问过我们公司的几个老同事，他们都说是在旧日租界中街 89 号。”

佣人张姨从饭厅走出来，看看道厚，又看看明惠，问道：“须先生，龙老师，饭菜摆好了，是不是现在开饭？”小知礼听张姨这么一问，立即拍着小手吵嚷起来：“吃饭了！吃饭了！”知婧白了他一眼，吼道：“你就知道吃！”小知礼不吭声了。

明惠似乎没有听到张姨的问话和小知礼的吵嚷，她径自对道厚说：“我们明天去找八路军办事处！”

“明天是礼拜天，人家不会办公……”道厚犹豫了。

“先去看看，不办公的话，后天再去。”明惠慢慢说，声音铿锵有力。

吃完晚饭后，明惠找出给邝将军信的底稿，认真地重新抄了一遍。第二天，吃过早餐，嘱咐张姨带好知婧知礼看好家之后，明惠和道厚携带给邝将军的信，匆匆走出家门。他们拦住一辆黄包车，问车夫会不会去八路军办事处。车夫爽朗地说：“

会，我这两天拉了好几个客人去八路军办事处。”

车夫健步如飞，车轮旋出银光。走过好几条街道后，车夫在大石洋行门口停下来。道厚、明惠相继下车。给车夫付了钱之后，明惠抬头一看，灰色的围墙拥着一道可以开进汽车的门，门旁竖挂着一块白底木牌，木牌上的九个海碗大的黑字分外醒目：“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”。走到两个卫兵面前，明惠心里咯噔一下：从他们精神抖擞的样子和所穿的灰布军装来看，他们多像自己非带熟悉的“同志哥”呵，可是，他们的帽徽不是红五星，而是令人讨厌的“青天白日”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

道厚对卫兵讲明想找叶建新将军的来意后，一个卫兵把他和明惠带进围墙，指着不远处的一幢青砖小平房说：“那幢平房里的第一间房是我们办事处的会客室，你们去那里问问吧。”

明惠和道厚款步走进会客室。这间会客室看来只有十一二平方米大小，陈设非常简单，沒有一张沙发和一把椅子，仅仅是房间当中摆着一张咖啡色的长茶几，茶几四周放着几张可以跟它配套的小圆形木凳，这几张小圆凳也漆成咖啡色。一迈进门，右边墙上的两张大的彩色图表，就吸引了明惠和道厚的注意。那是两张《国耻表》，一张是关于不平

等条约的，南京条约、天津条约、马关条约、辛丑条约等外国侵略者强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，都用醒目的彩色字体展示出来，使人看了怒火中烧。另外一张是关于丧失国土的，把我国丧失的国土，特别是“九一八”事变以来，我国丧失的国土，用彩色地图的方式一一标示出来，使人看了不寒而栗。

看到会客室既简朴又富有特点的陈设，道厚和明惠不约而同地想到，八路军是不事奢华，不惧艰苦，一心一意要为铲除不平等条约、恢复国土，挽救中华民族而斗争的军队。道厚和明惠走进会客室的时候，一个穿着灰布军装的男子坐在正中的一张小圆凳上，和坐在他旁边的两个商人模样的人促膝交谈。一个背着枪的卫士在他的背后走来走去。

道厚和明惠没有打岔他们的交谈，而是站在门旁静静听着，候着。听得出正在用带有客家腔的国语讲话的军人有着很好的口才，他谈到了八路军的平型关大捷、夜袭阳明堡、广阳伏击战，谈到了团结抗战的重要性，称赞了那两位商人捐献重金，支援八路军的行动。从那两位商人频频点头的举动看来，他们听了军人的谈话后，心情是很为激动的。

两位穿着长袍马甲的商人发现道厚、明惠在门旁等候了不短的时间，赶忙站起来告辞。军人马上

陪着他们站起来。就在他抬起头来的那一刹那，明惠心里一阵热：这位军人就是我们要找的邝建新将军。与10年半以前相比，他的相貌没有太大变化，目光依然炯炯有神，表情依然神采奕奕，只不过有点消瘦，神态上更加稳重。她赶忙扯了扯道厚的袖子，轻声说：“他就是邝将军。”可是，一直注视邝将军和那两位商人的道厚，却没有注意到明惠的举动。

邝将军返身走回会客室。明惠马上鼓起勇气喊起来：“邝将军！”

邝将军刹住脚步，怔了一下才问：“咦，你怎么知道我姓邝？”

“邝将军，我10年半以前就认识您。”明惠微微地笑着说。

邝将军和颜悦色地看着她，反问：“你10年半以前就认识我？”

“是的，我10年半以前就认识邝将军您。”思忖片刻后，明惠继续说，“那个时候，您带兵驻在我们江西庐陵。5月6日，您在北门天主教堂开会，通电全国，公开反蒋。几天后的一天晚上，您的部下利用给您祝寿的机会，酝酿暴动。家父当时是泸水县的代县长，他带我出席那天的晚会，给您献了一

幅祝寿帛画……”邝将军听到这里，立刻插上来说：“那幅帛画画着一个横刀立马的革命军人。对吧？”邝将军猛地握住明惠的双手，高兴地说：“记起啦，记起啦，有这么一回事。你的父亲叫做龙亢然，对吧？”停顿了一会，邝将军又急切地问，“他现在在哪里？做什么事？身体好吧？”听到邝将军这么一问，明惠竟冲口而出：“他现在还关在国民党的监牢里，我和我丈夫这次来，就是想请邝将军帮助救他出来。”

邝将军边安慰明惠“别着急”，边叫明惠和道厚在小圆凳上坐下。他自己也拉来一张小圆凳，坐在明惠、道厚的对面。

三人坐定后，明惠劈头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邝将军，我们给您写过两封信，请求您帮助解救我家父。那两封信您收到了没有？”邝将军说：“没有收到。”明惠、道厚异口同声：“怪了，第一封信都寄出一个多月，怎么还没收到？”在邝将军背后走动的卫士插话说：“可能是蓝衣社特务搞的鬼，因为拆查、搜走人民群众的信件是他们惯用的伎俩。我们办事处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。”明惠听了，顿时怒火冲天：“他们怎么能够这样做呢！”

道厚摆摆手，对明惠说：“信不在就算了。你现

在抓紧时间，把爸爸被抓被判刑的事情对邝将军说一遍。邝将军事情多，我们不要耽误人家太多的时间！”

明惠觉得道厚讲的在理，就抑制着自己的情绪，把10年半以前，她爸爸龙亢然与邝将军分别后，怎么支持二师革命军事委员会搞暴动，怎么组织龙须山农民赤卫队跟敌人干，怎么负责省苏的文教工作，怎么两次被抓，怎么被判了10年徒刑，一五一十地讲了一遍。讲完以后，又从手提包里取出昨晚抄好的信件，恭恭敬敬地递给邝将军。

邝将军接过摺好的信后，马上打开浏览了一遍。然后，十分和蔼地说：“明惠女士，听过你的话，看过你的信，我想起了和令尊交往的许多往事。令尊是我的老朋友，又是我们队伍中的好同志。我一定要把他从狱中救出来！”明惠、道厚马上表示感谢。邝将军提高声音说：“甬谢，甬谢，‘释放政治犯’是当前全国各阶层民众一致要求办的事情，营救同志出狱是我们共产党人应尽的责任，更何况，令尊还是我的老朋友、老同志，我岂能不救他？！”

邝将军发现会客室里，又进来了几个显然是等待接谈的客人，蹙眉想了想之后，就果断地对明惠、道厚说：“你们先回去吧。我们办事处明天有人要去

南昌、庐陵办事，我会叫他趁便去办理解救龙亢然的事情。下个礼拜的今天，你们再来一趟，保准有结果！”……

一个礼拜以后，明惠、道厚如约去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。邝将军笑眯眯地迎上来说：“须先生、龙女士，问题解决了，龙亢然前天已经被释放回家了。”听到这个消息，明惠高兴得像小孩子似地跳起来。她在心底里一个劲地欢呼：爸爸出来了，爸爸出来了，爸爸终于从国民党的监牢里出来了！好啊！好啊！！好啊！！！道厚赶忙向邝将军表示感谢。邝将军爽朗地微笑着说：“你们不要光谢我！龙亢然同志被营救出狱，还有程宏义将军他们的功劳！”明惠一听到“程宏义”这个再熟悉不过的名字，赶忙问：“怎么，程将军也参加了对我爸爸的营救？”邝将军眨眨眼睛，幽默地回答：“是呀，难道只准我们去营救，不准在江西的程将军去营救？！”紧接着，邝将军应须道厚、龙明惠的要求，把事情的经过讲了。

原来邝将军派的古联络员到达庐陵后，在新成立不久的新四军驻庐陵通讯处里，碰到了从赣南回来做红军游击队收编工作的程宏义将军。古联络员提起营救龙亢然的事情。程将军说：“巧了，龙亢然也是我的老朋友！前几天，我们和国民党第三行政

专员公署、泸水县政府交涉释放政治犯时，首先就讲到要释放龙亢然。“程将军又说，“明天，我们去庐陵监狱迎接被释放的人员。你也去吧！”古联络员立马答应去。第二天上午，古联络员和程将军，以及专员刘植仕等人，一起到监狱门口迎接被释放的人。龙亢然见到了程将军，又听到了古联络员转达邝将军对他的问候，一时激动得掉下了眼泪。……

谢过邝将军，明惠、道厚就往回走了。回到家后，明惠对道厚说：“爸爸出狱了，这是一件大事，我们应该回去看看他，祝贺祝贺。”道厚说：“我走不开。年底是我们财会人员最忙的时候，许多统计数字要算出来，许多报表要做好。”明惠想了想，就说：“你讲的也是事实，那我一个人去。”道厚问：“你的课怎么办？”明惠答：“我请余淑文老师代我上一阵。她和我的关系好，肯定会帮我这个忙。”道厚说：“那你就去吧。不过，走以前，先去大姑公家一趟。看看大姑公有什么话要带给爸爸。大姑公和爸爸从小就是好朋友。爸爸被抓后，为了营救他，大姑公出了大力，花了大钱！如果没有大姑公的全力营救，爸爸早就沒命了！”

道厚的这番话提醒了明惠，她马上冲到电话机旁，拨通了大姑公家的电话，把她父亲龙亢然已经

被释放的消息告诉了大姑公。明惠听到大姑公在电话的那一头高喊，“好事！好事！从凤，从凤，亢然放出来了！亢然放出来了！”，听到大姑公的喊声，明惠伤佛看到大姑公此刻正激动得全身发抖，兴奋得满脸笑容，两眼放光。大姑公还在电话中说，“我现在就叫小王开车来接你们。我们一起去下馆子，庆祝庆祝！记住，把小知婧、小知礼也带来。”

不到半个小时，小王开的雪佛兰到了。嘱咐张姨看好家之后，道厚抱着小知礼，明惠牵着小知婧上了车。小王师傅说：“李副总一家在汉云楼酒店等你们。我直接把你们送到那里去！”

到了汉云楼酒店，明惠发现大姑公、大姑姑把他们的儿女之茂、之旺、之珍也叫来了。这在他们家来说，是十分罕见十分难得的事。仿佛知道明惠正在这么想，李耿人见到道厚、明惠就笑容满面地说：“今天我特别高兴，就把之茂、之旺、之珍也带来了。主说‘爱是无可比的’、‘爱弟兄的住在光明中’。我就是要让他们知道‘爱’，知道爱他们的长辈、亲友，知道为长辈、亲友的脱离苦海，重获自由而高兴、庆祝。”

宴席摆在单间的黄鹤厅里。宴会开始时，李耿人向孩子们介绍了他的老朋友和亲家龙亢然发展家

乡文化教育事业的业绩，以及受难坐牢的经历，然后，他举起斟满葡萄酒的酒杯，深情地说：“万能的主终于拯救了他，使他脱离了苦海，我们应该祝贺他，为他高兴，为他干杯！”道厚看到大姑公的举动，情不自禁地想起前年春天，大姑公和他一起回家乡，为解救岳父而奔波的情景。陡地，大姑公在道厚的心目中，一下子高大了许多。不过，道厚也在心底里说，大姑公说什么“万能的主”救了我岳父，我才不同意呢！这一次，如果没有程将军、邝将军和共产党、八路军、新四军去救，我岳父就不可能出来！

听到明惠要回庐陵去看望刚出狱的亢然，大姑从凤对道厚说：“几年前，人家送了一盒高丽参给你大姑公。他一直没舍得吃。道厚，你明天来我家一趟，把那盒高丽参拿去，要明惠捎给你丈人。他坐班房出来，身体肯定很虚。用高丽参泡酒喝，就可以滋补一下身体。”大姑公李耿人则对明惠说：“明惠，你带两句话给你父亲。第一句，我李耿人一家祝贺他重获自由。第二句，他年近知天命，如今时局又动荡，希望他今后的任何行动都要慎之又慎。这第二句最重要。”过了一会儿，李耿人又对明惠说，“还有一点，你这次回庐陵，一定要带点礼品去看望许炳生先生、刘植仕先生和章大律师，还有我

们龙腾庄的龙承德老先生，代表我们和你父亲谢谢他们。在解救你父亲的事情上，他们都帮过忙。如果没有他们帮忙，你父亲前年从武汉押回庐陵，命就保不住。这些情况，道厚也清楚。你可以问他。”道厚马上证实李耿人的话：“明惠，大姑公说的都是事实。……”

第二天上午，明惠请余淑文老师代她上一段时间的国语课，余老师满口答应。明惠就有关如何代课的问题，对她作了详细的交代。接着，明惠又去向校长请假。校长把余老师叫来问过，知道余老师愿意代明惠上课，也就马上准假。晚上，明惠把家务事对道厚和张姨作了交代，又特别嘱咐知婧放学回家后，要帮助爸爸和张姨带好小知礼。

次日早上，道厚提着一藤箱礼品，把归心似箭的明惠送上了去庐陵的机帆船。

一回到庐陵城，明惠就提着沉甸甸的藤箱去高峰坡。在通达南货店里，她找到了许炳生老板，把李耿人的看望、酬谢他和刘植仕先生、章大律师意思说了。许炳生说：“你们心里有这个意思就行了。令尊是我的老朋友，营救他是我应尽之责，有什么可谢的！去看望刘先生、章大律师他们？我看也算了，别去了。刘专员，呵，就是你刚才讲的刘先生，

现在是我们庐陵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，事情特别多，工作特别忙，恐怕有时间见你。章大律师也一样。再说，前些天，刘专员叫上我和章大律师，一起陪程将军去监狱迎接令尊以及其他被释放的政治犯时，我亲耳听到令尊向刘专员和章大律师致谢。令尊都谢过了，你又何必再去！”但是，明惠执意要去，说：“我大姑公是个说一不二的人。他叫我一定要去，我却不去，他就会责怪我。”许炳生只好硬着头皮领着明惠去谢他们。

不过，出乎许炳生的预料，刘专员、章大律师见到明惠时，都很高兴。原因倒不是因为明惠见到他们时，都送了一些从汉口带来的孝感麻糖、随州蜜枣、鄂州武昌鱼、黄州东坡饼之类礼品，而是因为明惠嘴巴甜，会说话，让他俩听了顺耳顺心。

告别许炳生老板之后，明惠坐着雇来的鸡公车，在太阳开始西斜的时候，回到了龙腾庄。

下了鸡公车，给满头大汗的车夫付了钱，明惠就在几个好奇的伢崽的尾随下，沿着从大枫树树脚出发的小路，提着轻了不少的籐箱，急匆匆走向家里。走到熟悉的院门口，一看，爸爸正蹲在小院子里，将摊在地上的藏书翻过来晒。

“爸爸！”明惠清脆的喊叫声，惊动了亢然，他

慢腾腾地立起了身子。还没醒过神来，明惠就放下籐箱，扑到在他的胸前。

亢然抚摸着女儿的头发，听着女儿嚶嚶的啜泣声，过了好一会儿才把她推开。明惠抬起头来，掏出手绢揩干眼泪。可是，当她看到父亲苍白的面色，消瘦得颧骨突出的脸颊，眼圈周围松弛下垂的肌肉时，心里一阵发酸，泪水又汨汨地流出来。“哭什么哭，我不是好好的吗？”亢然大声说道，“说实在的，我在那里面当的是医务犯，比一般犯人过得好，没有吃到什么苦头……”听到爸爸这么讲，明惠才刹住了哭泣，转而问：“爸爸，你刚才讲到医务犯，那一——什么是医务犯？”亢然微笑着回答：“医务犯就是专门给犯人看病、治病，有时还给监狱里的看守、官员看病、治病的犯人。由于要到各个号子、工场去看病，就比一般犯人自由，伙食也开得比一般犯人好。”明惠反问：“爸爸，那你的脸为什么这样苍白，这样消瘦，这样不健康？”亢然回答：“监狱里的阳光少，脸色自然苍白，天天想你们姐妹，想你妈，想……还会不瘦吗？不过，除了脸白点、瘦点，我其他都好！都健康！”说到这里，亢然反问明惠：“女崽，道厚好吧？小知婧、小知礼好吧？你大姑姑、大姑公呢？”

听爸爸这么一问，明惠就把籐箱提回屋子里，自行倒了一杯水喝，找了张木凳坐下，讲起道厚、大姑公他们的情况。讲着讲着，明惠一时兴起，又对她爸爸讲起邝将军、程将军这次怎么全力解救他，李耿人前年怎么和许炳生、刘植仕、章大律师、龙承德等人一起，为解救他而努力过……亢然坐在明惠对面，全神贯注地听着，有时还提醒明惠：“女崽，讲大声点，你是知道的，我的耳朵被那个狗娘养的宪兵团长打坏了，听不清了。”听着听着，他眼里不时闪出亮光，嘴唇也不时蠕动着，喃喃自语道：“幸亏有这么多的好人！幸亏有这么多的好人！……”

不久，韩秀莲带着明慈、明恣、明忿，从龙须镇买菜回来了。一见到明惠，秀莲惊讶地问：“你爸爸才从班房里出来没几天，你怎么就从汉口赶回来了？”明惠便把她和道厚怎么去找邝将军，邝将军怎么把爸爸被释放的消息告诉她，她又怎么立即请假回来看望爸爸等情况说了，秀莲忙说：“怪不得你这么快就赶回来了，原来是托邝将军他们的福！”

明惠和三个妹妹聊了一会儿天，就去厨房帮厨。秀莲一边洗菜一边说：“女崽，你回来可真赶巧！你爸从班房出来这么多天，我们今天才忙着搬家……”明惠插过来问：“姆妈，你们搬什么家？”秀莲诧异

了：“明惠去过你们家都没给你说？”明惠纳闷了：“说什么呀？”秀莲气急地回答：“庞固把我们从小月庵弄回来时，官府只准我们住柴房，前几天你爸从班房回来，官府才派人来撕去封条，准许我们搬回屋里去住。”明惠默然了，秀莲就接着刚才的话说：“打扫屋里，搬进东西，翻捡整理，一直没空去龙须镇。今天，我看忙得差不多了，就带明慈她们去镇里割了点肉，买了条鱼，准备做几个好菜，和你爸吃餐团圆饭，你这个时候回来，这不是赶巧了吗？！”听母亲这么一说，明惠开怀笑了。

在明惠、明慈的帮助下，手脚麻利的秀莲很快就将饭菜搞好了。按照亢然事先的安排，这餐团圆饭也邀请了韩水生夫妇和他们的儿子秋生来吃。吃饭时，龙亢然端起斟满酒的碗，给韩水生敬酒：“我去干革命、坐班房，没有几天在家里。可我的家还有个家样，女崽们也都长大了，这都跟你们夫妻的帮助分不开呀！多谢了！”

吃过饭，明惠又带上礼品，在明慈的陪伴下到龙承德家走了一趟，表示了对他的谢意。

从龙承德家回来后，韩秀莲赶忙给明惠打热水，洗脸洗脚。待明惠洗完脸和脚，秀莲又送她去西北厢房。秀莲对打了几个呵欠的明惠说：“唉呀，女崽，

你累了，那就早点去睡。”

明惠一走进她睡惯了的西北厢房，就发愣了。她呆呆地站着，足有几秒钟。看到女儿的这个样子，秀莲顿觉自己疏忽大意，做错了事：不该让她到这间特殊的与甄确辉一起睡过的房间来睡，这会勾起她对往事的回忆，从而伤心、失眠呵！于是，秀莲小心翼翼地问：“女崽，是不是给你换一下，我带明慈她们来这间住，你去我们那间住？”明惠轻轻地摇了摇头，小声回答：“不用。”

秀莲给明惠摊好了被子，看到她脱掉外衣，钻到被子里去，才捻小洋油灯灯光，走往门口。临出门时，秀莲又话中有话地深情嘱咐道：“女崽，好好睡！什么都别想！”明惠故意笑了笑，说：“姆妈，你放心，今天我这么累，要不了多久，就会睡着的。”

可是，话虽这么说，做起来却很难。母亲关上门一走，明惠就情不自禁地喃喃自语：“七年了，我又回到这张床上来了！七年了，我又回到这张床上来了！……”随着明惠的喃喃自语，甄确辉的形象就来到了她的眼前。恍惚中，明惠又看到确辉呆呆地坐在这张床的床沿上；又看到确辉磨磨蹭蹭地脱掉外衣裤，侧身躺在她的身边；又感到确辉的充满青

春气息的胴体和她的胴体紧贴在一起，交叉在一起；又感到确辉的嘴巴孩子般地含住了她的乳头；又听到确辉含含糊糊地叫她“姆妈、姆妈”……

睁开眼睛，明惠的面前是确辉的音容笑貌；闭上眼睛，明惠的面前还是确辉的音容笑貌……

辗转反侧中，明惠回味了和确辉交往的每一个摄人魂魄的细节，记起了确辉对她讲的每一句打动心灵的话语……

辗转反侧中，明惠一遍又一遍地问夜空：“确辉到哪里去了？！确辉到哪里去了？！我的确辉到哪里去了？！”可是，夜空的回答，除了寂静还是寂静……

辗转反侧中，明惠听到了第一遍鸡叫，第二遍鸡叫……

红彤彤的太阳从地平线上出现了。在初冬的阳光的照耀下，大枫树上的还没落尽的零星枫叶显得更加红艳，更加漂亮。后山上的松树则像往常一样闪耀出动人的翠绿色光泽。通往后山的小路上，覆满了薄薄的白霜，人一踏在上面，就发出挺有趣的簌簌响声。

昨夜虽然没有睡好，可面对如此美丽的初冬景色，明惠还是满心高兴，一点倦意都没有。听到明

慈说她今天要去龙须山砍柴，明惠马上就想到，可以趁机去看看那个令她刻骨铭心，终身都不会忘记的地方，于是，她笑容可掬地对明慈说：“二妹，我跟你去！”

吃过早餐后，明惠脱去她的紫色毛线外套和天蓝色旗袍，换成村姑打扮，拿着麻绳、砍刀，扛起竹扁担，背着装有中午吃的米果的布袋，和明慈一起朝龙须山方向走去。

明惠、明慈走了不到1个小时，龙腾庄来了两顶轿子。轿子在福主祠前停下后，从前面那顶轿子出来的，是一个穿父母装的短头发中年女人。从后面那顶轿子里出来的，则是两个男人。一个穿蓝长袍黑马褂像是商人，另外一个年纪轻轻的像是他的伙计。他们三个人共同特点是目光炯炯有神，看似气度不凡。轿子边，迅速来了几个看热闹的细伢俚。商人模样的人请到其中的1个带路。他们三个就在那个伢崽俚的带领下，风风火火地直奔龙亢然家。

“亢然兄！”刚到龙亢然家门口，那个商人模样的人就大声武气地叫唤起来。

大门打开了，龙亢然从里面走出来。看到他之后，龙亢然愣了一下便大喊：“程将军，是你呀！”

跟龙亢然打过招呼后，程宏义指指短头发女人，介绍道：“这是管民运的何部长。”又指指那个伙计模样的人，说：“那是警卫员小陈。”

亢然指指耳朵说：“什么？再讲一遍。坐牢后，我耳朵被武汉宪兵团那个王八蛋团长打坏了，听不清楚了！”程宏义笑了笑，又重新大声地介绍了一遍。亢然重重地点了点头，说“听到了”。

亢然引程宏义等3人进屋里坐。秀莲赶忙拿来杯子，给他们斟上热腾腾的茶水。明恣、明忿跟着斟茶的姆妈进来看热闹。亢然一见，马上举起手，阻止她们，说：“去，去，不要在这里影响我们。”

呷了几口茶，寒暄了几句，亢然就对程宏义、何部长说：“程将军、何部长，你们都是很忙的人，无事不登三宝大殿。找我有何事，请明说吧。不过，请讲大声点！”没完，又指指他的耳朵，讪讪地笑了。

“亢然兄，我们来请你出山！”程将军想了一下，就大声地说。

“出什么山？”亢然不解地问。

“请你去新四军里担任重要职务。”

“什么新四军？为什么要我去？”

“亢然兄，抗战全面爆发后，我们党根据同国民

党达成的协议，从10月份开始，将江西、湖南、湖北、福建等八个省的红军游击队分别集中，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，简称新四军。我程宏义就是新四军的人。你好早以前就认识的甄崇，现在也在新四军里干。我们新四军成立后，很快要发展。发展就需要大量干部。亢然兄，我们知道，你从民国十四年开始参加革命，迄今十二年，是老革命了！你搞过暴动，带过兵，打过仗，有丰富的经验，被国民党抓住判刑后，你又坚贞不屈，经受住了考验。因此，我们盼望你出山，到新四军里来担任重要职务，指挥一个部分的官兵打日本鬼子。”

“程将军，打日本鬼子我是愿意去的。不过，你过奖了，搞须扬暴动，建龙须山赤卫队，都是小打小闹的事情。我搞得多的还是文化教育工作，这一点，程将军你也是清楚的。……”

“那就来部队抓宣传教育工作呀，抓好宣教工作是红军的优秀传统，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后，这个优秀传统可不能丢。亢然兄，你来抓我们军队的宣教工作，是轻车熟路，易如反掌的事情，肯定能使我们的这个优秀传统发扬光大。”

“程将军，来不来部队工作的问题，你容我再考虑几天，……”

“要得。亢然兄，你再好好考虑考虑。我过几天再来。”

程将军刚跨出门槛，又刹住脚步，对警卫员小陈讲：“把你的挎包拿给我。”小陈摘下他背着的灰挎包，递给程将军。程将军从挎包里取出一小叠油印材料，交给亢然，并且嘱咐道：“亢然兄，这些油印材料是关于组建新四军的，你看看吧，它们对你的人生选择可能会有用。”

初冬时节的龙须山上，干枯的树枝特别多。因此，十多年没有上山砍过柴的明惠，也收获颇丰：她不用柴刀砍，只是俯下身子捡，也捡了一大堆干枯的树枝。看到已经不低的枯枝堆，明惠心想，可以去寻找那个令她刻骨铭心，终身不会忘记的地方了。于是，她对明慈说：“我一直在城里生活，今天看到这美丽的山景，就特别感到新鲜。柴已经捡得不少了，你就陪我到处走走吧。”

明慈没往其他方面想，便抱了几抱枯叶把扁担、绳子盖住，背好装食物的布袋，拿起砍刀对明惠说：“大姐，走！”

明惠以为，经过七年的漫长岁月，那个令她刻骨铭心，终身不会忘记的地方已经找不到了。可是，出乎她的意料，那个地方还在！依然是厚厚的褐色

松针铺在小空地上，依然是松针层反射出淡淡的柔和的金光，所不同的是小空地周围的松树树干，分明地更加粗壮更加大了。

明惠对明慈说声“我歇一歇”，便躺倒在那层松软的松针上。明慈也挨着她躺下。

明惠一闭上眼睛，面前就出现了陈凤仰面倒倒在松针层的优雅姿势，耳畔就响起了她清脆动听的话语声，“嘿，明姐讲得对，躺在这里真的好舒服”……明惠感到自己的泪水涌出来了。“大姐，你咋个哭了？”躺在她旁边的明慈问。“明慈，你甭管，我只是想起过去的一些事情。”明惠这么说着，眼前又出现了确辉的英俊身影，出现了那些令她现在还脸颊发热浑身发烧的镜头，耳边传来了确辉的激情的声音“我把你这张爱嘴，比成着一个酒杯”，乳房上、乳沟里又感到铺满了五颜六色的花瓣，……

明惠在心底里问：陈凤，你在天堂里好吗？

明惠在心底里呐喊：确辉，我心上的人，你到底在哪里？！……

太阳西斜的时候，明惠、明慈挑着四捆砍断码齐的干枯树枝回来了。

明惠喝完水，发现桌上摆着一叠油印材料，就好奇地拿来看。她边看边轻轻地读：“国共合作……

团结抗日……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……”读着读着，她喊起来：“爸、妈，这是哪里来的？”站在门边的明恣回答：“大姐，上午来了几个人，一个叫程将军的人和爸爸讲了好久，这些东西就是他留给爸爸看的。”明惠马上去爸爸睡的厢房找他。

“爸爸，程宏义将军来找你啦？”明惠一走进门就大声问。亢然作了肯定的回答后，明惠便问：“爸，他来找你干什么？”亢然说：“他动员我去新四军工作。”明惠又问：“爸，你同意去啦？”亢然说：“我对程将军说，考虑几天再作决定。”明惠追问：“这么说，他们还要来找你，看你最后的决定是什么。”亢然点头作答。见到亢然点头，明惠马上双手一拍，蹦跳起来：“等程将军再来，我就跟他走！”

亢然：“女崽，你在说笑吧？”

明惠：“我不是在说笑，我真的要跟他走。爸，你不也要跟他走吗？你能跟他走，我为什么不能跟他走？”

亢然：“我决定不跟他走了！”

明惠：“为什么？！”

亢然：“我耳朵被国民党打坏了。再说……”

明惠：“再说什么？”

亢然：“这，一言难尽，你就不要问我啦！”

明惠：“爸，你不跟他走，我也要跟他走。”

亢然：“为什么？”

明惠：“我原本就是红军战士。我的心一直在红军里面。我一直想回红军去。新四军是红军改编的，我到新四军去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。再说，程将军和我和甄确辉都是好朋友，只要见到我，就会把我带回部队去。……唔，我还可以问问程将军，确辉到哪里去了？现在在不在新四军里？”

亢然：“女崽，我早就对你讲过，甄确辉失踪了，不在红军里面了，你怎么又问起他？……”

明惠：“爸爸，我问问确辉有什么不可以？确辉失踪是好多年以前的事，但是，说不定他以后已经回红军了，只是我们不晓得！爸，你被关在国民党的监狱里，我去了汉口，怎么知道确辉在不在红军里面呢？”

龙亢然沉默了。他真想大声说：女崽，确辉早在六年半以前就已经死了，被砍头了！可是，他说不出口。他想，女儿这么多年还在想念确辉，一旦她知道事情的血淋淋的真相，后果可就不堪设想！与其如此，还不如将六年半以前做的决定坚持下去：不让她知道残忍的事情真相，永远也不让她知道！

永远！！永远！！！！……于是，亢然撇开“甄确辉下落”的问题，换个角度问明惠：“你要跟程将军去当新四军，道厚会怎么想呢？他会答应吗？”

明惠笑了笑：“爸爸，这，你就不清楚了，道厚这个人特好说话。我写封信给他说说就行了！六年半以前，我说要和他解除婚约，改嫁给确辉，他就同意过。爸，道厚在过党，听到我重回党领导的军队，没准还会高兴呢！爸，道厚那头，你就不用管了！”

“小知婧、小知礼咋个办呢？女崽，你可是当妈的人啊！”亢然生气地说。

“当妈的人又咋个？当年在红军里面，好多女兵都是当妈的人。知婧都9岁半了，小知礼是小点，可是，有女佣张姨带呀！”明惠侃侃地说道。听完明惠的回答，亢然许久不说话。他走出厢房，背着手，在厅堂里边转圈子边想：程将军、何部长这两天这要来，如果让明惠碰上，明惠百分之百要跟他们走，这么一来，关于确辉已经被杀的秘密就保不住了，而且，说不定一去新四军，就要被保卫局抓起来，作为AB团的余党受审查、处置……唉呀，这可怎么办？！

在厅堂里转了两圈之后，突然脑筋开窍，计上

心来，便站住脚，回过头，对跟在他后面的明惠说：

“女崽，我想了又想，你实在想跟程将军去当新四军，我也不堵你了。不过，你走之前，总得到你婆家那边去一趟，看看一直想着你的虔娘娘，给冤死的三婆婆、道厚妈，还有肖汉民、须祖德、肖子义、须辉春他们上上坟。唉，我也想去看望看望他们，……”

“爸爸，我们明天就去须扬村上坟吧。程将军今天才来过，不可能明天就来。我明天去上坟，决不会耽误跟程将军去新四军的事情！”明惠想了想，就抬头看着亢然的眼睛说。

亢然不动声色地回答：“好。”

第二天一早，亢然叫韩水生到村口雇来一顶轿子。吃过早饭后，亢然和明惠坐着那顶轿子出发了。……

到达须扬村后，龙亢然趁明惠去肖继民家的机会，对虔娘娘、李翠花进行了布置。她们听了龙亢然的布置后，马上去明惠、道厚睡过的房间打扫卫生，整理铺盖，并找来可以锁门的大锁。

给三婆婆、道厚妈、肖汉民他们上过坟后，虔娘娘、李翠花端来了她们现做的菜式不多，但非常可口的饭菜。亢然、明惠也不客气就吃起来。吃完

饭后，亢然对明惠说：“睡个午觉才回去吧，现在还早。”明惠说声“好”，就跟着李翠花去她们适才收拾好的房间睡。……

明惠醒来时，天已经擦黑了。她赶紧穿衣起床，往门口走去。可是，走到门口一看，门已经被人在外面锁上了。她拼命推门，门就是开不了。

这个时候，虔娘娘和李翠花从另外一个房间款款走来。走到明惠跟前，虔娘娘说：“少奶奶，你别推了。令尊早就回龙腾庄去了。他走之前，对我们和肖继民说，天天把你锁在这个屋子里，等厚少从汉口来接你回去。令尊说，你再咋个闹都不让你出这个门！”

明惠才不听虔娘娘讲的呢，她一手推开虔娘娘，一手推李翠花，不断地哭叫，不断地捶胸顿足，不断地骂她父亲，直到声音沙哑了，没有力气再闹了，才慢慢停止下来。看到明惠不再闹了，虔娘娘才又慢慢说道：“须老爷须大夫去世前交代过，令尊是了不起的人，我们都得听令尊的。少奶奶，你就不要难为我们这些下人了。虽然令尊不常来这里，可他的每一句话，我们都不敢违抗。”说到这里，虔娘娘轻轻抚摸、理顺明惠凌乱的头发，柔声柔气地说：“其实嘛，少奶奶，令尊这样做，也是为你好……”

谁不知明惠听她这么一说，力气又上来了，她一把拨开虔娘娘的手，大吼一声：“你不要提他！”明惠气不打一处出，又圆睁双目，怒对虔娘娘和李翠花说：“你们给我出去！出去！！”虔娘娘和李翠花只好讪讪离去，走向她们从那里出来的房间。待她们离开后，明惠又嚶嚶地哭泣起来。她边哭边说：“爸爸，你不去也罢，怎么还不让我去？！”……

几天后，程将军、何部长又在警卫员小陈的护送下，来到龙亢然家。程将军一坐下，就直截了当地大声问亢然：“怎么样，跟我们走吧？”亢然苦笑了一下，拿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态度说：“程将军，我倒很想和你们一起去新四军工作，可是，我的聋耳朵不允许我去。”程将军愣了一两秒钟，就用四川话问：“哪个这样说？”龙亢然思忖片刻，就慢吞吞说：“程将军，你还记得六七年前的肃清 AB 团吧？”程将军一听到“肃清 AB 团”这 5 个字，就圆瞪着喷火的眼睛，吼起来：

“咋个不记得？李烧酒那个龟儿子，一直想把我打成 AB 团。有一天派人把我叫去。我临走时对余梅英说，如果我 3 天后还没回来，你就赶紧躲起来，省得因为我而受连累。到了李烧酒那里，他审我，要我承认是 AB 团，我不承认。后来还是毛主席保我，

李烧酒才没审下去。可这么一来，我就迟了一天，第四天夜晚才回到家里。余梅英见我超过三天没回家，以为我被打成 AB 团，遭抓起来了，就跳井身亡。余梅英和我结婚才几个月，就在肃清 AB 团中丧了命，你说，我会忘记肃清 AB 团这件鬼事吗？！”

“程将军，梅英死的这件事，我听说过，但不相信。你们的婚礼我参加过，梅英那么年青那么漂亮，性格又非常开朗，咋个说死就死呢？我一直不相信。今天你亲口讲到，我才相信。程将军，事情过去那么多年，你就不要再想那件事了！”话锋一转，亢然却说，“不过，经验教训难忘哪，记得我们文教部里有个老廖，从小耳背。李烧酒问他时，他听错了李烧酒问的一句什么话，答错了，就被李烧酒搞成 AB 团骨干给杀掉了。我的耳朵现在被国民党打坏了，打聋了，不也容易因为听错领导指示，答错或者说错话而被打成这样团那样派吗？”说到这里，李烧酒飞扬跋扈的形象，以及甄辉身首异处，头颅躺在杂有野花的草丛中的情景，又赫然地出现在他的眼前。于是，他停顿了一会，咬了咬牙关，就态度坚决地说：“所以，我想了又想，还是决定不跟你们走。”

“据我所知，李烧酒早就不在了。有关领导同志也说过，肃清 AB 团的那种事情不要再搞了。因此，

亢然同志，你完全可以放心、大胆地和我们一起走！”程将军诚恳地说。然而，亢然还是不为所动，他说：

“程将军，你的好意，你对我的信任，我都心领了。不过，我的决定不会改变。程将军，你说李烧酒早就不在了，可是，在我们队伍里，类似于李烧酒那样的人，听到风就是雨的人，思想‘左’倾的人还有的是！你说有关领导讲过‘肃清 AB 团的那种事情不要再搞了’，但是，类似于肃清 AB 团的事情，譬如说打击机会主义，挖掘阶级异己分子还会不会搞呢？我看还是要搞的。出现了机会主义，能不反对、打击吗？钻进了阶级异己分子，能不挖出、清除吗？”他低头思忖了片刻，又说：

“如果耳朵好，不管上面要搞什么，我都不怕。肃 AB 团那阵，我不是跟平时一样工作，干出了成绩，得到了奖章吗？！现在耳朵坏了，背了，聋了，我就要考虑了。程将军，何部长，说句内心话，我不怕坐敌人的牢，被敌人砍脑壳，那是人人都看得清楚的翘大拇指称赞的事情呵！我怕的是被自己人打成这样团那样派，打成‘反革命’，不明不白地被搞死！……唉，不讲了，不讲了，总而言之，我既谢谢程将军、何部长的好意，也请您们体谅我，原谅我！”

程将军盯着亢然看了好一会儿，心想再劝也无用了，就改变话题，微笑着问：“亢然兄，那你今后准备干什么呢？”亢然稍稍思索了一下，就这样回答：

“程将军，具体干什么，我还没有想好。但我记得红军占领庐陵时，毛委员对我讲的一番话。毛委员说，我国是个文明古国，可现在不行了，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了。因此，我们面前有两条战线，一条是文化战线，一条是军事战线。只有通过军事战线拿枪战胜敌人，通过文化战线的上努力，驱除中国人身上的愚昧落后，我国才能重新成为有高度文明的国家。我觉得毛委员讲的那番话，现在对我也有启发作用。我不能像程将军、何部长你们那样在军事战线上干了，可我还能在文化战线上干。”

讲到这里，他歇了一下气，又郑重其事地说：

“程将军、何部长，不管我今后具体做什么，是给地方上编史志，还是行医，抑或是重新拿起粉笔教书，我都会做个非党布尔什维克，跟党保持密切联系，尽自己的所能帮助党。”

握手告别后，不管是程将军还是何部长，都没有再来找龙亢然。

10 多天后，龙亢然拟好电报稿，要韩水生到庐

陵城给须道厚拍电报。须道厚接到电报后，马上到公司请假，火速回到庐陵城，经龙腾庄到须扬村，欲把明惠接回武汉市。龙明惠万般无奈，只好和道厚一起回到汉口家里。

年初三一早，龙亢然就觉得他的眼皮在跳。到底有什么事要发生？他心里有点忐忑。

快到中午，疑问才得到解释：龙达成、肖为民和韩永翔一起出现在他的眼前。他们穿的都是便装，脸色青瘦，头发也被凛冽的寒风吹得有点乱。但是，他们的精神看起来都非常饱满，眼光都炯炯有神。他们一见到龙亢然，就像孩子见到父亲一样，高兴得叽叽喳喳地讲个不停。

他们大声地告诉耳朵坏了的龙亢然：程将军去武功山宣传党的国共合作，团结抗战的方针政策时，差一点被当地红军游击队的解司令当成“叛徒”杀死，可程将军机智勇敢，终于使龙达成他们所在的解司令的游击队接受改编，成为新四军的一个部分。年前，他们开到庐陵城集结，准备北上抗日。国民党的某些人心中有鬼，令他们驻在白鹭洲岛上，不准他们上岸，说什么“过了年，你们就要开拔北上，就不要上岸扰民了”。昨天上午，部队首长考虑到他们都是本地人，好几年没回家了，就让他们三个换上

便装，回家探亲、过年。回家探过亲之后，他们又按照行前的约定来看望龙师老。

他们还大声地告诉龙亢然：龙达成已经是连长了，肖为民、韩永翔都当了班长。龙亢然听后，笑在脸上，喜在心里，他连连说：“好，好，你们进步了，我就高兴，我就高兴！”又叹息道，“唉，如果我的耳朵没被国民党打坏，现在也和你们一起在新四军里干！”

龙亢然叫韩水生把龙三唤来。龙三见到龙达成、肖为民、韩永翔，高兴死了，就和他们抱成一团。龙三讲到他和须天德在湘江之战负伤后，无可奈何回到家乡的情况。肖为民听罢直后悔，心想：早知道天德在须扬村就好了，我昨晚在家里住，就可以找他好好聊一聊！

龙三和龙达成、肖为民、韩永翔叙谈了一会儿，心里就扑腾起来，他情不自禁地对龙达成讲：“达成哥，我以前就是跟你的。现在，我还想跟你们出去，当新四军，打东洋鬼。”又挥动着拳头补充道，“留有家里，我心发慌，手直痒！”龙达成拍了拍龙三的肩膀，他说：“我们这次一上前线，就要打硬仗。你身上有伤，吃不消，就不要去了！”龙三说：“达成哥，我的伤早好了，可以和你们一起走了！”

这时，老庚韩永翔笑嘻嘻地插上来说：“龙三，我们比试比试看，如果比试下来，你身体没事，那就和我们一起走。”龙三说声“比就比”，便脱下棉衣，和韩永翔比试起来。可是，经过一番腾跃，闪躲，和韩永翔扭作一团后，龙三便感到腰部疼痛难忍，只好认输，不再坚持要走。……

吃过饭后，龙亢然和龙三执意要送龙达成他们去庐陵城。龙达成他们喝了点酒，兴高，就没有多加阻挡。这么一来，龙亢然就像年青人一样，在龙三的陪同下，顶风冒雪，有说有笑地走了两个多小时，才把龙达成他们送回庐陵城白鹭洲兵营。

龙亢然和龙三回到龙腾庄时，已经是夜里八九点钟了。来回走了四五个钟头的路，龙三都觉得累了，可龙亢然觉得身上还有劲。他想，这几年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痛快。

《龙须山》卷二（1） 第三章

肖君和

送走龙达成、肖为民、韩永翔之后的第三天，龙承德顶着凛冽的寒风，来到了龙亢然家里。亢然热情地请他在热烘烘的火盆边坐下，又叫秀莲端来两杯热茶，一盘花生、瓜子和状元红，放在他身旁

的矮桌上请他吃。

龙承德摘下像个圆形盒子的玄色棉帽，露出斑白的头发，又伸出左手撮起几粒瓜子，剥掉瓜子壳，用右手将瓜子仁一把丢进口中，嚼碎吞下，再端起桌上的白瓷茶杯，呷了两口热茶，这才不紧不慢地微笑着开口道：

“亢然老弟，我们是本家兄弟，说话就开门见山，不绕山绕水，好吗？”“好啊！承德兄，你有什么话就请说。”亢然立即笑着回应他。

“亢然老弟，你是我们龙腾庄最有文化，并且见过大世面的人，理应继续出来造福乡里。”见亢然没有什么反应，承德又继续说道，“唉，还是直截了当说吧，我今天来找你，是想请你帮助做三桩事。”

“承德兄您说吧，我能做到的一定全力以赴地去做。”亢然表态道

“那我就说了。亢然老弟，虽然论辈份，我们是一辈，可是我年龄比你大多了。你今年才知天命，可我已经六十六了。像我这把年纪，本来不应该再在村里管什么事，可是，族人看我是这一族里年纪最大的人，非要我当这个族长不行。当了族长之后，明知道我年老体弱，力不从心，政府还要我当保长。裴乡长说，实在找不到懂文墨，能办事的人才了，

委曲你再干一届吧。我左推右推都推不脱，只有勉为其难干下去了。亢然老弟你要文墨有文墨，要能力有能力，而且你比我小十六七岁，年富力强，精力充沛，你就帮我挑起保长这付担子吧！只要你同意，我就去裴乡长那里保荐你。”龙承德喋喋不休的要推荐亢然当龙腾庄的保长的话，终于说完了。亢然没有吭声。他想，“保长”这玩意我早就晓得，在省苏当部长时，我就看过国民党政府在河南、湖北、安徽等省颁布的《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》，按照那个“条例”，当保长就是给国民党摊派劳役，征抽壮丁，监视革命人士，就是给国民党当狗腿子，我怎么会干这个玩意儿呢？我如果当了保长，不就成了革命的叛徒吗？龙承德似乎猜出了亢然的心思，又说，“亢然老弟，你不要顾虑别人说你昨天给共产党干，今天又给国民党干，颠来倒去，没有定准。现在都时兴国共合作了，听人家讲，我们省的红军游击队成为新四军后，都戴上国军的青天白日帽徽了。我看就不要考虑当保长是给国民党干，还是给共产党干了。再说，上方要求你干什么，卖不卖力干，主动权还是在你手上。我这几年当保长，就是见机行事，上方要求办什么对不起乡里乡亲的事，我能推就推，能拖就拖，推不了，拖不了，就

敷衍他们……”见龙承德还要往下讲，亢然就打断他的话：“承德兄，您不要讲了。不管你咋个讲，这保长我是不会当的。”龙承德盯着亢然的脸问：“看在我的面上，权当帮我的忙也不当？”亢然也盯着龙承德的脸说：“承德兄您就别逼我了，你还有其他什么事需要我帮忙，我都愿帮，惟独这保长我决不当！承德兄您就原谅我吧！”

龙承德见龙亢然实在不愿意当保长，就叹了一口气说：“唉，你不愿当，我只好再苦撑一些日子！那么，另外两桩事情你愿意帮我办吗？”亢然连忙说：“承德兄，除了不当保长，其他事我都愿意帮你干！咦，你到底要我帮助干什么，还没讲出来呢！”龙承德举起右手，用指头敲了敲额头，自嘲地笑着说：“唉，你看我这记性，还以为给你讲过了！”紧接着，换过口气，一本正经地说：

“亢然老弟，我想请你帮忙办的第一件事情是重修族谱。我们龙腾庄龙姓的族谱已经有一百多年没有重修了。早就有人提出要重修，把龙姓宗族一百多年来的变化情况写进去，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来重修它。现在你亢然老弟回来了，又没有出去工作的想法，就请你出面，主持重修它。”

龙承德话刚落音，亢然就表态道：“这事我愿意

办，不过，至少得给我两个助手，一个跑外勤，收集材料；一个在家里，帮我抄抄写写。”

龙承德见亢然这么爽快地答应他，就发自内心地微微地笑了。笑罢，他又说：“可以给你配两个助手。人选，你自己去找。找到后给我说一声。我好从族里的开支中，给你们生活补贴。”

亢然说：“承德兄，关于两个助手的人选，我回去想一想再对你讲。”沉默片刻后，亢然又问承德：“那么，你要我做的另外一件事，又是什么呢？”龙承德说：“你可能早就注意到，五房宗祠住着二三十个伤兵，他们是从南京保卫战的战场上下来的。由于只有一个军医、一个看护兵，忙不过来，他们的头就找到我，要我在村里看看有没有懂医的人，如果有就去帮帮他们，我看你……”。龙承德刚说到这里，亢然就打断他的话：“承德兄，我去帮他们。”稍停又问：“他们的头是谁？我咋个和他联系？”龙承德说：“他们的头叫孙长荣。你去五房宗祠问问，就可以找到他。”

龙承德走后，亢然找到龙三和龙腾庄小学的邹秋明老师，请他们做他的修谱助手，龙三跑外勤，邹秋明老师帮助翻阅旧谱，抄写资料。两人都高兴做这件事。……

把修谱的事情安排好之后，龙亢然就去五房宗祠找孙长荣。一问，伤兵们就七言八语地告诉他：“孙连副准去了他的相好谢秋霞家！”“孙连副可厉害呢，还不到半个月，就把你们村的谢秋霞搞到手了！”“也怪那个女人的老公，几年都让她守活寡！”……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——亢然也情不自禁地想起来。

其实，一个多月以前，孙长荣就和谢秋霞有缘而相会，并且很快就好上了……

一个多月以前的一天下午，入冬以来的第一场大雪下了。猛烈的西北风卷着鹅毛似的雪花在空中飞舞，天空和大地成了迷迷茫茫的一片。一部车头和篷布上盖满白雪的军用卡车，在五房宗祠前的广场上停下。一个军医和一个看护兵把一个又一个缠着绷带，吊着胳膊，撑着拐杖的伤兵从车厢里慢慢放到地下。一个从驾驶室出来的军官模样的人，把下了车的伤兵搀扶到祠堂的廊檐下，又回过头去搀扶下一个伤兵……

大概是从车厢里下来时摔痛了，一个大胡子伤兵把拐杖扔到一旁，坐在地上，破口大骂着：“日你妈，痛死我了！”，“狗日的，日本鬼子把我的左脚打断了，你们还想把我的右脚摔断不是？！”……军

官模样人想去搀扶他，他却不让，只管不绝声地大骂。这时，一个扎着头巾，牵着一个伢崽俚的女子经过这里。她叫伢崽俚去廊檐下避雪，自己则走到大胡子伤兵跟前，柔声道：“大哥，我来扶你！”说也奇怪，正在骂骂咧咧的大胡子伤兵，抬头看了她一眼之后，竟不骂了，并且任由弯下身子的女子和军官模样人，一左一右地把他搀扶到廊檐下。

让大胡子伤兵挨着墙脚坐下后，女子和军官模样人抬起头来，刹那间，竟都愣住了。在女子的眼睛里，军官模样人年青，英俊高大，虽然脸露倦意，可眼珠依然熠熠发亮，目光依然炯炯有神。在军官模样人的眼睛里，女子年青标致：额头光洁，鼻梁挺直，长圆形脸蛋白皙丰腴，眼睛的乌亮加上睫毛的微微眨动，显示出让人心动的魅力。军官模样人首先从发愣的状态出来，他涨红着脸，语无伦次、期期艾艾地说：“大……大姐……不，大嫂，谢……谢……谢谢你了！”又说：“我……我叫……孙……孙长荣，你叫……什么名字？”

听完孙长荣语无伦次、期期艾艾的说话声，女子的脸竟也红起来，她不答理孙长荣的问话，兀自拉着偎靠过来的伢崽俚，飞也似地离开了广场。……

然而，孙长荣很快就通过族长兼保长龙承德，

以及其他村人了解到了那位女子的情况。

她叫谢秋霞，是赣江边的人，从小性情温顺。父亲和哥哥是码头上的搬运工，母亲则操持家务。民国十五年，时兴办“平民夜校”、“工人夜校”那阵，谢秋霞也到平民夜校里去读过几天书。罗春英被龙承才杀害五年后，她的婆婆龙杨氏也去世了。只有七岁的龙新立就没人照料。经过好心人的介绍，罗春英的丈夫龙正忠娶谢秋霞为妻。婚后第二天，龙正忠就回庐陵城当铺工作，临走时丢给新婚妻子几块大洋几句话：“我在当铺的工作紧，只能一两个月回来一次。这几块大洋你先拿着，用完后叫人捎个信给我，我会叫人带钱给你。我不在家里时，你要给我恪守妇道，看好家，带好新立。新立这个伢崽和他姆妈一样，命苦！”头几年，龙正忠说话算话，每隔一两个月从庐陵城回来一次。可几年后，他就很少回来了。他最后一次回来，还是一年多以前的事情了。为什么龙正忠不回龙腾庄家里来？从庐陵城来的人说，他在城里认识了一个叫做“朱彩凤”的女人。这个女人颇有点风姿，又很有点心计。她紧紧缠住龙正忠不放。后来，龙正忠在当铺里升为“头柜”，就把朱彩凤娶为二房。心狠手辣的朱彩凤一成为龙正忠的小老婆，就使出一切手段争宠。她千

千方百计地控制住龙正忠，不让他回龙腾庄跟谢秋霞见面。当然，为了让谢秋霞安心心地给龙正忠带好元配罗春英生的独子新立，朱彩凤也允许龙正忠每隔三个月托人捎钱给谢秋霞一次，使她以及在龙腾庄小学读书的新立衣食无忧。……这么一来，谢秋霞只好天天月月，甚至长达一年多地“守空帏”了。不过，大概是老天爷有眼，让“报应”降临到朱彩凤的头上吧，她一直怀不上娃娃。

了解到谢秋霞的身世和现实处境后，孙长荣心里好一阵窃喜：这个女人就是我要找的女人，她迟早是我的了！又想，我从军校出来这么多年，一直想有个家，奈何时运不济，至今还是个光棍，唉，现在终于会有家了！孔夫子说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”。如今我即使拼死在抗日的战场上，说不定也可以有个后代了，也可以对得起父母和祖宗先人了！……经过反复思考和精心策划后，孙长荣开始行动了。

孙长荣和看护兵阿林向前走去。阿林抱了一个大布包，大布包里乱七八糟地放着伤兵们换下来的带有血迹的衣服、绷带。到了谢秋霞家门口，孙长荣敲响了门。门“叽嘎”一声开了。开门的正是谢秋霞，她看到来人是见过面的孙长荣，就赶紧把门关上。可是，已经来不及了。孙长荣的脚早就踏进了

门槛。不等谢秋霞发问，孙长荣就指着阿林抱着的布包开口了：“大嫂，我通过你们的保长了解到，你家里人少，平时有时间，就想请你把这些伤兵衣服、绷带清洗，晾干。”见谢秋霞低眉不语，孙长荣又说：“这些伤兵都是在抗击日寇，保卫首都时，被日本鬼子打伤的。我们只有一个军医，一个看护兵，加上我这个带队负责的，也只有三个人好手好脚，根本没空洗伤兵们换下来的衣服、绷带，大嫂，你就忍心不帮我们的忙？”谢秋霞蹙眉想了好一会儿，终于轻轻叹了一口气，指指搁在墙角落里的脚盆说：“把衣服、绷带放在那里面。”孙长荣一听，脸上立即绽露笑容：“这就好了！这就好了！”思忖了一下，又说，“以后，伤兵们的衣服、绷带，就专门请你洗了。工钱是一月一个大洋，嫌少的话还可以再加。”谢秋霞眼望着地下没吭声，孙长荣便说：“大嫂，你没意见的话，就这样定了！”

此后，孙长荣就成了谢秋霞家的常客。他三天两头地把伤兵们换下来的衣服、裹腿、绷带拿给秋霞，又从秋霞那里取回洗净、晒干的衣服、裹腿、绷带。在秋霞家里，如果见到秋霞在洗衣服、绷带，他也会蹲下来，或者拿张小板凳坐下来，和秋霞一起搓洗那些衣服、绷带。当然，更多的时候，是帮

助秋霞晾晒衣服、绷带，或者烧开水烫绷带。小新立放学回家后，孙长荣又教他做作业，逗他玩耍。孙长荣还叫去龙须镇街上购米买菜的阿林，代买了一把用红红绿绿糖纸包着的洋糖，送给小新立吃。小新立抿着甜滋滋的糖块，笑在脸上，喜在心头，打从心坎上觉得孙叔叔好。……

除了帮助洗衣服，洗绷带，教新立，带新立，孙长荣做得最多的，还是和谢秋霞摆谈。谈什么呢？谈他小时候怎么向父亲学习作田，谈他读军校时怎么学会了带兵打仗，可是，谈得最多的还是他们怎么参加保卫南京的战斗，以及他怎么英勇作战，怎么忘我地救护战友。

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。10来天之后，在孙长荣既言又行的情感攻势面前，谢秋霞感动了，她发自内心认为，孙长荣是个可以信赖的好人。谢秋霞的目光泄露了她内心深处的这一想法，孙长荣察觉后，就适时地向她展开了新的夹杂着欲望的进攻。

夜晚，刺肌砭骨的寒气笼罩着龙腾庄，许多人家的屋檐下都挂着一尺多长的凌锥。谢秋霞的屋里却是另外一种景色：红彤彤的木炭在黑色的火盆里燃烧，它们把热量散发到厅堂的每一个角落，使得厅堂温暖如春。谢秋霞把睡眼惺忪的小新立拉进他

睡的厢房，安排他睡下。又重新坐回到火盆边的小木凳上，两只手把一件湿的伤兵上衣撑开，边烘烤衣服边听孙长荣摆故事。孙长荣把手上的纸烟抽完，也拿起一件湿的军衣，坐在秋霞的旁边，边烘烤边讲起来：

“公历12月12日夜里，我们连守的城墙被突破，日本鬼子疯一样地用绳梯向上攀登，很快就爬到城墙上面来了。我用手枪射死了3个鬼子，我的同乡孙冬生孙排长则用刺刀捅死了两个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上面来了撤退的命令。这个命令一来，阵势就乱了。大批日本鬼子趁机爬上来，我们很快就被缴了枪，当了他们的俘虏。12月13日早晨9时左右，日本鬼子把四五千个俘虏押到城北江边。我和孙冬生也在里面。大批日本鬼子把我们围住后，就开始用刺刀屠杀我们了。一排端着雪亮刺刀的鬼子兵嗷嗷叫着冲上来，捅死了站在最前面的人。人群立马慌乱起来。从头排算起，我和冬生在第九排。我拉着冬生的手慢慢往人群后面挪动。从上午八九点钟到下午五六点钟，鬼子兵一直没有放下刺刀，同胞们一个个倒在血泊中。一些人往外跑，或者偷偷爬到附近的茅草屋顶上去躲，他们马上就被鬼子兵开枪打死。天快黑的时候，我们终于挪到河边，钻进芦苇

丛中。可是，万恶的鬼子兵还是不放过我们。他们杀死了在河岸上的所有同胞后，又架起机关枪扫射芦苇丛，我赶忙潜入水中，没有被打中。冬生却被打中了。他圆睁着眼睛，使出最后的力气断断续续对我说，‘长荣兄，我……我家世代……世代单传……你回去后……对……对我爹妈说，我……我对不起他们，对……对不起祖宗……我没给……没给他们留个后……’，说完后，他沉到水下去了，我清楚地看到，水快要漫过他的眼睛时，他的眼睛还是圆睁着的。唉，他这是死不瞑目呀！”

孙长荣讲到这里，顿感唇焦口燥。他站起来，提起身后桌子上的茶壶，倒了一杯茶，咕噜咕噜喝下去。喝完茶后，他重新坐下，准备继续讲下去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突然瞥见谢秋霞的眸子闪着泪光，嘴里抽搭出声。隆起的胸脯正随着抽搭的一吸一顿，而不停地起伏抖动。瞥见谢秋霞的这个样子后，他鬼使神差地不再讲他如何逃出险境，而冒出以下的期期艾艾的话语来：

“秋……秋霞……我家不是……不是世代单传，……可我爹妈……只有我这一个男儿，……我还没有结……结过婚，如果我……我以后在战场上被……被打死，……我也跟孙冬生一样……对不起

爹妈，对不起祖宗……”

讲着讲着，他突然冲动地站起身，大步跨到秋霞背后，弯下身子，将颤抖的双手伸到她的两边腋窝下，把她拦胸搂住，边发狂地吻着她乌黑闪亮的头发，吻着她白皙温热的脖颈，边激动地语不成调说：“秋霞……你……你就成全……成全我……跟我……跟我……”

面对突如其来的事态，谢秋霞怔住了，她头脑里一片空白，全身筛糠似地颤抖着。孙长荣见她没有什么反抗的表示，就松开搂住她胸脯的双手，摸到左右两个乳房的位置上，伸出手指，紧紧抓牢，隔着衣服用劲一捏。秋霞“呵”的叫出声，她预感到了什么，就急中生智地拿起搁在手旁的火钳，顺手挟起一根烧红的木炭，呼的一下站起身来。没有提防的孙长荣放开了双手，可反应过来后，他又顺势跪在地下，把她的一条腿紧紧抱住，仰面望着她而不停地乞求道：“你跟我吧……成全我吧……我爱你……我真心地爱你……我会对你好……”

谢秋霞这时已经清醒冷静了，她侧过脸，低头怒视着孙长荣，压低声音吼道：“你放开手！我是有老公的人！……”可是，孙长荣不仅不放手，还试探着扯秋霞的裤子，秋霞感觉到了这一点，就厉声警

告道：“住手！快住手！不然，我可要对你不客气了！”仿佛没有听到秋霞的警告，孙长荣兀自用左手的手掌，上上下下地来回摩挲她丰满的大腿和臀部，用右手扯她的裤头，解她的裤带。秋霞急了，就举起火钳，用火钳上的木炭去烧孙荣的右手。

“妈呀！”孙长荣被烧着后惊叫起来。在秋霞的火钳的追赶下，他拉开大门，消失在门外的黑暗里。

第二天夜里，虽然屋檐下的凌锥已经在白天融化掉了，可是，笼罩着龙腾庄的寒气仍然刺肌砭骨。谢秋霞把小新立安排睡下后，又拿起刚洗好的绷带来烘烤。烤着烤着，她打起了呵欠。心想“怎么搞的，孙长荣那个鬼东西不来聊天，摆龙门阵，我就哈欠连天，想睡觉了？！”这么想着，他就放下手上的绷带，用炭灰把火盆里的正燃烧着的木炭封盖好，对大门的门闩进行检查。待这些事情都做完了，她就小心翼翼地把油灯端进她睡的厢房里，搁在床边的小方桌上。

摊开床上的棉被后，她又撑了撑懒腰，关上房门，坐在靠近床脚的角落里的马桶上，沙沙沙地屙起了尿。屙完尿后，她爬上床，脱下棉裤、夹裤，把它们往床脚一扔，就瑟瑟缩缩地坐在床头，用被子把下半身盖好。等到被窝里有了几分热气后，她

才逐件解开蓝底白色碎花棉衣、青丹士林布夹衣，以及白内衣的纽扣，一把脱下，覆盖在被子上。做完安睡前的这一切后，她斜着身子，准备去吹熄小方桌上的油灯。

可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个男人从小方桌下冒出来。秋霞“啊”的惊叫一声后，本能地抓起被子，遮住只穿着红肚兜的上身。她愣了一会儿，发现从桌下冒出来的男人是孙长荣后，就伸出光滑圆润的臂膀，手指房门吼起来：“出去！你快出去！”可是，孙长荣不仅不出去，还大步迈到她的床边。“你，你要做咋个？！”秋霞的声音颤栗着，两只手本能地把被子抓得紧紧的。“我做什么？我要你！”孙长荣用欲火烧干了的嗓子，沙哑地回答着。看了一眼惊恐万状的秋霞后，孙长荣像喝醉了酒似地吼道：“松开手！放开被子！”可是，秋霞的回答是把被子抓得更紧，身子也裹挟着被子缩成了一团。

几次想掰开秋霞抱紧的双手都不成功，几次想从头部开始扯脱被子都失败了，孙长荣一急，就从秋霞的脚部开始，抓住被子，狠劲地掀开。然后，发狂般地把秋霞的红肚兜扯下来，把秋霞的白色内裤扒下来。看见从娘肚子里出来，就没有见过的女人的胴体，孙长荣整个人都疯了，狂了。他用军人

特有的快速，把身子脱得一丝不挂，径自扑向那具温热的无比美丽、美妙的胴体……

嚤嚤声惊醒了孙长荣，他发现秋霞正蜷缩着身子，背对着他，伤心地啜泣。啜泣声搅动了他的心灵，他试着把秋霞的胸脯扳过来，可是怎么扳都扳不过来。于是他顶着被子，挤到秋霞的面前跪下，“啪啪啪”地搥着自己的脸颊，试图求得秋霞的原谅，说动她的心：

“我该死！我该死！我怎么把你害了？！不过，秋霞，我是爱你才这样做的。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一见到你就爱上了你。那天，你帮我扶大胡子时，我就爱上了你！我走南闯北，见过许多女人，可都没有让我心动。说真的，一个也没有让我心动！可是，你一出现在我的面前，我就心动了，喜欢上你了，爱上你了！这就是缘分，今天的这个事，就是缘分的结果。

“秋霞，你说你有老公。老实说，我不但知道这事，还知道你老公叫做龙正忠。我本来不应该打你这个有夫之妇的主意！可是，可是，可是你那个老公是什么样的老公？是混蛋老公！我早就打听到了，他娶了二房后，有一两年时间没回来看你了！他的心里早就没有你了！如果他心里有你，为什么不回

来看你？为什么不和你睡？这种混蛋老公，你为什么还忠于他？

“圣人说，衣食男女，是人的天性。我就不相信你结了婚，还不想男女恩爱之事？你现在还年青，应该趁早离开他，选择新的生活，选择一个新的爱你的老公，和他过日子，和他生孩子。难道你不想有你自己生的孩子？难道你不想和一个真心爱你、疼你的男人生活一辈子？

“秋霞，你跟了我吧，你跟我不会吃亏的。我读过初中，读过军校，现在是国军的副连长。上面对我讲过，这次任务完成后，让伤员医好伤，把他们重新带回部队后，还会把我升为正连长。即使，即使我为国捐躯了，政府也不会亏待我的太太！再说，我赣州家里有十多二十亩地，我父母就盼有自己的儿媳妇，你回到我家去，我父母肯定不会亏待你！

“秋霞，秋霞，你就跟了我吧！我真心爱你，我会让你幸福……”

孙长荣终于讲完话了。他发现秋霞已经停止啜泣了，只是身子还在微微地抽搐、颤动。其实，当秋霞听到孙长荣说她老公龙正忠的不是后，她就停止了啜泣。她想，这个孙长荣讲的都是事实，龙正

忠根本不拿我当老婆看，他只拿我当长工看！他只要我给他带大新立！跟了他，我要名份没有名份，要夫妻恩爱没有夫妻恩爱，要有自己的儿女不会有自己的儿女！我跟龙正忠还有什么意思呢！跟这个孙长荣就不同了，看来他真的喜欢我，爱我，疼我。……哦，我记起了，以前“平民夜校”的老师就讲过，我们女人也是人，不是猪狗畜牲，有选择跟谁过的权利！龙正忠不把我当老婆看，我为什么不能选择跟孙长荣过呢？再说，再说，不管咋个讲，这个孙长荣已经，已经得到我了！……不过，我带了小新立这么多年，小新立已经把我当成他的亲生姆妈了，我不能因为跟孙长荣而影响小新立的前程，对不起小新立呵！于是，她用微弱的声音问：“如果我，我跟了你，小新立咋个办？”听到心上人的声音，孙长荣心里马上高兴起来，他立即大声回答：“如果龙正忠要他，我就把他送到龙正忠那里去。如果龙正忠不要，我就把他收为儿子，让他读完小学后，继续读中学，读大学……总之，我会对他好！”

孙长荣的回答声在空中消逝后，谢秋霞慢慢转过身来，仰卧在孙长荣的面前。看到秋霞乌黑的闪着泪光的大眼睛，桃花般绯红的脸庞，急速起伏的洁白的胸脯，闻到秋霞的夹杂着体温热气的发香和

肉香，长荣呆住了。看到长荣呆痴痴的劲头，秋霞不禁莞尔一笑。这笑给了长荣莫大的鼓舞，他抑制着业已重新在胸中升腾的欲望，顶着被子，跨骑在她的大腿上，俯下身子，慢慢亲吻她。长荣想通过这种亲吻告诉秋霞，他在前半夜的粗暴无理只是无奈之举，彬彬有礼的绅士气度才是他的真实面貌。

于是，他的唇舌从吻她的脸蛋开始，一直吻到她的耳垂、脖颈、肩膀、胸脯。吻到胸脯的时候，他情不自禁地用双手抓住她隆起的富有弹性的乳房，不停地抚摸着、揉捏着。他感到她的小指头般大小的褐色乳头已经变硬，就孩子似地一口含住它，轻轻吮吸起来。他的吮吸使得她激情突发，这突发的激情又使得她双手颤抖，身子不由自主地扭动，嘴里含含糊糊地呻唤：“你要……就……快点……”可是，他不理她的呻唤。他继续含、吮她的另外一个乳头。他含、吮完乳头后，又弓着身子移师下方，不停地抚吻她柔软而富有弹性的腹部，然后顺势滑落，吻入她的双腿间，并在那里久久地停留……

承受着勾魂摄魄的长久的狂吻，品尝着似梦似仙的快乐，秋霞浑身颤栗，瘫软得像一团洁白的棉花，只能继续有气无力地醉梦般的呻唤：“你要……就快……快……”

长荣终于结束了他的狂吻，顺应秋霞的呻唤而向她的胴体发动了最后的冲击。在刚刚进入的美妙时刻，秋霞突然凝聚起全身的最后一点力气，把他充满青春朝气的强劲有力的身子紧紧箍住……

他们相拥着进入销魂境界，又相拥着软瘫在床上……

阳光洒满谢秋霞家的小院子。在阳光的映照下，晾晒在几根竹杆上的白绷带和黄军衣，泛着忽隐忽现的白色的光泽。推开只有一米多高的小院门，龙亢然走进小院。见屋门敞开着，他又径自走进去。

孙长荣拥着谢秋霞坐在一张太师椅上。他拿着一本什么书在高声朗诵，而谢秋霞正津津有味地听着。看到他俩的亲昵劲头，龙亢然心想，伤兵们所言极是，他们果然好上了！不过，他没有往深处想下去，因为青年男女的自由恋爱，包括因为某些特殊原因，跟有夫之妇或有妇之夫相爱，在他的印象中并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情。

龙亢然的进门，令孙长荣和谢秋霞尴尬万分。然而，龙亢然的若无其事的态度，很快就使他们悬在半空中的心落下来了。龙亢然对孙长荣说明来意：“龙保长叫我来协助医治伤兵。”孙长荣马上表示欢迎，并带龙亢然去与军医余医官见面。继后，龙亢

然和余医官做了详细交谈。在交谈中，余医官告诉龙亢然：这二三十个伤兵确实是在南京保卫战中，被日寇打伤的，中间的一些人还杀死过不少日本兵，立下了赫赫战功。了解了这些情况后，龙亢然顿时觉得，协助余医官医治这些伤兵是他的责无旁贷的事情。于是，他在主持修谱的同时，几乎天天都来帮助余医官给伤兵把脉，察看伤口，开方子，熬药，换药……

因为天天都去祠堂帮助医治伤兵，龙亢然对孙长荣也有了很了解。他经常听到孙长荣和一些伤兵，慷慨激昂地摆谈他们在上海、南京等地打杀日本鬼子的情况。他多次听到孙长荣想回抗日战场，为同乡孙冬生等人报仇的言谈。他注意到孙长荣对他带的这批伤兵很关心：经常察看他们伤口的愈合情况；经常和伤兵们谈心，鼓励他们配合医生的治疗工作；到庐陵城买了一台小石磨，然后经常和阿林一起，磨豆浆给伤兵们吃……他还注意到孙长荣经常告诫伤兵们不要欺负老百姓，有两个伤势不太重的伤兵调戏、猥亵妇女，就被孙长荣下令，绑在祠堂廊檐下的柱子上当众鞭打……他打从心里认为，孙长荣跟一般的国民党军官不同，是个少见的好青年。

正因为觉得孙长荣是个好青年，所以，空闲的时候，龙亢然经常和他交谈，也很愿意和他交谈。孙长荣呢，同气相求，也相应地把龙亢然看作朋友，看作长辈，许多心里话都对他讲。

一个多月后的一天中午，孙长荣喜冲冲地告诉龙亢然：“龙伯，她怀上了！”亢然听了，一头雾水，忙问：“谁怀上了？怀上什么？”孙长荣笑嘻嘻地回答：“谢秋霞怀上了，怀上了我的儿子！”亢然又问：“真的？”孙长荣眉飞色舞了：“真的，她这两天吐得厉害，我请余医官给她摸了摸脉，余医官说她怀上了！”稍停，他竟然自言自语起来：“谢天谢地，这么一来，我可就对得起父母，对得起祖宗先人了！”亢然的心头上突然掠过一片阴影。他思忖再三后，慢慢说道：“小孙，我为你高兴，祝贺你！不过，谢秋霞是有夫之妇，你就不怕她丈夫告你？”孙长荣愣了一会，马上气冲冲地说：“我是国军军官，他敢告我！我谅他不敢！”缓了口气之后，他又说，“龙伯，我追求谢秋霞之前就调查过，她的老公龙正忠早就讨了小老婆。龙正忠讨了小老婆之后就对谢秋霞不感兴趣，有一两年时间没回龙腾庄来了。龙正忠对谢秋霞不感兴趣，就不会计较我和谢秋霞好，不会告我。”听完孙长荣的话后，亢然又说：“小孙，你

讲的也在理。不过，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现在的世道人心不古，你还是应该把问题考虑得周全一点。”孙长荣答道：“谢谢龙伯的提醒。不过，我已经跟秋霞商量过了，等伤兵们好得差不多，腾得出时间了，我就陪她去庐陵城，找龙正忠离婚。我们相信，龙正忠不会不同意，了不起我多拿点钱给龙正忠作补偿。秋霞和龙正忠离婚后，我就娶她，把她送回我在赣州的老家。”见孙长荣这么自信，谋划得这么周全，龙亢然也就不再说什么了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。在余医官、龙亢然、孙长荣和阿林等人的医治、照料下，伤兵们的伤慢慢好了。几个月后，陆陆续续地有伤兵去归队了。……

日子一天天过去。谢秋霞的肚子越来越大了。”淫妇”、“烂事”、“不守妇道”之类风言冷语和指责，也越来越多的传到她的耳中来了。谢秋霞曾经多次颤抖着身子，愁眉苦脸地对孙长荣说：“我怕！听到那些风言冷语我就怕！”孙长荣则多次搂抱着她，对她进行安慰：“不要怕！有我哩！”“万一龙正忠来了，我就出面对他讲，责任全在我，不关你的事！”“等你生了孩子，我就把你送回赣州老家去！我爸爸妈妈不晓得会怎么喜欢你呢！”每安慰一次，谢秋霞的心就宽一次，宁静一次。……

阳历八月初的一天夜里。虽然到了下半夜，还没有一丝凉风。谢秋霞挺着圆滚滚的大肚子，仰面躺在罩着土制的厚实蚊帐的木板床上。尽管闷热得不得了，她也不敢撩起蚊帐，因为成群结队的蚊子正在帐外嗡嗡叫着，只要一有机会，它们就会闯进帐里来肆虐。因此，浑身汗淋淋的她，只能半睡半醒。乍一醒来，她就起劲地扇手中的蒲扇，可没有扇多久，她又疲倦无力地任扇子落在手下，闭上眼睛昏睡过去。当然，也有昏睡过去而手中还握着扇子的时候。

嘭嘭嘭的敲门声把秋霞惊醒了。她艰难地钻出蚊帐，用洋火点燃油灯，听出是孙长荣的叫唤声就赶紧拉开门栓。门一开，她就扑在长荣的胸脯上。长荣反手掩上门，亲了亲她的脸庞，抚摸了一下她的背脊、膀子，便急匆匆说：“秋霞，我现在就要走了！”秋霞一听，惊呆了：“咋个？！”长荣于是放缓口气，重复道：“我现在就要走了！”停顿了一会，他解释道，“马当要塞失守后，我们江西的大门被日寇打开。九江危急！庐山危急！南昌危急！上方派人来这里，命令我今晚就带领所有弟兄归队，急驰北方，去保卫九江、庐山和南昌！”秋霞听罢，急出一身冷汗，她浑身发抖道：“你一走，我咋个办？”

你能不能晚几天走，把我送回你家才走？”长荣用斩钉截铁的语气说：“不行！军令如山倒。我是军人，不能违抗军令呵！再说，九江、庐山、南昌，都是我们江西省最重要的地方，它们现在危急了，我是抗日军人，理应去打击日寇，保卫它们！”他摸了摸秋霞的肚皮，又说，“你的肚子都这么大了，怎么能够随便走动呢？这样吧，我请龙亢然伯伯照顾你，等你生了后，再想办法送你去赣州。好吗？”秋霞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，犹犹豫豫地说：“你跟龙伯讲过没有？他愿意照顾我吗？”长荣实话实说：“我来不及跟他讲，再说，半夜三更去惊动人家多不好。不过，我写了封短信交你转给他。他是好人，看了我给他的信，就肯定会照顾你。”

秋霞一把推开长荣，生气地说：“要龙伯照顾我，这可不是一般的事情，再怎么来不及，你也应该亲自去找他、请他，取得他的同意才行呵！万一他不同意，我一个妇道人家该咋个办？！再说，我没有和龙正忠离婚就怀上了你的儿子，人家会咋个看我？……”秋霞说着说着，就蹲在地上幽幽地哭泣起来。听到秋霞的哭声，看到秋霞抽搐的双肩，长荣马上动情地说：“甭哭，甭哭，我现在就去找龙伯，亲自求他照顾你。”可是，刚走到门口，余医官和阿

林等人就堵住他。余医官劝道：“连副，你现在就别去找龙先生，我们和他一起工作了这么久，对他热情善良，乐于助人的品格还不清楚吗？！可以肯定地说，他看到了你的信，就会全力以赴地帮助你的秋霞，照顾你的秋霞！”阿林也说：“天都快亮了，如果天亮后才走，让东洋鬼的探子发现了我们的行踪，那可不得了！”其他聚在门口的士兵也七言八语地催他们的孙连副快走。孙长荣只好果决地从衣兜里掏出 15 块大洋和摺好的信，一起递到谢秋霞的手上，说：“拿好。15 块大洋。去赣州的盘缠只消用 4 块。补偿 6 块给龙正忠，其余的你自家用。信，你要新立拿去交给亢然先生。”他没有也不敢再正眼看她一眼，就和余医官等人一道，匆匆地走出门去。

秋霞冲到门口。目送孙长荣等人的迅速消失在黑暗中的身影，她扶着门框，颓然地跌坐在地上……

第二天一大早，龙新立拿着孙长荣的信，跑去龙亢然家，交给了龙亢然。龙亢然马上打开信来看。信很短，是这样写的：

亢然先生钧鉴：上方调我等速赴北方，以打击日寇，保卫九江、庐山和南昌。军情紧急，来不及向你告别，敬希鉴谅并请照顾一下秋霞，待她产后，将她送回赣州我家。我已经把详细地址告诉她，并

给了她一些大洋，4块用作去赣州的盘缠，6块补偿给龙正忠。我父母只有我这个男儿，故敬乞保护我的后代。另，请代向龙保长致谢，我和秋霞的事亦望他能帮忙。晚辈长荣顿首。

龙亢然看完信后，马上跟着小新立去见谢秋霞。谢秋霞呜咽着把孙长荣昨夜离开时的情况讲了一遍，最后说道：“龙伯，不知道为什么，长荣一走我就怕。”龙亢然安慰道：“别怕，有我呢！”又嘱咐她，“你什么地方都别去，有什么事情就叫小新立来找我，我们会给你想办法。”

从谢秋霞家出来后，龙亢然径直去龙承德家，找到了龙承德，把孙长荣的信交给他看。龙承德戴上老花眼镜看了半天后，把信给回亢然，就久久不说话。在亢然的再三催促下，他才慢吞吞说：“这件事情恐怕不好办。”沉默片刻后，他又说，“弄不好的话，可能会出大事。”亢然问为什么，龙承德就说：“四叔公早就找过我几次，说正忠屋里的，呵，就是谢秋霞不守妇道，伤风败俗，让我们龙家丢脸，要我按照族规惩治她，把她沉塘。以前，孙长荣在这里，他们不好动，也不敢动。现在，孙长荣一走，就难说了。”龙承德这么一说，亢然也觉得是事情了，不过，他低眉沉思后，又说：“承德兄，这回说到底，

还是要看你。孙长荣是国军的副连长，你作为政府任命的保长，有责任保护他家属的生命财产安全。不然，孙长荣回来找你，你咋个办？再说，人家去打日本鬼子，为国效力，血洒战场，作为保长却不保护他的老婆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在良心上过得去吗？”听亢然这么一说，龙承德便信誓旦旦道：“我是政府任命的保长，当然会用一切办法保护谢秋霞！亢然老弟，你可以把我的态度告诉谢秋霞。”

亢然把龙承德的话，转告给谢秋霞听，谢秋霞的忐忑不安的心慢慢平静下来。……

不过，没出三天，谢秋霞的心就永远得不到平静了。

伴随着“嘭嘭嘭”的敲门声，是急如骤雨般的吆喝声：“开门！开门！谢秋霞开门！开门！……”

“啪！啪！”谢秋霞一开门，左右两边脸就挨了重重的两巴掌，打得她晕头转向，眼前尽是飘动的火花、火星。她正要发作，可定睛一看是龙正忠，眼皮就不由自主地耷拉下来了。

龙正忠大步走过厅堂，气呼呼地在太师椅上坐下。跟在他后面进来的谢秋霞赶紧拿来茶杯，提起茶壶要给他倒茶。“谁要你倒！”龙正忠吼道，顺手

抢过茶壶，两手抱住，就着茶壶嘴，仰着脖子咕噜咕噜地喝起来。谢秋霞胆战心惊地垂手站在一旁，脸色苍白，身子微微地颤栗着。

龙正忠斜着眼睛，瞥了谢秋霞的肚子一眼，用不经意的口气问：“你的大肚子是咋个来的？”

“……”谢秋霞一声不吭。

“我问你，你的大肚子是咋个来的？”龙正忠提高了声调，大声问。

“你，你一两年不回来……”谢秋霞回答了，声音是平静的。

龙正忠马上打断她的话：“啊哈，你还有理！我一两年不回来，你就该去找野老公？”

谢秋霞也不示弱：“你不要我了，我当然可以……”

龙正忠抢白道：“谁说我不要你了？我又没有写休书休你！”

谢秋霞还是不示弱：“你要我，为什么一两年不回来？庐陵城离这里又不远！”

龙正忠眼睛一瞪：“岂有此理！我没有回家，你就可以不尽妇道，可以和别人乱搞，可以怀上野种？！……”龙正忠越讲越气，竟呼地站起来，抬起脚，照着谢秋霞的肚子蹬过去。谢秋霞眼明手快，

马上抱着龙正忠的脚跪下来，哀告道：“龙正忠，求你别蹬，孩子没有罪呵！”

龙正忠低头看了谢秋霞几眼，皱着眉头想了一会，又坐回椅子上，望了望不知什么时候拥进来的一屋子老表，指着秋霞的头，敞开喉咙大声说起来：“你这烂婊子，丢尽了咱们龙家的脸！气死我了！你以为我不晓得，老实告诉你，你的鬼肚子刚大起来，四叔公就叫人到庐陵城告诉我了。我知道，你勾上的是个臭军官，咱们小民百姓惹不起！只能敢怒不敢言！他咋个不带你走？眼不见心不烦，你走了我就不烦呀！你那么有能耐，咋个不跟他走呢？……好，好，好，我今天不再问你什么，也不再跟你讲什么，我今天回来只想做一件事，那就是告诉村人、族人，咱们龙家丢不起这个脸！从你和那个臭军官扯上的那天起，你就不是我的老婆了！你现在就给我滚！快点滚！滚出我家去！”

“走就走！”谢秋霞倔强地站起身，准备去她睡的厢房里收拾东西。挨近她的龙二婶听到她的话马上叫起来：“呀，走就走，嘴还好犟哩！”龙大伯听了吼道：“走？一走了之？没这么便宜！龙正忠老婆勾引臭军官，伤风败俗，她丢的不只是龙正忠一个人的脸，而是咱们整个龙家家族的脸！大家说，要

咋个惩治这个烂婊子？”龙三叔脱口而出：“按照族规，拿她去沉塘！”人群中有好几个人响应：“对，沉塘！”“沉塘！”“现在就押她去外面沉塘！”……龙二伯却有不同的看法，他也大声说道：“沉塘是人命关天的事，得族长房长开会决定才行，我们现在就拿她去沉塘是要吃官司的！”有人马上反问：“那你说，该咋个办？”龙二伯思忖了一会，答道：“我看先拿她去游村，押她去村口贞节坊，叫她对着贞节坊认罪！……”龙二伯还没讲完，就有好多人表示支持：“好！”“对，叫她去游村！”“现在就押她去！”……

屋里群情激愤，唾骂谢秋霞的声音不绝。站在谢秋霞身后的龙二婶就挽起袖子来抓她的手膀。可是，谢秋霞拼命扭动身子，硬是不肯就范。龙二婶急了，朝着人群中的几个后生吼道：“你们后生身强力壮，咋个不来帮忙？！”龙二婶话刚落音，就听到有人大声答应：“二婶，我来！”此人是在村里出了名的“龙烂狗”，他最大的爱好是见到有单身的年青女人走路，就冲上去抱她一抱，摸她奶子一把。抱过摸过后就马上跑开，真是来也快，去也快，村里的年青女人都拿他没办法。龙烂狗流里流气地挤到龙二婶跟前，其他几个个子高大的后生也挤上来了，他们二话不说，揪的揪头发，抓的抓手膀，扯

的扯衣服，使劲推搡着谢秋霞。谢秋霞没有办法，只好在他们的推搡下，机械地挪动脚步。

龙腾庄村口，距吊码桩大樟树只有百把米的地方，有一座村人称之为“贞节坊”的贞节牌坊。这座贞节牌坊很高，由红褐色的赭石砌成。从横向看，整座牌坊的结构是四柱三间，柱间三道额坊相连。从竖直方向看，整座牌坊又分成三层。最高那层额坊的檐下是一块双龙戏珠的浮雕，浮雕中间有竖写的“恩荣”二字。第二层额坊的中央是一大块写着“贞节”二字的横匾。第三层额坊的上方则是横写的牌坊名称“旌表庐陵龙腾庄天华之妻李氏坊”。中间两根石柱是一副对联：左联的正面是“一节冰霜倚碧天”，内侧面是“丹心铁石如”；右联的正面是“寸心金石摩苍汉”，内侧面是“白发冰雪共”。牌坊的浮饰图纹十分精美，“贞节”匾下方的坊主守节生活图景栩栩如生，显示出石匠们手艺的高超。

从浮雕艺术的角度看，这座贞节牌坊是美的。可是，由于它很高很厚，柱子粗壮硕大，对联上又是左一个“冰霜”、“碧天”，右一个“白发”、“冰雪”，给行人的就难免有阴森森的压迫着心头的感觉。因此，龙腾庄人经过它的时候，总是行色匆匆，很少停下来看。不过，这都是过去了的事情，因为今天

龙腾庄的一些人不仅要在它的下面停留下来，而且要演出一场叫人作呕，令人发指的“戏剧”。

暮色降临时分，龙四叔公的身影出现在贞节坊前。龙四叔公作为龙家家族的元老之一，听到龙烂狗等人要把谢秋霞那个婊子押到贞节坊去，就想：这可是个好机会，得利用这个机会宣传一下祖宗先人的崇高品格，既让谢秋霞对照一下自己的丑行，认罪服法，也让女客们知道咋个向祖宗先人学习，咋个以谢秋霞为戒。所以，他叫人用轿子把他抬到贞节坊前，等候谢秋霞的到来。

龙四叔公柱着手杖，才在贞节坊下来回走了一趟，谢秋霞就来到贞节坊前了。她与其说是“走”到了这里，还不如说是被龙烂狗等人生拉硬拽地拖到了这里。跟在她和龙烂狗等人后面的是一大群看热闹的男人女客，以及十多个欢天喜地、活蹦乱跳的细伢俚。喜欢看热闹是国人的天性，也是龙腾庄人的天性。自从民国十九年十月底，苏区政府巡回斗争和宣判龙承才到现在，快八年了，龙腾庄都没有出过什么热闹的事，今天终于出了，人们还有放着热闹不看之理？

“跪下！”龙四叔公威严地下命令了。

谢秋霞似乎没有听到龙四叔公的命令，双脚纹

丝不动。

“你跪下！”龙四叔公的命令再一次威严地响起。

谢秋霞的双脚还是纹丝不动。

“伢崽们，你们让她跪下！”这一次，龙四叔公向龙烂狗等人下令了。龙烂狗等人得令后，马上按的按肩膀，踢的踢脚弯，谢秋霞拗不过他们，只得跪下。

看到谢秋霞跪下后，龙四叔公用手杖戳了戳她膝盖前的石子地，大声问谢秋霞：“你知罪么？”谢秋霞抬起头，侧过脸，瞥了他一眼。然后掉过脸来，没事似地看着暮色笼罩着的前方，不吭气。

龙四叔公也不管她，径自扬起手杖，指了指高高的贞节坊，提高声音对躁动着的人们说起来：“你们知道这座贞节坊的来历吗？这是先皇赏赐给龙家先辈龙天华之妻龙李氏的，也是赏赐给我们龙家家族的。龙李氏刚嫁到我们龙家不久，天华就过世了。她硬是守节到底，终身不再嫁了。许多男人女客劝她再嫁，她都不再嫁，也不和任何男人鬼扯。你们看，这对联上有‘丹心铁石如’的字样。什么是‘丹心铁石’？先辈龙李氏守节终生，不和任何男人鬼扯就是丹心铁石。我们龙家的女人，不管是嫁过来的媳妇，还是以后要嫁出去的女仔，都要向我们龙

家先辈龙李氏学！”说到这里，他的头调向谢秋霞，话锋也转过来了，“龙正忠屋里的却放着先辈龙李氏不学，偏要跟婊子学。学的结果就是不守妇道，背叛老公，勾引臭军官、野男人，怀上野种，伤风败俗，辱没门庭，丢我们龙家家族的脸，丢我们龙家祖宗的脸！”讲着讲着，他突然低下头，盯着谢秋霞，厉声问道：“龙正忠屋里的，你知不知罪？”

谢秋霞的嘴唇紧闭，不给回答。龙四叔公又接连着问了两次，谢秋霞还是嘴巴紧闭不回答。龙四叔公只好说：“你不想回答，那就给贞节坊磕10个头，向先辈龙李氏谢罪吧！”说罢，他就拄着手杖，向谢秋霞的右边走去。谢秋霞一动不动。

“磕呀！”龙四叔公在离她两米外的地方喊道，可她还是一动不动。

“伢崽们，把她按下去！就是要她磕！”龙四叔公再一次向龙烂狗等人下令了。

站在谢秋霞左旁的龙烂狗马上动手，只见他弯下身子，右手揪着谢秋霞的头发，左手抓着她的膀子，使劲往前往下按。大概是把膀子抓痛了，谢秋霞用劲将身子向上向前一扳。龙烂狗的左手松开了，手掌却无意中触到了她高高隆起的胸脯。龙烂狗的手像触到电似的缩回来，可他的邪念却窜到了脑门

顶上。他翻了一下眼皮，看到谢秋霞的前面并无一人。于是，在谢秋霞的额头快触到地面的时候，他的左手突然斜插过去，兜住谢秋霞的左胸，用劲一捏。秋霞痛苦地呻吟一声，想挣扎又挣扎不成，只好咬紧牙关，闭上眼睛，任随他摆弄。在强按谢秋霞磕了四、五个头，捏了她的胸脯四、五次之后，得到甜头的龙烂狗，干脆将秋霞的衣襟扯开，把手伸向她光滑、丰腴而富有弹性的乳房，使劲抓，狠劲捏。他卑污的左手甚至沿着秋霞圆滚滚、胀鼓鼓的大肚子，不停地往下摸，隔着裤子抠到了秋霞的最重要的部位……这一切都发生在暮色沉沉，人们看不清楚，谢秋霞浑身颤抖，冷汗直冒，想叫喊不敢叫喊，想挣扎不敢挣扎的时候。……

半个多小时后，谢秋霞双手紧紧地抱在胸前，被龙烂狗他们连拉带拖地从贞节坊前弄回来了。她半躺在床上，两眼失神地看着前方。小新立点燃了油灯，端来了他们中午吃剩的饭菜，拼命求她吃。可她没有动一下筷子。她怎么吃得下饭呢？刚刚过去的一切：龙四叔公对她的斥责，龙烂狗把她乳房抓捏得生痛的感觉，贞节牌坊印在地上的长长的黑黢黢的影子，人们对她喝斥、漫骂、耻笑、吐口水、撕扯衣服的情景……还噩梦般地盘旋在她的头脑上

方，她，她怎么吃得下饭呢？

谢秋霞被弄去游村时，龙亢然正在刘村医治两个发高烧，说胡话的病人。掌灯时分，他才回到家里。吃饭时，他听到秀莲说起谢秋霞被人拉去游村的消息。他赶紧把饭吃完，正准备去谢秋霞家看看，就听到有人在门口通知他：“龙师老，族长叫你马上到五房宗祠开会！”他只好拿起蒲扇，直奔祠堂而去。

两盏汽灯高挂在屋梁上，白刺刺的灯光照亮了龙氏宗族 10 多位房长、知名人士的脸庞。最后到的龙亢然赶紧在他们中间找个空位坐下。

族长兼保长的龙承德坐在大家的前面，他见龙亢然到了就宣布开会。龙承德站起来，扶着椅子的把手说：“今天下午，龙正忠的媳妇谢秋霞被游了村。全村老少就没有一个人不知道她的事情了。既然大家都知道了，就不能不处置。不处置的话，我们龙家就要乱，也对不起龙家的列祖列宗，可怎么处置，我心里一点谱都没有。大家说说，该怎么处置才好？大家发表意见之前，我们先看看龙正忠是咋个态度。”

龙承德话毕，龙正忠马上站起来宣布，他今天下午已经休掉了谢秋霞这个伤风败俗的前妻，怎么处置谢秋霞，他听大家的。

龙正忠表态后，龙四叔公马上站起来说：“当年，我的大儿子龙志白要当靖卫团的副团长，我没说过什么。后来，他被刘理大抱着炸死了，我也没说过什么。可龙正忠屋里的这件事，事关重大，我就要讲几句。圣人早就说过，万恶淫为首。我们的族规传了好多代，都说惩治淫妇的唯一办法，就是把她沉塘。龙正忠屋里的勾引军官，怀上野种，挺着个大肚子在村里狂了这么多月，伤风败俗到了叫人忍无可忍的地步！把我们龙家的脸都丢尽了！所以我说，应该按照族规，明天将她沉塘！不然，我们的族规就没有人理没有人怕了。族规没人理没人怕的话，我们龙家就会乱，我们就会对不起列祖列宗！”

龙四叔公讲完后，龙亢然毫不犹豫地站起来说道：“我认为四叔公刚才讲的话欠考虑。第一、世界在前进，生活在发展，我们的生活制度也在变化，上面不是要求搞‘新生活运动’吗？在这种情况下，沉塘这种旧的族规不能再用了。”刚讲到这里，龙四叔公就呼地站起来，打断龙亢然的讲话：“亢然老弟，你这样随便冒犯祖宗先人制定的族规是要不得的！沉塘这种族规现在依然能用！”龙亢然针锋相对地回答：“不，沉塘这种族规不能再用了！”龙四叔

公讽刺道：“圣人说‘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’，你老婆生的全是女崽，你都不在乎。你连接香火都不在乎了，当然就不在乎族规了！”龙亢然愤怒了，吼道：“你不要乱说！”龙四叔公讥讽道：“我才没有乱说！你和你屋里的好好合作，做出个男崽，做出个‘后’，我就不说你了。不然，我还要说！”龙亢然用手指着他，骂道：“我老婆生男生女关你屁事！”龙承德站起来干预：“你们咋个越说越邪了！”沉默片刻，龙承德把脸调向龙亢然：“你继续把你的理由讲完！”龙亢然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静了静心，才说下去：

“好，我继续说，第二、谢秋霞之所以走到这个地步，责任也不全在她。正忠老弟如果像结婚初期那样，隔一两个月就回一次家，让谢秋霞体会到夫妻恩爱的甜蜜，她会爱上孙长荣吗？我看不一定。再说，保长叫我参加医治伤兵的工作，我因此和孙长荣有很多接触。孙长荣明确告诉我，是他先爱上并且追求谢秋霞的，因此，不能说谢秋霞是淫妇。”龙四叔公又打横插进来一句：“母狗不摇尾，公狗不上背！正忠屋里的就是淫妇！”亢然愣了一下，装作没听清楚，他又继续讲下去，“第三嘛，大家先听我读读孙长荣昨夜走时写的信……”他从衣兜里掏出信读了一遍，才说下去，“大家听到了吧，孙长荣是

去打击日寇，保卫九江、庐山、南昌才离开这里的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如果用沉塘的办法搞掉他爱的女人和胎儿，岂不是太对不起他吗？！岂不是太对不起像他一样的抗日将士吗？！”

龙亢然讲到这里，几个房长异口同声问他：“你说咋个办好？”龙亢然答道：“俗话说‘一日夫妻百日恩’，正忠老弟已经和谢秋霞离了婚，那就看在做过六七年夫妻的情份上，大度一点，让她住下去，等她生过孩子，就回她娘家去，或者到赣州孙长荣家去。孙长荣留了点钱给她，经济上正忠老弟就不必管她了。”

“不行，这样太便宜她了！”龙四叔公吼起来。有几个人附和他。也有一些人支持龙亢然的意见。会场一时闹哄哄的。龙承德听了一会来自人群中的议论声后，说道：

“我看哪，四叔公和亢然老弟讲的都有道理，也都有不足。不管咋个说，谢秋霞为人之妇却不恪守妇道，与军官孙长荣鬼混，把肚子搞大，影响很坏，我们族里应该处置。这一点四叔公讲得对。社会生活在发展，旧的族规不能再用。孙长荣是去打日本鬼的军人，我们咋个讲，都不能搞掉他的后代。因此，亢然老弟反对将谢秋霞沉塘也是对头的。这样

吧，圣人教我们‘执其两端用其中’，我现在就按圣人的教导，拿出个持中的办法来，大家看看行不行。我的办法是：不拿谢秋霞沉塘，但要把她从我们龙腾庄赶走。考虑到她大着个肚子，行动不方便，我们族里就宽宏大度一点，给她三天时间的宽限，让她请人去庐陵城，通知她娘家的人来把她接走。”龙承德讲完后，除了龙四叔公，所有与会者都表示同意。

会后，龙承德在龙亢然和其他几位房长的陪同下，去到龙正忠家里，向谢秋霞宣布了族里不拿她沉塘，却要她在三天之内离开龙腾庄的决定。

离开谢秋霞时，龙亢然背着龙承德、龙正忠等人嘱咐她：“明天上午，我还要去刘村给人看病。回来后，我会请人去庐陵，通知你娘家来人接你。记着，你那里都别去。”谢秋霞悄声答应了。

第二天早上，龙正忠从门前园子里扳了6个包粟回来，煮好。他自己吃了两个，见小新立吃了两个后，就叫小新立把剩下的两个拿去给谢秋霞吃。谢秋霞想到龙正忠吃早餐还没忘记她，心里咯噔了一下，有了几分感动，遂很快就把包粟啃完。

由于昨夜没睡好，噩梦一个接着一个，一会儿梦到孙长荣被日本鬼的子弹打中，鲜红的血流了一

大滩，一会儿又梦到龙四叔公、龙烂狗变成青面獠牙的恶鬼，从一团黑雾中扑过来，谢秋霞啃完包粟后，还是觉得很疲倦。喝了点水后，本想斜躺在床上休息一会，可躺着躺着就睡着了。

室外嘈杂的声音把谢秋霞吵醒了。她赶紧坐在床沿上，注意听起来。有人说：“龙正忠，四叔公叫我对你说，你既然休了那个臭婊子，就不该让她赖在你家里！”有人说：“龙正忠，你老婆怀了人家的野种，挺着那么大个肚子，你明明知道，还让她在你面前晃过来晃过去，一点都不心烦，你呀，你真是没出息！”有人说：“那个臭军官不是给了臭婊子好多大洋吗？她完全可以去村外雇轿子，离开你家，离开龙腾庄呀！赖在我们这里做咋个？”还有好多人在吼叫：“谢婊子，快从龙腾庄滚出去！”“烂婊子，你丢尽了我们的脸，快点滚吧！”“不准烂婊子在这里住下去！”“滚！谢秋霞快滚！”“龙正忠，你快去叫烂婊子滚！”……乱哄哄的吵嚷喧嚣声似乎没完没了。

突然，房门“砰砰砰”的被人捶响。谢秋霞拉开门门后，龙正忠被人推进门来。龙正忠低声问：“大家讲的话你都听到了？”谢秋霞低声回答“听到了。”龙正忠嗫嚅道：“那你走吧！”谢秋霞扫了他一

眼，口气决绝地说：“走，我现在就走！”说完，她镇静地走过去把房门关上，打开放在屋角落里的装衣服什物的红木箱，拿出放在箱底的一小袋大洋，数了6块递给龙正忠，说：“这是孙长荣嘱咐给你的。”龙正忠不收。谢秋霞诚恳地说：“你还是收了吧！不管怎么说，你当年娶我也花了好些钱！”龙正忠想了想，还是把大洋收下，放进衣兜。

谢秋霞从红木箱里捞出几件衣服、什物，和着剩下的大洋，用一块蓝底碎花布单包好，打成一个不大的包裹。她把包裹斜背在背上，把笠俚戴在头上，然后毅然决然地拉开房门。看到她开门出来，人们的吵闹喧嚣突然停止了。她在众人的注视下，挺着大肚子，眯细了眼睛，抿紧了嘴巴，一步一步地慢慢走出房门、屋门和小院的院门。

小新立突然从人群里冲出来，紧紧拉住她的手，含着眼泪说：“姆妈，你不要走！”这时，从人群中传来几声吼叫：“龙新立，不要理那个烂货！”“新立，她不是你姆妈，她是坏人，你不要理她！”“龙新立，你回来！”……小新立不理睬他们，继续搀扶着和他相依为命六七年，把他抚养长大的养母朝前走。谢秋霞赶紧说：“新立，我走得动，不要你扶了！大家都喊你回去，你就快回去！龙亢然伯伯回来后，你

告诉他一声，就说我回城里娘家去了。”又说，“姆妈走了后，你要好好读书，好好听你爸爸的话。新立，听话，快回家去！”经过谢秋霞的再三劝阻后，新立只好怏怏止步。

谢秋霞走过村中小路，走上通往村外的大路。炙人的太阳在头上猛烈地照射着，照得她满头大汗，头脑发胀。她的阴丹士林布的短衫早就被汗湿透了，短衫下的胸膛热得像是在喷涌烈火。她的肚子则越来越往下沉，而且从里面传出阵阵的隐痛，似乎胎儿耐不住酷热也开始“拳打脚踢”了。她咬咬牙，继续往前走。

走着走着，她猛一抬头，发现贞节牌坊正像个高大的魔鬼，叉开腿站在跟前。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昨天下午所受到的训斥、嘲弄和凌辱，又像噩梦一般地出现在她的眼前。她的头脑不由得一阵眩晕，心也惊悸起来。她想快点离开这个鬼地方，就咬紧牙关，屏住呼吸，迈着细密的步子向前冲去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她听到后面传来喊声：“慢点，我来扶你！我来扶你走！……”她掉头一望，见是龙烂狗在后面追她，就本能似地加快了步伐，甚至不顾一切地向前跑起来。可是，才跑出几步，她就被一块突起的石块绊着。她重重地跌倒在地上，痛得昏死过

去……

龙烂狗一跑上来，就紧张地四下张望。见周围没有一个人影，他心里顿时一阵窃喜，便把谢秋霞的包裹拿过来，挎在右肩上，再弯下腰想把昏过去的谢秋霞抱起来，可是，谢秋霞的身子太重，他怎么抱也抱不起来，只好用两手箍住她的上身，拼命地往距离路边不远的的一个窝棚拖。他晓得这个窝棚，夜里才有看庄稼的人住，白天是不会有人呆在里面的。

龙烂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才把昏死过去的谢秋霞拖进窝棚。他把谢秋霞仰面放在只有一张草席的地铺上，又把她的包裹摘下，扔在一旁，就用打着哆嗦的双手胡乱地解开她的衣扣，扯开她的红肚兜。那两个他昨天摸过却没有看清的又白又大的乳房，陡然再清楚不过地挺立在他的面前。他目瞪口呆地盯着看了一会，就伸出又黑又脏的双手抓住它们拼命摸，拼命捏。摸着捏着，他又急不可耐地扒开她的裤子。顿时，一股浓烈的血腥气味扑进他的鼻腔，再一看，冒着热气的血水把谢秋霞的白色内裤和两腿的腿侧都染红了，还有血水从腿根部位汨汨流出来。

打从娘肚子里出来，龙烂狗就没见过这种情景。他愣了一会，“哇”的叫了一声，便拼命往外跑……

《龙须山》卷二（1） 第四章

肖君和

龙亢然刚刚给刘二爷的孙子看完病，还没来得及开药方，就觉得自己的右眼眼皮跳起来了。“呀，是不是谢秋霞出事了？”他这么想着，就赶紧叫刘二爷把笔墨纸张拿来，急急地开起了处方。开处方后，他又对刘二爷嘱咐了几句，便告辞出门，拔腿往回路上走。

回到龙腾庄后，龙亢然直奔谢秋霞家。敲开紧闭着的门后，亢然便问开门的小新立：“新立，你姆妈呢？”小新立怯怯地看了一眼正坐在太师椅上，用尺把长的楠竹烟竿抽烟的龙正忠，低声说：“走了，走了快一个钟头了。”亢然一听，便抬头问龙正忠：“龙正忠，族长不是说过，给她三天时间宽限，让她娘家来人接她吗？”龙正忠停止抽烟，抬起眼皮，望着他说：“族长是这样讲过，可好多村人来赶她走，她自己也觉得没脸赖在这里不走……”亢然提高声音，谴责道：“你怎么不阻止她走？她挺着个大肚子能走吗？”龙正忠的脸上掠过一丝愧色，兀自低下

头，吧答吧答地抽他的烟，不再答理龙亢然。龙亢然见状，就低下头问新立：“你姆妈往哪里走的？”新立举起手，指指村东北方向，答道：“就往那边走！”亢然说声“找去”，便转身往外跑。小新立犹豫地看了他爸爸一眼，也跟着往外跑去。

过了贞节坊，跑在前面的新立突然刹止脚步，指着路面喊起来：“龙伯，血！这里有血！”亢然跑过去一看，果然是血！虽然在明晃晃、热辣辣的阳光照射下，那滩血早就凝固了，变成黑红黑红的一片了，亢然也一眼就看出是血，是曾经流淌过的带着浓烈腥味的血。再仔细一看，从这滩血迹出发，血迹，时断时续，既似点又似线的血迹，通往距路边不远的一个用树枝和稻草搭成的小窝棚里。亢然、新立赶紧盯着地上的血迹向前行进

新立在窝棚门口怔了一会儿，便喊着“姆妈”扑进去。亢然赶紧跑过去。一看，谢秋霞脸色灰白，眼睛紧闭，仰面躺在草蓆上。亢然叫新立让开后，立刻蹲在秋霞身旁，用劲掐“人中”穴位。掐了好久，秋霞才慢慢睁开眼睛，费力地张开嘴巴，断断续续地说：“龙伯，以后……如果见到孙长荣，就……说我对不起他……没……没给他保住’后’……”话没说完，她就断了气。

亢然和小新立回到村里，叫上龙三和韩水生，用板车把谢秋霞的遗体拉回村，停靠在龙正忠的小院子里。不晓得是因为得了谢秋霞给的6块大洋，还是念及他和谢秋霞毕竟夫妻一场，在谢秋霞遗体停放的问题上，龙正忠没有任何反对或不满的表示。不过，不等龙亢然开口，龙正忠就先把话说出来：“停尸可以。埋，我可不管！我不是说过吗？她早就不是我的老婆了！”

当天下午，亢然请龙三去庐陵城找到谢秋霞的娘家，就谢秋霞丧事的举办问题询问谢秋霞的父母。谢秋霞的母亲捂着脸，哭个不停。谢秋霞的父亲则说：“随你们咋个办！前些天，你们村就有人来告诉我，说我那鬼女崽伤风败俗，丢人现眼。当时我就对她姆妈讲过，龙正忠如果把她休了，我就决不认她，决不准她回来！现在她死了，死得好啊！死了，别人就不会指着我的背脊骨骂我，说我家养出了一个婊子！”又说，“咋个埋这个婊子？我看哪，拿张草蓆，把她一裹，随便埋掉就行了！”龙三试探着问：“你们想不想最后看她一眼？”谢老头反问：“我们咋个会去看那丢人现眼的东西？！”

既然龙正忠不管，谢秋霞娘家也不管，龙亢然就决定自己出面料理谢秋霞的丧事。他认为出面料

理谢秋霞的丧事，是一件义不容辞的事情。没有按照孙长荣的嘱托，照顾好他的秋霞，保护好他们的还没有出生的儿女，龙亢然感到莫大的惭愧和内疚。一想到孙长荣的嘱托是在急赴抗日前线之前作出的，他的心里更是痛苦不已：“唉，人家都要为国血洒疆场了，我却有负他的嘱托！”但是，龙亢然又想，谢秋霞不死也死了。作为孙长荣和谢秋霞的朋友，如果能把秋霞的丧事办好，也算是对朋友孙长荣的某种交代。秋霞在天上有的话，也会感到安慰呵！而且，如果能把秋霞的丧事办好，对龙四叔公等人的行为，以及他们维护的封建礼教、封建观念也是一种抗议。

龙亢然把孙长荣和谢秋霞相爱的故事，以及为什么要办好秋霞丧事的道理对龙三和邹秋明一讲，两人就表示：愿意协助龙亢然把谢秋霞的丧事办好。不过，他俩扳起指头算了一下，就异口同声说：“丧事要办得好，钱可不能少！”龙亢然答道：“谢秋霞留下了9块大洋，够用。实在不够的话，我再帮补一点。”

于是，在龙三、邹秋明、韩水生等人的帮助下，龙亢然把谢秋霞的丧事办成了龙腾庄人久久忘不了的一次丧事：棺材是用名贵的庐陵杉木打制的；

请了法云观知云道长等人来做超度亡灵的道场；养子龙新立的灵前恸哭催人泪下；送葬的人也有四五十人之多；龙亢然写的挽联“灵为自由爱情舞”，“魂向抗日前线飞”，既通俗易懂又含义深刻，一贴到谢秋霞的遗像两旁，就使众人注目，连龙四叔公看了都垂首默然……

值得一提的是，抬谢秋霞的灵柩去已经挖好的墓穴时，因为山高路陡，龙亢然雇来的车夫不想前行，要求就近另外挖个墓穴埋了。龙亢然对此束手无策。这时，龙烂狗竟然主动邀约了几个后生，把不愿前行的车夫换下来。龙烂狗他们抬上灵柩就朝龙须山上走，经过一番努力，灵柩得以平平稳稳地安埋在高高的山腰上。事后，龙亢然拿钱酬谢他们，龙烂狗坚决不收。他低着头，轻轻地对亢然说：“我要是收钱的话，就不是人了！”临离开时，亢然惊奇地发现，龙烂狗的脸上竟然有了几分愧疚的神色。

办完谢秋霞的丧事后，龙亢然去龙承德家辞行。龙亢然见到龙承德，就开门见山地说：“承德兄，我要离开龙腾庄，外出找工作去。”龙承德听了，心里一惊，忙问：“那——修谱的事咋个办？你不想搞了？”龙亢然答道：“承德兄，本来，孙长荣、余医官他们开拔后，我是准备集中精神，全力以赴，在

不太长的时间内，和秋明、龙三一起把族谱修好，可是，在现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咋个还有心思办这件事呢？！”龙承德知道龙亢然所谓的“现在这种情况”，指的是谢秋霞之死这件事，就说：“在龙正忠媳妇死亡这件事情上，我既没有像四叔公他们要求的那样，拿她去沉塘，也没有马上撵她走。我没有做错什么呀！承然老弟，你凭什么生我的气，不再支持我们族里的修谱工作？”龙亢然心想，你没有下令将秋霞沉塘，没有马上赶她走，可你也没有采取措施防范意外呀！不过，他没有把这个想法道出来，只是说，“承德兄，我不怪你。不过，一想到社会发展到了今天，我们龙腾庄还有好些人那么愚昧野蛮，竟然把一个敢于追求爱情幸福的女子押到贞节牌坊前下跪，甚至要把她沉塘害死，我就愤怒！一想到我们龙腾庄的一些人毫无良知、人性，竟然在三伏天里，逼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孕妇离开龙腾庄，使她没走多远就身亡，我就心寒齿冷！而且，这个孕妇的男人正在前线跟日本鬼子作战，他最大的愿望就是他的孩子能出生，他的后代能得到保护……唉，一想到这一切，我就浑身发抖，吃也吃不香，睡也睡不着！承德兄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咋个还有心来修谱？！”

听完亢然的话，龙承德思忖了好久，终于叹了一口气，无可奈何地说：“唉，我只好把修谱的事摆下喽！”

龙亢然到鹭洲中学转了一趟。校长、副校长都到外面开会去了。教导处的张主任接见了。问明来意后，张主任说：“您是我们学校的前辈了，早在10多年前，您就为我们学校的发展做出过杰出贡献。按说，我们应该吸收您。不过，您来晚了一点。南昌形势吃紧后，从那里逃出来的许多老师都涌到我们学校来。一下子，我们的教师队伍便满员了。……”张主任的话还没讲完，龙亢然就霍地起身告辞。

往哪里去呢？龙亢然从鹭洲中学出来后，两脚不由自主地从澹菴路、习溪轿，走到木匠街、毛家巷、南街；又从南街折向西，走到中山路。走到中山路中段的时候，他心里咯噔一下，脚步也放慢了。是不是折向南，经水沟前去高峰坡老许那里看看呢？说不定老许能帮我在城里找到工作。这么想着，他的脚步就折向南，从水沟前走到了高峰坡。

可是，在高峰坡街上走了一段路之后，龙亢然又犹豫起来了：我已经不是共产党的人了，程宏义将军和何部长动员我去新四军工作，我都拒绝了，现在去找老许帮忙，他会怎么看我呢？他作为共产

党的地下联络员会怎么对待我呢？他不会对我使冷眼，骂我是革命的逃兵吧？他会不会这样说我呢？”你脱离了革命，就不该再来找我们！”龙亢然转而又想，我走都走到这里了，为什么不去看看老许？我不是共产党的人了，可还是你老许的朋友吧？是朋友你就不能拒绝帮助我呀！再说，我在国民党的严刑拷问下，没有吐露共产党的机密，没有背叛革命；从监狱出来后，虽然没有重新去干革命，可我也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革命的事情！唉，进去看看再说，如果许炳生的脸色不好，我马上车转身，走人！……这么想着，龙亢然迈开大步走进了许炳生的通达南货店。

许炳生一见到龙亢然，就高兴得不得了。他嘱咐他太太站好柜台看好店后，就把亢然引到里屋去，又是端凳，又是倒茶。亢然心想，老许对我的态度还是和以前一样，没有什么变化，没有因为我不去新四军工作而小看我。于是，不等许炳生询问，龙亢然就以竹筒倒豆子的态度，把他这半年多来的生活情况和见闻对许炳生讲了。他特别讲了谢秋霞之死。讲到后来他激愤地说：“谢秋霞之死使我深深感到，龙腾庄的空气太污浊太闷人了，我要重新跳出龙腾庄到庐陵城来！”紧接着，他又诚恳地说：“老

许，你在庐陵城生活了这么多年，关系广，人缘好，对庐陵的情况了如指掌，那就麻烦你给我介绍一个能够安身立命的去处。”略一思忖，许炳生就对他说道：“亢然兄，你想做什么？如果想站柜台做生意的话，我现在就可以给你介绍。我有一个朋友，在南街开了一片卖绸缎布料的商店，缺少一个管账的先生，你去正合适。”亢然朝许炳生翘起大拇指，夸奖道：“我一找你帮忙，你就给我找到了去处！老许，嘿，你可真够朋友，真有办法！”他话锋一转，又说：

“不过，我无意于做生意，管账。红军占领庐陵城的时候，毛委员对我说过要通过文化战线上的努力，驱除中国人身上的愚昧落后。毛委员的那些话，我到现在还记得。中国人身上的愚昧落后实在太多了，谢秋霞之死也说明了这一点。所以，我还想为驱除中国人身上的愚昧落后做点事情。”

听完龙亢然的话，许炳生挑明问：“亢然兄，说干脆点，你是不是还想做文化教育方面的事？”

亢然微微一笑，点点头，说：“老许，能够给我找到教书方面的事做就好了，我原本就是拿粉笔，吃教书饭的人嘛！”

听亢然这么一说，许炳生也笑了：“呵，想去教书，那好办。”接着，他告诉亢然，刘植仕担任庐

陵地区行政督察专员兼泸水县县长后，为了振兴地方教育事业，培养抗日救国人材，办起了“泸水中学”。他被推选为名誉校长。泸水中学才开办了1年时间，还需要教师。如果刘植仕能以“名誉校长”的身份说一下，泸水中学肯定愿意接纳他当老师。亢然听到这里，马上说：“老许，那就麻烦你给刘植仕讲一下，请他出面让我去泸水中学教书。还在苏区时期，我就知道你和刘植仕的交情深嘛！”许炳生说：“讲，我是可以去讲的。不过，成不成功，他愿不愿意去找泸水中学校方为你说情还很难说。一来，他现在官当大了，愿不愿意办这类说情的事，还不清楚。二来，现在有些人坏得很，不愿意任用在苏区政府当过干部的人，他刘植仕是不是这种人，我也不清楚。这样嘛，我先去找刘植仕说一说，如果他的态度比较好，我再陪你去找他一次。”讲到这里，许炳生灵机一动，又说：“干脆，你请他在‘福星聚’吃餐饭，一来叙叙旧，你当代县长那阵，他不是在你手下做过事吗？二来谢谢他。当年，在没有杀你，只判你10年徒刑的事情上，他作为操生杀大权的军法处长，确实帮过你的大忙，这一点你的朋友、亲家李耿人最清楚，相信你也清楚。在叙旧和感谢之后，再找机会，请他帮忙帮到底，让你到泸水中学

去教书。我想，这么做，成功的可能性就很大了。

”……

龙亢然照许炳生说的做了。一个礼拜后，他就顺利地当上了泸水中学的教员。

龙亢然住进校方提供的单身教员宿舍才一个礼拜，还没有开始给学生上课就有人来敲门。亢然拉开门，看见一个少年站在门口。这个少年约有十四五岁，不算高的个子，黑油油的头发，一张黑里透红的圆脸，两道细长的经得起看的眉毛，一对乌黑的大眼睛闪出机灵的亮光。

少年规规矩矩地行了一个鞠躬礼后，怯声怯气说：“龙亢然先生，我们‘七七’读书小组想聘请您担任指导老师。”龙亢然听不清楚，问：“咋个？”少年就提高声音，重新讲了一遍。龙亢然惊讶了，便微笑着问他：“小同学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咋个知道我叫龙亢然？为什么我刚来乍到，你们就请我当指导老师？”话刚落音，他又补充道，“我的耳朵被坏人打坏了，声音小就听不清楚，你讲话时讲大声点！”少年怔了一下，马上爽朗地大声回答：“我叫肖宇赐，是须扬村肖炳青的孙子，刚在这里读完初一。龙先生，您的名字和您的事迹，当过县长、部长，带领老表们打过大坏蛋龙承才，须扬村的人都晓得，我

爷爷也多次对我讲起过。所以，几天前，我从一个老师的谈话里，知道您要来我们学校教书，便对读书小组的同学讲起你，他们一听，就一致要我来请您当指导老师，说如果能得到您的教导，那就太好了！”

龙亢然客气地把肖宇赐唤到宿舍里，叫他在一张木椅上坐下，这才问他：“读书小组是怎么一回事？它是你们班的还是全校的？”肖宇赐眨了眨眼睛，马上有条不紊地回答起来：“读书小组是两个高一同学发起成立的，专门找关于抗日的书报杂志来读。现在有十多个人，各个年级都有人参加。我们得到书报杂志后，一般是互相传阅，传阅过后，利用星期二、五两个晚上的时间进行讨论，礼拜天就到街上向老百姓进行宣传。三个月来，我们已经阅读、讨论了好几本关于抗战的书，好多篇关于抗战的文章了，现在正在传阅刚刚得到的油印小册子《论持久战》。它是毛泽东先生写的，高年级的同学都说写得好极了，把怎么才能打赢日本鬼子的道理讲透了。但是，这本书的好些地方，我和许多低年级同学都看不懂，真希望龙先生能指导指导我们。”

龙亢然认真仔细地听完肖宇赐的这番话，心想这个肖宇赐真不简单，才读完初中一年级，说话就

这么有条理，而且，一讲就讲了这么多。这种优秀学生的要求怎么能不答应呢？于是他说：“肖宇赐同学，我愿意当你们读书小组的指导老师。你把《论持久战》拿来给我，我看过后再给你们讲讲我的看法。”

肖宇赐告辞后，欢天喜地走了。过了一个多小时，他就把《论持久战》拿来交给龙亢然。龙亢然用了一夜功夫，把它仔细读完，并且认认真真地思考了一番。然后，用了一个晚自修的时间给读书小组的同学们谈了自己的看法，指出毛泽东先生考察和论证了持久抗战的根据及其发展过程，科学地预见抗日战争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表现形态，提出了政治和军事两个方面的任务。龙亢然说：“我同意一些同学的想法，毛泽东先生在这本书里，确实把怎么才能打赢日本鬼子的道理讲透了，按照毛先生的办法办，我们就能战胜日本侵略者，赢得抗战的胜利。”龙亢然讲完他的看法后，又非常通俗地一一回答了同学们，特别是低年级同学提出的问题。

经过这个晚上的读书小组活动后，龙亢然成了读书小组同学们的良师益友，他们一有什么想不通的问题就去请他解答，一有什么心事、烦恼就去向他倾吐。龙亢然呢？通过和同学们一起阅读抗战书

文，一起讨论问题，一起高唱《松花江上》、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、《大刀进行曲》等抗战歌曲，一起上街宣传抗日救国道理，扫除了谢秋霞死后压在心头上的阴霾。他甚至觉得，打从红军北上后，心里从来也没有这么痛快过。

“唧唧唧……”看门兼摇铃的卢老伯举着银色的铃铛，在一排灰色的教室外用劲摇着。不多一会儿，许多下课了的男女学生就从各个教室门口涌出。龙亢然也手执夹着自然课讲义的灰色讲义夹，边回答几个学生的发问，边和他们一起从教室里走出来。

回答完学生们的问话后，龙亢然正准备右拐弯回宿舍去。突然，卢老伯在校门口高声喊起来：“龙老师，龙亢然老师，有人找你！”几个站在龙亢然附近的学生也跟着大喊：“龙老师，龙老师，校门口有人找你！”龙亢然这才迈开大步，往校门口走去。快到校门口的时候，他发愣了：是肖为民！是我再熟悉不过的肖为民！

肖为民见到龙亢然，立刻迎上来。他穿着合体的青灰布军服，斜皮带前侧佩带着一支驳壳枪，臂上的写着“N4A”字样的新四军臂章清晰可见。他皮肤黝黑，方正的脸盘显得有些清瘦，但是，两道剑眉下的大眼睛，在眼窝深处闪着亮光。他停步在龙亢

然面前，一个标准的军礼，使他显出了一种英气勃勃、神武有力的风采。

龙亢然带领肖为民，信步向他的宿舍走去。一路上，老师、学生们投来了惊讶好奇的目光。肖为民不理睬那些目光，他一个劲地向他敬爱的老师讲述着他和龙达成、韩永翔的现状：龙达成调到一个支队当连长去了。韩永翔鬼机灵，走路又走得快，就被调到一个侦察排当副排长。他呢，调到了军需处，当上了协助科处领导筹款办军备的一个股长。龙亢然听到肖为民这么一说，忍不住停下来，瞧了肖为民几眼，心想我这三个学生都有出息了！这么想着，他脸上泛起了欣慰的笑容。

到宿舍坐下后，肖为民不等龙亢然发问，就把他从皖南新四军军部来庐陵，以及来找龙亢然的来由和意图，一五一十地大声道出来：

“龙师老，新四军成立以后，虽说在我们党的领导和叶军长、项副军长的指挥下，有了一定的发展，打了一些小的胜仗，可是，我们也遇到了很大的阻力。国民政府答应要给的军费，总是不给，就是给也要大打折扣。枪支弹药也不给我们。前不久，苏联援助我国大批武器。叶军长知道后，马上向当局交涉领取一批回来打日本鬼子，可他们连一支枪、

一颗子弹都不发。因此，我们在军械、给养上遇到了很大的困难。我们下属的一些部队，一个排只有几支枪，而且是老掉牙的汉阳造；有些部队连吃饭都成问题了。为了战胜困难，我们新四军各级领导想尽了办法，叶军长多次去找当局交涉，好说歹说要他们给钱；叶军长的太太把她的首饰都捐出来变卖充军费；一些华侨出身的同志还受叶军长的指派回到海外去募捐……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王处长就根据军部的指示，派陈科长和我来庐陵地区活动活动，希望能筹到一笔经费。

“龙师老，我们来到庐陵城后，通过新四军驻庐通讯处找到许炳生同志。老许说，他会以泸水县商会副会长的身份，做县商会张会长的工作，让商会捐一笔款。他还想通过他和刘植仕是好朋友的关系，找刘植仕想想办法，看能不能从地区和县财政开支上抠点钱给我们。另外，老许建议我们来找你龙师老，请你出面，发动学生到群众中去募捐。他说你虽然不是党员了，可还是和以前一样，有着一腔热血，想为国家民族做点事，这么一来，我就来找你了。当然，我个人一听到你在城里，也很想来看望你。”

龙亢然耐心地听完肖为民的话，眨眨眼睛称赞

道：“为民，想不到你现在这么会讲，一套一套的，一讲就讲了这么多，这么久！真行！”为民马上摆手谦恭道：“哪里！哪里！”龙亢然略一思忖，又对为民道：“刚才你要我出面，发动学生到民众中去募捐。这个我答应你。”

听到龙亢然答应了，肖为民就表示要告辞。龙亢然说：“为民，不忙走。就在这里吃午饭。吃完午饭后，我叫肖宇赐来跟你见面。他是从你们须扬村来的学生，年纪不大，办事能力却不弱，而且是我们学校读书小组的骨干。你和他聊聊，说不定他和读书小组们同学，在募捐问题上能帮上大忙！”为民一听便决定留下来。

中午，龙亢然把肖为民领到食堂。买了一碗红烧肉、一碟青椒炒肉丝、一碟番茄炒鸡蛋、一海碗莲藕猪骨汤后，他又到公共饭桶里舀了两碗饭，一碗留给自己，一碗递给肖为民，这才和肖为民边谈边慢慢吃起来。吃着吃着，龙亢然突然发现窗前晃过肖宇赐的身影，就急步过去，嘱咐肖宇赐一会儿后到宿舍找他。

吃完饭，龙亢然刚和肖为民从食堂出来，就发现肖宇赐的熟悉的身影，徘徊在他的宿舍门外。龙亢然心想，这肖宇赐还真准时，就叫上肖为民，加

快了回宿舍的步伐。

进了屋门，龙亢然给肖为民、肖宇赐双方作了介绍，然后对肖宇赐说：“宇赐同学，肖为民叔叔和你一样，都是须扬村人。他虽然年纪不很大，可早在10多年前就是我的战友。你不是讲过大坏蛋龙承才吗？龙承才就是他和李大海烈士亲手杀掉的。”又说，“他们新四军是人民的军队，抗日的队伍。因为组建不久等原因，新四军遇到了严重的困难，需要得到全国民众们大力支援和帮助，才能解决。你们读书小组的成员都是学生中的佼佼者，应该走在同学们的前面，大力支持、帮助他们。”

龙亢然的“开场白”讲完后，肖为民就把希望同学们能为新四军募捐的想法，直截了当地讲给肖宇赐听。肖宇赐听完，兴奋得满脸涨红，连连说：“行！行！行！我们去募捐！”说着，他风也似地从屋子里冲出去。

肖宇赐去也迅速，来也迅速。肖为民刚开始纳闷：这个肖宇赐怎么不打了个招呼就跑了？肖宇赐就风风火火地带着两个年青人回来了。这两个年青人看样子都有十七八岁，高个子那位宽额大眼，五官端正，体格强壮。个子比他稍矮的那位戴着一副普通的圆框银边眼镜，方方的脸上露出浅浅的笑容。

肖宇赐一进来，就指着那两个年青人，向肖为民介绍：个子高一点的叫朱凡清，是读书小组的组长；个子矮一点的叫宋立人，是读书小组的副组长。介绍完毕他又大声说道：“为民叔叔，他们俩都同意为你们新四军发起募捐行动。怎么干？你们三个和龙老师一起商量商量吧。商量好，拿出办法来，我们就开干。我现在就去把读书组的其他同学叫来！”说完，他又风也似地跑出去了。

肖宇赐走后，肖为民就把他和陈科长来庐陵地区募捐的由来，简明扼要地对朱凡清、宋立人讲了一遍，然后问：“你们读书小组有多少同学？”朱、宋二位异口同声答：“将近二十。”肖为民听了率直说：“我们打仗是人越多越好。我看，搞募捐，特别是上街募捐，有点像打仗，也是人去的越多越好。你们读书小组的同学，如果能动员出更多的同学就好了！”朱、宋二位交换了一下眼色，便说：“我们等一下就去动员！”

肖为民和朱、宋二位交谈时，龙亢然没有讲话，他站在窗边，眼望天上变幻着的烟云想了许久，才开口。他先把发生在龙腾庄的谢秋霞事件给大家讲了一遍，尔后才若有所思地慢慢说道：“谢秋霞的事情发生后，小小的龙腾庄出现了许多不同的看法。

本来，谢秋霞和孙长荣自由结合，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，可好多人硬说她不守妇道，伤风败俗，将她逼死。谢秋霞事件这么小，都会引起轩然大波，我想，替新四军募捐这件大事更会掀起轩然大波，招来种种不利于募捐的阻力、压力，影响募捐的效果。”讲到这里，龙亢然提起茶壶，拿起茶杯，倒了一杯冷茶，一饮而尽才继续说，“为了减少影响募捐效果的阻力、压力，我看为民和你们陈科长都不要出面。我们去募捐的时候，也不要说是为新四军募捐。”宋立人问：“那么，要怎么说才好呢？”龙亢然笑了笑，说：“就说为抗日将士募捐呀！募捐到了财物，交给新四军驻庐陵通讯处寄存不就得了吗？！”

龙亢然讲罢，肖为民皱着眉头想了好一会儿，才慢吞吞说：“就按龙老师讲的办吧。只要达到募捐的目的，用什么名义都是小问题。”

在肖宇赐的通知下，读书小组的大多数组员都到来了。肖为民再把新四军的困难和募捐要求对大家讲了一遍。肖为民的话刚落音，朱凡清就挥动着拳头，激昂地对他的组员们说：“俗话说‘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’，‘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’。抗日将士们没有粮草、武器，怎么打日本鬼子？同学们，我

们一定要发动更多的同学走上街头、田野，为抗日将士募捐，让他们在前线能杀死更多的日本鬼子！”又说，“我们不是说要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吗？为抗日将士募捐，就是担负天下兴亡的一种行动！……”在朱凡清的鼓动下，同学们的情绪立即沸腾起来了……

回到下榻地吉祥大旅店，肖为民将他去泸水中学的情况向陈科长作了汇报。陈科长在高兴之余也告诉肖为民：许炳生找到刘植仕了。刘植仕说，政府财政上拿不出钱来，可是他会责成庐陵地区商会和泸水县商会捐助。陈科长还讲到，刘植仕说，“商会捐助时不要说是捐给新四军，就说是捐给抗日将士好了”。老许问为什么要这样做，刘植仕说“这里的情况复杂”，他“不能给人留下话柄”。为民一听，不由自主地想到，龙师老的话和刘植仕的话简直出在一个模子，看来龙师老和刘植仕的话都是对的，经过深思熟虑的，这里的情况的确复杂，我们也得注意呵！

第三天是星期天。天气晴朗，万里无云。吃过早餐后，朱凡清、宋立人、肖宇赐等人就手执话筒，带领以读书小组组员为骨干的两百多名师生上街了。他们拉着“为抗日将士募捐”的蓝底白字横幅，

挥舞写着抗日标语的五颜六色的小三角旗，唱着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、《救国军歌》、《大刀进行曲》等激动人心的抗战歌曲，歌声一停，“支援抗日将士！”“决不做亡国奴！”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”“消灭日本鬼子！”等激动人心的口号声不断涌起……他们分别在西街中段、中山路中段、中山码头、南街中段、中山场、魁聚门、孔庙等行人多的地方停下，或演活报剧《放下你的鞭子》、《保卫卢沟桥》、《怒骂日本鬼》，或由龙亢然、杨老师等读书小组指导教师发表演讲，然后，端出 10 多个募捐箱进行募捐。

龙亢然进行了 5 场内容相同的演讲。每场的时间不多，也就十多二十分钟。可就在这十多二十分钟里，他以慷慨激昂的语气，通俗易懂的语言，鲜明生动的事例，阐明了支援爱国将士抗击日本侵略的重要性，因而博得了一阵又一阵的热烈的掌声。尤其是在孔庙门口进行最后一场演讲时，他想起 13 年前声援“五卅运动”时，也在这里作过声讨日本人枪杀工人顾正红，打伤十多个工人弟兄的演讲，旧恨新仇涌上心头，他的声音就更加洪亮更加激愤了，听众群里传出来的掌声也更加热烈了，热烈到可以用“暴风雨般”这四个字来形容。

观看了活报剧的精采表演，倾听了老师们的激

情演讲，感受了学生们的爱国热情，庐陵城的市民们纷纷慷慨解囊把银元、大洋、钞票、金戒指、金耳环等财物，投进募捐箱。……

回到学校后，朱凡清、宋立人和肖宇赐等人打开 10 多个募捐箱。一清点，竟有两千多元钱，一百多件金银首饰。第二天中午，他们和肖为民一起，把财物交到位于仁山坪的新四军驻庐通讯处。

一个星期以后，朱凡清、宋立人、肖宇赐等人又带领部分同学分头到敦厚、固江、横江、永阳、龙须等乡镇募捐了一次。成效虽然没有上一次在城里的大，可也募到了上千元的钱和几十件首饰。同学们像上个礼拜天那样，欢天喜地地把财物交给了新四军驻庐通讯处。

刘植仕先生也说话算话。他先后责成庐陵地区商会和泸水县商会大力捐献。在刘专员的责成下，庐陵商会捐助了一千块大洋和价值五百块大洋的药物。在刘专员责成和许炳生做了工作的情况下，泸水县商会也捐助了七百块大洋和价值三百块大洋的药物。

刘植仕还指示许炳生将这些大洋和药物“交给抗日部队”。有了专员兼县长刘植仕的指示，许炳生立即将这些大洋和药物，如数交给了新四军驻庐通

讯处。另外，刘植仕还责成庐陵商会、泸水县商会在今冬到来之前，分别捐助三千套过冬的棉衣，由许炳生先生转交给有关的抗日部队。

完满地完成了在庐陵地区的募捐任务后，陈科长、肖为民在许炳生的陪同下，到专署辞谢刘植仕先生。刘植仕介绍他们与在场的邹科长、齐秘书认识后，兴致勃勃地说：“陈科长和肖股长来庐陵城有10天了吧？我早该去你们下榻的吉祥旅店看望看望您们，可是冗务杂事太多，一直找不到时间，实在抱歉，还望海涵，还望海涵。鄙人其实和贵军是有缘份的。贵军的程将军去年10月、11月就和我经常在一起。我协助他收编湘赣红军游击队，组成贵军。他呢？把我看成好朋友，一有机会就和我交谈。嘿，那段时间我们可是什么都谈呵，谈五四运动，谈国民革命，谈他去过的法国，谈我去过的日本，当然，谈得最多的还是怎样搞好国共合作，共同打败日本……你们看，我讲远了。总之，鄙人和贵军是有缘分的。不过，缘分归缘分，友谊归友谊，我支持你们倒不是因为我跟贵军有缘分，跟程将军是朋友。我支持你们是因为你们是抗日的队伍、抗日的将士。所以，这次我责成商会捐助，是给抗日将士捐助。凡是抗日的将士，我们都要给予力所能及

的捐助，以便更快地打败日本鬼子。你们说，我说的对吗？”刘植仕说着，把脸调向邹科长、齐秘书。他们马上含笑，点头称是。肖为民心想，这个刘专员兼县长还真会说话！

辞谢完刘植仕之后，陈科长去新四军驻庐通讯处办事，肖为民则去泸水中学向龙亢然辞行。肖为民向龙亢然表示感谢，感谢龙亢然像以前一样地关心他，使他这次能够完满地完成募捐任务。肖为民还按照陈科长的嘱托，代表陈科长和军需处向龙亢然表示感谢，感谢他对新四军的支持。听到肖为民的东一个“感谢”，西一个“感谢”，龙亢然嘴角上的肌肉蠕动起来了，他用微微颤抖的双手拉着为民的手，大声说：“快别这样讲，这样讲就把我当成外人了。虽然我的耳朵被国民党打坏后，因为有自己的考虑，没有去党组织那里报到，但是，我的心是和共产党连在一起的，共产党有困难，我岂有不伸手帮助之理？！我有我做人的一贯原则，其他人可能不清楚，难道你肖为民也不清楚？你是我年青时救起的人，你跟我在一起有好多年了，难道你还不清楚我是怎样做人的？！再说，我毕竟见过国父，听过毛主席的教导，当过多年的苏区干部、共产党干部啊！”

讲着讲着，龙亢然就激动得讲不下去了，直喘气的。肖为民见状，连忙安慰他：“我从来都相信师老您！如果我不相信您，这次就不会来找您了！其实，这里的党组织也没把你看成外人，许老板是什么人，师老您最清楚，前天我和他谈到你，他就说，他一直和你好，从来没把你当外人看。”龙亢然喘过气后，接着肖为民的话茬说：“没把我当外人看就好，没把我当外人看就好，其实，去年年底，因为耳朵不好，拒绝程将军和何部长的要求，没去你们新四军里工作之后，我的心里一直不安，总想找个机会弥补弥补，使自己内心好过一点。你这次找我，就给了我弥补的机会，要说感谢，我还得感谢你！”停了一下，龙亢然又说，“当然，还得感谢朱凡清、宋立人、肖宇赐他们，如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帮助和发动，没有学生们的热烈响应和配合，我们也不可能募捐到什么东西！”肖为民马上说：“是呵，那就请师老您转达我们新四军对他们的谢意！”

龙亢然像是突然想起什么，又问：“为民，你这次回去，还要到其他地方去募捐吗？”肖为民率直地回答：“唔，可能还要去。我的工作就是负责筹款办军需嘛！”龙亢然说：“如果还要去的话，你是不是考虑去一趟汉口，找找我的老友李耿人，他很有钱，

而且为人豪爽，出手大方！”肖为民忙说：“那就请师老您给我写封介绍信，介绍我去找李耿人先生。”龙亢然说：“你可以通过道厚、明惠去找。不过，我也可以给你写封短信，交你带给他。”说罢，他就取来笔墨，在一张白竹纸上写起来：

耿人兄惠鉴：来人系吾门生肖为民，须扬村人，其父系深得您岳父喜欢和重用的长工肖汉民。肖为民因公出差汉口，弟闻之，请他捎此信，向您致意。弟出狱已逾八个月，因世事纷繁，未能致函问候仁兄，尚乞见谅。弟陷囹圄后，仁兄慷慨解囊，多方救援，使弟免遭灭顶，并能重获自由，再执教鞭。每当想起这一切，弟都对您的大恩大德，感激涕零，没齿不忘。另有一事，还望仁兄酌处：肖为民所在部队系抗日御敌之部队，然其经费紧张，枪支弹药都成问题。肖为民等代表部队来庐陵募捐，深明大义的庐陵人纷纷解囊。然对于一支不断歼敌，不断消耗的部队来说，所捐财物仍属杯水车薪。该部队为着抗敌需要，仍在不断募捐。仁兄亦是深明大义，爱国爱民之义士，相信您也能解囊捐助……